

A grayscale background image of a microscope, showing the objective lenses and eyepiece, creating a scientific and investigative atmosphere.

YIXUE
SHENTAN
医学神探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 编译
李小涛 编著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学神探 /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 李小涛编著。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388-5324-7

I. 医… II. ①北…②李… III. 法医学-案例-分析-
世界 IV. D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1060号

医学神探

YI XUE SHENTAN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 编译 李小涛 编著

责任编辑 张丽生 齐 新

装帧设计 张燕萍

美术编辑 顾 彭

文字编辑 高 艳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 150001

电话: 0451-53642106 传真: 0451-53642143(发行部)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700×940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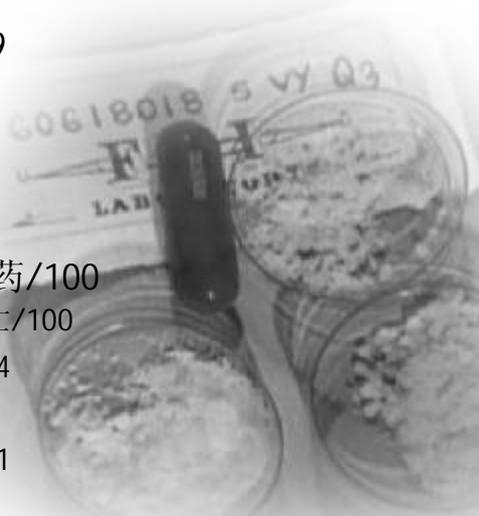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388-5324-7/Z·603

定 价 26.00元

一 寻找线索/1

- 
1. 血迹斑点/2
 粉红色的自行车/2
 出师不利/4
 峰回路转/6
 沙漠中的头盖骨/12
 辛酸的结局/15
2. 神秘微粒/18
 小镇风波/18
 寻找嫌疑人/20
 微粒作证/26
3. 大象踪迹/30
 小镇谋杀/30
 寻找线索/32
 谁是凶手/34
 姗姗来迟的大象吊坠/38
4. 脸上的轮胎印/42
 旧事重提/42
 天降横祸/46
 艰难取证/51
 真相大白/57
 没有审判的结局/60

二 寻找凶器/65

- 
1. 胶带行凶/66
 平地惊雷/66
 湖中浮尸/70
 遗失的物证/72
 法网恢恢/75
2. 有毒金属/77
 突如其来的怪病/77
 再传噩耗/80
 有毒的金属/83
 水落石出/87
3. 罪恶之杯/89
 血案迷踪/89
 再现血光/91
 联合调查/94
 难咽的苦果/99
4. 带鱼腥的毒药/100
 突如其来的死亡/100
 相似的惨剧/104
 原来如此/107
 最毒妇人心/111

三 寻找凶手/113

1. 引蛇出洞/114
失踪的瓦莉丽/114
锁定嫌疑犯/119
引蛇出洞/124
罪责难逃/130
2. 变态杀手/134
难道他杀了自己的女儿/134
哈佛女生离奇失踪/141
峰回路转/147
囚犯的证词/149
最后一击/153
3. 神秘剪刀手/157
郊外的女尸/157
连环杀人魔/163
剪刀手的真面目/166
4. 谁是凶手/173
残忍的谋杀/173
异地的线索/176
迥然不同的报告/180



四 寻找证据/185

1. 硅藻为证/186
失踪的男孩/186
伤痕累累的男尸/189
艰难的调查/193
扭曲的灵魂/195
2. 以尸为证/198
谁是凶手/198
抽丝剥茧/201
诡异的断言/203
原形毕露/204
3. 爱犬作证/210
喋血双尸/210
倒戈/213
有力的物证/216
4. 疑影作证/221
阳光下的枪声/221
潜藏的杀机/223
影子证据/228



五 寻找证人/231

1. 诱供/232
 - 海上遇难/232
 - 是真是假/234
 - 可疑的供词/236
 - 真相大白/241
2. 特殊证人/243
 - 谁惹的祸/243
 - 最好的朋友/246
 - 爱犬作证/249
 - 最后的审判/253
3. 沉默的誓言/255
 - 贪欲下的婚姻/255
 - 可怕的证词/257
 - 陈年旧案/260
 - 最后的审判/264
4. 山崖血案/267
 - 神秘失踪的女摄影者/268
 - 初露端倪/270
 - 寻找最后的目击证人/272
 - 可疑的头发/275
 - 真相大白/280





一
寻找线索



1. 血迹斑点

萨默维斯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郊外的一个宁静小镇。小镇的面积并不大，人口也很少。在周围沙漠的簇拥下，它俨然就像一座置身沙海中的绿洲。但是，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有一天却突然变得喧闹起来……

粉红色的自行车

2000年8月26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8岁的维基正在自家的小院里逗弄小狗。维基是家中的老幺，也是母亲黛比再婚后所生的孩子，所以从小到大一直都被家里人视为宝贝，父母更是



◎死者维基生前的照片

对她疼爱有加，当做是掌上明珠。不过，和其他恃宠而骄的孩子不同，她从小就很乖巧，一双会说话的蓝色大眼睛总是一眨一眨的，让人简直不忍抗拒她的要求。再加上她平时总是爱笑，性格大大咧咧的，身上不仅全然没有半丝女孩子的娇里娇气，反而像个男孩子般皮实，这和她喜欢运动，喜欢踢足球自然也脱不了关系。

“维基，先别玩了，你姐姐正在做功课，没有时间，你去帮妈妈把这封信投到邮筒里吧！”维基的母亲黛比一边说，一边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维基一家的照片

“好的，没问题，我马上就go。”百无聊赖的维基一听说有事可干，恨不得马上就跑出去，所以“噌”地就从地上蹦了起来，把身旁的小狗也吓了一跳。

“你看你，总是这么毛毛躁躁的，一点儿女孩的样子都没有，真不知道你是像谁。

听好了，寄完信之后快点儿回

来，不许贪玩。路上小心点儿，听见没有。”看到女儿蹦蹦跳跳的样子，黛比忍不住又开始上起了教育课。

“妈，知道了，我的耳朵都快被你唠叨出茧子了。”维基一边说，一边已经三步并作两步推出了自己最珍爱的粉红色自行车。这辆车是黛比送给她的圣诞礼物，一向被她视做心肝宝贝，平时很少让别人碰。“好了，我走了，一会儿就回来。”说完，维基蹬上自行车扬长而去。

“早点儿回来，别在外面玩，听到没有。”“知道了！”身后的母亲忍不住又叮咛了一句，直到听见维基的回答之后，才放心地返回房间。但是，谁都不会想到，接下来的事情会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转眼30分钟已经过去了，早该回来的维基却仍然不见踪影。黛比不由得开始担心起来：这孩子一向都很懂事，从来都不会只顾着在外面玩忘了回家，该不是出什么事了吧？“斯蒂芬，你去看看，都这么长时间了，维基怎么还不回来。”

“妈，没事的，她肯定又不知道跑哪儿去玩了，你再等会儿，吃饭的时候她肯定就回来了。”斯蒂芬是她的大女儿，现在刚做完功课，正打算帮母亲做饭。

“你还是出去看看吧！我心里总感觉不太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似的。”看着母亲坐立不安的样子，斯蒂芬只好答应出去找妹妹回来。

望着斯蒂芬的背影，黛比再也没有心思做饭，眼睛始终盯着门外。没过多





久，斯蒂芬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没到门前就开始喊“妈，妈，维基不见了，路上只有她的自行车，我喊了半天，也没人答应。她肯定出事了！”

“天哪！”乍一听到这个消息的黛比感觉一阵天旋地转，来不及再和斯蒂芬说话，她就直接向门外跑去。

要到达最近的设置邮筒的地方，他们要经过邻居住宅后面的一条土路，再走一段死胡同一样的街道，而且还要经过一片长满灌木丛的偏僻沙漠。当黛比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到邮筒附近时，那辆粉红色的自行车就躺在路中间，而她的女儿维基却不见了踪影。

“维基，维基，听到没有，我是妈妈，听到快回答一声！”女儿的失踪让黛比方寸大乱，她一边在周围寻找，一边不停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附近街道的人闻讯后也都自发地开始帮忙寻找，但是2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维基的下落。



◎被遗弃在事发现场的粉红色自行车

“黛比，还是报案吧！”

我看这么长时间找不到，孩子肯定是碰到什么坏人了！”帮忙寻找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建议黛比马上报案。维基，这个漂亮的女孩子究竟遭遇了什么变故呢？她究竟还能否回到家里呢？此时此刻，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出师不利

萨默维斯镇警察局就位于城镇的中心，是一排相当高大的房子，门前则是



车水马龙的大道。沿着铁门进入，左右两侧都种植着绿色的冬青树，正前方则是一座花坛，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如今正是花开时节，花朵姹紫嫣红，煞是好看。由于小镇不大，警察局的人手也不太多。不过，千万别小看这里，人常说“小池塘里也能出大鱼。”这话一点儿不假，警察局里最出名的就是詹姆斯警官。他40多岁，长得浓眉大眼，坚持不懈的训练塑造了他一身匀称的肌肉，这一点儿不知道让多少人羡慕，其中不只是女人，也包括他手下那些跟他摸爬滚打的伙计。当然，他可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相反他心思缜密，办案细心，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在接到报警电话之后，詹姆斯反应迅速，马上开始部署人马。“鲍勃，你带两个人，到现场勘察一下，注意不能遗漏任何线索。”“盖尔，你跟我到失踪者家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任务分配妥当之后，各路人马开始分头行动。从警局到黛比家大概得有20分钟的车程，一路上，盖尔忍不住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事我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无非也就是普通的儿童走失案，以前咱们不也碰到过这种案子吗？”盖尔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不对，她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失踪，这好像也说不过去。”盖尔完全是自说自话，他显然被自己弄迷糊了。

“头儿，你看呢？”盖尔将目光转向沉思不语的詹姆斯。“凭我的直觉，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这得等看过现场之后才能做出进一步的判断。现在，我们先去失踪者家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线索。”

没过多久，两人已经来到了黛比家里。整个住宅灯火通明，所有人似乎都在等待救星的来临。当他们走进房间时，早已哭肿了双眼的黛比马上迎了上来，双眼却又开始不由自主地落泪。她哽咽着说：“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维基。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以后可怎么活啊！”话还没说完，黛比已是泣不成声。

“放心，您别太激动，我们一定会努力找到她。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解一下今天下午的具体情况，好吗？”詹姆斯一边安慰黛比，一边用目光示意盖



尔准备做笔录。

“好的，下午3点多的时候，我让维基出去帮我寄一封信，她很高兴，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从这儿到寄信的地方来回大概也就15分钟，但是我一直等了30分钟，她都没回来。刚开始，我以为是她贪玩，在路上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有点儿担心，就让斯蒂芬出去看看。结果，斯蒂芬回来说，路上只有她的自行车，人却不见了。我就出去找，好多人也都帮忙找，但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见到维基。”黛比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道出了事情的经过。

“今天下午，你有没有发现你家附近有什么可疑人物或者可疑的车辆？”詹姆斯越听眉毛就皱得越紧。情况越简单，线索就越少，问题自然也就变得更加棘手了。

“应该没有，我根本就没注意这些。”黛比连连摇头。

“好吧，我们需要一张维基的照片。放心，我们会扩大搜索范围，一有消息，我们会马上通知你的！”詹姆斯接过照片，随即准备起身告辞。

回到警局之后，时间已经将近晚上8点了，饥肠辘辘的詹姆斯顾不上吃饭，就马上派人在市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反复播放寻找维基的消息。没过多久，赶往现场调查的鲍勃也回到了警局。

“怎么样，现场有什么线索吗？”一看到鲍勃，詹姆斯来不及放下手中的电话，马上就站了起来。

“嗨，忙了将近一个晚上，结果什么都没找到，真让人郁闷！”鲍勃一脸的懊恼，没等詹姆斯说话就一屁股坐了下来。

“好吧，既然这样，大家都回去休息一下，明天还得继续忙呢。”在詹姆斯的督促下，忙活了一个晚上的警察们全都回去休息了，办公室里只剩下詹姆斯一个人独自望着窗外。烟圈袅袅上升，而他的思绪也渐渐地沉了下去……

峰回路转

时间是最理性的，也是最公正的。当曙光穿透天际那一抹漆黑，轻轻撒向大地时，警察局里早已开始了第2天紧张而忙碌的工作。詹姆斯带着两个明显的黑眼圈，不过却依然是神采奕奕。

“好了，我们先开个会。关于维基失踪案，我仔细考虑过了。大家也都能看出来，这和我们以前处理的儿童走失案不太一样，所以这种可能基本上已经可以排除。由于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想从现场寻找证据已经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最后见到维基的人，或许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儿启发。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的话，大家就开始行动吧！”话音刚落，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詹姆斯马上抓起了电话。“这里是警察局！”

“喂，我是镇上小学的体育老师萨姆。听说维基昨天下午失踪了，我一晚上都睡不着，我总觉得这和我下午见到的那个人有点关系……”未等萨姆继续解释，詹姆斯已经迫不及待地接过话茬。“好的，你在家等着，我们马上过去。”

萨姆是小学的体育老师，也是维基的体育教练。他身材瘦高，待人和蔼可亲，毫无架子，平时总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当詹姆斯赶到萨姆的住处时，萨姆似乎非常疲惫，满脸的倦色，看来维基的失踪让这位老师也很难过。

“警官，你们可来了。我跟你们说，昨天下午2点多，快3点的时候，我带着几个孩子在学校的操场锻炼，透过学校的铁栅栏，我看到外面有一辆黑色的跑车，车里有个长头发的男人一直都盯着这几个孩子看。”萨姆的思绪似乎又回到了前一天的下午。

“你以前见过那个男人吗？他长什么样子？”职业的敏感让詹姆斯相信这个行为可疑的男子很可能和维基失踪案具有一定关系。

“他梳着长头发，是那种波浪卷发，大概到肩膀这个位置。”萨姆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他留着络腮胡子，很长，看起来有种脏乎乎的感觉，另外他还戴着一副墨镜，至于具体什么模样，隔着那么远，我看得并不是很清



楚。更何况，他发现我注意他后马上就开车走了。”

“能具体描述一下那辆车的情况吗？”詹姆斯边说边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必须尽快消化这些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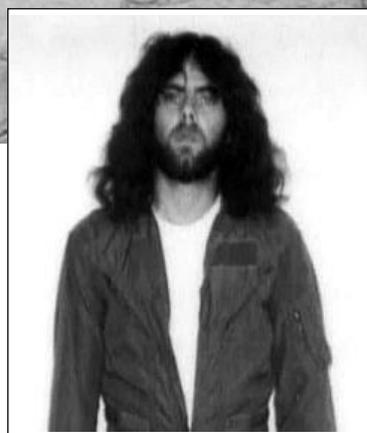
“你还别说，多亏我当时多了个心眼，我怎么看那个人都不像是什么好人，所以就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喏，就在这儿，给你。”萨姆似乎对自己的这一举动觉得非常英明。“不过，看牌照，这人应该不是本地的，你看看！”萨姆将手里的纸条递给了詹姆斯。

“1KEZ608，不错，这是加利福尼亚的牌照。好的，谢谢你为我们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在詹姆斯看来，这张纸条对毫无线索的维基失踪案来说无异于一把开门的钥匙。但是，他们究竟能不能据此找到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呢？

根据车牌照上的号码，詹姆斯很快查到这辆跑车的车主名叫弗兰克。这个人曾经2次被捕，一次是因为猥亵和下流行为，另外一次是因为绑架，而且在2起案件中，受害者都是幼年儿童。更重要的是，在维基失踪时，他刚好假释在外。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他和这件事有关呢？詹姆斯非常清楚，要想知道弗兰克和维基失踪案是否有关，首先是要找到他的在场证据，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儿又谈何容易呢！经过考虑，詹姆斯决定重新返回案发现场寻找线索。结果的确令人精神一振，在事发现场，距离路边大约7米的



©弗兰克在学校操场被发现后开车离去



©弗兰克的照片



邮筒已经摇摇欲坠。经过对邮筒进行检查，詹姆斯发现在距离地面大约30厘米的地方有一个新的凹痕。

“快看，这个凹痕，我怀疑这很可能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注意，它距离地面很近，从凹痕的情况来看很像是被小汽车顶撞所致，而且很可能就是一辆跑车。大家别忘了，注册在弗兰克名下的就是一辆达特桑260Z型跑车。”詹姆斯指着邮筒上的凹痕，缓缓道出了心中的怀疑。“现在，我想我们可以考虑和弗兰克正面接触一下，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找到一些线索。”

为了尽快找到弗兰克，詹姆斯很快和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取得了联系，并发出了全境通告。经过追查，在维基失踪的3天里，弗兰克先后到过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俄克拉荷马，最后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克尔维尔。正是在那里，他的旅程才告一段落。但是，在接受质询时，弗兰克坚持声称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汽车和维基的失踪有关。面对弗兰克的嚣张气焰，詹姆斯丝毫不感到意外，他很清楚眼前的这个男人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类型，要想让他说出事实真相，警方首先得掌握确凿的证据，但是他要如何将弗兰克的汽车和现场联系起来呢？

“鲍勃，你马上和联邦调查局的刑侦技术人员联系，请他们对弗兰克的汽车进行仔细检查，我就不信这家伙什么线索都没有留下。”詹姆斯非常清楚，能不能从车上找到证据将成为整个案件的重要突破口，否则整个案子将被迫陷入停顿。

经过紧张的等待之后，刑侦技术人员检查发现弗兰克汽车的前保险杠上有一块漆，而漆的颜色和被遗弃的那辆粉红色自行车的颜色相同。根据这一情况，警方以涉嫌绑架正式拘捕了弗兰克。与此同时，詹姆斯决定再次提审弗兰克。

“弗兰克，我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告诉你，我们可是已经找到了你的汽车到过现场的证据，你最好还是放明白点儿，像这样死撑着不说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詹姆斯知道对待嫌疑人，关键是要彻底摧毁他们的心理防线。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想说一句，这件事和我没有丝毫的关系，我根



本没见过你们所说的那个叫什么维基的女孩。”弗兰克仍然矢口否认自己和案件有关，但是詹姆斯相信他的汽车当时肯定去过犯罪现场。问题是，警方唯一可以指控弗兰克的就是汽车保险杠上的油漆，但是这属于间接证据，而且很可能并不是来自维基的自行车。为了得到需要的证据，他转而决定求助于科学手段。

事故重现专家保罗是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主要负责人，他和詹姆斯曾经在公事上有过多次接触，后来他们逐渐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而詹姆斯也经常找保罗帮忙，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老朋友，这次又得麻烦你了！对，能否破案就看你的结论了，我们可都指着你呢！”詹姆斯和保罗在电话中介绍了案子的情况，并表示马上把弗兰克的跑车和维基的自行车送去进行检查。

对其他调查人员来说，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詹姆斯带回保罗的检查结果。而在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内，保罗正在夜以继日地寻找证据。

“詹姆斯，你过来看！看见没有，汽车的前保险杠下面的挡泥板上有一些细小的擦痕。你再看这儿，自行车的脚踏板上也有刮擦的痕迹。”

作为一名专业人员，保罗的观察力的确比其他人更加敏锐。

“现在，你看着，我把自行车放倒。”保罗俨然一个老师一样，边说边动手将自行车放倒在地。

“哈，你这老小子还真是聪明，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啊。脚踏板的高度和挡泥板上的刮擦痕迹的高度完全吻合，挡泥板上的轻微凹痕也都对上了，这也就是说这辆车曾经撞倒了维基骑的那辆自行车，对吧！”詹姆斯多年的侦破经验也不是白来的，马上就看出了问题的所在。

“不，严格说，这根本算不上撞击，只能说两者曾经有过接触。当汽车向



©事故重现专家在模拟现场情况



前行驶，将自行车推倒在地，并且从上面轧过时，自行车的脚踏板就会刮到下面的挡泥板，并促使其发生变形。不过，从两者留下的凹痕来看，汽车在撞上自行车时，时速应该不会高于8千米，否则现场肯定会留下血迹。但是，据你所说，现场并没有血迹，这就说明汽车当时的速度很慢，所以还不足以对维基造成严重伤害。”保罗紧锁双眉，这个结果显然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

“你的意思是说他最多也只是将维基撞倒在地，对吗？不过，这至少能够证明弗兰克的汽车到过现场了！”詹姆斯目不转睛地盯着保罗，希望能够得到肯定的答复。

“不，这个证据还不充分，我们还得检查维基的自行车，只要找到双向转移的证据，到时候就不怕他不承认了。”保罗显得非常自信，同时这也是对老搭档詹姆斯的安慰。

詹姆斯知道保罗所说的非常在理，这也是他们破解维基失踪之谜的关键，同时也是撬开弗兰克铁齿钢牙的关键。但是，保罗究竟能否从自行车上找到他们需要的证据呢？对此，詹姆斯只能拭目以待。

当詹姆斯返回小镇继续寻找其他线索的时候，在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内，保罗和几个同伴开始了新一轮的检查。他们仔细检查了自行车，把自行车上的油漆和从汽车保险杠上刮下来的油漆，以及汽车上残留的油漆进行对比，以便判断它们是否来自同一个地方。事实上，他们需要确定嫌疑犯汽车保险杠上的粉红色油漆和受害者自行车上的油漆是否一致。

借助于显微镜和微量化学技术，他们对油漆进行了检验。在显微镜下，汽车保险杠和自行车上的油漆样本非常相似，而且这2个样本对同一种化学剂的反应也完全相同。但是，为了进一步证实它们之间的联系，保罗和同伴吉姆决定采用先进的检测仪器——气相色谱质谱仪。它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当油漆样本被加热到760℃的时候，样本中的有机成分就会被汽化分离，由此就可以对2个样本的组成成分进行比较。结果表明2个油漆样本的组成成分完全相同，但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弗兰克汽车保险杠上的油漆就来自维基的自行车。

在这种情况下，吉姆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继续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油漆



样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维基自行车上的油漆样本中含有一种元素——镍，这种元素在油漆类产品的化学配方中非常罕见。那么，这些镍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呢？会不会是来自弗兰克的汽车呢？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吉姆又仔细检查了弗兰克汽车的保险杠，在靠近粉红色油漆的地方，他发现原有的镀铬被刮掉了一些，里面的镍垫层暴露无遗，而且镍垫层的化学成分和维基自行车上的镍样本完全吻合。

“总算找到了，有了这些结果，我们就可以确定维基的自行车和弗兰克汽车的保险杠之间曾经有过强力接触。这种双向转移，也就是自行车的油漆转移到保险杠上，同时保险杠上的镍转移到自行车上的情况，足以证明弗兰克的汽车曾经到过维基的失踪现场。”连续几日几夜的奋战虽然让吉姆疲惫不堪，但最终得出了激动人心的结果，这让所有人的精神都为之振奋。

现在，警方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弗兰克在案发时间的确到过现场，但是随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维基到底是死是活呢？

沙漠中的头盖骨

转眼7个月的光阴已经过去了，警方虽然证实弗兰克案发时到过现场，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和维基的失踪有关，起诉似乎变得遥遥无期。镇上的所有人虽然明知维基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但仍然抱着希望，希望有一天维基能够平安无事地重新返回家中。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而詹姆斯等人也迫切希望获得新的转机。

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一天警察局突然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该男子声称在徒步穿越图森郊外的沙漠时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头盖骨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孩子的。

听到这个情况后，詹姆斯马上变得神采飞扬，这正是他期盼已久的机会。老实说，他不是没想到这片沙漠很可能是弃尸场所，但是首先没有证据表明维基遇害，再者沙漠无边无际，想在沙漠里寻找尸体无异于大海捞针。

“好了，鲍勃，盖尔，马上集合所有人，到头骨发现地点附近进行搜索，尽量多搜集一些证据。”

“明白！”2人接到命令后，马上跑出去通知所有人。经过几天的搜索，警方找到了更多的骸骨，其中有的被动物咬过。在所有这些骸骨中，有一块带有牙齿的下颌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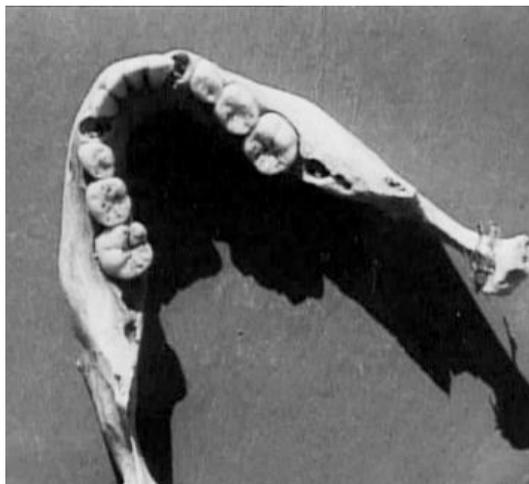
望着眼前支离破碎的骸骨，詹姆斯的心很痛，一个孩子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我一定要找到证据，将这个畜生送上法庭，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简直太没人性了。”詹姆斯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不过当理智战胜情感之后，他明白当务之急是确定死者的身份，而这自然要仰仗于刑侦人类学家的帮忙。

詹姆斯一行人马不停蹄的将搜集的证据送往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刑侦人类学家沃尔特手里。面对风尘仆仆的詹姆斯，沃尔特也不敢有丝毫怠慢。他采用比较牙齿X射线照相术，把从沙漠里找到的牙齿和下颚骨与维基以前的牙齿X线胶片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两者完全吻合，但是这只能说明死者是维基，但维基的确切死因仍旧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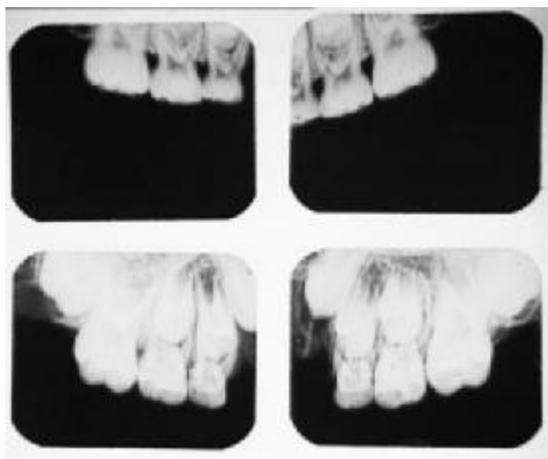
“怎么回事，一点儿都看得出来吗？”在听到这个结果后，随同



◎在沙漠中发现的儿童头盖骨



◎警方搜索发现的下颌骨



◎牙齿X射线照相对比结果



詹姆斯前来的鲍勃忍不住有些着急。“这下岂不是又要白忙一场了！”

“先别着急，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这些骸骨上并没有明显的硬伤，也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有外部强力所造成的创伤，所以说死亡原因很难确定。”沃尔特轻轻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我刚才请法医理查德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尸体，结果从死者的骸骨上发现了一些东西，知道吗？是尸蜡！”

“拜托，请直说好吗？你的意思是说这些尸蜡可以证实弗兰克与此有关吗？”鲍勃又忍不住插嘴，一脸的焦急显而易见。

“理查德，你来说吧！”沃尔特扭头对旁边一位身材矮胖的男子说道。



◎在死者骸骨上发现了尸蜡

“好的，我先简单说一下。尸蜡又被称为‘尸体脂肪’，是尸体暴露在高温、细菌和水湿环境下形成的一种灰色的蜡状物质。现在的问题在于，沙漠地区虽然温度高，又是细菌的滋生地，但是沙漠却很少有水。所以，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尸体在被扔到沙漠之前肯定曾经在有水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尸体被弃的具体时间。”理查德一口气把话说完，而其他人的脸色却变得越来越凝重。

“在维基失踪之后的3天中，弗兰克根本没有在本地停留。3天后，他就一直被警方关押，照这样看来，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难道是在弗兰克不在时抛弃了尸体？”情况变得扑朔迷离，所有的努力似乎转眼间变得对弗兰克极为有利，而这将意味着他们所有的调查将徒劳无功。

当调查工作再次陷入僵局时，理查德又仔细研究了维基失踪期间的天气情况。结果他发现，就在维基失踪后的一两天内，当地曾下过一场大雨，但是随后的几个月就再也没有下过雨。根据尸蜡的情况，理查德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那就是尸体是在下暴雨期间被抛到沙漠的，最大的可能是有人将尸体扔到了一个较浅的土坑。随后，雨水，细菌以及两三个月的高温共同形成了死者骸骨上的尸蜡。

现在，调查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维基的死亡时间被缩小到了失踪后的一两天内，甚至就在案发当天。案情的来龙去脉如今似乎已经清晰可见。詹姆斯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缓缓地说出了几个字“向法庭提出起诉，控告弗兰克故意杀人。”

辛酸的结局

检举人员相信，当弗兰克在学校操场附近被萨姆看到时，他其实正在当地寻找下手对象。凑巧的是，萨姆记住了他，并且记下了他的车牌号，这一点儿显然让他始料未及，也正是这一点儿让警方在案发3天后就迅速找到了四处流浪的弗兰克。

在案发的当天下午将近3点的时候，因为被萨姆发觉，弗兰克驾驶跑车离开了学校的操场。半个小时后，在和学校相隔一个街区的地方，弗兰克看到了骑着自行车的维基，并把她撞倒在地。这时候，汽车保险杠正好撞到了自行车座的下方，并且使自行车上的油漆和保险杠上的镍物质出现了双向转移。随后，弗兰克下车将跌倒在地上的维基拉上了车。最后，当汽车轧过自行车时，挡泥板上留下了一些凹痕和刮擦的印记。与此同时，检举人员相信，维基很可能曾经在车内挣扎，这才使得弗兰克在离开时由于心慌意乱撞上了邮筒，在上面留下了凹痕。在离开小镇后，弗兰克很可能强暴了维基，然后又将其残忍地杀害。当一切结束之后，弗兰克在当天早些时候把维基的尸体埋入了一处较浅的



墓穴。结果，在一两天之后，大雨灌进了墓穴导致腐烂的尸骨上形成了尸蜡。

面对检举人员在法庭上的陈述，弗兰克最终低下了罪恶的头颅。最后，法庭宣布弗兰克谋杀维基的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并判处他死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罪恶之人就算再狡猾，最终也难逃法网。但是，尽管如此，逝者已逝，永远都无法再重新回到疼爱她的亲人身边，而留给生者的只有无法消除的伤痛。



◎维基被弗兰克的汽车撞倒在地



◎弗兰克挟持了维基



◎弗兰克在倒车时意外撞倒了邮筒



◎弗兰克在掩埋维基的尸体

知识链接 >>>

尸蜡与侦破：尸体长期处于水中或埋葬在空气不足而湿润的土壤里，由于空气不充足，限制了腐败细菌的繁殖，腐败进展缓慢，同时体内水分浸入皮下，皮下脂肪逐渐分解为酸酯和甘油，甘油溶于水而流失，脂酸则与水中的钙、镁、铵等离子结合发生皂化生成脂酸盐，脂酸盐形如石蜡，难溶于水而使尸体固定保存下来。这种尸体现象称为尸蜡。尸蜡先在皮下脂肪组织形成，而后扩延到其他脂肪组织。成人尸体在1.0~1.5年期间，可完全形成尸蜡，婴儿6~7月即可形成。在法医学上，单凭尸蜡不能准确判断死亡时间。但是，尸蜡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保存尸体上的伤痕、系沟、鸡皮疙瘩和生理、病理特征，这对于识别死者和揭露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2. 神秘微粒

18

小镇风波

1991年夏末秋初的时候也是阿拉斯加风景最迷人的时候。当郁郁葱葱的树林开始洋洋洒洒地飘起落叶时，秋的味道也变得越来越浓了。在塔吉利那小镇，暑假即将结束的孩子们正在享受着最后的假期时光，对他们来说，开学就意味着繁重的作业，还有老师的喋喋不休，同样也意味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在野外疯玩了。

塔吉利那小镇非常小，大概只有241位居民，他们彼此之间都住得非常分散，小小的住宅掩映在丛林之间，就像世外桃源一样。不过，这给孩子们也带来了一点儿小麻烦。他们要找朋友玩的话就必须要走很远的路。不过好在孩子



©莱梅尔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

们从小就是这样，所以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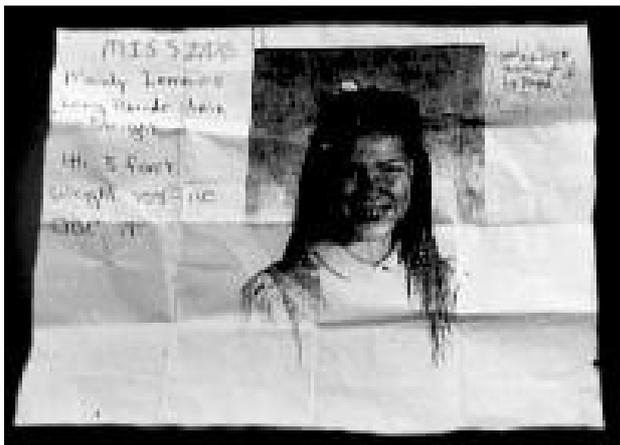
莱梅尔一家是镇上的一户普通居民。考虑到孩子们再有2周要开学了，开明的父亲决定带孩子们尽情享受一下野外生活。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打猎，钓鱼，充满了快乐。曼蒂是家里年龄最长的孩子，也是家里唯一的一个

女孩。她性格活泼，平时就像一个野丫头，有时候却又像个漂亮文静的小公主，穿着花边裙子，静静地听大人们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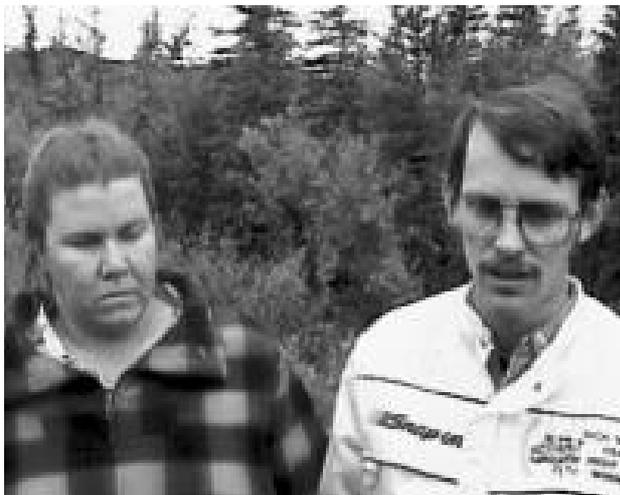
1991年8月22日，曼蒂和她最好的朋友艾普尔一起出去玩。就在他们走到一家商店附近的时候，艾普尔突然跌了一跤，腿上的皮都擦破了。于是，艾普尔走进附近的商店，请求里面的人帮她处理伤口，而曼蒂并没有跟上来。在清理好伤口之后，艾普尔返回她和曼蒂刚才分手的地方，结果却不见曼蒂的身影。她以为是曼蒂在搞恶作剧，可是任凭她喊破了喉咙，曼蒂始终没有出现。艾普尔急忙给曼蒂的父母打电话，但他们说曼蒂并没有回家。几个人在周围找了半天，却始终没有发现曼蒂，2个小时后，曼蒂的父亲决定报警。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中，曼蒂家的75名朋友和邻居在附近区域进行了仔细搜索，结果仍旧一无所获。这时候，曼蒂的父亲已经隐隐觉察到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因为曼蒂是绝对不可能迷路的。当所有人仍在继续寻找的时候，阿拉斯加州警察吉姆·麦肯驱车5个小时从菲尔班克斯赶来参加搜索。

在此之前，麦肯已经通过电话了解了事情的大致经过。他认为，这肯定不只是遭到灰熊袭击或者是一个孩子在树林中迷路这么简单。搜索又持续了几天，就连搜索犬也被派了出去，但是它们并没有追踪到曼蒂的气味。



◎警方粘贴的寻找曼蒂的告示



◎曼蒂父母在发现尸体后目瞪口呆的情景



在曼蒂失踪10天后，正当所有人即将放弃的时候，搜索者们突然在一个河流旁边发现了曼蒂的尸体。法医检验结果证实：她是被人开枪杀死的！这个结果让莱梅尔一家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而她的好朋友艾普尔也因此而自责不已，她一直喃喃地说是自己害了曼蒂，要不是自己跌破了膝盖，要不是自己到商店里去处理伤口，曼蒂很可能就不会出事。与此同时，镇上的居民也都非常震惊，谁都无法想象居然有人会对一个年仅11岁的女孩下手。

作为专程赶来的案件调查人员，麦肯非常清楚现在的关键不是伤心难过，而是要寻找线索，找到杀害曼蒂的凶手，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对曼蒂下手呢？

寻找嫌疑人

几天来，麦肯一直亲自参与搜索，连日的疲惫已经让他的胡须长了许多，头发也乱蓬蓬的不成样子。不过，麦肯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他和参与调查的几个同事仔细搜索了现场，试图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遗憾的是，在尸体被发现以前，当地曾经下过几场大雨，所有线索包括一些足迹及轮胎印都被冲走了，情况变得十分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麦肯一边将曼蒂的尸体送往法医实验室进行检验，一边走访了周围的住户，寻找案发当天最后见到曼蒂的目击证人。在这个过程中，麦肯很快就发现了小地方的好处。由于地方小，当地人彼此之间大都认识。在走访过程中，有人向麦肯反映说，建筑工人戴维·迪弗斯特对这个案件特别感兴趣，甚至在工作的时候还常常提起它。当地居民关注这件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



©建筑工人戴维

的，但是像这样的过度关注还是引起了麦肯的疑心：这个人为什么对曼蒂一案这么热心呢？他和这个案件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返回警局之后，麦肯迅速搜集了有关戴维的背景资料，结果显示：20年前，戴维在纽约州曾因偷车被判罪。最近一段时间，他的手脚依然不太干净。有人怀疑他很可能和州外的一桩凶杀案有关。那么，戴维和曼蒂一案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麦肯决定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向下调查……

对于麦肯的突然来访，戴维显得非常紧张，连连说自己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当麦肯说明自己前来是要对曼蒂一案了解一些情况时，戴维立刻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说话也明显多了起来。他坚持声称自己和曼蒂的一案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说案发时他一直在工地干活，并没有外出。对于这一点，戴维的雇主也表示戴维的确没有说谎。这就说明戴维根本没有作案时间。那么，这条线看来是走错了。正当麦肯在心里捉摸的时候，戴维却突然说他那天下午在曼蒂失踪的路上看到了一个人。

ARRIVED ON LEFT SITE	METER READING	HOW ARRIVED/C
COOPER Utility	10	3/4"
Dump	1 1/2	Garbage
in, date on site, Work accomplished, Materials, What found, What used, L work, etc.		
7:00	lunch	1:30 back at 2:
pedal come unhook fix at cep		

◎戴维的雇主提供的时间证明

“你说在那条路上见到一个人，你认识他吗？具体是什么时间？”戴维的一句话马上引起了麦肯的注意。

“这人我认识，他叫查理·史密斯沙特。当时，我看到他开着一辆小型卡车向曼蒂失踪的那条路上开过去了。”戴维边说边皱着眉头思索，他似乎有些犹豫，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会给查理带来麻烦。不过，说实话，他心里一直看不惯这个老头，总觉得他有些假惺惺的味道。那么，查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查理今年已经61岁了，是一名退休的炼钢工人，先后2次离婚，后来就搬过来住到了距离他母亲家很近的临时修理铺里。他长得胖墩墩的，平时脸上总



是挂着笑容，一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肥肉也跟着这一块儿颤动。他2次结婚，却并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是前妻带过来的孩子。但是3个孩子和他的关系似乎并不亲近，不仅每个人都找了一份距离查理很远的工作，而且也很少回来看他。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孤家寡人。不过，他似乎很喜欢孩子，镇中心所有的孩子都去过他的修理铺，他不仅帮孩子们修理自行车，还给他们糖果，所以孩子们都认为他是个大好人。



©犯罪嫌疑人查理

像这样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老人会杀害曼蒂吗？麦肯心里有些犹豫，不过他知道关键是要看证据。任何有作案嫌疑的人都不应该放过。正当麦肯准备对查理展开调查时，验尸官的验尸结果也出来了。根据验尸情况来看，曼蒂在被带到案发现场的那片洼地之前仍然活着，而且她还挣扎着要爬出那片洼地，这一点儿从她的小手指甲碎了，并且里面全都是污泥就可以证明。另外，法医人员确定曼蒂在被杀害之前曾经遭到过性侵犯。

一个年仅11岁的女孩被人先奸后杀，这个消息在小镇引起了激愤，许多人纷纷给警察局打电话，要求警方一定要抓住凶手，给予严惩。群众的反应无疑给办案人员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麦肯。按照戴维提供的线索，在案发时间左右，查理曾经在那条路上出现，那么他对此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事有凑巧的是，在一名同事的提醒下，麦肯突然想起在搜索曼蒂的时候似乎曾经见过这个人。有意思的是，麦肯从来不在参与搜寻的名单上签名，但是他每次都会出现在现场。当时，麦肯还以为他只是一个热心的居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很可能也说明查理存在可疑之处。

最后，麦肯决定先到查理所在的修理铺去了解一下情况。

查理居住的修理铺只是一个暂时的棚屋，房间里乱七八糟，一看就是典型的单身汉的房间。当麦肯问起案发时间，他是否开车路过曼蒂所在的那条路时，查理却说当天他一直没有外出，一直呆在家里陪母亲看电视。对此，查利的母亲也证实了儿子的说法。现在，情况出现了矛盾：戴维声称在案发当天曾经见到查理开着汽车向曼蒂失踪的道路开去，而查理却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外出，很显然，其中肯定有一个人在撒谎，但是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

像塔吉利那这样的小镇，查出嫌疑犯不在现场是否属实比在大城镇自然要容易得多。很快，调查工作就有了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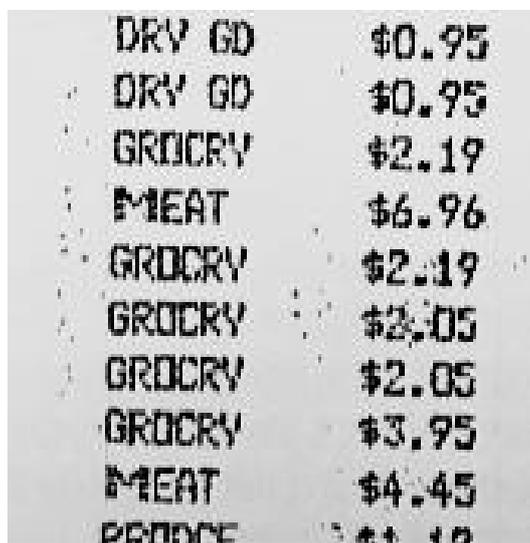
在麦肯询问查利的第2天，一家杂货店的老板突然跑到警察局，声称有情况要向麦肯反映。在一名警员的带领下，这名中年妇女来到了麦肯的办公室，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这名中年妇女讲述了案发当天发生在杂货店的事情经过。

“昨天，你去过查理他们家之后。我就听说露西尔，哦，她就是查利的母亲，对你们说，她昨天下午一直和儿子在家。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她在撒谎。”在说话的时候，这名妇女似乎对露西尔撒谎感到非常不屑。

“你怎么知道她在撒谎？”麦肯停下手里的笔，抬起头问了一句。

“我当然有证据了，昨天3点多的时候她一直在我店里买东西，而且还开了一张支票来支付费用。再说，都在一个镇上，我们又很熟悉，所以一听说这个消息后，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所以马上跑过来给你们提个醒。”杂货店老板是个典型的心直口快的人，这让麦肯忍不住心里一热。

“你那儿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她当时确实在你店里呢。”



DRY GD	\$0.95
DRY GD	\$0.95
GROCRY	\$2.19
MEAT	\$6.96
GROCRY	\$2.19
GROCRY	\$2.05
GROCRY	\$2.05
GROCRY	\$3.95
MEAT	\$4.45
PHONE	\$1.10

◎查理母亲的购物账单





“噢，这个，我们那儿有她的购物凭单，上面有具体的日期和时间，我给你们已经带来了。喏，时间是3时17分。”一边说着，老板从自己兜里掏出了一张凭条，交给了麦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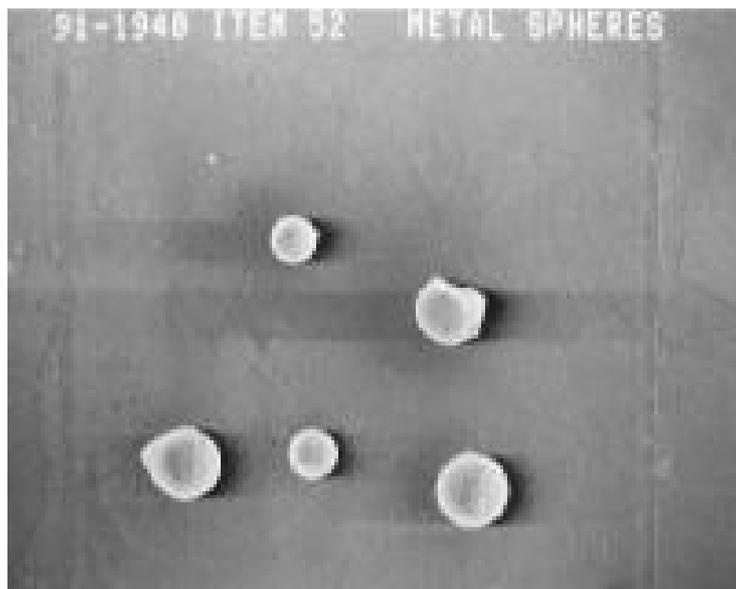
现在，查理的不在场证据就出现了漏洞，这张凭条和杂货老板的证词都说明3时17分他的母亲还在杂货店，并没有在家。那么，查理用母亲做挡箭牌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这也就意味着，在曼蒂失踪前后的那2个小时里，查理并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不在案发现场。

与此同时，麦肯还了解到，就在曼蒂失踪的几周之前，有人曾经亲眼看到61岁的查理邀请一个像曼蒂那样的年轻女孩儿乘坐他的轻型卡车。这个女孩儿的外表与曼蒂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至于，当其中一位女孩的母亲看到报上登出的寻人启事时，竟然以为那就是她的女儿。

根据掌握的线索，麦肯很快申请了搜查许可证，没收了查理的小型卡车进行案件分析。这一次，他们借鉴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刑侦技术人员所采用的方法，利用黏性很强的胶带在现场收集证据。他们从汽车的座椅上收集到了一些球状颗粒，这些颗粒比大头针的头还要小。另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些红色和蓝色纤维以及一个黄色的油漆碎片。除此之外，他们没有获得任何其他发现。现



◎刑侦技术人员利用黏性胶带收集证据



◎刑侦人员发现的球状颗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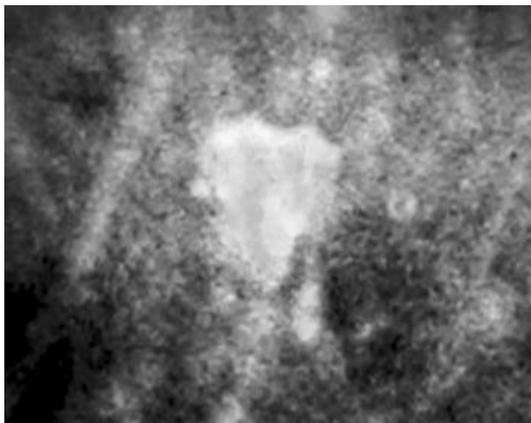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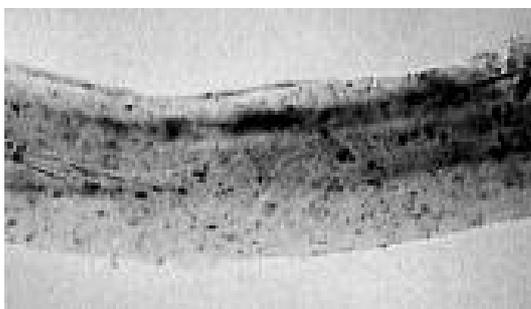
在的问题是，这些微小的细节能否帮助调查人员擒获真凶呢？

随后，麦肯再次审问了查理，查理仍然矢口否认自己和曼蒂的死有关，甚至声称麦肯是在浪费时间，这很可能让真凶逃跑。在说话的过程中，麦肯一直盯着查理衬衣上面的一些亮点，最后，麦肯问道：

“查理，你衬衣上的那些小亮点是什么东西？”

“什么，亮点……”麦肯突然转移话题，查理似乎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在低头看了看衬衣上的亮点之后，他说道“我也不清楚，可能是黄铜或者铝吧，我经常打磨金属，身上有这种东西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哦，那我们到你的店铺去看看吧？”



◎警方发现的红色纤维、蓝色纤维和黄色漆片



◎喷溅出的钢水在查理的衬衣上形成了金属球状体

“好吧！”说完，查理毫不犹豫地在前面走了出去。

在店铺里，麦肯和其他一些犯罪学家收集到了油漆样本、头发、纤维和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金属碎片。另外，他们还没收了查理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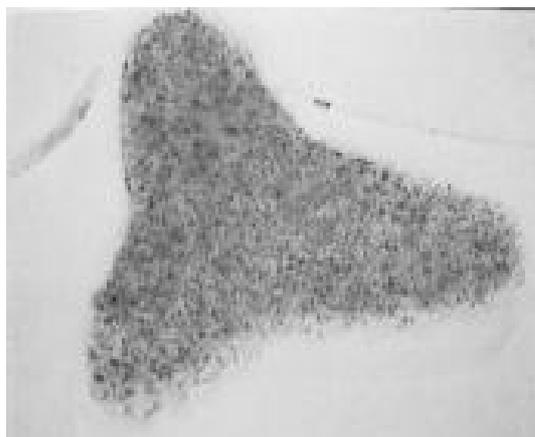
套工作服。所有这些证据被迅速的运往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交给显微研究专家——斯基普·帕勒尼克。曼蒂被杀一案能否找到答案，或许谜底马上就要揭开了！

微粒作证

帕勒尼克是芝加哥有名的显微专家，人称“火眼金睛”。任何细小的微粒在他面前都会得到放大，进而露出蛛丝马迹。他非常擅长让细小的微粒来说话。

首先，他仔细研究了从曼蒂衣服上发现的黄色油漆碎片。帕勒尼克在进行X线光谱分析时有了发现。这个油漆碎片只有光泽的涂层，下面却再没有其他涂层了，颜色有许多种，这非常不同平常。另外，从查理店里收集到的样本中，帕勒尼克发现了一个油漆碎片，其元素构成和聚合形式都与曼蒂衣服上的油漆碎片完全一致。

接下来的研究目标就是红色和蓝色纤维。帕勒尼克发现，它们也极为不同寻常。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纤维有着特别的横截面，而且很脆。这是由于年代太久和暴露在外导致了老化。这些纤维的形状呈三角形，或者三叶形。使用红



©显微镜专家研究从查理车中发现的纤维

外线分光计，帕勒尼克发现这些纤维是聚丙烯，是菲立普纤维公司生产的用于地毯的一种人工材料。在确定这些结果之后，帕勒尼克对刑侦人员从查理的卡车和衣服上收集的纤维进行了分析。结果从中发现了同类纤维：它们不仅具有相同的切面形状，还具有相同的大小、相同的上色涂料，各个方面都是相同的。这足以说明查理的卡车上的纤维和曼蒂衣服上的纤维出



自同一厂家，而且它们受到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完全相同。

最后，帕勒尼克开始检查最不同寻常的一个证据，也就是布满曼蒂皮肤和衣服上的金属性微小球状体。通过电子扫描显微镜确认，帕勒尼克发现这些球状体是碳钢。那么，碳钢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形状呢？作为一名专家，帕勒尼克非常清楚，在采用高速切割工具来切割金属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些微小的球状体，而金属微粒在达到一定温度时就会融化形成这些球状体。紧接着，帕勒尼克将曼蒂衣服上的金属球状体和查理卡车座位上找到的金属碎片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曼蒂尸体上的这些微小金属颗粒与查理所在环境中发现的金属颗粒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

有了这些证据，麦肯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查理的作案嫌疑。不过，他们还想进一步了解查理此人的背景，以便了解他的作案动机。为此，他们专程飞往加利福尼亚，向他的一个女儿了解情况。遗憾的是，查理的女儿似乎并不想和麦肯谈起查理的事情，经过麦肯的反复劝说，以及对曼蒂惨剧的陈述，查理的女儿才最终同意说出心里的隐情。她眼里含着泪水，告诉麦肯说查理从她11岁的时候就开始骚扰她，而且越演越烈。更可怕的是，她所有的姐妹都曾被骚扰过。

经过3个月的调查，查理·史斯密沙特最终以诱拐、性侵犯和杀害曼蒂·莱美尔罪被警方逮捕。这个消息让塔吉利那镇的许多居民都十分震惊，他们绝对无法想象自己的一个邻居竟然会犯下如此残暴的罪行，竟然会残忍地杀害年仅11岁的小女孩。不过，社区里也有一些人相信查理是无辜的。不管怎样，这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而法庭注重的则是证据。

最终，在曼蒂死亡2年之后，也就是1993年，法庭决定对查理·史斯密沙特涉嫌杀害曼蒂一案进行审理。庭审时，曼蒂的父母和2



◎查理在法庭上狡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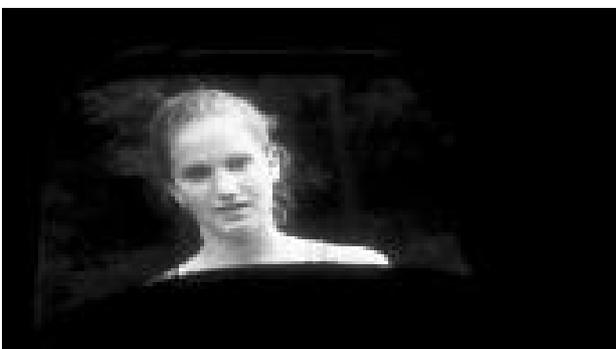
个弟弟每天都坐在法庭的第一排。但是，查理的气焰仍然非常嚣张，他坚持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并在法庭上大吵大嚷，声称警方是一群废物，放着真正的罪犯不抓，却要拿他来当替罪羊。

对于查理的胡搅蛮缠，检察官相信，查理就是涉案的元凶。为了说服陪审团，他一一列举了证据。首先，他指出查理在店里加工金属的时候，喷溅出的钢水在他衬衣上形成了许多小球状体。而查理看到曼蒂去找朋友玩的时候正好就穿着那件衬衣。当艾普尔因为受伤到商店求助的时候，独自在路上等待的曼蒂逐渐失去了耐心。就在这时，查理开车从旁边经过，于是就邀请曼蒂乘坐他的汽车。不过，就乘坐汽车这一细节，检举官还提出了另一种假设，那就是查理在四处无人的情况下强迫曼蒂坐进了他的车里。至于到底是哪种情形，这已经成了一个谜团。

紧接着，法庭证据显示，粘在查理衬衣上的微小金属颗粒粘到了卡车座位上，后来，在他实施性侵犯时又将它们粘到了曼蒂的衣服上，因此，在卡车和曼蒂的衣服上同时发现了相同的红色和蓝色人造三叶状地毯纤维。另外，刑侦



◎查理遇到曼蒂



◎查理邀请曼蒂乘坐他的汽车



◎查理开枪杀死了曼蒂

技术人员在曼蒂·莱美尔身上还发现了来自查理店铺的黄色光亮的油漆斑点。

最后，审判长提出了一个疑惑，凶器在哪儿？检举人指出凶器一直没有找到，但是他怀疑查理很可能在杀人之后顺手将凶器丢进了旁边的塔吉利那河流。

随后，显微专家帕勒尼克在法庭上提供了证词。面对这些无可辩驳的证据，法庭最终宣判，查理·史斯密沙特犯有谋杀、诱拐和性侵犯罪名成立，他被判处114年徒刑。

持续2年的曼蒂被杀案终于尘埃落定，但是这个案件却对塔吉利那镇的每个人都产生了影响。死者已逝，罪者已经受罚，留给死者亲人的是无尽的悲痛和眼泪，留给她朋友的是难忘的回忆和遗憾，那么，留给其他人的又会是什么呢？





3. 大象踪迹

30

小镇谋杀

俄亥俄州的托莱多是一座远离都市喧嚣的宁静小镇。这里环境幽雅，生活节奏也比城市慢了许多，所以这里自然而然就成了许多老人退休后颐养天年的地方。1996年12月，邮递员霍克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开始给各家各户发送报纸和邮件。这工作他已经干了将近有10年了，不管是风吹日晒，还是下雨下雪，他都从来没有偷过懒，更何况他和当地许多人都很熟悉，每次送报纸或者邮件的时候都会热情地和一些住户寒暄几句。

“奇怪，最近格特鲁德和爱德华难道都不在家吗？怎么邮件都堆成堆了也没人理。”霍克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四处张望，希望打听一下2人的消息。正

巧隔壁的特伍德走了出来“霍克，你好吗？”

“我很好，特伍德先生，你最近见过格特鲁德和爱德华吗？他们的邮件都堆成堆了。”霍克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也正纳闷呢，这几天一直没看到他们，2人好像都不在家。”听到霍克的话，特伍德也不禁皱起了眉头，看来这问题也让他困惑好几天了。

“他们2人都上了年纪，该不会出什么事吧？”霍克一脸担心地说道，虽然这2人和他非



©格特鲁德和爱德华的照片



亲非故，但是这几年朝夕相见，霍克对他们早已生出了一种关心之情。

“要不咱们过去看看！”一边说，特伍德率先向房门口走去，可是眼前却是铁将军把门。“去窗户那边再看看。”霍克紧跟着走到窗户跟前。但是，可能出于房间保暖的原因，所有的窗户都已经被塑料，纸板和铝箔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什么都看不到。两人彻底没有办法了，无奈之下，特伍德提议报警。

在接到报警电话后，托莱多警察局马上派人赶往现场。为首的警官名叫罗伊·哈里斯，是刚刚调来的警官，虽然没接手过多少案子，但是他干练的作风和缜密的心思早已收服了手下的心。

他们一行5人很快赶到了现场。随着房门打开，屋里传出一股扑鼻的潮湿气味，隐隐约约中还有血腥的味道。罗伊的心里已经隐隐感觉到情况不太妙。展现在眼前的情况更是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担心，只见房间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屋子里似乎本来就满满当当，乍一看起来似乎就像是一个杂货铺，各种各样的箱包就有好多个。

“他们该不是要搬家吧，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呢？”一名警察忍不住说出了心里的疑问，但是其他人都忙着搜查，根本没人搭理他的问题。

“头儿，快来，在这儿呢？”罗伊正看着眼前一个台灯出神，猛然听到里屋的卧室里传来手下的喊叫。他放下手里的台灯，匆忙走了进去。

只见格特鲁德和爱德华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早已停止了呼吸。罗伊俯下身，仔细察看了一下现场情况，“他们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马上通知法医人员。还有，诺尔斯，把这里都拍下来，其他几个人继续搜查，看看有没有重要的线索。”

所有人领命后开始各自忙碌起来，罗伊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凶手为什么要杀死格特鲁德和爱德华呢？是为了钱财，还是只是为了泄愤报复，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罗伊陷入了沉思……

寻找线索

转眼1天过去了，格特鲁德和爱德华被杀案已经在宁静的小镇掀起了轩然大波。大街小巷，人们都在谈论这起案子，都在痛斥凶手的残忍，所有人都在猜测：凶手到底会是谁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只困扰着当地居民，还困扰着办案人员，尤其是罗伊。现在，调查结果基本上已经都出来了：2位老人临死前显然曾经遭到恶意的毒打，死者的尸体上有许多伤痕，包括大头棒留下的伤痕，另外还有割伤、刺伤。不过，验尸结果表明真正致命的是头部受到的钝器击打。凶手为什么要对死者进行这样的肉体折磨呢？解释只能有2个，一种是和死者具有深仇大恨，故意要折磨他们；还有一种就是希望得到什么，通过这种方式迫使2名受害者说出他想要东西所在的地方。如果是前者，他们必须着手调查和2位老人存在过节，或者曾经发生过争执的人；如果是后者，那范围就要扩大，对方很可能是入室抢劫，然后行凶杀人。



◎受害者身上的伤痕

“到底会是什么原因呢？”罗伊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伸手去拿烟，结果才发现烟已经被自己抽完了。“对了，差点儿忘掉这个细节。”罗伊好像突然有所收获：房间里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而且在他们开门之前，房门还是从外面锁着的。这就说明凶手很可能认识2位受害者，甚至可以说非常熟悉，是受害者主动将凶手让进屋里的。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诺尔斯，马上通知伙计们，准备开会。”罗伊扔掉了手里早已空荡荡的烟盒，率先走进了会议室。随后，负责这一案件的调查人员陆续到场，罗伊清了清嗓子，大概说出了自己的思路。“我想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大家看看还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罗伊眼睛注视着大家，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声音。



“从验尸结果来看，死者是死于头部的钝器击伤，而不是枪伤，另外2名受害者的尸体是挨在一起的，所以我怀疑罪犯应该不止一个，至少应该有2名罪犯。”戴夫是这里的老警察，多年的经验让他考虑得比其他人更加细致一些。

“另外，根据2位死者的邻居反映，他们近几年一直都住在这里，也没听说他们有搬家的打算。据说，他们屋里的东西都是房客丢弃的东西，2位老人觉得太浪费，所以都收拾起来，一直放在屋里。”另一位年轻警察汇报了自己的调查结果。“我们仔细问了一下，爱德华和格特鲁德有好几处房产，一直对外出租。”

“约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罗伊转头对着一直盯着眼前资料的约翰说道。“噢，由于房间里实在太乱，我们很难确定房间里到底丢了什么，不过我们从书本和钱包里都发现了现金，这些钱并没有被拿走，很可能是凶手根本没想到会藏在这个地方。”

“那2位死者的家属那边有什么线索吗？”罗伊很清楚，只要能够确定丢失的物品，他们就可以由此顺藤摸瓜，找到行凶的罪犯。“我们问过死者格特鲁德的女儿，据她反映，她母亲的脖子上长戴着一个金质的大象吊坠，但是在案发现场，她发现母亲脖子上的这个饰物不见了。据说，这个东西是格特鲁德的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从来都没有摘下来过。这是我们根据她的描述，画出来的这个饰物的样子。”一边说着，约翰把手中的一张图递给了身边的罗伊。

这是一个圆形的吊坠，中间是2头大象的图案，整个吊坠为金质材料，看起来非常好看。“很好，马上把这张照片登在报纸上，看看有没有人见过这个东西？”



©格特鲁德随身佩戴的大象吊坠

随后，警方将吊坠的照片刊登在了当地的报纸上，但是没有人做出反应，城里的二手珠宝商也都没有见过这一饰物。与此同时，在收集有关这2位老人的更多信息时，爱德华的女儿丹尼斯·科瓦茨说，格特鲁德平是做事有些专横跋扈，有一位房客对她甚至已经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所以她认为2人遇害很可能与他们的房客有关。



©犯罪嫌疑人伊森·沃尔斯

根据丹尼斯·科瓦茨提供的这条信息，以及房间里电话应答机上的信息，警方把一位房客确认为他们的“嫌疑犯”。但是，他们的调查方向究竟有没有错呢？为了揭开案件的真相，他们必须想办法寻找更多的物证。

谁是凶手

格特鲁德和爱德华在家中被杀害后，为了找到破案线索，警方和法医专家一直在犯罪现场查找物证。法医黛安·巴奈特首先想到的是确认谋杀凶器。

检查结果表明格特鲁德的头骨上有一条很长的线状伤痕，是由钝器造成的。同时，颅盖骨的外骨板上留有一道明显的串珠状伤痕。除此之外，她的头上还有一个草皮状的伤痕，很像是什么东西的弯角造成的。根据这些线索，巴奈特医生仔细检查了现场的物品，结果发现这些伤痕很可能是由矩形基座的台灯造成的。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法庭人类学者朱莉·索尔发现死者的另一处脑伤与另一盏黄铜台灯完全吻合，这盏台灯的基座上有许多串珠状的装饰，这和头骨上的伤痕相比较非常吻合。遗憾的是，她们并没有在这些物品上发现任何

指纹。

同时，验尸官认为格特鲁德和爱德华在临死前曾经有所反抗，因为他们的手上都有防卫时留下的伤口。面对这些线索，罗伊和其他调查人员都感觉无可奈何，所有这些都无法提供任何与凶手有关的线索，而这将意味着调查工作根本无法展开。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1天，所有人都很



◎凶手用来击打受害者的凶器



◎警方在爱德华鞋上发现的玻璃碎片

着急。作为警察，他们都很清楚，如果1个案子在3天内无法破获，那么要想找到凶手，要想破案将需要更长时间。正当所有人愁眉不展时，刑侦技术人员突然打来电话说，他们从爱德华的鞋底上发现了1个微小线索。这是嵌入橡胶套鞋底部的1

个小玻璃片，而这片玻璃是1个灯泡的碎片，这使调查人员相信，爱德华是在暴力开始之后进入房间的。他很可能刚从外面回来，因为他把大衣挂在了门口。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寻找嫌疑犯的第1条线索来自这对老人的电话应答机。由于格特鲁德和爱德华有几处房子出租，电话录音带上有不少房客留言，其中1位房客打了很多次电话。他的名字叫伊森·沃尔斯。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罗伊决定提审伊森。

伊森在一家公司从事文职，算得上是穿西装打领带的白领。对于格特鲁德





和爱德华的死，他已经有所耳闻。现在，突然听到警方要他到警局协助调查，他显得似乎非常紧张，一路上始终辩解“我没做什么，你们凭什么怀疑我。”到了警局后，看到不怒而威的罗伊，他变得更加语无伦次。他说自己曾经到格特鲁德和爱德华的住处交房租，当时就已经发现邮箱都满了，敲门也没人应答，于是他就把房租支票留在那里回家了。

过了两三天，格特鲁德一直没有和他联系，于是他又留下纸条请他们和自己联系，但格特鲁德仍旧毫无反应。

“你的意思是说你曾经把支票放在了邮箱里？”罗伊目不转睛地盯着手脚不安的伊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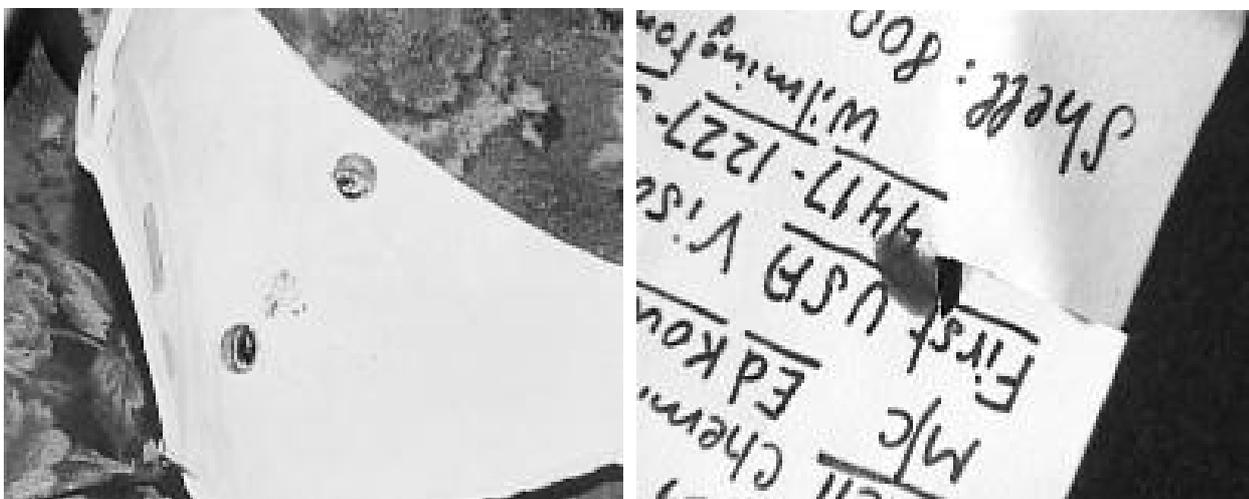
“对，当然，后来我又拿走了。他们一直没和我联系，我想他们可能不在，正好那几天赶上急用，我就又把支票拿走了。”在罗伊的目光注视下，伊森突然又补充了一句，而脸上已经开始忍不住冒出冷汗。这一切使他变得非常可疑。

伊森说他把支票留下了，然后又说自己回来把它取走了，这件事显然很奇怪，而且很难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在案发期间，伊森曾经2次来过死者家里。但是，他究竟是不是凶手呢？

正当警方继续寻找证据时，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说在案发期间，她曾看见伊森在一个著名的毒品贩子家，还说伊森的衬衫上有血迹。但是，当警方派人询问伊森时，他却矢口否认自己去过这个人家里。

既然提到了血迹，调查人员仔细研究了案发现场留下的血迹，随即注意到了一条重要线索。现场的血迹主要有2种不同的形状，其中一种血迹是长条形的，很显然这是从受到打击的部分喷出来的，也就是说是由受害者留下的。但是，在距离尸体较远的地方，有几处血迹却几乎是圆形的，其中包括一个碎陶瓷花瓶内的2滴血和抽屉里纸张上的1个血滴。法医人员认为这些血迹像是垂直滴落下来的，这也就说明这几处血迹并不是来自2位受害者的身体，相反很可能来自嫌疑犯的身体。

为了寻找伊森在案发现场的证据，警方没收了伊森的所有刀具，对它们进



◎凶手在案发现场留下的血迹

行测试，以便确认其中是否有凶器。结果表明，没有一把刀上有人的血迹。他们还把沃尔斯的鞋子与犯罪现场的足印进行对比，也没有发现一双是吻合的。但是，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最关键的是血液检查结果，而DNA测试是最不容置疑的。



◎警方从嫌疑人伊森家里搜到的刀具

法医人员对在现场发现的所有血迹进行了DNA分析。水晶灯上面沾有3个人的混合血液，分别来自2位受害者和凶手。DNA分析专家安吉拉·丽妮将伊森的血液与混合血液进行了对比。结果，伊森的血液检查数字分别是18和28，而混合血液中只有一个18，却没有28，这就自动地排除了他作为混合血液的一个来源的可能性。但是，警方始终认为罪犯不止一个，而伊森自然就成了2名罪犯之一。

最后，在DNA测试结果出来5周之后，警方以谋杀格特鲁德和爱德华的罪

名逮捕了伊森。对于这个结果，伊森一直声称自己是清白的。当罗伊给他戴上手铐的时候，愤怒的伊森大声说“我是清白的，你们最好不要停止追查凶手。当你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时，真正的罪犯很可能正躲在角落里偷笑呢？”

遗憾的是，罗伊和其他调查人员都认为他是想逃脱罪责，对他所说的话根本没有太在意，毕竟现在物证人证都在，如果他不是凶手，那还会是谁呢？



◎犯罪嫌疑人伊森被逮捕

姗姗来迟的大象吊坠

格特鲁德和爱德华被杀案似乎尘埃已定。罗伊等人也已经开始着手其他案件的调查。但是，正当检举人准备起诉伊森的时候，重要的人证，也就是声称曾经在案发期间看到伊森身上有血迹的女人却突然向检举人蒂姆·布劳恩坦白了

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她说自己冤枉了伊森，当时那样做只是想报复一下伊森。面对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布劳恩别无选择，只好撤销了对伊森的指控。

现在，重要的人证已经推翻了自己的证词，所谓的物证也变得站不住脚了。罗伊不得不重新回想案件的每个细节，寻找新的嫌疑犯。这一停顿足足持续了2年。在这2年中，所有调查人员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案件，但是由于没有新的线索，案情一直没有进展。



◎当铺老板安妮特

转眼到了1998年7月，他们的运气终于来了。当铺老板安妮特·夏芙瑞妮的儿子决定帮助他的母亲整理一下收集了多年的旧报纸和杂志。安妮特有个习惯，自己平时看过，用过的东西，她都不舍得扔，所以儿子经常开玩笑说她是个“古董收藏家”，而所谓的古董，其实就是一些没用的东西。

一天下午，当铺的生意很少，安妮特想读点东西消磨时间。她伸手从一堆旧报纸中抽出了一张，而这张报纸的首页上正好登着那篇关于格特鲁德和爱德华被杀案的文章。在文章的一角，她突然注意到了一件似曾相识的东西，也就是格特鲁德脖子上戴着的金质大象吊坠。

“这东西怎么这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在什么地方来着？……”安妮特盯着大象吊坠的图片，脑子里飞快地打着转。“对，对，我说呢，有人当过这东西，天哪……”一想到自己店里居然藏了赃物，老实巴交的安妮特马上紧张起来，她马上给儿子打电话问道：“儿子，那个大象吊坠呢，你知道在哪儿吗？”在确定大象吊坠还在店里之后，安妮特总算松了口气。幸运的是，安妮特保留了她所有的旧当票。吊坠的当票是在1996年12月3日开的，这与2位老人被谋杀的时间十分接近，而卖主名叫乔迪·坎迪。安妮特觉得这件事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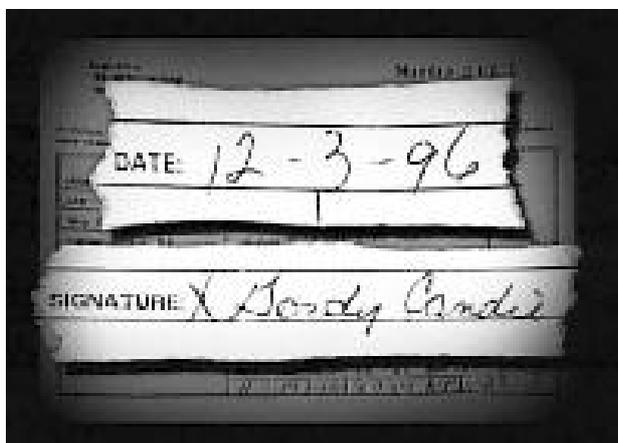


◎刊登有格特鲁德和爱德华被杀案消息的报纸



小可，马上打电话通知了警方。

根据安妮特提供的线索，罗伊很快找到了坎迪，但是坎迪却说这个吊坠并不是自己的，相反他只是个中间人，是帮詹姆斯·乔丹去当吊坠的。那么，这个乔丹



◎安妮特保存的当票



◎凶手詹姆斯·乔丹

究竟又是何许人呢？罗伊马上派人进行了调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欣喜不已。调查结果表明，在格特鲁德被谋杀之前，乔丹一直为她家干杂活。另外，背景调查结果表明，乔丹在谋杀案发生几周后就因另一起抢劫案而被逮捕了，并被法庭判了45年监禁，现在正在得克萨斯州监狱服刑。

那么，乔丹是不是就是杀死格特鲁德和爱德华的凶手呢？带着疑问，罗伊马不停蹄地又赶往得克萨斯州监狱提审了乔丹。但是，乔丹否认自己杀了2位老人。对于乔丹的话，罗伊并不相信。他派人用棉签在乔丹的口中擦拭，取得了DNA标本，然后拿它与犯罪现场的血液进行比较。检测结果证实，詹姆斯·乔丹正是在犯罪现场留下血迹的人。

现在，犯罪真凶已经找到了。检举人重新整理了一下卷宗，并以杀害格特鲁德和爱德华的罪名对乔丹提起指控。检举人认为他的作案动机是抢劫，想从格特鲁德家获取钱财用于购买毒品。当时，家里只有格特鲁德在，他试图强迫对方说出藏钱的地点，为此他拿起屋里的台灯毒打老人，在摔碎灯泡的过程中，他无意中割伤了手，从而留下了血迹。随后，爱德华从外面返回，乔丹一不



◎詹姆斯·乔丹杀人抢劫的过程

做二不休，又将爱德华残忍杀害。接着，在他四处寻找钱财的时候，血从他的手上滴进了桌子的抽屉里。由于2位老人放钱的位置非常隐蔽，他的收获不大。于是，临走前，乔丹拿走了格特鲁德的大象吊坠，并且让朋友帮他当掉。这个吊坠只换了20美

元现金，但是正是这20美元的交易使乔丹最终落入了法网。

1周后，法庭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判。在法庭上，乔丹试图解释自己的血液留在格特鲁德家的原因。他说格特鲁德常把绷带放在抽屉里，而他在搬动家具或做其他事情时，常常会不小心割伤手，于是就会去抽屉里寻找绷带。但是，至于他的血液为什么会滴在花瓶里，乔丹却找不出合理的说辞。另外，他还辩称自己之所以拥有大象吊坠，是因为格特鲁德把它作为报酬送给了他。虽然乔丹巧舌如簧，但是陪审团成员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最终，詹姆斯·乔丹因涉嫌2起恶性谋杀案件而被判处死刑。人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乔丹自以为做得滴水不漏，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吊坠竟然会暴露他所有的罪恶。



◎案件得以破获的重要证据



◎将凶手绳之以法的重要物证



4. 脸上的轮胎印

42

旧事重提

夕阳西照。美丽多姿的火烧云，成为点缀天空的华丽盛装。

美国俄亥俄州华灯初上，各色的霓虹灯把大街小巷装饰得美轮美奂。车流汇聚成一条条不见首尾的长龙。一座座摩天大楼，灯火通明。伴随着夕阳西沉，点点星光开始闪烁。

与都市的繁华喧闹相反，郊区的夜晚是平静、闲适的。婆娑的树影，清脆的虫鸣，新鲜的空气，清爽的小风，一切都是那样的惬意。彼得·麦克唐纳的住所，就在这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

房子的外表非常普通，屋里的装潢也是以简朴为基调。引人注目的是，墙



©麦克唐纳根据维姬的经历创作出的作品

壁上挂满了油画、雕刻等艺术作品——这些都出自麦克唐纳之手。

在明亮而不刺眼的磨砂灯的照射下，麦克唐纳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坐在舒适的沙发里，盯着一幅女孩的肖像素描，深深地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这个名叫维姬的小女孩，有着一个

曲折离奇的故事，给了他太多的回忆，让他始终挂念、难以忘怀。

彼得·麦克唐纳今年已经70多岁了。头发花白不说，就连数量也所剩无几。脸上布满沟壑纵横的皱纹，记载着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他的身体有些发福，甚至可以说有些臃肿，但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敏锐如昔、深邃无比，全然没有大多数老人眼中的浑浊。

老人面容慈祥，神情恬淡、安静，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仿佛看透了世情，对任何事都会抱着一份宽容。在普通的外表下，他却有着辉煌的经历。作为赫赫有名的费尔斯通轮胎公司前首席设计师，麦克唐纳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成功不但给老人带来了极高的声誉，也赢得了同行们的普遍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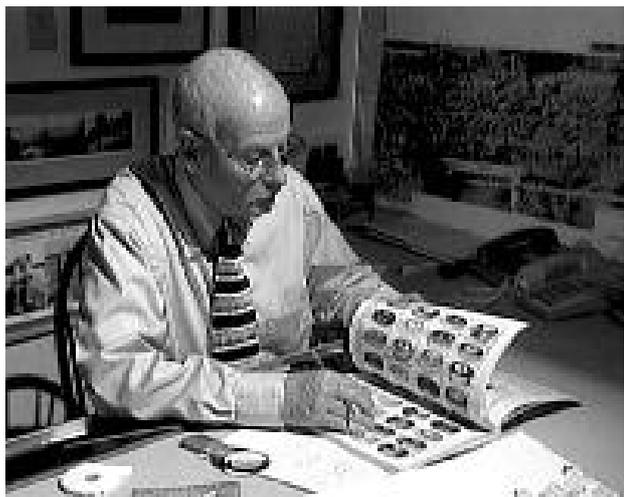
如今，老人早已经从费尔斯通公司退休，安享天伦之乐。但多年来辛勤工作的习惯，让他无法停下来。他有点厌倦了退休生活的无所事事，努力在力所能及的领域里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老人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和轮胎打交道。凭借对各式轮胎的精深了解，麦克唐纳协助警察处理了很多起相关的案件，比如交通肇事、凶杀等。在这些案件中，老人卓有成效的取证工作，经常能为破案工作立下大功。

除了亲自勘验现场寻找证据来协助警方破案之外，麦克唐纳还在联邦调查局里担任特聘讲师，专门讲授关于轮胎印取证的课程。根据丰富的知识和实践经验，他甚至编著了一本关于轮胎证据学的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媒体都称他是神探福尔摩



◎彼得·麦克唐纳在做车轮印的研究



◎轮胎印证据学权威彼得·麦克唐纳





斯式的人物。

咖啡喝完了，麦克唐纳慢悠悠地走向了餐桌。妻子像平常一样，已经为他准备了精致的菜肴……

开胃菜还没有吃完，电话铃响了。老人拿起电话，从电话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您好，麦克唐纳先生。”

对方显然和他很熟，而麦克唐纳也立刻听出了对方是谁——她是刚才老人还在看的那幅肖像画上的女孩的母亲，大斯普林的克里斯特·里昂。“哦，你好，维姬·里昂好吗？”

“很抱歉打扰您。但是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是维姬的好消息。”

“哦，小宝贝怎么样了？”麦克唐纳一直都很关心那可怜的女孩。

“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答应付给我们75万美元，支付维姬所需的费用。”

“他们？是‘先驱报’吗？”麦克唐纳有点不确定地问道。

“当然，除了‘先驱报’还能有谁啊。”克里斯特肯定地说。

“哦，太好了！祝贺你们。”麦克唐纳由衷地为她们母女高兴。

“谢谢，我们十分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克里斯特诚挚地向麦克唐纳致谢，语气极其尊敬。

“哦，不用。能为可怜的维姬做出我的绵薄之力，我感到无比的开心。”麦克唐纳一听到别人感谢自己，还真的有点手忙脚乱了。

挂断电话后，麦克唐纳又来到客厅，他取下那幅早年给维姬所做的画像，仔细端详。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麦克唐纳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轮胎工程师、法医，还是一位造诣高深的艺术家，画画和雕刻是他的拿手好戏。



©受伤前的维姬·里昂



这副维姬的画像，就是他根据从未见过的那个小女孩的照片绘制的。画像中是位4岁左右的女孩，有着小巧的嘴巴，白白的皮肤和一双湛蓝的大眼睛。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她是个可爱、漂亮的小女孩。

然而，这个本该拥有一个幸福童年和美好未来的女孩，却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在女孩的额头上，赫然留着一道清晰的轮胎印，那印记甚至覆盖到女孩漂亮的眼睛上。

凡看到过这幅画的人，都会被画中残酷的景象震惊，同时会不禁对女孩产生怜悯之心。为什么像麦克唐纳这样善良的老人，要创作出这样的一幅画呢？知道真相的人明白，这不是老人哗众取宠的举动，而是源自一件真事。

画像中的女孩名叫维姬·里昂，她和父亲比尔、母亲克里斯特——也就是那位给麦克唐纳打电话的女士——一起生活在西得克萨斯州的大斯普林，那是一个偏僻的小镇。

故事发生在1980年，当时维姬只有4岁。因为把她留在家里会无人照看，她的母亲克里斯特不得不把她带到自己工作的单位——“先驱报”报社。

就在克里斯特埋头工作的时候，悲剧发生了。维姬被车撞倒，满头鲜血，静静地躺在停车场里，濒临死亡。

被发现后，大家赶紧为她进行了紧急包扎，并叫了救护车。经过及时的抢救和精心的护理，可怜的小维姬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这次意外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头部和一只眼睛，并对她的心理造成了永久的、抹不去的痛苦。

事后，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是肇事者，警方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乎没有人再去关注这件事了。大多数人都认为，小维姬的不幸只不过是一起意外而已。没有任何线索，没有目击证人，谁也不可能找出事故的真相。

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克里斯特。这位令人敬佩的母亲下定决心，要凭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去查明真相。

但是，该从哪里找到线索呢？在为爱女讨回公道的过程中，克里斯特碰到了一连串的问题……

天降横祸

西得克萨斯地理位置偏僻，远离纽约、休斯敦等繁华的东部大城市。这里地广人稀，土地平坦而且干燥，是昔日牛仔们驰骋的地方。

广漠无边的大地和辽阔的天空在远方相接，高速公路两旁偶尔会出现一两个孤零零的建筑，除此之外，只有那不多的油井和棉花地点缀着这片土地了。

在州际20号和87号公路交界处，有一个很小的城镇，那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大斯普林镇。

大斯普林的民风淳朴，居民们性情和善，待人热情周到。这里的人们彼此相识，互帮互助，过着平静、闲适、波澜不惊的生活。不过，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在整个小城里，仅仅只有一条主街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斯普林同样拥有邮局、商场、医院、学校、报社等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人们的生活也勉强可以算得上丰富多彩。克里斯特就在镇上的“先驱报”报社工作。

因为平时没有多少新闻发生，“先驱报”上登载的内容，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它所兜售的“新闻”，会让外乡人惊讶不已——就连镇中学的行进乐队被邀请去参加州比赛这样的小事，都具有莫大的号召力，居然能占据这份报纸头条新闻的宝座。

克里斯特在报社的发行部工作，待遇上只能说是差强人意。相貌普通、不喜交际的她，平时很少遭到别人的品头论足，日子过得平淡。但克里斯特工作勤恳、认真，吃苦耐劳，对人也是十分的真诚。基于这个原因，她的人缘不错，和报社同事相处融洽。



◎克里斯特结婚的照片。



如同大多数家庭一样，克里斯特的家庭生活平静、安详、温馨和甜蜜。丈夫比尔在邮局工作，工作稳定，收入丰厚。女儿维姬是两人爱情的结晶，像天使一样漂亮可爱。每个见到维姬的人都禁不住心生喜爱之情，毫不吝啬地献上赞美和祝福之辞。

“瞧，多漂亮的女孩啊，她将来一定能成为全美国知名的大明星！”这种话，克里斯特一家三口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不过每每听到这些话，克里斯特的脸上还是会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是啊，这么可爱的女孩，她将来一定会有幸福的生活、美好的人生。

维姬平时很乖巧，很少给父母制造麻烦。在克里斯特眼里，她不但很懂事，而且特别爱干净。记得有一次，克里斯特脱掉维姬的鞋子拿去刷洗，当她回头看维姬时，发现女儿每走一步都会把脚上的灰尘擦掉，然后再迈下一步。“哦，你不知道她是多么的爱干净！”当天晚上，克里斯特忍不住向比尔夸耀道。

虽然女儿乖巧、干净、懂事，但像所有工作中的母亲一样，克里斯特常常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陷入两难的境地。有时为了工作，她不得不牺牲很多照顾女儿的时间。

那天早晨，保姆临时有事不能来，丈夫比尔更是忙得要命，根本没有机会请假回来照顾维姬。看来，只能自己请假了。但一想到老板那张永远阴沉的脸，克里斯特心里还真有些发毛。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她只好硬着头皮拨通了老板的电话：

“对不起，老板，我是克里斯特。今天我家的保姆没能来上班，我必须留在家照顾女儿，能请一天假吗？拜托了。”克里斯特小心翼翼地对老板说。

“不行！报社里忙得要死，你怎么能在家偷懒呢？今天要是不能来上班的话，你以后也不用来了！”电话听筒里，传出了老板几乎是在咆哮的声音，震得克里斯特耳膜嗡嗡作响。

挂上电话，克里斯特痛苦地抱着头。她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照顾女儿还是保住工作。

不得已，她只能带着维姬上班了。克里斯特把维姬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



带着她出了家门，驾车驶向报社。

报社的停车场正在翻修，甚至连路面还没有铺好，放眼望去，满目狼藉。停车场四周堆满了沙子、钢管等建筑材料，越发衬托出场面的混乱。

“妈妈，那里有好多沙子啊，我想去玩沙子。”维姬说。

“哦，不行，亲爱的，你得跟着我。”克里斯特把车停好，带着维姬进了办公室。

工作总是枯燥乏味的，做时间长了难免让人心烦。维姬的出现，让情况有了一点改观。这个精灵一样的小女孩走来走去，她无邪的言语和银铃般的笑声，使得整个办公室的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她可真招人喜欢，克里斯特一边忙着工作，一边偷眼看着女儿，心里得意万分。无奈工作实在太琐碎了，克里斯特渐渐地忙得晕头转向，等她再定下心来环视四周时才发现，维姬不见了。

“哦，她不会走远的。维姬很乖，她应该就在附近。”克里斯特出于对女儿的信任，自我安慰道。她尽量放松心情，继续埋头忙着手里的的工作。

当克里斯特搬运报纸，为下午的发送做准备的时候，J·B·哈德曼牧师走进了报社。哈德曼牧师是位黑人，他身材魁梧，戴着一副眼镜，神情从容，待人和蔼。他每天总是按时来报社取当天的报纸，风雨无阻。

虽然身为牧师，哈德曼的生计却不是依靠神职来维持。他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在附近的斯奈德镇卖鱼所得。

哈德曼牧师和克里斯特一家很熟。当他见到正在搬运报纸的克里斯特时，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打了个招呼：“早上好！”

“你好，哈德曼牧师！”克里斯特直起腰，擦了一把汗，微笑着对牧师说。

“我看到维姬了，她正在停车场玩耍。那里车来车往，让她一个人待在那里，多危险啊！你应该去看看她，最好让她待在你身边。”哈德曼好心地提醒道。

“哦，是吗？我太忙了，只能过会再去找她。”克里斯特无可奈何地说。

把所有要发送的报纸装到卡车上后，克里斯特终于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时间。“我应该去照看一下维姬，她现在一定是口渴了。”克里斯特用衣袖擦了

擦额头上的汗水，心里惦记着女儿。她四处张望，但是没有看到维姬。

这时，报社老板慢步走过来，颇为不满地对克里斯特说：“你的宝贝女儿正在外面的停车场玩个没完，你应该让她离开那。你不知道她在那里有多么碍事，进出的车都还得躲着她。”

克里斯特听后，顾不得计较老板的恶劣态度，赶紧向停车场小跑过去。

“维姬，维姬！亲爱的，你在哪儿？”克里斯特喊道。

可是，没有回应。克里斯特心里紧张起来，她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很快，克里斯特看到了维姬——她静静地躺在硬邦邦的地上，一动不动。



◎受了伤的小维姬

克里斯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一边向维姬跑去，一边祈祷着上帝保佑，泪水已经不由自主地冲出了眼眶。当她跌跌撞撞地跑到维姬身边时，发现女儿早已经昏迷不醒。

血，从维姬脸上大面积的伤口中不断涌出来。淌到地上的血已经干涸，逐渐变为紫黑色。显然是有人开车撞到了维姬，但四周一个人也没有，肇事者早已经逃离了现场。

人开车撞到了维姬，但四周一个人也没有，肇事者早已经逃离了现场。

泪眼蒙胧的克里斯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想抱起女儿，又怕碰疼她；她想帮女儿堵住伤口，可她根本看不清伤口在哪里……“哦，上



◎小维姬被撞的案发现场





帝！来人啊，快来人啊，快帮帮我……”她歇斯底里地大喊道。

整个报社的人都听到了克里斯特痛彻心扉的哭喊声。同事们纷纷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他们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快叫救护车，送她去医院！”人群中有人大声提醒着。有人赶紧去拨打急救电话，有人安慰着悲伤的克里斯特，剩下的人则围着维姬，做些简单的护理和保暖工作。没有明确伤势之前，谁也不敢随便搬动受了重伤的女孩。

不久，救护车呼啸而至，开进了报社的停车场。鉴于维姬的情况实在太糟，急救医生建议把她送到敖德萨医院。他们说那里的医疗条件要比当地好得多。

维姬被抬进了救护车，克里斯特开车跟在救护车后面。似乎老天还嫌把克里斯特母女捉弄得不够，在去敖德萨医院只需1小时路程的高速路上，救护车居然突然抛锚了！紧跟在后面心急如焚的克里斯特，差点撞上了它。

终于，救护车到了医院，维姬被送进紧急抢救室。

丈夫比尔接到电话后马上赶来，和妻子一起在急救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打击对两人来说，几乎是致命的。维姬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上天这样决定维姬的命运，简直是太残酷了。和丈夫紧紧靠在一起，克里斯特心里怕得要死，害怕维姬就此永远睡去再也醒不过来了。

经过漫长的等待，手术终于做完了。昏迷不醒的维姬直接被推到了重病监护室，接受进一步的观察治疗。医生同意让比尔和克里斯特进去看看自己的女儿。

维姬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依然昏迷不醒。她头上缠着层层白纱布，情况看上去很糟。心脏监视器、呼吸机等各式各样的仪器连接在维姬的身体上，不停地工作着。

刚进去大约2分钟，在克里斯特还没有看够自己的女儿时，维姬就开始大量地吐血，鲜血把白色的床单、被罩染得鲜红，触目惊心。医生和护士立刻忙碌起来，并敦促比尔带着妻子离开。

克里斯特被比尔拉着，依依不舍地向门外走去。就在出门的一刹那，她回头看了一眼维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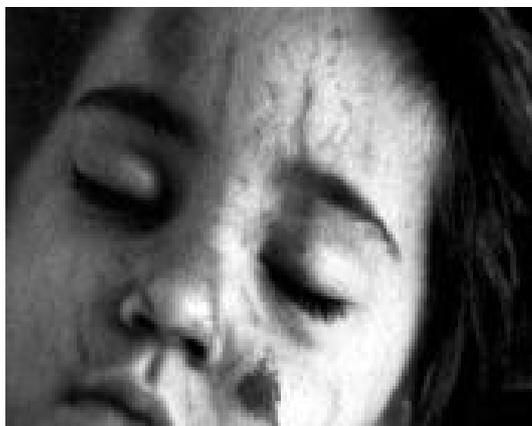
“比尔，瞧，维姬脸上有什么？”克里斯特对丈夫说。她指的是维姬脸上那些不同寻常的印记，看上去像一些花纹，很古怪。“好像是轮胎印？”她不能确定。

“是的，是轮胎印。”比尔肯定道。

经过医生的及时治疗，维姬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情况稍稍稳定下来。在得到允许后，克里斯特终于可以守护在女儿身边了。

看着女儿额头上的那道印记，克里斯特琢磨了半天。最后，她拿出相机，决定在那些痕迹没有消失之前，把它拍了下来。

“或许这就是将来找到肇事者的线索。”克里斯特对自己说。



©受伤小维姬的脸部特写

艰难取证

就在克里斯特在敖德萨医院守护着维姬的时候，警方勘查了案发现场，并仔细询问了报社的每一个人。

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正是上午，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小镇的居民一向与人为善，而且比尔夫妇的人缘很好，不会有人去故意伤害他们的孩子的。这很可能只是个事故，是场意外。

没有多少线索可供警方调查，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犯罪动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警方有些束手无策。

经过几天毫无进展的调查，警方发出通知寻找J·B·哈德曼牧师。因为在发现维姬出事前，有人看见牧师开车匆忙离开了停车场。



哈德曼牧师常常在斯奈德镇开着卡车卖鱼，所以警方很容易就找到并拘捕了他。理由就是他涉嫌在大斯普林的“先驱报”报社开车轧了小女孩维姬，然后逃离现场。

在检查哈德曼牧师所开的卡车时，警察在车里发现了血迹，他们怀疑这是维姬的血——卡车撞到她的时候，车子上肯定会留下痕迹的。

哈德曼牧师被关进了拘留所，接受了警方对他的讯问。

“我没有伤害任何人。那天我的确去了报社，但只是为了去取报纸。在停车场，我看到了那个女孩，并且和她的母亲说过话。我拿了报纸就离开了，走的时候，小姑娘还在停车场玩耍，她当时很健康。我发誓，我没有伤害她。”哈德曼极力辩解，反复说自己是清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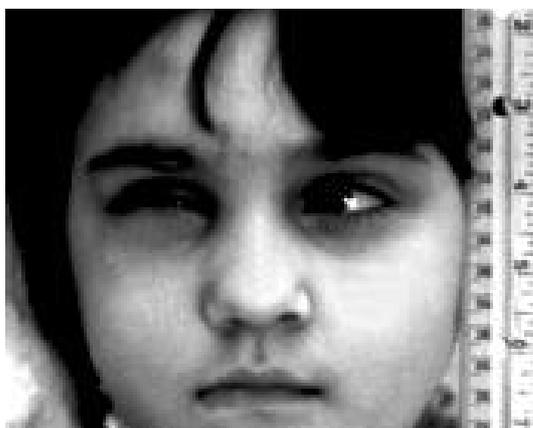
鉴于情况不明，警方关押了哈德曼牧师，并且把在他车上发现的血迹送到法医那里进行化验，希望找到证据。

就在警方调查哈德曼牧师的时候，维姬的情况在逐渐好转。

昏迷了3个星期后，维姬终于苏醒过来，恢复了知觉。但她康复的前景并不能让人乐观。她的头部和一只眼睛受了很重的伤，估计汽车就是从她的头部轧过的。医生说，这可能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大脑，有可能造成某些神经不能恢复正常的功能。

虽然没有了生命危险，但维姬暂时不能走路，不能说话，只能坐在轮椅上由父母推着出去晒晒太阳。因为她根本说不出话来，警方根本不能从她口中得知究竟谁才是肇事者。

时间一天天过去，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维姬出院了。但她可能还需要接受几十次外科手术，才能使生理功能接近正常人水平。



◎维姬受伤以后的照片



◎维姬刚出生时的照片

这次不幸的事故毁坏了她的听力、视觉以及平衡能力，出院后的维姬根本无法站立，她只能坐在轮椅上。克里斯特整天在家照顾她，希望她能早一天恢复健康。连医生都不能确定她是否会完全康复，或许，她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一生了。

在维姬恢复的这段时间里，克里斯特的同事们十分关心维姬的情况，他们经常打电话询问维姬的近况，有些人还不止一次地来家探望。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和关心，在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克里斯特

带着维姬去了报社，虽然遭受了不幸，但克里斯特还是觉得有必要让维姬答谢一下善良的人们。

看到昔日无忧无虑的小公主成了轮椅上的残疾人，报社里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了莫大的同情和愤慨，纷纷诅咒那个可恶的肇事者。就连平时苛刻的老板，都表现出了罕见的仁慈，安慰了小维姬一下，还送给克里斯特一些慰问金。

人群中，克里斯特的同事鲍勃·琼斯也在向她们打招呼。鲍勃·琼斯是报社年轻的司机，负责每天的报纸发送工作。平时循规蹈矩，工作也算勤恳，只是由于年轻，小伙子难免有些毛手毛脚，有时候还有些丢三落四的事情发生。

出乎克里斯特意料的是，当维姬看到琼斯的时候反应非常强烈，她的神情一下子变得激动不已，脸上出现害怕的表情，双脚开始乱踢乱蹬，并用手使劲拉扯着克里斯特的衣服。

“啊——”维姬放声“尖叫”，这是事故发生后她第一次开口发声——因为受伤的缘故，维姬已经很久没有发出声音了——或许，那还不能说是尖叫，她的音量十分小，而且模糊不清，没有人能知道她到底想说什么。



看着维姬如此痛苦的反常表情，克里斯特觉得很奇怪。是什么让维姬这样激动呢？

虽然维姬能够发出声音，但是依然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她还不能说出自己为什么激动，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克里斯特知道警方认为哈德曼的嫌疑最大，但她却不认为是可怜的牧师所为。她了解哈德曼，那是位诚实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如果是他撞伤了维姬，他绝不会不承认的。谎言，意味着对上帝的欺骗，哈德曼不会那么做。

克里斯特决定自己展开调查，一定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虽然很多人劝说她不要着急，等待维姬完全康复后，完全可以自己指证肇事者。但克里斯特不想就这样无所事事地等待，更不想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遥遥无期的恢复上。

可是，该如何展开调查呢？当时没有目击证人，没有谁看见事情发生的经过；现场是停车场，到处都是汽车轮胎印，没法确定哪辆才是撞伤维姬的车。要查明事故的真相，或许关键点就在于留在维姬脸上的那片印记。



©克里斯特自己在出事现场调查



©克里斯特观察自己拍摄的小维姬受伤脸部的特写

克里斯特从医生那里得到证实，那些印记的确是轮胎印。她想，只要将当时在场的所有汽车的轮胎印，一一和留在维姬脸上的印记进行比较，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印迹相符的，一定就是肇事汽车。

可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当时在场的车辆那么多，时隔这么久，

知识链接 >>>

轮胎组成及其各部位功能说明：

1. 胎面部 (TREAD)：是轮胎被使用最多、损耗最大的部位。具有保护胎体的作用，以及提供驱动、牵引、制动、排水防滑、减振、转向等功能。
2. 胎边部 (SIDE WALL)：具有吸收路面冲击力及振动的功能。轮胎尺寸、型号和制造厂名称等内容，均标示在这一部位。
3. 胎体 (CARCASS)：轮胎的主要骨架，是用来承受轮胎的荷重压力、内部的空气压力及横向的剪力的主要部分。
4. 胎唇部 (BEAD)：轮胎外缘与轮圈接触的部位，负责将轮胎固定于轮圈上。其内置高张力的集束钢丝，紧密地扣住轮圈。
5. 内面部 (INNER LINER)：免内胎的轮胎，内部设有一层气密胶，可以防止高压空气的泄漏。即使轮胎上出现小破洞，仍然可以将泄漏降至最低。
6. 环带层 (BELT)：介于胎面与胎体之间并紧紧地扣住胎体。这是辐射层轮胎特有的结构，具有高张力。其作用是补充胎面的强度，缓和路面的冲击力。



怎样才能把这些车的轮胎印都收集起来啊？

克里斯特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她首先根据自己的回忆，把在维姬发生事故之前停在报社停车场上的汽车列了份清单。接下来，就是要收集这些汽车的轮



©克里斯特将黑色鞋油涂抹在车的轮胎上，拓取车轮印

胎印记了。

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克里斯特经常悄悄地出没于停车场。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她找全了当时在场的汽车！每找到一辆，她就在这辆车的每个轮胎上涂上黑色鞋油，然后在轮胎上面铺上白纸，使



劲用手压一下。通过这样简单的方法，克里斯特收集到了一大堆拓片，得到了每辆汽车的所有轮胎印。为了不至于混淆，克里斯特详细地记录了哪个轮胎印取自哪辆汽车。

通过简单的对比，牧师卡车的轮胎印和维姬脸上的印记完全不符。这说明，警方对哈德曼的怀疑是没有依据的。克里斯特不希望冤枉好人，于是，她带着这些轮胎印到了警察局。

她对负责接待的警官说：“我想你们抓错了人。那个黑人是个慈祥友好的老人，他从未干过任何坏事。我认为你们需要把事情搞清楚，然后把真正的肇事者找出来。”之后，她拿出了自己收集到的证据。

当时，警方搜集的证据并不充分，牧师卡车上的血迹经过法医的鉴定后确认并不是人血，而是鱼血。克里斯特的轮胎印，彻底证明了哈德曼与这次事故完全没有关系。在经过大陪审团在法庭上认真的审问后，哈德曼牧师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此后，克里斯特多次到警局去，要求警方深入调查，但都遭到或直接或间接的拒绝。在她最后一次向警方提出请求时，接待她的警官都有些不耐烦了。他说：“对不起，夫人。我们调查过，您和您的先生人缘都很好，平时没有得罪过别人，所以，没有人会故意伤害你们的孩子。再说即使有人对你们夫妇不满，也不会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孩。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民事案件，它只是一场意外，跟犯罪没有关系。当时报社停车场还没有铺柏油，也许是哪个司机撞到您女儿后，还以为颠簸是由路面凹坑造成的呢。我们不能再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进行调查，对不起。况且现在没有一点头绪，根本就无从下手，您让我们怎么办？”

克里斯特郁闷地返回家里，继续精心地照料着维姬，希望她能早日康复。同时，她也在盼望着有人能够帮助她查明真相，但这个愿望在维姬恢复健康的3年里，一直没有变成现实——在大斯普林，没有人能够帮助她继续调查下去。

时间就这样流逝着，维姬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克里斯特心里毫无把握。

真相大白

一次偶然的机，带给克里斯特一丝希望。她通过杂志得知彼得·麦克唐纳对轮胎和轮胎印非常有研究，帮警察破了不少大案。

她决定请麦克唐纳帮助她，于是设法找到了麦克唐纳的电话号码。

拨通电话，克里斯特突然有些害怕，她担心麦克唐纳不肯帮她，“您好，是彼得·麦克唐纳先生吗？”她的声音是犹豫的。

“是的。我是。”

“您好，很冒昧打扰您。我叫克里斯特·里昂，住在西得克萨斯的大斯普林。我在杂志上了解了您的情况。我的女儿受到了伤害，我需要您的帮助。”克里斯特的声音很急切，有些语无伦次。

“哦，不要着急。请您慢慢地告诉我，您女儿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

“是这样的，”电话那端的克里斯特稍做整顿，深深吸了口气，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开始讲述维姬的遭遇。

听完克里斯特的讲述，麦克唐纳心生同情。他说：“我对人体上的轮胎印并不陌生，但是我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帮助您。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过那些印记。”

“没关系，在那些印记从我女儿脸上消失之前，我把它们拍了下来。我可以给您邮寄过去。还有，我把事发当天所有在场的汽车轮胎印记都做了仔细地记录，并且拓印下来了。或许，这些东西能对您有用。”听到麦克唐纳答应帮助自己的话后，克里斯特很是兴奋。

3年多了，终于有人可以帮助自己了。而且，答应帮助自己的人是一位轮胎专家，有了他的帮助，维姬受伤的真相也许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和克里斯特通过电话的几天后，麦克唐纳收到了她寄来的照片和那些汽车的轮胎印。拆开信件后首先进入他眼帘的，是维姬的脸——一张印有汽车轮胎印的小女孩的脸。那可怜的女孩额头上的轮胎印，就像文身一样，记录下了橡胶轮胎对肉体的摧残。麦克唐纳根据照片画了一幅素描，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



找到把女孩害成这样的罪犯。

和维姬照片一起邮寄过来的，还有大量的汽车轮胎拓片。这些都是克里斯特对所有可疑车辆调查的结果。在每个轮胎印上，克里斯特都标明了日期以及它们在车辆上的位置。

有了这些证据，麦克唐纳心中有数了，他认为自己可以帮助这对可怜的母亲。

通过对照克里斯特所做的拓片和维姬脸上的印记，麦克唐纳首先排除了2辆车，一辆是使用大型雪地防滑轮胎的车，另一辆是使用顾客专门定做轮胎的车。因为这2种轮胎表面的凹槽为闪电状，与维姬脸上的印记一点也不一样。

这样一个个地排除下来，最后还剩下3个轮胎印，它们都生产于1978年。这种“古董级”轮胎比较罕见，现在早已不再生产了。它们与维姬脸上的轮胎印很像，但麦克唐纳无法确定其规格是否相匹配。

作为轮胎设计的专家，麦克唐纳明白，通常情况下，同样花纹的轮胎大约会有12种左右不同的型号。因此，要确定轮胎印是否一样，不仅要确认这些轮胎印与维姬脸上的轮胎印是同一制造商生产的，还要确定它们是同一个牌子，甚至是同一个型号才行。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对查明真相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环节出错，那整个推理的链接就不可能周全。

可是光从克里斯特所拍的照片上来看，很难分析出轮胎的具体型号来。这



©麦克唐纳依靠比例尺来比较3张照片上的轮胎印

使得麦克唐纳在继续调查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怎么办呢？

最后，麦克唐纳给克里斯特打电话，让她拍摄一张维姬的带有比例尺的照片。通过比例尺照片，麦克唐纳可以根据维姬脸庞的大小算出轮胎的尺寸，最终确定它的型号。

事故发生已有整整3年的时间了，这3年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儿童的成长非常快，体形变化很大。谁也无法保证轮胎的印记不会随着维姬脸庞的变化而发生变形。

麦克唐纳当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人的头骨在生命的最初3年里生长的最快，不过小孩在4至7岁之间时，眼穴和嘴巴之间的距离通常是不变的。维姬出事的时候，正好是4岁。这就使麦克唐纳完全有把握依靠这个不变的长度，利用比例尺来

知识链接 >>>

“塞普斯”和“领带夹”

所谓“塞普斯”，就是一种在轮胎中插入的细小切片，主要的作用是增加阻力。通常，为了使轮胎更耐用，有时这块金属片会有一个小缺口，这个小缺口使轮胎表面产生一个凸起区，习惯上称之为“领带夹”。轮胎磨损后，会露出“领带夹”，这时轮胎的花纹就被改变了。

“塞普斯”和“领带夹”能帮助警方了解轮胎的磨损程度，是法医科学家们重要的破案工具。

比较3张照片上的轮胎印，从而确定轮胎的型号。

此外，麦克唐纳还在照片中维姬的脸上看到了轮胎的“塞普斯”。

印在在维姬脸部皮肤、尤其是前额上的“塞普斯”，处于中断状态。一般来说，“塞普斯”的中断都是由于“领带夹”的破损而导致的。通过计算“塞普斯”中断的距离，麦克唐纳确定这个轮胎大约磨损了0.13厘米。

又有2个轮胎印被排除了，因为它们几乎是全新的，没有多少磨损。而最后一个轮胎的磨损程度与型号，都与照片上的轮胎相符。对比克里斯特寄来的





资料，麦克唐纳对号入座，最终找出了肇事者。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拨通了克里斯特家的电话：“我知道谁是肇事者了。”

“是谁？”克里斯特紧张得要命，迫切想知道困扰她好几年的问题的答案。

“鲍勃·琼斯，鲍勃·琼斯。我对照了汽车和驾驶员，是他，就是他，鲍勃·琼斯！是他所开的汽车的右前轮撞了维姬。”麦克唐纳重复道。

“鲍勃·琼斯！”这时，克里斯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维姬看到鲍勃·琼斯时会那样的激动。

终于找到伤害小维姬的人了！



©长大成人以后的维姬

没有审判的结局

1985年，克里斯特·里昂把大斯普林“先驱报”起诉到了法庭。

克里斯特声称，“先驱报”的雇员鲍勃·琼斯在将卡车倒出停车场时，没有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以至于卡车撞到了自己的女儿维姬，造成了维姬一生的悲剧。她要求“先驱报”承担伤害自己女儿的赔偿责任。

旷日持久的追查过程，引起了大众的兴趣。在大斯普林这样的小镇里，因为日子的平淡，几乎没有什么新闻可以挖掘，现在有了这样好的一个题目，媒体怎么会轻易放弃呢？在得知了克里斯特的诉讼请求后，许多记者纷纷前来采



访她和维姬。

一个手持长长的麦克风的记者挤到了前面，大声问道：“请问，您为什么要起诉自己的东家呢？”

“我要为维姬讨回一个公道。对我女儿来说，这一不幸事件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残疾，而且还有终身难以治愈的神经创伤。她再也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她可能会永远无法避免别人看她时的奇怪眼光。”克里斯特说到这里，脸上布满了悲伤。

“那么，维姬，你碰到过别人用不寻常的态度对待你吗？”记者把话筒转向了维姬。

“是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维姬语句迟缓地回答了提问，扭头不语。

在她的生活里，充满了心酸。常常有人直接跑到她面前，蔑视着问她是不是有智力障碍之类的疾病，或者问她有没有得过中风。虽然维姬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她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并不介意人们这样问自己。小女孩的心里充满了对健康生活的渴望，宁愿别人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愿个别人坐在一边别有用心地盯着自己看。

虽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治疗，但那次事故对维姬的伤害太严重了，直到现在，已经是少年的维姬依然存在语言障碍，她只能很缓慢地说话。

还有记者对克里斯特提出民事赔偿的事情提出了质疑，他们问她打这场官司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钱。

“不全是，当然不全是为了钱。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知道事情的真相。我起诉“先驱报”不仅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还因为他们需要为维姬的终身残疾负责。但是，我希望让维姬接受进一步的医学治疗，让她在自己漫长的一生里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这都涉及到金钱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生活。”克里斯特坦然地回答。

“对不起，维姬小姐，我知道让一个人回忆过去的幸是件很残忍的事，但我们有义务告知大众事情的真相。所以，你能告诉我们事故发生的一些细节吗？”

维姬咬咬牙，沉默了一会，终于开始讲述当时的情况。

“我记得，当时我妈妈不在，她很忙。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玩耍，然后，妈妈的老板让我到报社的停车场去玩。那里正在翻修停车场，我也很想到那里的沙堆上去玩。于是我就拿着一些玩具，走到了卡车后面的小沙堆边，玩起了沙子。



◎表情沉重的维姬接受采访

“当我玩得很开心的时候，突然听到卡车发出了声响。接着，它开始动了起来。我看到司机好像在看车上的后视镜，觉得他好可怕。在我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前，一切就已经发生了。那时候我只有4岁，怎么会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所能够说的就是：这一切已经发生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虽然我非常不喜欢他所造成的这一后果，但我还是愿意原谅他，因为我不是那个最后做审判的人。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将会陪伴他的一生！”

当维姬缓慢而又极具感染力的话语通过电视、广播传遍了整个小镇时，居民们被震撼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报社停车场里，曾经上演过这样的惨剧。维姬的遭遇，得到了大家的同情。

关于维姬事故的报道越来越多，“先驱报”的头头脑脑们再也按捺不住了。报社的老板亲自出面，找到了克里斯特。他提出了解决方案，准备消除事件的不良影响——他们答应，只要克里斯特撤回起诉，他们愿意支付给维姬75万美金。

克里斯特同意了，但她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可以同意你们的方案，但有个附加条件。我希望和维姬一起，能够在审判室里与鲍勃·琼斯单独会面15分钟。”

老板喜形于色，一口答应。

在见到鲍勃·琼斯之前，克里斯特母女对各种情况都做了准备，甚至想



好了如何斥责他。但当她们走进审判室时，看见蓬头垢面的琼斯早已经坐在那里了。他一脸忏悔和懊恼的表情，一下子让克里斯特母女的怒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也是个可怜人，伤害维姬并非他的本意。克里斯特冷静地想了一下，知道过多的话语已经于事无补。维姬一直盯着琼斯的眼睛，嘴唇嚅动，却没有说出话来。琼斯偶尔抬头看一眼怒视自己的维姬，马上又心虚地低下了头……3个人一直沉默着，没有人说话，场面针落可闻。

这是鲍勃·琼斯一生中最漫长的15分钟，就在会面即将结束的时候，维姬一字一顿地对着琼斯用力说了一句话，那是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

“你毁了我的一生。”

琼斯听到这句话后，额头马上就浸出了汗水，脸色变得愈发苍白。但是，他还是深深地点了点头……

诉讼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结束了。

克里斯特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要把好消息告诉给恩人麦克唐纳。麦克唐纳为自己能为小维姬出点力甚感欣慰。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克里斯特让维姬接受了最好的医学治疗。维姬重新学会了说话和走路，基本上和普通人一样能够生活自理。

尽管维姬在努力忘记那场早年的事故，但事故所造成的后遗症却始终影响着她的生活。虽然很喜欢室外活动，但她却一直很少到外面去。这主要是因为，维姬非常不喜欢在外面的时候人们给她造成的那种感觉。

小学，初中，高中，维姬一步步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现在正在准备上大学。她有自己独特的社交圈子，有很多真心友好的朋友。不过，她宁愿和小动物打交道，也不想和陌生人交往，因为她觉得人类太可怕了。

克里斯特与比尔婚姻破裂，夫妻俩分道扬镳。离婚后，克里斯特考取了丹佛大学的法医专业。从自己女儿的经历中，克里斯特明白了法医的重要性。她希望将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别人克服困难。

麦克唐纳一直对克里斯特的能力抱着欣赏的态度。在他眼里，她富有远



见，聪颖睿智。尤其是克里斯特将所有可疑车辆的轮胎印拓印下来的举动，让老人吃惊不已。要知道，在一些凶杀大案中，连经过正规训练的警察都不能想到通过这个方法收集证据。

在克里斯特毕业后，麦克唐纳准备和她联手，为更多的受伤害儿童伸张正义。但是，他也知道很多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般容易。人活七十古来稀，自己还能奋斗几年犹未可知。可是在全美国，还有多少像维姬这样受到伤害的儿童正在经历着痛苦的煎熬呢？

不单是麦克唐纳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估计任何人都无法说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
寻找凶器



1. 胶带行凶

66

平地惊雷

密苏里州的诺埃尔镇位于三州的交界地带，人烟稀少，大概只有1000多户人家。“诺埃尔”在英语里是圣诞的意思，诺埃尔城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被人们看成了一座圣洁的小镇，这里治安良好，很少有犯罪事件。不过，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当地居民绝对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天就在自己身边发生了一件大事……

2000年10月的一个清晨，小城像往常一样又开始忙碌起来。上班族开始匆匆地赶往工作地点。生活就是这样，平静而又规律，每个人都在日复一日地为生活而奔忙。25岁的克拉克是一家银行的普通职员，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那天是他女朋友的生日，他一边开车一边想着晚上该怎么给女朋友一个惊喜。女朋友对他不错，温柔体贴，知冷知热，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拥有如此的女友实在已经够幸运了。他一边想，一边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转眼，车子就到了银行门口。他把汽车停到了银行前面，然后整了整衣服，向门口走去。

奇怪的是，克拉克刚拉动扳手，大门就突然开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作为银行职员，他很清楚银行的安全保障工作非常严格，任何人在进入银行前门之后都要非常谨慎地把门关闭，但是今天谁会这么粗心大意呢？克拉克一边在心里犯着嘀咕，一边三步并作两步立即走进了房间，眼前的情景让他的头“嗡”地一声炸开了：金库的大门居然也是敞开的，地上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原来放置摄像头的地方早已变成了一个空壳子。“天哪，出事了！”克拉

克猛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匆忙退出了房间，相继给银行负责人和警方拨打了电话。

诺埃尔镇警察局距离银行只有2个街区。在接到报警电话后，调查人员迅速赶到了出事的银行。与此同时，银行的官员也都赶到了现场，但是所有人左等右等却始终没有见到银行行长丹·硕特的人影。经过现场清点，银行官员发现共有71000多美元的纸币不翼而飞，另外还有许多已经打好包裹的硬币也下落不明，价值大概有4 000多美元。但是，银行金库内还



◎劫匪射击银行监控摄像头留下的2枚弹壳

有一个隐秘隔间，里面存放的另外10万美金却是完好无损。通过对现场进行检查，调查人员发现劫匪开枪毁掉了银行的监控摄像头，银行的地板上也留有2枚口径为11.43毫米的弹壳。除此之外，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指纹更是一个都没留下。



◎诺埃尔镇银行内敞开的金库门

随后赶来的警察局抢劫案负责人比尔·库克又查看了一遍现场：银行的前门和金库门都没有毁损的迹象，这说明劫匪手中有银行的钥匙。

“我问你，银行里谁有银行前门和金库门的钥匙呢？”比尔转了一圈后，对愣在一边，显然还未回过神的克拉克问道。

“噢，噢，我和另一位同事都有前门的钥匙，还有一把在行长那里。”听到比尔的问话后，克拉克才恍然回过神来。

“他们2个来了吗？”比尔摘掉了头上的帽子，露出了有些秃顶的脑袋。



“刚才那位警官已经问过了，行长一直没来，我打他电话也没人接。”克拉克不停地搓着手，他实在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种事，而行长却又始终联系不上。“金库门的钥匙在谁手里？”“只有行长有。”“噢，是这样！”比尔的语气稍微顿了一下，看来这件事肯定和银行行长丹·硕特有关系，毕竟能够同时打开前门和金库门的只有他一人，而自从报案之后，他又一直没有现身。会不会是银行行长监守自盗呢？从目前的线索来看，这种可能并不能排除。但是，有一点儿却也无法解释，那就是金库隔间内的10万美元依然存在。不管怎样，丹·硕特无疑是这一案件的一个关键人物，而他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为了找到相关的线索，比尔又仔细询问了有关丹·硕特的情况。现年51岁的丹·硕特是个极受尊敬的人，担任行长职务已经有1年多时间了，工作中始终没有出现任何纰漏，对待下属也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和任何人红过脸。不过，他最近遇到了一些私人问题。就在1年半之前，丹·硕特的妻子突然坚



©失踪的银行行长丹·硕特



©银价格间保存完好的现金

持要和他离婚，而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近1年来，他的情绪波动很明显，经常心神不定，发牢骚抱怨更是司空见惯。由于情绪起伏不定，他开始变得动不动就发火，银行的职员发现这一点后都很知趣地不去招惹他，做事也很小心，生怕无意中成了他的炮灰。无法宣泄怒火的丹最近又迷上了



◎丹·硕特匆忙离家的重要线索

喝酒，而且每次必定会喝到醉醺醺才回家。

根据这些情况，比尔认为有必要到丹·硕特的家里察看一下情况。令人奇怪的是，丹的敞篷载货卡车不在家里，房门也是虚掩的。比尔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房间。在屋里，废纸篓被掀翻在了地上，梳妆台的抽屉大开着，更重要的是，丹的眼镜还留在桌子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仓促地离开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丹来说，眼镜俨然就是他的眼睛，是什么情况会让他居然把眼镜都忘戴了呢？比尔隐隐地意识到情况并不简单，他怀疑丹很可能并不是一个自愿的参与者，也只有这种理由才能够解释清楚隔间内的10万美金为什么会完好无损。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丹。为此，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行动，他们搜查了森林和建筑物以及附近的每条小溪，每道峡谷。搜寻行动果然不负众望，几小时后，警方在城外3.2千米处发现了丹·硕特的卡车，周围还散落着许多硬币。但是，丹本人下落不明，他现在的处境究竟怎样呢？他会不会已经遭遇毒手了呢？



◎从丹·硕特的卡车上发现的散落的硬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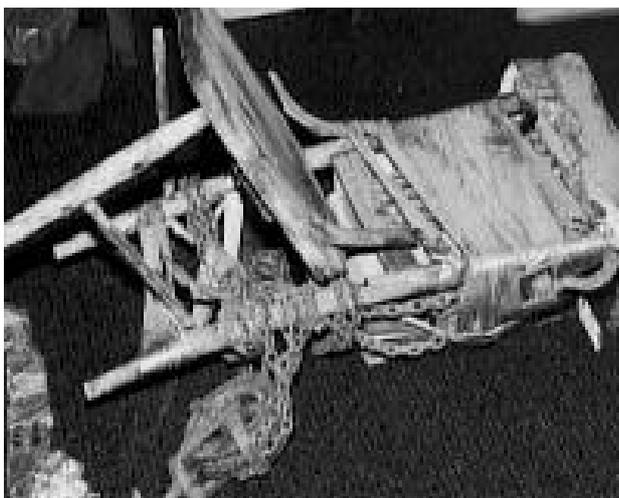


湖中浮尸

诺埃尔只是一个很小的镇子。没过多久，银行遭到抢劫的消息就传开了。当地人都非常震惊。咖啡厅里，街道两旁，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毕竟小镇上还是头一次发生这样的大事。

就在劫案发生5天之后，警方突然收到了一个渔民的电话。报警者声称在城外30多米的一个湖里看到了一具浮尸。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失踪的丹呢？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比尔显得非常兴奋，他来不及叫上同事就直接开车赶到了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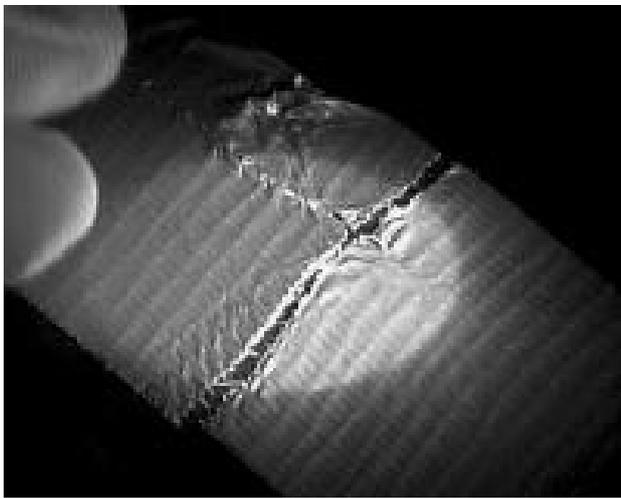
比尔的猜测完全正确，死者正是丹·硕特。有人用胶带把他捆在了一把椅子上，上面还有一大块煤渣砖和一个链动滑轮。很显然，凶手是为了增加尸体的重量，避免尸体上浮，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尸体充气肿胀所产生的浮力最终还是让尸体漂了上来。



◎丹·硕特被沉尸灭迹的物品

随后赶到的刑侦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并仔细收集了现场的物证。在同事们忙碌的时候，比尔仔细询问了附近的几户居民，但是他们都表示这几天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面对这个结果，比尔的心情非常沉重，案件的关键人物已经死亡，而这起谋杀又没有任何目击证人，那么破案的唯一途径就是从仅有的物证中寻找突破口了。

在死亡现场，最显眼的就是用来将丹捆绑在椅子上的胶带。比尔派人将所有的胶带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检验人员罗伯特·韦伯手里。罗伯特长得胖墩墩的，一双小眼眯缝着，再加上他特别爱笑，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弥勒佛”。



◎检测人员将发现的胶带连接起来

不过，别看他眼小，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调查局的人都笑说“任何人都能少，唯独不能缺了他”。罗伯特小心翼翼地烘干了每片胶带，将它们仔细分离开来。对他来说，首先要做的是要确定所有这些胶带是否来自同一卷胶带。为此，他利用红外分光光度

计，仔细研究了胶带粘胶、纤维和塑料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表明，所有胶带都属于同一个品牌。

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步骤非常专业化，他要通过末端匹配分析法将总长度超过55米的胶带碎片连接在一起。这项工作看起来容易，但要做起来难度却相当大，不仅繁琐，而且稍有差错，一切都将前功尽弃。要知道，所有胶带碎片都是从同一卷胶带上撕下来的。它们长短不一，最短的有16厘米，长的有1米左右，更长的也有。而罗伯特要做的就是重新还原所有这些胶带的原始顺序。工作在一点一点地进行，罗伯特有条不紊地寻找着从胶带卷上撕下的第一片胶带，第一片胶带粘在死者的左手腕上；随后是第2片胶带，它来自右手腕，第3片胶带则贴在嘴上，随后窃贼又撕下了更长的胶带，缠在了死者的胸部，前臂和大腿周围。但是，罗伯特很快意识到有一片胶带不见了。

丹被人谋杀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市民给警方打来电话，提供线索。有人报告说看到有一辆棕色的卡车在案发当晚停在湖边的桥上；还有人报告说曾经听到乔和夏依两兄弟在一起谈论钱的事情。与此同时，警方也了解到两名重罪犯比利·汉金斯和莱瑞·汉金斯当时也住在诺埃尔。面对纷至沓来的线索，比尔忙得焦头烂额。对他来说，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回报：对于乔和夏依两兄弟，比尔做了仔细询问，但是两人都有不在



寻

找

凶

器

场的证明。另外，他们虽然承认自己有口径为11.43毫米的手枪，但是检验结果表明，他们的枪支和行凶现场使用的枪支并不吻合。至于两名重犯比利·汉金斯和莱瑞·汉金斯，他们虽然过去多次抢劫银行，但是从来没有绑架过任何人，只是抢走钱，把钱带走。另外，他们



◎两名重罪犯比利·汉金斯和莱瑞·汉金斯

的妈妈也证实他们不在现场。既然所有人的嫌疑都可以排除了，那么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到底谁才是抢劫银行，并且杀害丹的凶手呢？

遗失的物证

丹被人杀害的消息传开后，诺埃尔镇的居民都很震惊。许多人向警方打去电话，但是没有一条信息是有用的。现在，调查人员必须想办法得到需要的法医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对凶手的追踪将被迫搁浅。

在发现丹尸体的第3天，警察局突然来了一个中年男人，手里还拿着一个袋子。他一进门就声称关于丹被杀一案有重要线索要提供。正在房间里查阅资料的比尔闻声走出了办公室。

“你好，我是比尔，是丹这个案件的主要负责人。”比尔非常热情地伸出手，并向对方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你好，比尔警官，我是劳狄·弗尔曼。我找到了这个东西，我想应该会对你们有用，所以就马上给你送来了。”来人一听说比尔是负责人，慌忙把手里的东西举出来，难道这东西真的这么重要吗？比尔忍不住盯住了眼前的东西。



©渔民从湖边发现的一段胶带

“胶带，你从哪儿找到的？”一眼看到袋子中的胶带，比尔忍不住喜上眉梢。他知道罗伯特现在正发愁的就是少了一截胶带，而这很可能关系着整个案件的侦破。

“前天，你们在案发现场调查，我儿子正好路过，回去跟我说起这件事。后来，新闻里广播说你们在办案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根胶带。我这人平时就喜欢警察的工作，一方面也是出于好奇，于是我和儿子这两天一直在湖边转悠，结果就发现了这个胶带。我猜它很可能有用，所以没敢用手碰，我用树枝把它挑到袋子里，就马上给你们送来了。”劳狄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发现这根胶带的过程。在看到比尔满脸的笑容后，他知道自己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心里一高兴，忍不住话就多了几句。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比尔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紧紧地抓着劳狄的手，同时转过头对身边的手下说：“快，把这个给罗伯特送去，看看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片胶带。”手下听到命令后，一路小跑地跑向罗伯特的实验室。

在接到送来的胶带后，罗伯特如获至宝。借助于末端匹配法，所有胶带碎片终于完整地连在了一起。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就在这片满是油污的脏兮兮的胶带上居然保留有2枚非常清晰的指纹。看到这个结果，罗伯特忍不住松了一口气，因为要想提取指纹，追查凶手，前提就是要证明这个胶带碎片和警方从死者身上找到的其他碎片来自同一卷胶带，否则胶带上的指纹将没有任何意义。

对比尔来说，他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等待最后的指纹鉴定结果。许多案件的调查其实就相当于刑侦技术的一场接力赛，而接下来就要看指纹识别



寻

找

凶

器

专家拉塞尔·戴维了。遗憾的是，拉塞尔的结果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确定的答案。经过指纹比对，拉塞尔发现胶带上的指纹与联邦调查局指纹库的指纹存档并不匹配。调查再次陷入了停滞。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有人举报说18岁的夏依和他23岁的哥哥乔最近花了很多钱，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工作。2个无业游民为什么会突然暴富呢？警方忍不住对他们产生了怀疑，但是在先前的调查中，他们都提供了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难道是中间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比尔决定再次对两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抢劫案和凶杀案发生之后的几个月当中，两兄弟仅仅在附近地区就消费了45 000美元。另外，在一次比尔拜访乔时，发现他的家里有好几个链动滑轮，而这和捆在死者丹尸体上的那种滑轮非常相似。还有另一个巧合，两兄弟的妈妈刚好有一辆棕色卡车，这和一个证人于案发当晚在湖边大桥上看到的那辆车非常相似。接着又有人作证说，案发几天前，两兄弟在把子弹上膛前都曾对枪支进行过仔细的擦拭。这是个重要的证据。所有这些线索使比尔更加确定乔和夏依兄弟的确非常可疑。但是，他们究竟是不是抢劫银行，杀害丹的凶手呢？要证明这一点，比尔等人必须找到有力的证据。



◎留有指纹的胶带

法网恢恢

根据知情者提供的信息，调查人员发现夏依兄弟在短短数月之内就花费了大量现金，而两人本身并没有稳定的工作。同时，调查人员比尔在乔的家里发现了酷似捆绑受害者的链动滑轮。面对这些线索，比尔决定扩大范围，对夏依兄弟进行重点调查，而现在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比对指纹。为此，比尔决定亲自出马。

当比尔赶到乔的家里时，他正在收拾东西，似乎要出去度假。一看到比尔来访，乔显得很紧张，慌里慌张地将东西都放到了一边。对于乔的这一丝慌乱，比尔全看在眼里，不过他依旧不动声色，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对于丹被杀案，相信你应该有所耳闻吧！有人对你们进行了举报，虽然你们有不在场证明，不过这也是例行公事，过场还是要走的，怎么着也得给上面一个交代吧！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指纹，希望你配合我们工作。”比尔的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根本没有给乔反驳的机会。

“当然，当然，我都理解，肯定协助警方工作，我们也希望能早点儿抓住杀害丹的凶手。”乔笑着应合比尔的话，但是比尔看得出他的笑容明显有一丝勉强的痕迹。

不管怎样，首战总算告捷，乔最终同意提供指纹，但是他的弟弟夏依却不太合作。比尔跟他反反复复说了很多遍，刚开始夏依还以种种借口拒绝，后来干脆瞪着两只眼睛望着天花板，对比尔不闻不问，不予理睬。没办法，比尔只好决定另想办法来获取夏依的指纹。

与此同时，乔的指纹对比结果已经出来了。它和从胶带碎片上发现的指纹非常接近，但并不匹配。那么，他弟弟夏依的指纹是不是和胶带上的一致呢？

抱着这个疑问，比尔求助于联邦调查局，由此获得了法院的指令，要求夏依必须配合提供指纹。在收集指纹时，夏依表现得非常气愤，甚至试图故意割伤手指。在比尔看来，这更像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表演，然而纸是根本包不住火的。





最后，刑侦人员检查发现，夏依的指纹样本和胶带上残留的大量纹路特征完全吻合，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些指纹是夏依的食指和中指留下的。

现在，证据已经确凿：夏依的指纹遗留在了一片胶带上，而这片胶带已经被证明和用来捆绑死者的胶带碎片有关，它们都是从同一卷胶带上撕下来的。这就足以说明嫌疑犯肯定在现场出现过。

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乔和夏依最终交代了他们的犯罪经过：兄弟两人一直无所事事，也没有稳定收入。有一天，乔的一句玩笑话让夏依想到了一个发财的捷径，那就是抢劫银行。在随后的一周之内，他们一直跟踪丹。后来，他们发现丹·硕特在家中宴请客人，两人自认为找到了机会。等客人全部离开后，他们随即绑架了丹，并胁迫他打开了银行的前门和金库门，但是丹并没有告诉他们放有10万美金的那个秘密隔间。



◎嫌疑犯绑架了丹·硕特

他们从银行里出来之后，为了永绝后患，两人决定将丹杀人灭口。于是，他们遗弃了丹的卡车，并将他固定在了事先准备好的一把捆有煤渣砖和链动滑轮的椅子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总共使用了长达55米的胶带，但是夏依不小心在一片胶带上留下了指纹，这片胶带原本是用来把丹的脚踝固定在椅子上的。

最后，他们来到湖边，将丹·硕特活生生地从桥上扔到了湖里。就在丹接触到水面的时候，这个载满重物的椅子上的一个轴松动了，绑在丹脚踝上的胶带随之落进了湖里，并被湖水冲到了湖的对岸。5天之后，一个过路的市民发现了它。

现在，案件已经真相大白，乔和夏依兄弟因为抢劫银行和杀害丹·硕特而接受了审判。最终，他们都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到这里，整个故事即将画上一个句号了。对于夏依兄弟来说，也许使用胶带是他们最后悔的一个错误。正是这些看似不值一提的胶带向我们讲述了犯罪现场发生的所有细节，并最终将两名逍遥法外的凶手推向了正义的审判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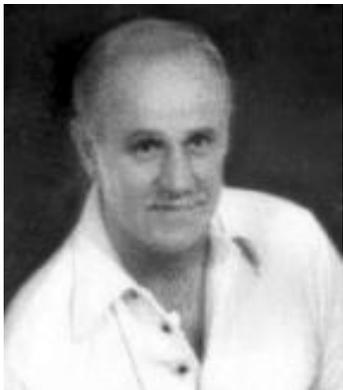
2. 有毒金属

人们常说：“有什么千万别有病，没什么千万别没钱”，话虽有些糙，但细细一品，这话却说得十分在理。但是，有些人却偏偏倒霉，不仅得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就连医生都无可奈何的怪病，还稀里糊涂地险些把自己辛辛苦苦地打下的事业江山都拱手让人……

突如其来的怪病



©受害者菲尔·鲁斯



©菲尔的合作伙伴史蒂夫

菲尔·鲁斯是田纳西州巴特利特市一家老式汽车修理厂的创办者。说起来，菲尔也算是白手起家，从最初一个对汽车修理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逐渐发展创办了自己的修理厂。工厂就设在他家隔壁的车库，名字叫做“顶级品质”。修理厂从建成之后，生意就开始蒸蒸日上，这让忠厚老实了将近一辈子的菲尔心里乐开了花。不过，话说回来，生意是火了，但紧接着就面临一个发展的问題。

为了筹集资金，菲尔求助于他最好的朋友奇摩·库艾罗和邻居史蒂夫·怀特。巧的是，史蒂夫正好也在寻找投资项目。所以，当菲尔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3个人一拍即合，于是3个人决定共同出资扩建修理厂，并按照各自的投资金额享





有股份，而菲尔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大老板。

转眼2个月过去了，修理厂的生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一切当然离不开菲尔的经验和技能。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菲尔突然病倒了，而且似乎病得不轻。他的症状很奇怪：浑身无力，胃里难受，吃什么都消化不了，胸口也疼得厉害，手脚发麻，甚至开始失去知觉。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菲尔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身体一直都没什么毛病，这次怎么会病得这么重呢？无奈之下，菲尔决定到医院去接受检查。

在医院里，他先后做了超声波检查、CT扫描，还有其他各种检查，结果都是一切正常。既然检查一切正常，那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什么会一天不如一天呢？菲尔忍不住向正在看扫描结果的医生问道：“医生，我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什么病都没有呢？我知道肯定有问题，



©受害者菲尔和他的“顶级品质”公司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身体实在疼得受不了，胃里烧得难受，没办法，我只好脱掉衣服，躺到了厨房铺地的油毡上。我的身体我知道，肯定是有问题！”菲尔一脸痛苦地看着眼前的医生，希望对方能够给自己一个确定的答复。

“你的身体确实没问题，这些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就说明各方面都不存在患病的可能！”医生说得非常肯定。在他看来，患者夸大病情的例子并不少

见，所以他早已见怪不怪了。

“对了，医生，在修理厂的时候，我有时会接触到一些化学制品和溶剂，你说会不会是由于这个引起的？”菲尔皱着眉头想了好长时间，似乎总算找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应该不大，你们厂里应该还有其他人，他们都没有事，对吧？”医生表现得很耐心，但回答却是不容置疑。“这倒是，他们确实都没事……”菲尔的话音最后变得越来越低，他也觉得这种可能很小，毕竟奇摩和史蒂夫每天都和他一起工作，他们却一直没事。

“好了，你不要考虑太多，这可能只是你自己的感觉，再观察2天，看看有没有起色，如果不行，你再来检查。”说完，医生表示要接待新的病人，菲尔虽然有满心的疑惑，但他很清楚在医院是无法找到答案了。

菲尔怏怏不乐地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约瑟芬一脸担心地看着他。作为妻子，她很清楚菲尔最近的身体确实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检查结果表示各方面都没有问题，这的确让人猜不透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她只能尽量宽慰菲尔，让他想开一些。

但是，情况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菲尔的身体状况开始急剧恶化。短短一周内，他的体重减少了14千克，连行走都已经变得困难，认知能力也受到了影响，甚至连自己的家门都辨认不清了。所有这些变化让菲尔忍不住怀疑有人想置他于死地，但是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对自己下手呢？难道是家里人？不可能啊？2个孩子都在外地上班，1年都难得回家一次；至于老婆，对他嘘寒问暖，知冷知热，从他是一个穷光蛋就和他一起努力直到现在，他相信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让他们形同一人。

“不可能，不可能，看来我真是脑袋出问题了，居然连跟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婆都怀疑……”菲尔忍不住烦闷地晃着自己的脑袋，同时也为自己有这种想法暗暗地自责不已。“那还有谁呢？经常和我在一起的除了家里人就只有奇摩和史蒂夫了，难道会是他们？”菲尔突然想到了自己的2个工作搭档。但是，他要怎么来证明自己的猜测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也无法让别人相信这一切。

经过连续几天的考虑之后，菲尔最终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

这天早上，菲尔跟妻子说自己想一个人出去走走，换换空气。在走出家门之后，他便坐车来到了警察总署。接待他的是调查服务部的大卫，大卫刚刚到警局不久，是一名新警察。



◎病入膏肓的菲尔



寻

找

凶

器

菲尔刚刚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警官，我想跟你们提一个要求，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有点儿特殊，不过你们一定要帮帮我。”菲尔的心情非常复杂，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警方。

“先生，别着急，你有什么情况可以说出来，我们肯定会帮你的。”大卫边说边为满脸病容的菲尔倒了一杯水。

“我希望在我死后，你们能够对我进行尸体解剖，查明死因，我怀疑有人在对我下毒。”菲尔一口气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但是他也看到大卫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许多。

“你有什么发现吗？你身体有中毒的症状吗？你去医院检查了吗？结果怎么样？”老实说，菲尔的说法让大卫感觉非常惊讶，他一连串问了许多问题。对他来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没有，医院检查一直没有查出问题，但是我的身体我知道。这段时间，我确实非常难受……”菲尔也知道一旦自己说出这些话，对方肯定会以为他是神经过敏。果然，他的话音刚落，旁边一个人就用手指着大脑，悄悄地说他可能是脑子有问题，而大卫也一副看见怪物的表情看着他。

这些让菲尔彻底绝望了，他甚至怀疑已经没有人能挽救他的生命了。



©菲尔向警方人员提出特殊要求

再传噩耗

在菲尔患病期间，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行，史蒂夫接管了工厂的日常事务。虽然所有担子都压到了他身上，但是他经常会抽出时间来看望菲尔，一边聊聊工厂的情况，一边劝菲尔不要担心工厂，要在家好好养病。但是，此

时的菲尔早已是草木皆兵，他甚至怀疑史蒂夫这样做是别有用心，但是每次他和妻子谈到这件事，妻子都说他想得太多，这样迟早会得罪朋友。没办法，菲尔只能按捺住心中的疑惑，继续在家养病。说也奇怪，他的病时好时坏，就像孩子的脸，让菲尔痛苦不已。



◎史蒂夫掌管公司运营

一天下午，菲尔刚刚从医院检查出来，突然碰到了公司的一位供货商贝利。

“嗨，真是巧啊！听说您病了，一直也没功夫去看你，怎么样？”毕竟是多年的老伙计了，贝利对菲尔的病情非常关注。

“就这样，时好时坏，混日子呗！你们现在干得怎么样啊？”

“哎……我，我有句话得说，你们最近欠的钱也该给点儿了，我们那儿都快支撑不住了！”贝利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句话。

“不对吧，你们公司的钱不是早就给打过去了吗？前两天史蒂夫给我看的财物报表上有这项支出啊！”菲尔彻底被搞糊涂了，他仔细回想着当时的情景。虽说他的头脑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但这事他自己记得很清楚。

“没有，确实没有。要不你再问问史蒂夫？”看着菲尔一脸的肯定，贝利觉得这中间肯定出了纰漏。

当他急匆匆赶到公司时，史蒂夫正好不在。没办法，所有的财物报表都在史蒂夫手里，他现在根本没办法看到。菲尔突然想到了史蒂夫前些天交给他的10张公司支票。当他拿着这10张支票来到银行时，工作人员却告诉他无法支付，理由是资金不足。这一消息对菲尔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要知道，公司的生意一直很火，每月的收入也都相当可观，现在怎么会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呢？

“会不会弄错了，你再帮我查查？”菲尔满脸焦急地看着眼前的银行职员，似乎在等待对方告诉他是弄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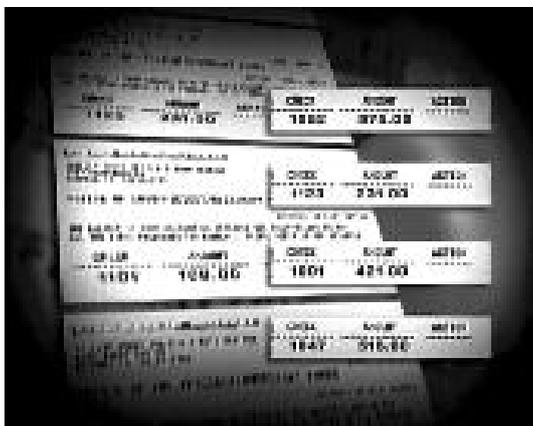


寻

找

凶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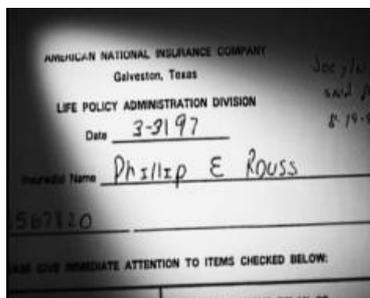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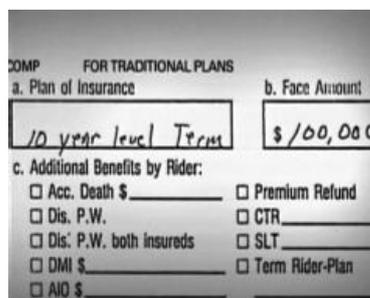
©史蒂夫开具的银行支票

“不会错，你看这都是你签字的支票复印件。”菲尔发现这些支票不是用来支付史蒂夫的私人手机费，就是给酒业公司和商店开的买酒支票，其中甚至还有一张支票是用来支付他个人的军人保险的。看到这些，菲尔心里已经怒不可遏，他根本没想到史蒂夫会利用公司的钱来满足自己的花销。

随后，菲尔还注意到，史蒂夫开了一张支票给一家名为“美国国民”的公司，支付给对方的是127美元。菲尔心存疑虑，决定打电话查询，而得到的结果更是让人大吃一惊，对方说那是一份人寿保险费用。当菲尔问他具体的保险内容时，对方说这是一份1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受益人和保单所有者是史蒂夫·怀特。令人意外的是，这份人寿保险并不是为史蒂夫·怀特入保，而是为菲尔·鲁斯入保。

“奇怪，我从来没入过这个保险啊？”眼前接二连三的怪事让身心俱疲的菲尔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他决定要找到史蒂夫问个明白。当菲尔火急火燎地拿着这些复印件来到史蒂夫的家时，史蒂夫的妻子却像个母夜叉似的首先挡住了菲尔，并声称自己丈夫做得没错，因为菲尔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不至于打水漂。

“好，你们好，原来趁我生病，想合伙卷走我的钱。难怪我每次提出要召开业务会议，要看支票簿的时候，史蒂夫都会生气地摔门而去。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你们早就心里有



©史蒂夫为菲尔所投的1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

鬼。”此时的菲尔已经是急怒攻心，身体摇摇欲坠。但是，他很清楚自己这时候决不能倒下，否则自己打下的这片江山很可能会毁之一旦。

随后，菲尔通过银行出纳员了解到，史蒂夫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关闭了公司的银行账户，并取走了仅有的2943美元。而且，银行出纳员还告诉了他一个更加糟糕的消息，顶级品质公司现在还有许多未兑现的支票。面对接二连三的震惊，菲尔已经忍无可忍了。他相信，作为拥有工厂50%股权的老板，他有权中止这些交易行为。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险些让他跌倒在地。律师在看过合伙契约后向他解释说，按照合同上的规定，他只拥有2%的工厂股权，剩下的98%全部签署在史蒂夫·怀特名下。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公司已经被史蒂夫据为己有。菲尔终于意识到过去史蒂夫让他签字的那些文件其实就是这些让他逐渐一无所有的支票，而他当时还认为史蒂夫值得信任，根本连看都没看一眼。



©公司创办者菲尔的股权跌至2%

公司内部的巨变，再加上自己突如其来的怪病，菲尔开始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现在，他怀疑自己的病也和他的合伙人史蒂夫有关，而史蒂夫很可能就是那个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但是，他要如何证明这一点呢？最终，经过考虑，他决定去拜访凯文·马瑞吉恩博士——美国最权威的法医毒物学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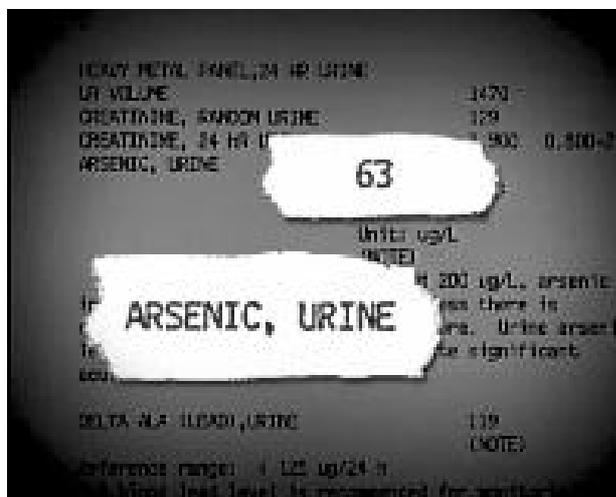


有毒的金属

经过一番周折，菲尔终于联系到了凯文·马瑞吉恩博士。当听到菲尔在电话里所做的病情描述之后，凯文博士很感兴趣，他马上和菲尔约定了时间，让他到医院进行检查。



然而，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菲尔又听到了坏消息：所有由他带到公司的资产，包括办公用房和不动产已经全部被转移到了他的合伙人，也就是史蒂夫的名下，并且已经交付出售。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这意味着菲尔·鲁斯不仅会性命不保，而且还会变得身无分文。



◎重金属化验报告表明菲尔体内有砷

在听到菲尔的遭遇之后，凯文博士深表同情。为了找出菲尔的患病原因，他把菲尔的尿样送去进行重金属化验。化验结果证明菲尔体内有砷，含量高达63个单位，但并不致命。看到这个结果，凯文非常震惊，他决定和菲尔做一次详谈，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砷不会在人体内出现，除非这个人吃了大量海产品，但是菲尔曾经说过他根本不吃海产品。难道确实如菲尔所说，是有人在向他下毒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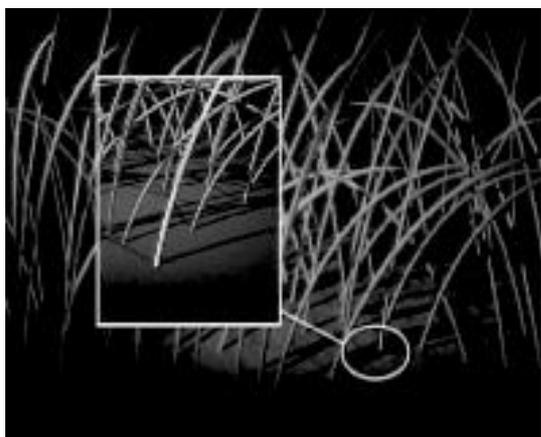
菲尔一听说化验结果出来了，马上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凯文的办公室。

“凯文博士，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菲尔来不及坐下，就开始发问。

“菲尔，我们从您的体内发现了砷的成分，含量虽然不足以致命，但是却可以让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所以，我敢肯定确实有人在给你下毒。”

凯文说出了事实，菲尔的脸一下子振奋了许多，这至少说明他原来所说的并没有错。

“不过，我想要说的是，我们无法在中毒的细胞内找到砷。这种金属元素对人体造成伤害之后通常会被排出体外，或者进入骨骼，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你最好不要理发。我需要剪下你的一些头发送到



◎揭示菲尔中毒时间的头发证据

实验室做分析，由此确定你中毒的具体时间。”在凯文说话的时候，菲尔一直连连点头，眼里也含满了泪水，这个结果对他来说的确非常关键。

随后，菲尔马上赶到警察局报案，并提供了凯文的重金属检验报告。在了解到菲尔的中毒情况和他与合伙人之间的财务纠纷后，警方迅速带着搜查证来到了史蒂夫·怀特的住所。一听说警方要搜查他的住所，史蒂夫非常生气，连声说他是被冤枉的。不过，负责案件的科尔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他此时更看重的是证据。

所有调查人员对房间进行了仔细搜查，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科尔心里非常着急，他走到窗户旁边，希望能吸一些新鲜空气，清理一下自己的大脑。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史蒂夫的后院里有间小房间。

“那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科尔对走过来的史蒂夫问道。顺着科尔所指的方向，史蒂夫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许多，不过他很快清了清嗓子说“那就是个储物间，里面放的都是好几年不用的东西，乱七八糟的。”

“哦，是吗？不过，按照规定，我们还得仔细检查一下。”科尔早已看到了史蒂夫的神态变化，他相信里面另有文章。说着，他已经抬步向所谓的储物间走去。史蒂夫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

在走入这个储物间后，科尔发现与其说这是一个储物间，不如说这是一间化学实验室。里面设施比较简陋，有几个瓶子，里面装着奇怪的粉末，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酒精灯。史蒂夫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但是，调查人员很快发现，实验室里有些东西绝不是孩子们的玩具。在对实验



寻

找

凶

器



©史蒂夫家中的小型化学实验室



室内搜查样本进行检验后，法医人员发现一个贴着“发酵粉”标签的玻璃瓶内残留着大量汞和砷，而如果按照史蒂夫的说法，砷在这里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任何一位父亲都不会让孩子接触这种剧毒金属元素。

随后，调查人员又向菲尔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菲尔努力回忆，试图找出与合伙人史蒂夫·怀特在一起时出现的可疑情况。

“对了，我想起来了，每次和史蒂夫一起吃过饭或者喝过酒之后，我的身体就会特别难受，每次一起吃饭之后都是这样。”

“那在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史蒂夫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比如单独出去，或者单独留下的情况？你仔细想一想？”科尔眼睛望着菲尔，希望他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

“有，有。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等了半天，餐厅的人一直都没把东西送上来。当时，史蒂夫说怕我坐太久，太累，说要去催催。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点的东西端出来了。”菲尔皱着眉头，眼睛定定地看着桌子，似乎完全沉浸在了当时的情景之中。

“你的意思是说他端出来的就只有你的食物？”科尔听到这里觉得有些蹊跷，连忙追问了一句。

“没错，我当时也纳闷，不过我当时想他可能是照顾我，所以也就没再多想。”

听到这里，科尔心里已经开始渐渐有谱了。

“还有其他情况吗？”

“嗯，他经常去我家，有时候会和我喝两杯，聊聊公司的事。不过，中途的时候，他总是让我帮忙拿东西，这时候我就会离开一会儿。”

“对了，对了，还有一次，史蒂夫帮我和奇摩买了汉堡包当午餐。结果吃完之后，我俩都大病了一场。后来我们还开玩笑说，以后绝不能让史蒂夫买吃的，否则肯定生病。”

现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史蒂夫很可能就是利用这些机会在菲尔的食物或者酒中下了毒。不过，事情究竟怎样，还要看头发的检验结果。

菲尔的头发在长长一些之后，其中一束被送去进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化验。这项化验可以同时查出22种金属成分。另外，实验人员可以拿一根头发，把它分成几段，然后根据每段原来所在的位置，判断哪段头发是1个月前长出来的，哪段头发是2个月前长出来的。实验人员很快将头发分成了0.6厘米长的小段，做上标记，然后把每段分别放在不同的小瓶里，用酸性液体浸泡、煮沸7个小时后就可以进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化验了，而化验结果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结果表明菲尔在住院期间长出的头发中没有毒物沉淀，但是马瑞吉恩博士发现，在此之前，当菲尔住在家里时，他的发根沉积了另一种毒物：重金属汞。

现在，根据菲尔的化验报告，再加上史蒂夫家中发现的有毒金属，警方怀疑史蒂夫就是想杀害菲尔的人。为了进一步获得菲尔使用这些有毒金属的证据，警方又仔细搜查了汽车修理厂的办公室，结果确实不负众望。他们在配电盘的后面发现了一个信封。鉴定人员分析了信封里面的物质，其中有砷、镉、汞和铅，每一种都是剧毒金属元素。司法技术人员将信封上的笔迹和史蒂夫的笔迹进行了对比，结果证实两者完全一致。

调查进行到这里，真相已经呼之欲出。警方依法将史蒂夫逮捕归案，并以企图谋杀菲尔·鲁斯的罪名对他提起诉讼。



◎警方发现的藏有毒物的信封



◎信封上的笔迹与史蒂夫的笔迹相符



寻

找

凶

器

水落石出

当史蒂夫试图杀害菲尔，并且侵吞对方公司财产的消息传开之后，当地人都对史蒂夫的行为感到不齿。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纷纷，都认为应该给予史



蒂夫严重的惩罚。很快，法庭决定开庭审理这一案件，这一审判吸引了当地许多人，法庭的听众席上座无虚席，人们都希望看到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审判最初进行得并不顺利。史蒂夫始终否认与菲尔患病有任何关系。面对警方提供的各种证据，他的律师认为，这并不能证明史蒂夫对菲尔下毒，最多也只能是推论。另外，史蒂夫的辩护律师还指出，化验结果只表明菲尔体内有微量的多种重金属，而这种剂量并不足以置人于死地。

对于这一点，起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指出史蒂夫这样做完全是蓄意而为，他想让菲尔在长期患病之后慢慢死去，这样一切都会显得很正常，其他人根本不会对菲尔的死产生怀疑，自然也就不会怀疑他。另外，菲尔体内的有毒金属由于剂量很小，并不足以致命。但是，警方完全可以确定，史蒂夫在客观上有充足的条件，可以随意使用砷、锑、铅和汞，这是个相关的证据。

随后，起诉人还指出，史蒂夫作案的动机是为了钱，他希望通过菲尔的死让他彻底摆脱债务。据警方调查发现，史蒂夫具有9万多美元的债务，而这对于一个收入中等的公立学校的老师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尽管如此，史蒂夫在花钱时仍然大手大脚，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为了证明这一点，起诉人传唤了巴特利特的几名女服务生，这些漂亮姑娘的证词如出一辙。她们说，史蒂夫付小费非常大方。有一次，他用餐花了15美元，竟然给了女服务生60美元小费。最后，起诉人提到了史蒂夫为菲尔所投的人寿保险。他指出史蒂夫这样做是想要在菲尔死后，不仅可以得到1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来彻底摆脱债务，同时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修理厂的全部所有权。

经过1个星期的审讯，陪审团最终判定史蒂夫·怀特一级谋杀未遂、盗窃、偷漏营业税罪名成立。根据法律条文，他被判入狱31年。

现在，菲尔辛苦创办的老式汽车修复工厂已经停业。菲尔至今仍然手足麻痹，神经损伤已经剥夺了他独立行走的能力。原本两个幸福的家庭，一对无话不谈的邻居，现在都已经变得七零八落。所有这一切都是贪欲惹的祸。

3. 罪恶之杯

血案迷踪

得克萨斯州的威奇塔福斯镇是一座鲜为人知的小镇，这里没有出过什么著名人物，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大事，一切都是那么默默无闻，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座小镇风平浪静的生活却在顷刻间遭到颠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惶恐和不安……那么，这座小镇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发生过什么呢？

1985年1月19日，23岁的年轻护士托妮·吉伯斯在威奇托总院值完夜班后



©护士托妮·吉伯斯在威奇托总院值完夜班后神秘失踪

一直没有回家。到第2天早上，她的父亲文森特发现女儿一直没有回家，汽车也没有在家，于是就给医院打电话询问女儿的情况，结果她医院的同事说托妮在头一天晚上12点钟之后就回家了。文森特担心女儿遭遇意外，因此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闻讯而来的警方赶往医院调查，所有值班人员声称托妮12点钟下班后就直接回家了，随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她。随后，警方在医院附近的一条道路上发现了一辆被弃的汽车，经过文森特的确认，这辆汽车就是他的女儿托妮的汽车，但是托妮本人却不见踪影。汽车里面没有任何异常，车





门紧闭，里面也没有打斗的痕迹。经过刑侦技术人员的检查，车里除了托妮自己的指纹，没有留下任何陌生人的指纹和其他线索。

托妮究竟是死是活呢？她在值夜班结束后神秘失踪，那很可能说明作案人知道托妮的工作情况，而且很清楚她值班的时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作案人一直在跟踪她，最后才找到机会对她下手。但问题是，作案人为什么要带走托妮呢？他真正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作案现场无迹可寻，作案动机扑朔迷离，警方人员根本无从下手，只能在媒体上公布这一信息，希望有知情者提供线索。

时间在快速流逝，调查工作仍然毫无进展。在案发4周之后的一天，一名电工在城外“281国道”附近的荒野中突然发现了一具尸体。警方在接到报告后，迅速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不久前失踪的托妮。

情况果真不出所料，死者就是托妮。根据初步判断，负责调查的霍尔德侦探认为死者是被凶手用刀刺中胸部，然后流血而死。他仔细检查了尸体周围的情况。抛尸的地点是一片荒野，到处都是杂草，而就在距离尸体大约30米的地方停放着一辆旧巴士。霍尔德走进车里，结果发现车内有大量血迹，那么，这里是不是就是托妮·吉伯斯被害的第一现场呢？霍尔德仔细察看了血迹，结果发现有一条很浅的血迹一直通向车外。由此，霍尔德认为托妮很可能是在巴士

内被刺，然后又爬到田野中去寻求帮助，但是她没有爬出多远，就因为失血过多而丧生了。

托妮的尸体已经找到，但是现场还是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难道凶手所做的一切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当地警方很快深入当地居民家中了解情况，他们相继走访了附近的100多户居民。皇天不负苦心人，他们终于取得了一项突破。有人反映在案发的第2天，曾经看到24岁的丹尼·洛格林驾驶摩托



©嫌疑人丹尼·洛格林

车从托妮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驶过。

洛格林是镇上的一位脱衣舞男。在他被带到霍尔德的办公室时，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当霍尔德问他是否认识托妮时，他的反应更是令人起疑。

“不，不，我不认识她，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洛格林一口否认自己曾经见过托妮。

“那么，你能解释一下案发第2天上午10点左右，你在什么地方吗？”霍尔德不慌不忙，逐渐缩小了自己的“包围圈”。

“我……我在……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我早记不清了，我确实想不起来了……”洛格林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之后，似乎根本无法想起当时的行踪。

“好的，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去过“281国道”附近的那片荒野？”霍尔德在问这句话的时候一直在盯着洛格林的神情。

“没有，没有，我没有去过，我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洛格林未经思索马上就脱口而出，他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敏感呢？霍尔德认为洛格林是心中有鬼。霍尔德在进行询问时，同时也对洛格林进行了测谎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洛格林没能通过这项试验。

由此，霍尔德认为洛格林的嫌疑很大，很可能就是杀害托妮的凶手。但是，从托妮尸体中采集到的精液和洛格林的DNA对比却不相吻合。尽管如此，警方还是对丹尼·洛格林提起指控，指控他为杀害托妮·吉伯斯的凶手。

由于没有法庭证据，原告在审讯中只能利用间接证据证明洛格林与谋杀事件有关，最终洛格林锒铛入狱，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自己杀害了托妮。

再现血光

转眼16个月已经过去了，洛格林在监狱里也已经度过了15个月的时光。正当人们渐渐从托妮的血案中恢复过来时，凶杀案却又再次发生了。这一次的受害人是21岁的女服务员蒂娜·金伯雷。



寻

找

凶

器



◎受害者蒂娜·金伯雷

没有人为损坏的痕迹，这说明蒂娜很可能认识凶手，所以才会开门让他进去；另外，房间内非常整洁，没有丝毫混乱的痕迹，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又排除了凶手抢劫的可能，同时他也说明凶手的心思非常缜密，在杀害死者之后曾经仔细处理过现场。那么，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他和蒂娜又是什么关系呢？

随后，警方向和蒂娜住在同一单元的邻居了解情况。她的邻居反映说，在蒂娜尸体被发现的5个小时前，她和丈夫外出时曾经看到一名男子匆匆离开蒂娜的公寓。根据描述，这名离开蒂娜住所的男子是个高加索人，身高大约有1.58米，黑发，戴棒球帽。

根据这一线索，警方很快公布了通缉信息。在随后的几天中，警方接到了许多提供线索的报告，警方仔细调查了所有线索，对任何微弱的可能都不放

蒂娜被发现死在自家的沙发上。法医人员从她的肺里面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纤维，结果表明她是被闷死的，从她肺内发现的那些纤维与她沙发上的一个枕头上的纤维完全相符。另外，这起案件中并没有性侵犯痕迹。警方仔细检查了房间内的情况：首先，死者的房门



◎蒂娜在沙发上被闷死的场景



◎蒂娜邻居提供的嫌疑人

过，但是所有调查最后都无疾而终。正当所有调查人员已经筋疲力尽，而且灰心丧气的时候，他们突然接到了来自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一个名叫沃得力浦的人的电话，他声称自己知道有关蒂娜谋杀案的一些重要情况。

但是，沃得力浦又如何知道发生在640千米以外的凶杀案呢？虽然有些将信将疑，但是调查人员还是决定赶往加尔维斯顿了解情况。

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威奇塔福斯镇的调查人员很快了解到，这位沃得力浦曾经有过吸毒和酗酒历史，他的脾气暴躁，生活混乱不堪，前不久刚刚和妻子离婚。威奇塔福斯镇的调查人员很快对沃得力浦进行了质询。出人意料的是，沃得力浦坦然承认了自己杀害蒂娜的事实。他声称自己和蒂娜是在一个酒吧上认识的，那时候他刚刚离婚，经常喝酒，然后就认识了长相酷似他前妻的蒂娜。有一天，他喝多了酒，结果把自己对前妻的恨全部转嫁到了蒂娜身上，于是就做出了可怕的举动。酒醒之后，他一直非常后悔，最后经过一番思想

斗争，他决定坦白自己的罪行，以求得心灵上的平静。



◎640千米之外的沃得力浦声称自己杀害了蒂娜

对于沃得力浦的这番说辞，警方并没有太多怀疑，只不过他们认为沃得力浦之所以认罪可能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良心发现，相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离开公寓时已被发现，并担心自己早晚会被捕。

由于对谋杀蒂娜一案供认不讳，沃得力浦最终被判有罪，并处以35年监禁。蒂娜被杀一案到此似乎也应该结束了，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0年后，沃得力浦得到假释，离开了监狱。

对于这个结果，蒂娜的家人很难接受。蒂娜的父亲罗伯特竭尽全力，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起诉沃得力浦，让他继续承受牢狱之苦。虽然死者的家属对此难以接受，但是沃得力浦的确已经重新开始了生活。他前往得克萨斯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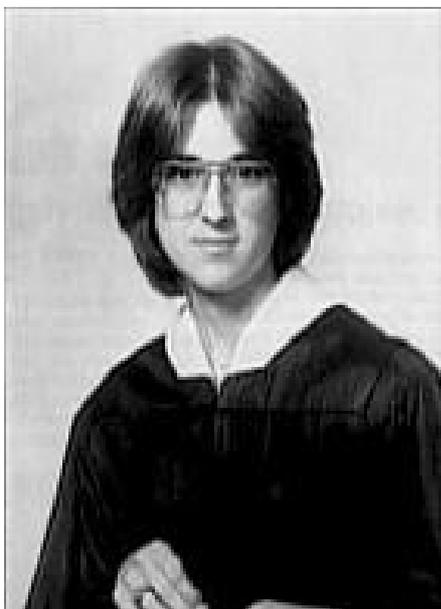


奥尔尼生活。那是位于沃思堡外的一个小农庄。而且，在父母和兄妹们的帮助下，他还在一家门窗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发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另外，沃得力浦也成了哈密尔顿街教堂的活跃分子，每个周日他都会在那里授课。

联合调查

时光如梭，1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沃得力浦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但是在威奇塔福斯，地方检察官巴里·马查却有些担忧，因为在他管辖的范围内还有许多悬案未断。除了托妮·吉伯斯的案件尚未了结外，还有2桩谋杀案件也都没有结果。

在托妮·吉伯斯遇害的前1年，另一位21岁的护士特丽·西姆斯在家中惨遭杀害。尸检结果表明，死者是在遭到强奸后，被凶手用刀子刺死的。而且根据现场的情况，尸检人员推断死者在被刺伤后，大概还活了2~4分钟。整个案件自始至终都没有目击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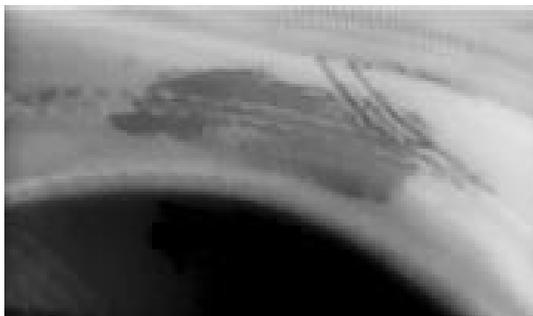
©遇害人特丽·西姆斯

人，警方在现场发现的重要证据除了从特丽·西姆斯的鞋上提取到了一个血迹指纹外，还采集到了凶手的精液。虽然警方根据这些线索虽然找到了一些嫌疑犯，但是由于没有其他确凿的证据，调查工作一直陷于停顿状态。

1年后，惨剧再次发生，这次的受害者是21岁的艾伦·布罗。根据警方掌握的信息，巴里了解到了整个案件的大致情况：当时大约是在午夜，刚刚结束酒店工作的艾伦在靠近自己的汽车时，突然遭到袭击，这个人一边用力殴打艾伦，一边将她推进车里，并迫使她开车来到了城外的一个僻静场所。在那里，凶手将其勒死，并把尸体丢在了路旁的草地上。紧接着，凶手将她的车子开回



◎特丽·西姆斯被害过程



◎特丽·西姆斯鞋上的血迹指纹



◎特丽·西姆斯一案中采集到的精液



◎受害者艾伦·布罗

到了镇上，并且丢弃在了一条黑暗的街道上。

几天后，艾伦的尸体被发现。由于高温，尸体已经严重腐烂，只能根据牙齿辨明身份，但她是否遭到强奸已无法确认。

11年来，3起凶杀案一直悬而未决。巴里·马查要求调查员约翰·利脱重新调查这些尘封的案件。凭着职业的敏感，巴里请法医试验室将从托妮·吉伯斯和特丽·西姆斯身上收集来的精液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精液来自同一个罪犯。由此，巴里意识到他即将面对的将是一个可怕的连环杀人犯。

过去，没有人将这3起凶杀案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由3家不同的调查

机构负责，而且这3个机构之间也很少联络。现在，约翰·利脱终于明白他要找的是一个凶手。但他知道这并不容易，因为案件已经过去11年了。

不过，约翰·利脱并没有灰心丧气。在调查威奇塔福斯3起凶杀案的过程中，他在偶然中获得了有趣的发现。当沃得力浦因杀害蒂蒂娜·金伯雷而被监禁时，一位警察问他是否认识几个月前被杀的艾伦·布罗，沃得力浦的回答是：“是”。但调查人员没有顺藤摸瓜。不过，幸运的是，利脱并没有放过这个偶然的巧合。

随后，利脱又找到了一些有关沃得力浦的证据。艾伦最好的朋友佳妮·鲍尔的住所离沃得力浦很近。鲍尔所住的街区紧挨着特丽·西姆斯遇害的贝尔街。利脱还了解到，案发时沃得力浦是托妮工作那家医院的看门人。他们的工作地点相同，而被害人的车又被丢在沃得力浦家附近。根据这些线索，利脱相信沃得力浦很可能和托妮被杀案也有关系。但是，他也知道要证明这一点儿，他必须掌握足够的证据。

于是，他决定去奥尔尼，以获



◎艾伦被杀的经过



◎起悬而未决的凶杀案的受害者

取沃得力浦的DNA。而另一方面，沃得力浦对于警方的调查一无所知。自从1996被释放出狱之后，沃得力浦就一直没有搬过家，而且他似乎也的确已经改邪归正，当地人都很喜欢他。

地人都很喜欢他。

面对这一情况，利脱心里有过一丝犹豫，但是他很清楚凶手逍遥法外对死者来说是最大的悲哀，对司法部门来说也是无法容忍的嘲讽。最终，理智战胜了情感。利脱一直在他的工作场所进行监视，希望能设法获取可以采集到DNA的样品。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非常隐蔽，因为他不希望引起沃得力浦的注意，以免打草惊蛇。

有一天，利脱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在驾驶座上，利脱注意到在街对面，沃得力浦在操作一辆铲车后停下来休息，而他的手里正好握着一个纸杯。利脱发现他把杯子放到了车顶上，然后从车里拿出一张报纸，然



◎警方在秘密监视沃得力浦

后悠闲地翻起了报纸。此时的利脱欣喜若狂，但是他还是按捺住了自己走上前的冲动。随后，利脱注意到沃得力浦把纸杯扔进了附近的一个垃圾桶里，利脱觉得行动的时机到了。他嘴里含着一团烟草，迅速走向沃得力浦，询问他有没有什么纸杯之类的东西，沃得力浦毫不在意，指着垃圾桶说垃圾桶里面有！

在垃圾桶里，利脱看到了不止一个废弃的咖啡杯。面对那么多的咖啡杯，利脱必须迅速做出判断。沃得力浦就站在他的身后，如果他犹豫时间太长，对方很可能会起疑心，因此他必须当机立断。多亏了利脱敏锐的观察力，他发现



一个杯子底部还有一些咖啡，而且杯口边缘还有些饼干渣，而就在刚才问话的瞬间，利脱已经注意到沃得力浦的嘴边还有一些饼干屑。基于这一情况，利脱马上拿起了心中怀疑的那个咖啡杯。

杯子马上被送去进行DNA化验。刑侦技术人员朱迪·福洛德对杯子进行了仔细检查，当她注意到上面残留的饼干渣时，她确信可以提取DNA。她先用消毒棉签轻轻擦拭纸杯，以获取上皮细胞，然后再利用药签提取D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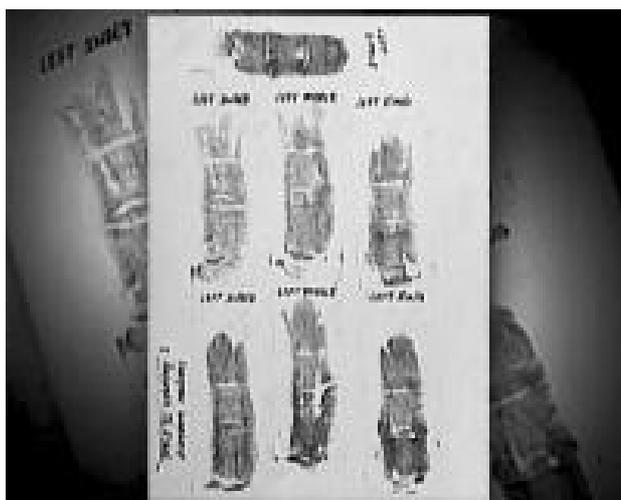
◎帮助警方解开疑团的咖啡杯

福洛德随后将从咖啡杯上提取到的DNA和从2位受害者体内残留精液中提取的DNA进行比对。

当她仔细观察从沃得力浦用过的纸杯上提取的细胞图形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杯子上的细胞图形特征完全符合从犯罪现场获得的细胞图形特征。为了找出这种DNA特征在人体中出现的几率，福洛德做了一个与六号染色体相关，被叫做“D-Q阿尔法”的测试。福洛德发现沃得力浦的“D-Q阿尔法”类型十分罕见。它的数值为1.34，这在人体中非常罕见。这一特殊的基因类型会与其

个体中的其他遗传基因相结合，从而构成独特的遗传基因特征，而这种类型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也为数不多。

福洛德马上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利脱，利脱在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这说明他的猜测是对的。与此同时，在奥斯丹，法院实验室也取得了特丽鞋上的指



◎指纹对比结果

纹，并将其与沃得力浦的指纹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那的确是沃得力浦的指纹。

现在，调查人员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长期以来一直逍遥法外的沃得力浦也将再次面对法庭的审判了。

难咽的苦果

在获得足够的证据之后，调查人员认为沃得力浦涉嫌杀害了托妮、特丽以及艾伦，并对其实行了拘捕。经过1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随着沃得力浦的被捕，受害人特丽·西姆斯、托妮·吉伯斯和艾伦·布罗家人伸张正义的时刻终于到了。

在DNA铁证面前，罪犯只能俯首认罪。就在审讯即将结束时，沃得力浦又供出了第5起凶杀案。他供认在托妮·吉伯斯被杀2个月后，他离开威奇托福尔斯前往沃思堡。在一家酒吧里，他遇到了已是2个孩子母亲的戴波·泰勒。当时，戴波本来和丈夫在一起，但后来她的丈夫因为身体不适先行回家了。于是，沃得力浦非常殷勤地邀请戴波跳舞，随后提出送她回家。在停车场，戴波在拒绝他的进一步要求时遭到了杀害。在杀人后，沃得力浦把泰勒的尸体遗弃在了一个偏僻的工地。1周后，戴波的尸体被工人发现。

14年来，虽然没有被起诉，但是戴波的丈夫一直遭到怀疑。戴波的死彻底毁了他的生活，所有人都在仇视他，朋友们也都认为是肯·泰勒杀了自己的妻子。新的DNA检测证明，被怀疑杀害托妮·吉伯斯、而且已经被判刑的丹尼·洛格林无罪。但遗憾的是，洛格林没有能够活着听到这一消息，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今生留下的最大的遗憾了。

1999年10月4日，费勇·沃得力浦在作案将近15年后终于难逃法网，俯身服法，并以谋杀罪被判处死刑，采用致命注射剂执行。人都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罪犯就算聪明绝顶，最终照样还是要接受正义的审判，乃至良心的审判。





4. 带鱼腥的毒药

突如其来的死亡

在众人看来，西雅图是一座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要归功于《西雅图不眠夜》带给我们的深刻震撼。不过，对于当地人来说，真正创造浪漫的并不是这座城市，相反却是自己。

这是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斯诺一家按部就班的生活开始了。这家的妻子名叫苏·斯诺，是当地一家银行的副总裁，同时也是2个女儿的母亲，而且最近她又结婚了。不过，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卡车司机，在经济收入上远逊于她，相貌也很一般。当时，许多人都不看好这段婚姻，但是陷入情网的苏·斯诺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自己的现任丈夫。在华盛顿西雅图的这座小镇上，苏是一个风云人物。

此刻，她正在梳妆打扮，准备上班。与此同时，她的女儿海莉准备冲个热水澡，然后赶去学校。苏·斯诺一边化妆，一边嘱咐女儿一些事情。由于水流的声音很大，海莉和母亲谁都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对于海莉来说，她倒乐得清静，因为苏·斯



©苏·斯诺和新任丈夫的照片

诺虽然是银行的副总裁，在外面做事雷厉风行，但是一回到家里，说话不自觉地就会唠叨起来。

当海莉洗完澡，走出淋浴间的时候，她突然发现母亲倒在地上，人事不省。这个发现让海莉大吃一惊，因为苏·斯诺只有40岁，身体一直都很健康，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而现在她发现母亲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已经昏迷，而且眼睛是睁着的，里面还透着一股黑色。海莉抓住母亲的手，想呼唤她清醒过来，结果却发现母亲的手指僵硬而且冰凉。母亲为什么会突然生病呢，而且病得如此严重？虽然心里充满了疑惑，海莉还是匆忙拨打了医院的急救电话。

不省人事的苏·斯诺被火速送往附近的医院，但是遗憾的是，在到达医院不久，苏·斯诺就死了。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死亡，救治的医生发现她摔断了脖子，但是这是导致她死亡的真正原因吗？如果单纯是这样，她的面部为什么会泛出可怕的黑色呢？还有的医生认为她也许是心脏病突发。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一切都只是猜测，没人知道她真正的死因。

最后，科琳·弗里格医生负责检验尸体，查找苏的死因。最初的解剖结果显示，苏·斯诺并不是死于解剖学上的某种原因，这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无法从病理学上解释苏·斯诺的死因。那么，她究竟是死于什么原因呢？既然和病理学毫无关联，那么真正致命的又会是什么呢？

正当科琳·弗里格医生为此而困惑不解的时候，弗里格医生的助手发现了一个细微的线索。当然，她并没有看到什么，而是闻到了一种奇怪的气味。原来，在珍妮特·米勒解剖苏·斯诺的胸部时，她注意到尸体中飘出一股苦杏仁的味道。这表明，死者曾经服用过氰化物，在某些环境下，这种毒物不容易被发现，因为根据调查，不足一半的人

正当科琳·弗里格医生为此而困惑不解的时候，弗里格医生的助手发现了一个细微的线索。当然，她并没有看到什么，而是闻到了一种奇怪的气味。原来，在珍妮特·米勒解剖苏·斯诺的胸部时，她注意到尸体中飘出一股苦杏仁的味道。这表明，死者曾经服用过氰化物，在某些环境下，这种毒物不容易被发现，因为根据调查，不足一半的人



◎解剖尸体的医生闻到了尸体上的苦杏仁味道



寻

找

凶

器

具有可以嗅出氰化物的遗传能力，而这些人当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察觉到这种气味。说起氰化物，我们不得不谈到一种现象——叫做嗅觉缺失症，也就是缺乏嗅出氰化物的能力。有些人能闻出来，有些人却不能。

在怀疑苏·斯诺是氰化物中毒后，弗里格医生迅速将她的血液样本送去进行特殊化验，而这项检测已经明显是一项不同于常规验尸的检测。化验人员用一些酸性液体将血液从氰化物分子中分离出来，混合后，再用一种特殊的反应试纸把试管封起来，然后加热。很快，小瓶上的试纸变成了蓝色，这表明，苏·斯诺确实服用了氰化物。氰化物是最为致命的毒药之一，它可以毒杀身体内运送氧气的酶。人在摄入这种毒药后几分钟，就会因为严重缺氧而死亡。但是，苏怎么会服食那些氰化物呢？



装有苏·斯诺血液样本的试管瓶在用试纸测试后变成了蓝色

医院方面很快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苏·斯诺的家属，包括她的双胞胎姐姐——萨拉，而当时刚好是给苏·斯诺举行葬礼的日子。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苏·斯诺的家人都显得非常惊讶，而萨拉却突然沉默不语，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但是，就在举行葬礼后的第2天，萨拉突然从家里拿来了一盒胶囊，请求弗里格医生对其进行化验。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举行葬礼那天，萨拉因为头疼，就到妹妹家的厨房里寻找止痛药，结果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东西。据萨拉所说，她和苏·斯诺一直都服用依克塞丁药片，但是她那天在厨房里找到的却是胶囊，而她知道自己的妹妹是从来都不吃胶囊的。所以，她怀疑这些胶囊肯定另有隐情，而且很可能和自己妹妹的死有直接关系。



◎苏·斯诺厨房中发现的含有氰化物的胶囊

实验室的化验结果显示，萨拉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在苏·斯诺的厨房里发现的胶囊中，共有9粒含有氰化物这种剧毒，而萨拉也险些误食了这些带毒的胶囊。现在的问题是，胶囊中为什么会出现氰化物这种剧毒物质呢，是有人蓄意为之，还是厂家的原因呢？

在没有找到确定的证据之前，同时也为了以防万一，避免再次发生意外，当地卫生部门马上做出反应，要求依克塞丁胶囊的生产厂家马上全面回收此类药中的加强型胶囊。同时，当地卫生部门还在媒体部门报道了苏·斯诺的意外事件。一时之间，各大超市、各大药店的依克塞丁胶囊转眼变成了洪水猛兽，相继被弃置一旁。但是，苏·斯诺的死真的和依克塞丁胶囊有关吗？对于这个疑问，不仅听闻此事的人充满了疑问，卫生部门充满了疑问，依克塞丁胶囊的



◎依克塞丁胶囊的生产厂家收回了所有加强型胶囊

生产厂家充满了疑问，就连苏·斯诺的姐姐萨拉也充满了疑问。她怀疑妹妹的死是因为她的新婚丈夫——保罗·韦伯金将氰化物放入了药中。

为了彻底查明真相，萨拉将此事报告了警方，要求警方人员介入调查。在立案之前，萨拉解释说自





己的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她向调查人员道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据萨拉所说，苏·斯诺的丈夫保罗是个经济拮据、容易紧张的男人，有时会开一些粗鲁的玩笑。保罗总共结过3次婚，他和苏·斯诺是在6个月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他是个长途重型卡车司机，举止比较粗鲁，经济方面不如他的妻子。就在结婚前，苏发现保罗仍然和他的前女友约会。在知道这件事后，苏为此和他强烈争吵。最后，保罗发誓说，他不会再见那个女人，并且向苏求婚。当时，苏很容易就相信了他，并且不顾反对，欣然答应与他结婚，没想到在6个月后却丢了性命。鉴于萨拉的怀疑不无道理，警方决定对保罗进行询问。

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保罗承认，将药片换成胶囊是他的主意，但是他声称自己绝对没有在药里面做手脚。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甚至主动要求进行测谎试验，而他果然顺利通过了测谎测试。现在，警方也无话可说，只能将保罗的作案嫌疑排除，调查由此陷入了停顿……

相似的惨剧

当这篇报道在全国播出时，一位住在西雅图的居民——斯特拉·尼克突然给警方打来电话，要求对自己丈夫的尸体进行重新检验，她声称自己丈夫的死亡情况和苏·斯诺的情况非常相似。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当地警方迅速派人来到了斯特拉的家中。经过介绍，斯特拉52岁的丈夫——布鲁斯在2个星期前刚刚去世。当时的尸体解剖表明他属于自然死亡，死因是肺气肿并发症，但是他的妻子和一些朋友对此却表示怀疑。面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斯特拉解释说：

“知道吗？我也认识一些患有肺气肿的人，他们都是长时间重病缠身，根本不能工作，不能做任何事，而且必须随身带着一个氧气瓶。但是，布鲁斯一直都在工作，从事的而且还是重体力活。就在死的前一天和当天，他都在工

作。你想想，如果他真的是肺气肿，他能这样吗？”一脸怒气的斯特拉对着调查人员大发牢骚。“我当时就说过这不可能，我要他们重新进行尸检，但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是正确的。直到昨天看到电视上的报道，我才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丈夫在死前不久也吃过一些依克塞丁胶囊。要是他们早听我的话，进行检查的话，苏的事情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唉，这个女人多可怜啊！”斯特拉的情绪非常激动，同时也为苏的死惋惜不已。

“那你现在家里还有那些胶囊吗？”负责调查的史密斯警长问道。

“当然有。”

“我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一边说着，斯特拉走向里屋去拿东西。坐在客厅里的史密斯警长四处查看着房间的情况，眼前的大鱼缸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里面的热带鱼游得自由自在，一边吐着水泡。正巧，斯特拉走出来，看到这情景，笑着说道：“这是我前一阵刚买的2条热带鱼，很好玩。”

史密斯笑着附和了几句，然后取走了布鲁斯·尼克服用的依克塞丁胶囊。临走时，斯特拉要求验尸官重新调查她丈夫的死因，化验他的血液，而这些检测在之前的尸检中并没有做过。

所有样本很快被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在分析布鲁斯·尼克的血液样本时，反应试纸果真也变成了蓝色。这说明，布鲁斯·尼克的确不是自然死亡，相反也是死于氰化物中毒，而他家中的依克塞丁胶囊中的确也含有氰化物。

现在，因为服用依克塞丁胶囊而出现氢化物中毒的死亡案例已经达到了2例。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卫生部门向政府汇报了这一情况。政府当局担心，投毒者很可能是一个没有特定动机的杀手，也可能是医药恐怖分子。为此，他们下令警方必须尽快破案，找到这只幕后黑手。

所有被回收的依克塞丁胶囊都通过X线仪器进行检查分析，因为氰化物比止痛药物的密度更大，因此被污染的胶囊在瓶内会呈现出黑色。随后，检查者在商店的货架上又发现了2瓶含有氰化物的止痛药。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都报



道了在西雅图发现的带有氰化物的胶囊。联邦调查局担心，这个案子可能会像几年前在芝加哥发生的羟苯基乙酰胺事件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所有带有氰化物的依克塞丁胶囊都被送到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进行化验。他们在商店货架上发现的带有氰化物的2瓶药上，没有找到任何指纹。



◎从商店货架上发现的带有氰化物的依克塞丁胶囊



◎从依克塞丁胶囊中找到的绿色水晶颗粒

化验结果显示，每粒受到污染的胶囊都含有700毫克氰化物，这是足以致人于死地的药量的4倍。但是，联邦调查局在胶囊里面还发现了一些东西——氰化物中混合着一些奇怪的绿色水晶颗粒。化验人员取出那些绿色水晶颗粒，用一种大型分

光计进行分析，这种仪器可以分辨出未知样本的化学成分。这些水晶颗粒被溶解后，研究人员用一柱高能量的电子光碰撞分子，将它碎到最小的单位。这会在水晶中所有可识别的物质上留下像指纹一样的东西。结果表明，这种绿色水晶由4种普通的化学成分组成：阿特拉津，二氯萘醌，灭草隆和西玛津，其中2种化学物质通常用来清除鱼缸中的藻类。氰化物中怎么会夹杂这种东西呢？难道说凶手就潜藏在鱼店中，或者家里养有鱼类？

为了进一步确定自己的猜测，联邦调查局的化学专家鲍勃走访了附近的所有宠物鱼店，希望找到含有同样4种成分的商业除藻剂。在查找了上百种产品



后，他特别留意到了一种除藻剂。这种产品名叫“海藻杀手”，是一种绿色的斑点小药片。它含有同样的4种成分，并且它的含量和在氰化物中找到的绿色水晶的含量相同。联邦调查局不知道，给鱼清除海藻的药为什么会出现在氰化物里，他们将这一发现通知给了西雅图当局。

“什么，氰化物里面还有清理鱼缸的藻类？等等，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对了，我在斯特拉的家看到过一个大鱼缸。”刚刚听到这一消息的史密斯警长突然回忆起了这个惊人的巧合？

那么，斯特拉·尼克有没有可能在她丈夫的死，以及苏·斯诺的死当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呢？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带着斯特拉的照片集，走访了斯特拉·尼克住所附近的57家不同的鱼类和宠物商店。结果，一家鱼类商店的店主人汤姆·杜楠在照片中认出了斯特拉·尼克，他记得曾卖给她同样的除藻剂产品。而且，汤姆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当时，我还提醒她，买这种产品之后，碾碎使用效果会更好。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把它直接放进鱼缸里，它很难溶解，而是悬浮在鱼缸里，所以并不能有效地清除缸中的海藻。”

根据这一情况，西雅图警方怀疑斯特拉很可能与丈夫的死有着直接关系，但是有一点无法解释，如果是她的话，苏怎么也会服用同样的胶囊呢？所有这些疑问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答案，而警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必须加快速度了……

原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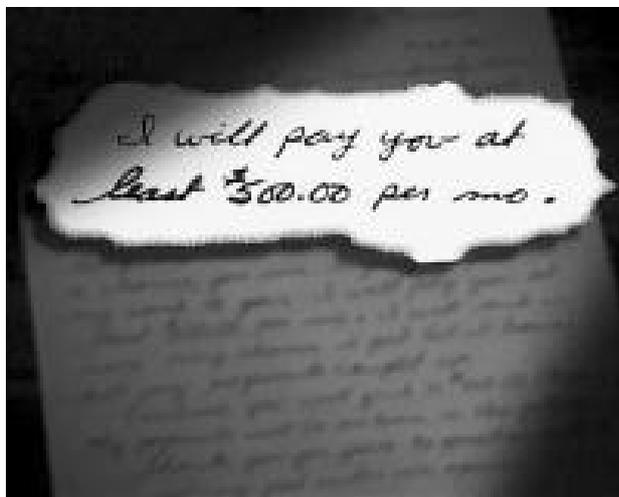
根据手中掌握的证据，西雅图警方怀疑斯特拉很可能与苏·斯诺以及布鲁斯的死有关，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



©斯特拉和布鲁斯·尼克的照片

要找到斯特拉的动机。她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钱，还是其他原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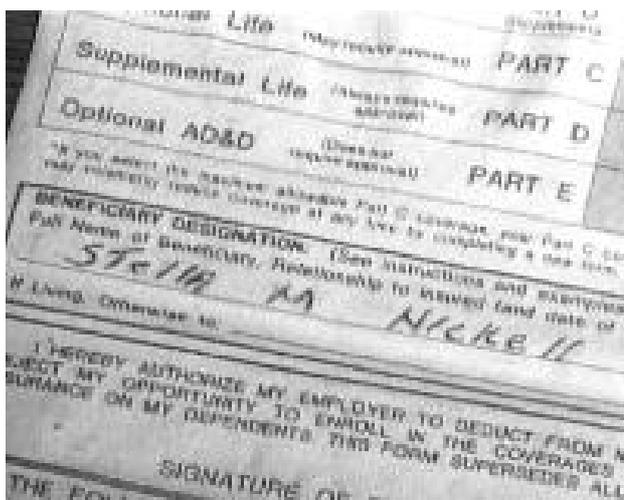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西雅图警方相继走访了斯特拉和布鲁斯的很多朋友。根据这些朋友提供的信息，警方了解到，最近两人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他们的房屋贷款以及其他一些借款



©斯特拉在写给债权人的信中提到要每月还款500美元

都已经拖欠很久了。斯特拉甚至和朋友谈起过他们现在的日子已经入不敷出，而她当时正好有一段时间在念书，没有工作，所以一度经济紧张。但是，就在布鲁斯死亡的5天前，斯特拉给她的债权人写信说：“我知道我的债务已经拖欠很久了。我有合理的解释。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很快就会解决了。布鲁斯不会再纠缠不休。我会至少每月还你500美元。”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斯特拉一下子有了还贷的资金呢？

“我看我们应该查查布鲁斯的人寿保险，这很可能会是一个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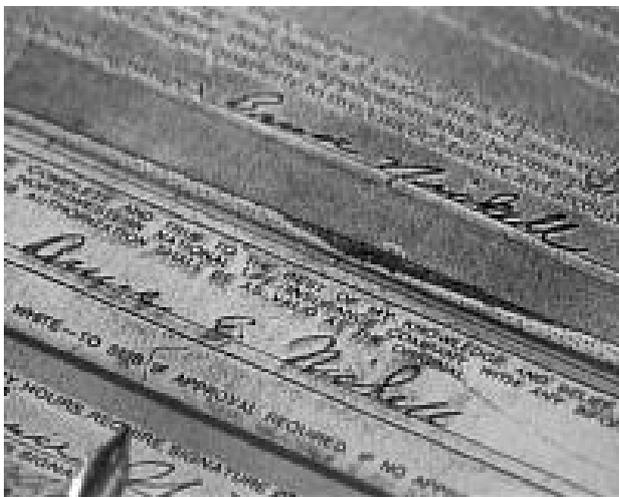
©布鲁斯·尼克的人寿保险单

在西雅图警方的调查人员在一起开会讨论时，史密斯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对此，其他人员也表示赞同，认为可能性很大。果然不出所料，布鲁斯的确入了人寿保险，而且保险单上明确写着：如果他是意外死亡，斯特拉将获得额外的10万美元保险金。但是，根据保险公

司的人介绍，斯特拉并没有得到这批保险金，因为保险公司将布鲁斯的死定为是自然死亡。

那么，这份保险单是否能提供一些蛛丝马迹呢？联邦调查局把保险单的部分手稿交给专家——李·怀根做笔迹鉴定。结果不负众望，他从保险文件中发现了可疑之处：布鲁斯·尼克在人寿保险单上的签名和他的签名样本不同。对此，怀根对调查人员做出了仔细的解释：

“注意看，2个签名上的字母“n”和“k”的写法不太一样。这个“n”差不多是从中间的地方起笔的，再来看他的签名样本上写的“n”，它的起笔是从字母的顶部开始的。另外，保险单上这个签名中的“n”，收笔的时候是向右拐的，并且最后一笔溢出了保险单签名格的底线，但



◎保险单与布鲁斯日常签名的笔迹对比

是，布鲁斯的原始签名并不是这样。”怀根指着2份文件上的签名说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如果签名的这个人不是布鲁斯本人，难道会是她？”史密斯警长充满询问的眼睛一直望着怀根，而对方则缓缓点了点头，然后又继续说道。

“你的怀疑没错，我将保险单上的签名和死者的妻子，也就是斯特拉自己的签名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两者完全吻合。”

怀根的分析结果已经清楚表明，斯特拉在保险申请上伪造了她丈夫的签名，而这一做法也恰恰暴露出了她的作案动机——为了钱。但是，斯特拉最后并没有得到那笔保险金啊？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促使斯特拉做出杀害丈夫的举动呢？



对于这一点，西雅图警方决定向布鲁斯的女儿辛迪了解一些情况。辛迪和斯特拉的关系冷淡，在布鲁斯和斯特拉结婚后不久，辛迪就搬出了家门，而且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两人也很少有相谈甚欢的情况，更别说母女情深的画面了。

史密斯认为有必要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一些突破口。

“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是因为你的后母吗？”史密斯一开口就直奔主题，而这样的提问显然有些让辛迪措手不及，她在犹豫了片刻终于说道：

“我不想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她简直有点儿变态。每次我出去约会，她回来肯定要逼着问我是不是和对方发生性关系了，我刚开以为她只是关心我，怕我被其他男的骗了，但渐渐地我发现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她问得很细，甚至会问一些露骨的有关性的细节，比如我们在何时何地做了什么、他是不是很好等等。”辛迪的脸上明显有着憎恶，史密斯看得出她对自己后母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不满。



◎斯特拉的女儿辛迪

“那她和你父亲布鲁斯的关系怎么样？”史密斯继续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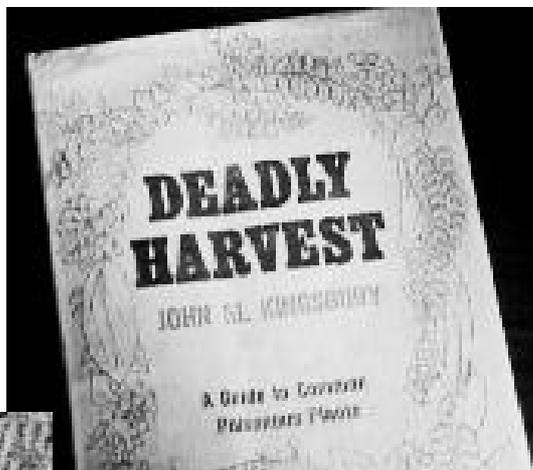
“我……我……肯定是她干的……”辛迪突然开始啜泣，话说得也断断续续。

“你说什么，是谁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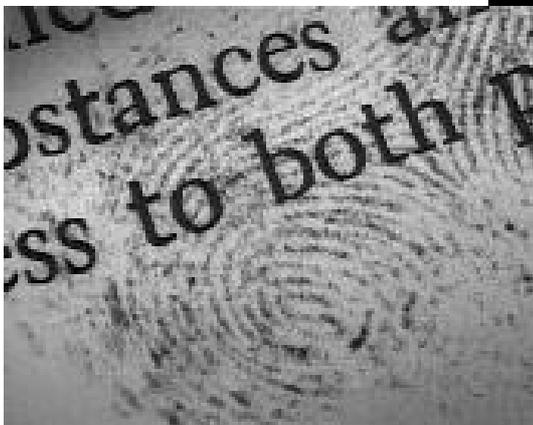
“肯定是斯特拉杀死了我父亲，我知道是她，因为我有一次曾经听到她和我父亲吵架的时候说过，她说我父亲是窝囊废，欠了一大堆债务，别说还开自己的陶瓷店和宠物鱼商店了，就连房屋贷款都还不上。”辛迪提供的线索让史密斯精神一振，这的确称得上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随后，辛迪还告诉联邦调查局，她曾经偶然看到斯特拉借阅过图书馆一本名为《致命收获》的书。根据这一线索，史密斯马上来到了当地的图书馆，

并且找到了这本书。在翻阅了几页之后，史密斯发现这本书介绍了不同的有毒原料和用毒方法。经过化验，书本的氰化物章节上遍布着斯特拉的指纹。另外，他们在《百科全书》介绍氰化物的页面上，同样发现了斯特拉的指纹。



◎斯特拉在霍本社区图书馆借阅的《致命收获》一书



◎书本氰化物章节的纸页上留有斯特拉的指纹

现在，调查人员有足够的证据，以谋杀丈夫的罪名指控斯特拉·尼克。但是，苏的死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和斯特拉是否也有关系呢？



最毒妇人心

经过调查，西雅图警方了解到1986年春天，斯特拉出现了经济危机，同时她对乏善可陈的丈夫布鲁斯也厌倦透顶。她精心谋划杀死她的丈夫，希望由此得到巨额的保险赔偿。为此，她假冒丈夫的签名，在保险单的受益人一栏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保险单上的条件，如果丈夫是意外死亡，她将得到额外的10万美元。

在做好一切准备后，斯特拉开始积极实施自己的谋杀计划。经过在图书馆查询大量的资料，她决定使用氰化物这种剧毒盐。那时候，仅在西雅图，人们就可以在40多家专卖店买到氰化物，而且无需提供身份证明。但是斯特拉忽略



了一点。她用来碾碎氰化物的碗正是她以前用来捣碎除藻剂药片的那只，并且在碾碎氰化物颗粒之前，她还忘记了洗碗。她绝对没有想到，那些绿色的小水晶颗粒会和氰化物混在一起，成为她落入法网的铁证。

随后，她把碾碎的氰化物放进止痛胶囊后，就将那瓶药同她丈夫的其他药摆在一起。布鲁斯有慢性头痛，几乎每天都要吃止痛片。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布鲁斯死后，验尸官错误地判定他是自然死亡。这个错误使得斯特拉无法如愿以偿，得到那10万美元的额外保险赔偿。

在这种情况下，斯特拉迫切需要一个借口，一个可以让人重新化验她丈夫尸体组织的借口。所以，这个具有蛇蝎心肠的女人又开始进行精心策划，决定投毒杀死其他人，造成一个氰化物杀手再次作案的现象。为此，她将3瓶带有氰化物的止痛药，分别放在她家附近2个商店的货架上，而苏·斯诺的家里人正好买下了其中的一瓶药。

一切就像预料中的一样，验尸官在解剖苏的尸体时发现了氰化物，警方又追查到了她家中的依克塞丁胶囊。这下子，斯特拉就有机会要求重新调查她丈夫的死因。她侥幸逃过了第一次谋杀罪，还想逃脱第2次。但是，联邦调查局发现了混在氰化物中的绿色除藻剂颗粒后，将目标锁定在斯特拉家附近曾经卖给她东西的宠物鱼商店，图书馆书上的指纹和伪造的保险赔偿申请单上的假签名都证实了她的罪行。当然，布鲁斯女儿的证词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很快，法庭就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判，陪审团判定斯特拉的2项谋杀罪名成立，并且判她入狱服刑90年。银行副总裁苏·斯诺中毒一案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时间并没有抚平所有的伤痛，而且还引发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对人性的思考：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



三
寻找凶手



1. 引蛇出洞

114

失踪的瓦莉丽

“911，我需要帮助。我的女儿失踪了。”报警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男性焦急的声音。这是1999年10月18日早晨9点钟左右。

“不要着急，先生。请慢慢说。”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报警服务台的接线员小姐对着电话那头说。听到是一起失踪案，她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这个城市每天报告的失踪案有很多起，很多人甚至丢了一只小猫小狗也要来麻烦警察。而且大部分失踪案都只是虚惊一场，那些失踪的人或者宠物，不是自己藏起来了，就是跟别的什么人在一起，总之一般到最后都能找到。

“我女儿，瓦莉丽·杰克逊失踪不见了。”电话里再次传来那个焦急的声音。

“事故发生地点？”

“在我家附近，斯波坎谷……”

接线员知道斯波坎谷是在距市中心几千米外东部的一个大型社区，住宅漂亮、环境幽雅，有很好的学校及其他生活服务设施。而且，那里的犯罪率很低，是个让人感到很安全的地方。

“她多大了？”接线员继续问着。

“9岁。10月份刚满9岁。”

“她今天没有去学校吗？”

“我们正准备去，她到外边玩了一会儿，她起得很早，然后我就找不到她了。”

“她是白人？”



◎九岁的小姑娘瓦莉丽



◎卡车司机布兰德·杰克逊

“是的，红头发。”

接线员一边按要求做着记录，一边安慰电话里的男人道：“请放心，我们即刻会派人前去调查的。”

很快，侦探梅得森就带着其他2位警察驱车赶到了布兰德·杰克逊——就是打报警电话的那个男人的家。此刻，布兰德家的前院已聚集了一些人，看起来像是附近的邻居。“请问那一位是布兰德先生？”梅得森走过去问道。

人们让开来。“我是。”一个原本坐在门前台阶上的高大男子站了起来。梅得森递上自己的证件，“是你报的警？”梅得森一边问一边习惯性地观察着面前这个男人。可以说他长得颇为英俊，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他高高大大的，面部五官棱角分明，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付金丝边眼镜。要不是事先看过他的资料，知道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卡车司机，梅得森说不定会把他当做大学教授。

“是的。我女儿失踪不见了。”布兰德说，他的样子显得有些紧张不安。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她的。她叫什么名字？”

“瓦莉丽，瓦莉丽·杰克逊。”

“能介绍一下她是怎么失踪的吗？”梅得森问道。

布兰德摊着双手，说出了事情的经过。他说今天早上瓦莉丽一直在后院与狗玩耍，而他则在地下室洗衣服。然后他听到瓦莉丽经过车库大门去上学。可是当他走出地下室，来到前门时，发现女儿的书包丢在了前门的台阶上，而人却不见了。



“当时是几点钟？”梅得森问。

“8点32分。”他说，“我当时看了表，因为那时候她应该已经在学校里了，而不是把书包丢在这里。”

“她通常是自己上下学？”

“是的。她已经上四年级了，而且麦克唐纳小学离家不远，只隔着3条街。”

“然后呢？”

“然后我拿着书包就到处找她，呼喊她。可是没有回音。我就去邻居家中找她，挨个敲门询问她在不在，但是左邻右舍都没有她的身影，我就给警察打了电话。”



©瓦莉丽的妈妈也曾失踪

梅得森思考了一下，觉得这可能不是很严重的事件。凭着以往的经验，他认为瓦莉丽会很快被找到。失踪的孩子通常会被发现在某个房间里或在某个朋友的家中。一般不到45分钟，顶多1个小时问题就能解决了。

“好吧，我们再找找看。对了，有她的照片吗？”梅得森多少有点随意地问。

“有的，你们等等。”布兰德拨开人群，走向一对老年夫妇。梅得森猜想那是布兰德的父母亲。据他得到的资料显示，布兰德和父母及女儿，就生活在他们身后的那所房子里。布兰德是瓦莉丽唯一的监护人，因为孩子的母亲，有吸毒问



题的罗莎安娜·普莱斯特在7年前神秘失踪了。

布兰德从那个老妇人手里拿过2张照片交给梅得森侦探。照片上的小女孩非常漂亮。瓦莉丽的母亲罗莎安娜是位墨西哥裔漂亮女子，瓦莉丽继承了母亲一半的墨西哥人血统。她有一头卷曲的棕红色头发，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蛋，笑起来露出2个好看的小酒窝。“她很可爱。”梅得森说着将照片传给身旁另2位警察。2位警察中的1位是女警安迪。她接过照片看了看后问道：“对了，她今天穿什么衣服？”

“她穿蓝色牛仔裤，是深蓝色的牛仔裤，紫色的袜子，外套是粉红色的，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蓝色小花。”布兰德回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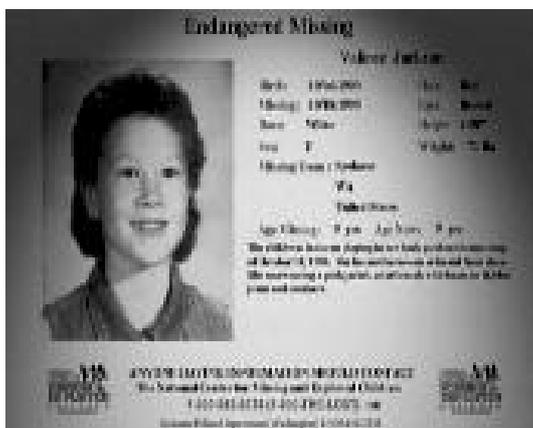
梅得森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看着他，问：“你能肯定？”

“当然。”布兰德肯定地回答。

“好吧，我们再四处找找。”梅得森说着开始行动起来。

斯波坎谷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这儿的警察也都尽心尽责。他们查访了瓦莉丽的所有同学以及杰克逊一家认识的所有邻居和朋友，结果一无所获。于是警局又增派了人手，对附近的所有住户进行了走访调查。天黑尽了，友好的邻居们下班后听到消息也纷纷加入到找寻的行列中。但遗憾的是仍旧没有发现瓦莉丽的影子。第2天，警局出动了更多的人手，并带上了警犬，进一步搜索了邻近几乎所有的地区，包括山区和森林地带。但瓦莉丽杳无踪影，好像从人间蒸发了。

警方认为，瓦莉丽意外走失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消息传开，人们纷纷传言9岁的瓦莉丽可能被人拐跑了，甚至进一步怀疑有人在专门拐骗上学的孩子。瓦莉丽的祖母在电视上登了寻人启事。梅得森看到过那则启事，70来岁的老妇人在电视上抽泣的样子让观者无不心酸。她最后哀求



©为了找到瓦莉丽，她的祖母还在电视上登了寻人启事



说：“不管是谁带走了她，请把她安全送回来，好心的人……瓦莉丽，你知道我们每晚都要拥抱亲吻你的，亲爱的，记住我们还会在心中拥抱亲吻你。”

在杰克逊一家想方设法的同时，警方也在尽全力搜寻瓦莉丽的下落，并通过报纸、电台要求居民报告任何可疑的消息。商店门口、汽车车窗和因特网上也都登了寻人启事。各种消息纷纷汇到警局：有人声称曾看见一个小女孩出现在某个商店门口；也有人带着从街边捡来的儿童衣物问是不是瓦莉丽所穿的；还有一位女人说几周前有一个身穿蓝色运动衣的男人，这个人大约1.85米高，浅色头发……不幸的是，这些信息都没有什么用。日子一天天过去了，9岁的瓦莉丽·杰克逊仍然音信全无。

恐慌开始在居民中间蔓延。做父母的都在担心，担心某种邪恶力量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居住区。他们不敢再让孩子走路去学校，怕自己的孩子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警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梅得森认为，瓦莉丽被陌生人诱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即1992年失踪的罗莎安娜找人把瓦莉丽带走了，对杰克逊家来说，这也是非常可能的。另外，梅得森还有一个感觉，也许是杰克逊自己藏匿了瓦莉丽，这是当他询问杰克逊时产生的一种直觉。作为父亲，杰克逊对瓦莉丽失踪当日的着装记忆得太详细了，这有点不对头。

“到底会是哪一种可能呢？”梅得森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又重重地吐出。他冥思苦想着，面对着眼前的卷宗，已经在办公室里坐了大半夜。年近50的他一生办过许多案子，这个失踪案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大案，但却给了他很大的压力。7年前瓦莉丽的母亲失踪，警方没能将之找出来，7年后瓦莉丽又失踪了，若真是她母亲把她带走了，那岂不是又将从7年前的旧案查起，然后查来查去又是不了了之？如果连续2次在同一家人身上发生的同一类案子上失手，警察局的声誉岂不将荡然无存？

想到这里，梅得森心中涌起一股不服输的劲。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锁定嫌疑犯

次日一早，看了一夜卷宗的梅得森显得已经很疲惫。他从卷宗中没能理出什么头绪，于是决定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走访调查。他带上安迪，先去拜访瓦莉丽的舅舅，也就是7年前失踪的罗莎安娜的哥哥斯宾得·普莱斯特。



◎瓦莉丽的舅舅



普莱斯特一家都是墨西哥裔美国人。从照片上看，瓦莉丽的母亲罗莎安娜可以算做美女，但她的哥哥长得可不怎么样。黑黑的脸上坑坑洼洼，显然是年轻时起青春痘留下的。梅得森和安迪敲开房门的时候，斯宾得一家人正在为瓦莉丽担忧。尽管他的妹妹已经杳如黄鹤，但看得出，他还是对妹妹留下的孩子颇为牵挂。梅得森与他交谈后，觉得他倒是蛮善良的一个人。

“我妹妹比我更善良。尽管她吸毒。”斯宾得说起妹妹罗莎安娜时，仍然不胜感慨。梅得森从其口中了解到，罗莎安娜可以说当初是因为爱情而嫁给布兰德的。那时候，她还是个开朗健美的小姑娘，并且在一家大公司做着一份不错的文秘工作。而布兰德则是个穷光蛋，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因而罗莎安娜的家人都反对他们的婚事。但罗莎安娜被长相英俊的布兰德迷住，并一心认为自己可以使潦倒的布兰德重振男性魅力。婚后，布兰德也的确变了很多，他终于找到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生活也稳定得多了。但布兰德的心似乎并没有放在罗莎安娜身上，他很快就有了别的女人，并且不止一个。

“罗莎安娜之所以吸毒也是因为这个，她终于明白他并不爱她。”斯宾得





说起这事来就恨恨的。他认为自己的妹妹走上歧路完全是被布兰德害得。

“那他们为什么不离婚？”梅得森想不到自己能听到这样一段失落的爱情故事，这可是警察局的档案卷宗上所没有的。

“哦，这很难说得清，她已经完全改变了她自己。”看来这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恋情外人是很难体会的，陷入这种恋情的男女究竟会做出什么，别人也是难以揣度的。

“那么你觉得瓦莉丽的失踪跟你妹妹有关系吗？”梅得森问到了正题。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斯宾得又顿了顿，有些激动起来：“警官，我早就想说了。我认为是他把孩子卖到妓院去了，因为他很需要钱。”

这又是一个新情况，梅得森心里一动。不过还没等到他开口，一直在旁边不吱声的安迪终于忍不住了：“为什么你这么想？一个父亲怎么可能会那样做？毕竟瓦莉丽只有9岁。”她觉得这种事难以让人理解，连这种想法都很让人惊异。

“他没什么做不出来的，他就是那样的人。”斯宾得看了她一眼，不屑地说。“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一直在筹钱，我想他需要大量的钱来还某个人的债，至于他是否在吸毒，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你能提供一些具体的线索吗？关于瓦莉丽的。”

“我就怀疑他把孩子卖掉了。”斯宾得提供不出更多的东西了。他的眼神里只剩下真实的悲戚。

从斯宾得家里出来，安迪的情绪很不好，梅得森没想到这次调查会对她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安迪还是一个刚从警校毕业没多久的女孩子，看起来还很单纯。梅得森觉得像安迪这样单纯的女孩在现代社会已很少见了，在警察堆里就更少见。不过，她早晚会接触到真实的社会，他想。

梅得森让安迪先回警局，他自己再去拜访一下杰克逊家的邻居克鲁兹太太。

梅得森已经见过了克鲁兹太太，她是瓦莉丽失踪的当天，一起帮助找寻的邻居之一。她自己也有2个孩子，最小的叫吉姆，年纪跟瓦莉丽差不多。梅得



森赶到她家里时，她正在花园里摆弄着花草。

“可怜的瓦莉丽。”克鲁兹太太正想能和人说说这事儿，“她是个很活泼的小女孩。如果有争执发生，她总是上前劝解。这个懂事的小女孩从来不惹麻烦。”

“但麻烦偏偏找上了她。”梅得森接口道。他们在克鲁兹太太家门前的庭院里聊了起来。在他们的隔壁，就是杰克逊家，梅得森时不时地向那里望上一两眼，说不出为什么，他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在那边的窗子后面总有一双眼睛在监视着他。

“是啊，也许这就是命吧。可是她还那么小，真是太可怜了。”克鲁兹太太倒没注意到梅得森的感受，自顾自地对他唠叨着。

“那么您认为瓦莉丽这样的命运跟她的家庭有关吗？”梅得森渐渐将话题引到瓦莉丽的家庭上来。

“这个，”克鲁兹太太犹豫了一下，“我想不会。瓦莉丽的祖父祖母很疼爱孩子。布兰德也应该算是个尽责的父亲，为了孩子他甚至跟相恋1年多的女友也分手了。丹尼特可是个漂亮姑娘。”

“怎么，那姑娘不接受瓦莉丽？”

“好像是这样。我记得上个月我问过布兰德，说怎么好长时间没看到丹尼特来，他告诉我他们分手了。我问为什么，他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不过他当时情绪很低落，我也不好多问，你知道这是他们的私事。我只是为他感到难过。他确实很迷恋那个女人。”

“那么，布兰德是怎样的人？”

“他看起来很有魅力，不是吗？不过他不太爱说话，运气好像也不太好。但总的来说还算比较本分的一个人。”通过与克鲁兹太太对话，梅得森对布兰德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据克鲁兹太太反映，布兰德并没有吸毒或暴力等不良倾向，也似乎没有在大量筹钱的迹象，但梅得森仍然感觉有些疑惑。

“好了，克鲁兹太太，很感谢您抽空跟我谈话。”梅得森站起身来向她告辞。走出院门，他看到不远处几个孩子正在玩耍，他忽然想起什么，又回过头

来问道：“对了，克鲁兹太太，顺便问一句，您还记得您的孩子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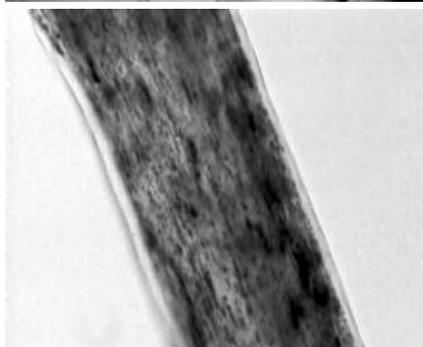
“吉姆好像穿的是……”她挠了挠头，“对不起，我确实想不起来了。这很重要吗？”

“哦，没什么。”梅得森面带微笑，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只留下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克鲁兹太太站在院子里，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

回到警局，梅得森决定对杰克逊家进行一次搜查。虽然出事的当天他大体上看过了布兰德的家，但他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更细致的搜查。也许早该这么做了，梅得森想，不过还好，瓦莉丽的卧室当天就被封上了。梅得森申请的搜查令一到手，就立刻带着各司其职的警员来到了布兰德·杰克逊的家。

警察的目标集中在瓦莉丽的卧室。他们首先在瓦莉丽的枕头上发现了一些血迹。虽然血迹只有一点点，但仍然让人有些意外。布兰德的说法是瓦莉丽在失踪的前一天晚上曾出过鼻血。而且事后的医疗记录也证实瓦莉丽以前的确有出鼻血的毛病。梅得森觉得布兰德不像孩子失踪那天那样焦急了，但仍旧有些不安。梅得森环顾四周，发现除了枕头上的血迹之外，没有其他用来止血的卫生纸或毛巾之类的东西。”

随后，警方又在瓦莉丽的房间里发现了一种名叫“帕罗西汀”的抗抑郁药。布兰德承认那是瓦莉丽服用的，因为瓦莉丽跟他的女朋友丹尼特关系紧张，一直在接



©瓦莉丽的卧室

受心理治疗。

克鲁兹太太和其他邻居都反映瓦莉丽是个很懂事的孩子，那么她何至于要接受心理治疗呢？梅得森想起照片上那个漂亮可爱的小姑娘，觉得这事有些不同寻常。

“哦，关系紧张到这种程度？”梅得森疑惑地问。

“嗯，”布兰德表情黯然。他解释道：“丹尼特和瓦莉丽经常争吵，丹尼特建议让瓦莉丽去接受心理治疗，所以，从那时起，瓦莉丽就开始吃这种抗抑郁药了。”

梅得森听他解释着，突然问道：“你和丹尼特分手了？”

布兰德脱口道：“不。我们……我们只是暂时有些矛盾。”

“好吧，我们会证实的。”

“证实什么？”

“证实一切。”梅得森不再说什么了。这时同来的法学专家又在瓦莉丽的床上发现了另外一种东西——2根红色的毛发。这些物品均被带回了警局的实验室。

很快，进一步的调查和实验结果都出来了。从为瓦莉丽看病的医生和她的诊断记录上了解到，瓦莉丽的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也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帕罗西汀”，而且她也确实曾经有过流鼻血的病历。但是房间内却没有别的东西能证明她失踪的前一天流过鼻血。梅得森总觉得这一点很可疑，也许那枕头上的血迹是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谋杀。此外，从瓦莉丽房间里发现的那2根毛发，经鉴定是阴毛，而且与布兰德的阴毛相似。这一点更可疑，也许布兰德强奸了自己的女儿。梅得森的另一个疑点是，布兰德怎么会对瓦莉丽失踪那天的穿着记得那么清楚，他记得瓦莉丽当时身上穿的每件衣服，他甚至知道瓦莉丽穿的是紫色袜子。这不是一般父母所能做到的，比如克鲁兹太太就做不到。

当梅得森把自己的疑问一一列出来后，安迪惊奇地发现他已经将矛头指向了瓦莉丽的父亲布兰德。尽管这些疑问不能确认什么，但安迪也开始怀疑起布兰德。“那么说布兰德有可能强奸并谋杀了自己的女儿？”



“不可否认有这种可能。”梅得森说。

“那么我们应该对他进行重点调查和跟踪。”安迪心急地说。

“不错，”梅得森又点上一支烟，“但这一次我们要换一种特别点的方式。”他心中已经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引蛇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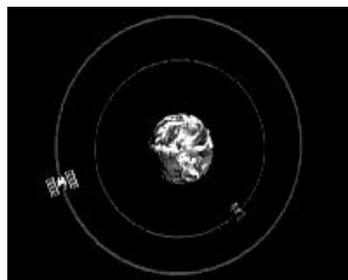
◎警方将GPS系统装入布兰德的汽车

梅得森将布兰德作为重要嫌疑人纳入了视线。没两天，梅得森就再次申请了搜查证，这一次他要搜查布兰德的轻型货车和小汽车。

警方并没有在这2辆车里找到任何的可疑物。不过梅得森并不灰心，因为他在这次搜查中在这2辆车里秘密安装了件小东西。这件小东西叫“全

球定位系统”（GPS）。有了这个系统，警方就能不留痕迹地监视这2辆车的行踪了。

但是，即使梅得森的怀疑没错，布兰德的确谋杀了自己的女儿，并将之掩



◎GPS工作原理

知识链接 >>>

全球定位系统（GPS）

在地球上空16000千米的地方，有28个全球定位卫星在环绕地球运转。由于这种全球定位卫星上装有自动钟，它能向地面发射准确的时间。又由于信号需穿越不同的空间距离，它们抵达地球的时间也各不相同，而由电脑控制的接收器会把这些信号转换成物体的确切位置，其误差不超过10米。

埋的话，那么他的犯罪过程已结束，如果他不再有所行动，警方的监视又有什么意义呢？为此，梅得森决定实施一个有些冒险的计划。

瓦莉丽失踪2个星期后，斯波坎谷的居民们为她举办了一个烛光守夜仪式。在一片小树林里，人们聚在一起，捧着一支支红蜡烛，祈祷可爱的瓦莉丽能安全返回。

回。那一支支烛光就如同一颗颗跳动的红心，寄托着人们真诚的希望。

布兰德却没有参加这个烛光守夜仪式。他独自到一家酒吧里喝酒，并且遇上了有意跟着他的梅得森。布兰德发火了：“又是你！我已经受够了。”他叫嚷着，“总是有人跟踪我！你们，还有那些讨厌的记者，讨厌的邻居，为什么一天到晚地缠着我？”



◎居民们为瓦莉丽举办了一个烛光守夜仪式，祈祷她能安全返回。

“我们并没有跟踪你，也没告诉记者我们怀疑你。恐怕……”梅得森故意停顿了一下，“恐怕是你自己心虚了。所以只要走在你后面的人，都会被你当做跟踪者。不是吗？”梅得森说着喝了一口啤酒，样子很轻松。

“你，你，你们怀疑我是吗？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干的？”

“嘘，小点声，你不怕被别人听见吗？你这个嫌疑犯。”梅得森就是要故意激怒他。

“真是太过分了！我要投诉你！”



寻
找
凶
手

125

“呵，不要再演戏了，布兰德。我们知道你杀了她，把她埋了起来。也许你埋得并不深，我们的警犬会找到她的尸骨的，你就等着瞧吧。”

“胡说！胡说！”梅得森看到布兰德眼里有一种恐惧。

“2个星期了，尸体也该腐烂了。那气味一定很难闻。”梅得森仍旧不动声色地说。

布兰德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你要注意了，”梅得森站起身，丢给酒吧侍者1张纸币，然后转过头来，“我还会来找你的，我早晚会把你投入监狱。”

第2天，梅得森又带着警犬在布兰德家附近进行了一次搜索。这次是故意给布兰德以压力，并且使布兰德产生错觉，以为警方的重点只是在搜索尸体，而不在于监视他。警方确实一直没有派人监视他，因为有天上的那些卫星在监视他。

在梅得森第2次带着警犬出现在布兰德家周围之后，布兰德终于上钩了。

GPS显示布兰德曾开车到约96千米以外的一个偏僻伐木场去了一趟，并在那里呆了44分钟。4天后，布兰德又去了维卡里路上的一个荒凉地区，车程大约5分钟。GPS接收器旁的警员为他记录了他在那儿的活动时间：2点28分28秒他到达了那个地方，然后，又在2点44分10秒时离开了，其间他在那里呆了大约15分钟。接着，GPS又显示布兰德从那里驱车再次来到了96千米之外的伐木场。

数天来，梅得森等人一直通过全球定位系统监视着布兰德的行踪，现在终于发现了他的

异常情况。看来可以收网了。梅得森带队前往布兰德到过的几个地方进行勘察。在维卡里路上的那个荒芜之地，警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坑穴，梅得森断定那是一个坟堆，可坟墓里只有2个塑料购物袋和一些沾有几根红色头发的胶带。



©警方通过GPS追踪到布兰德的踪迹



◎警方找到了埋藏瓦莉丽尸体的地方



◎瓦莉丽的舅舅得知她遇害伤心地哭泣

警察们接着驱车去了96千米之外的伐木场。这里地势非常偏僻，除了树木，周围还有旷野和农田。一到那里，警犬就在树林中找到了一个最近刚刚被挖掘过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坟堆，其墓穴要比维卡里路上的那个深得多，警员们小心而卖力地挖掘着，突然，他们触到了一个相对柔软的东西。

这时，大家都屏住气等待

着。终于，那个东西显露出来——墓穴里赫然放着的正是9岁大的瓦莉丽·杰克逊的尸体。她面部朝下，身体已经有了腐烂的迹象，但她的红头发和她那圆圆的脸型却依稀可辨。

警方终于找到了瓦莉丽，但却不是她的尸体。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瓦莉丽的舅舅，那个外表粗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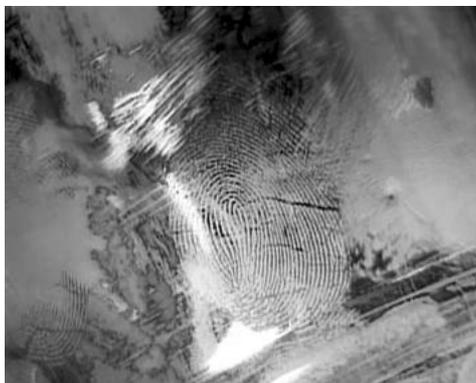
的汉子斯宾得，顿时惊呆了。事后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旧唏嘘不已：“我看到治安官向我走来，他看着我，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找到了瓦莉丽的尸体。当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失去了意识，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腿、自己的胳膊，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这个打击太大了，我的大脑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它似乎死掉了。这真是太痛苦了。”



不过，梅得森的计谋终于成功了。布兰德在警方的压力之下，终于因害怕瓦莉丽的尸体被发现而将它埋到了更深的墓穴里。现在警方有了大量的证据：在第1个洞穴里发现的2个塑料袋与在布兰德家的厨房里发现的一打塑料袋有着同样的商标，而且塑料袋里还有瓦莉丽的血迹；墓穴里的胶带也与布兰德家地下室里的一卷胶带相吻合；墓穴附近还有布兰德的汽车轮胎印和脚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是布兰德埋葬了瓦莉丽。现在，警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证据进一步来证明布兰德就是凶手。

梅得森把从墓穴中找到的塑料袋和胶带送到了美国联邦情报局进行分析。那里有一个机构专门为各种执法部门提供帮助。他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有多忙，他们总会优先处理那些诱拐儿童或儿童被杀的案件。因此接到瓦莉丽案件的鉴定任务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投入了这项工作。他们使用了一种名叫“真空金属熔敷”的高级技术，这种技术能够发现塑料类不可渗透材料表面的细微痕迹和指纹。联邦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做的试验非常成功。他们在塑料袋的内部和胶带上都发现了指纹，而这些指纹正是布兰德的。

与此同时，对瓦莉丽的尸检也在进行。法医没有发现性虐待的证据，但却在孩子的脸上和鼻子上发现了淤伤，同时进一步发现了孩子是因窒息而死。把



◎警方从墓穴中找到的塑料袋上发现了布兰德的指纹

死因与瓦莉丽卧室里发现的带血的枕头联系起来，就基本能揭示凶手的谋杀方式：布兰德是用枕头将瓦莉丽活活闷死的，这也就是枕头上留有血迹的原因。然后布兰德用塑料袋和胶带

将她的头包起来，以防血液滴在地板上。最后，布兰德给小姑娘穿上了衣服。所以他会清晰地记得瓦莉丽所穿的衣物，甚至她的袜子的颜色。

接着，布兰德开车将瓦莉丽的尸体送到维卡里路上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应该是他在一次打猎时发现的。墓穴是他当时挖的，还是事先挖好的，这个还有待查清，但这一点已不重要。总之他将瓦莉丽埋在了那里。

做完这一切回来后，他给警察打电话说自己的女儿失踪了。

几个星期后，在警方的压力下，他的心理发生变化，开始怀疑自己先前所做的是否稳妥。于是，布兰德驱车1小时来到某个荒凉的伐木场，在那里呆了44分钟，这段时间他很可能在挖一个更深的墓穴。4天后，布兰德又开车到维卡里路上，将瓦莉丽的尸体取了出来，他驱车1小时再次来到伐木场，把瓦莉丽埋进那个更深的墓穴之中。布兰德不知道，卫星在天上看到了全部的过程。

做完这些分析后，梅得森不由得深深呼出了一口气。但是，他随后又沉重起来。是的，这个案子让人没法轻松。那个快乐活泼，漂亮可爱的小女孩，竟遭受亲生父亲如此惨绝的谋杀！

要起诉布兰德，还有1个问题：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做出亲手杀死自己女儿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又是全球定位系统揭开了谜团。

知识链接 >>>

真空金属熔敷

人的皮肤，尤其是手指上每天每时都会分泌出一些汗液和油脂。尽管有时候它们少得几乎难以觉察，但仍然会在接触的物体上留下痕迹。真空金属熔敷技术就是将可疑物体，以及金和锌等金属一同放入特制容器中，然后将容器内的压力减小到接近真空状态，接着加热金属使其蒸发。在真空状态下，这些金属蒸汽会附着在任何可能的油脂上。因此，人留下的指纹或其他痕迹就清晰可见了。





罪责难逃

梅得森知道，能做出谋杀亲生女儿这种有悖人伦的恶行的罪犯，其心理多多少少总会有些偏执或变态。布兰德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查清楚这一点，那么到了法庭上，即使有了许多证据，陪审团也很难相信一位父亲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梅得森最初的一些猜测基本上都被排除了：瓦莉丽的死显然不能使布兰德得到什么财产，所以关于钱的动机都可以排除；有关性虐待的猜测也由尸检结果否定了。那么，还会有什么原因能成为布兰德的动机呢？

也许只有从性格因素，或是情感因素寻找线索了。这时候，梅得森突然又想起一个一直困扰在心中的小疑团。布兰德曾经亲口对克鲁兹太太说过已经与女友丹尼特分手了，但当梅得森后来亲自问起这件事时，布兰德却否认了？这一下意识的举动是为什么呢？这件案子难道与丹尼特有牵连？梅得森没有见过丹尼特，但他曾经让安迪查过她的资料。梅得森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丹尼特那颇为性感迷人样子。对，就找她再了解了解情况。

想到这里，梅得森让安迪把丹尼特的地址又找了出来。十三区威尔逊大道41号……威尔逊大道？这个地方怎么如此耳熟呢？梅得森确信自己没有去过那里，但他肯定这个地名他一定听说过，而且一定是在最近。在哪听过呢？突然，梅得森猛然想起来了。这个地名是在利用GPS追踪布兰德时听到过的。确切地说是布兰德曾经到过那里，而且不止一次。梅得森立即找来地图和当时的追踪记录一核对，突然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没错，GPS追踪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他在去墓地和从墓地回来的路上，都曾到过十三区威尔逊大道41号。而那正是他的前女友丹尼特家的地址。而且仔细一查看，在布兰德露出可疑行动之前，他也已去过多次了。难怪这个地址自己会那么熟悉。梅得森意识到，自己当初一心认为布兰德的活动只有出了城才比较可疑，对他在城区内的活动有些疏忽。没想到这个疏忽差点使他丢失了一条重要线索。幸亏还算及时发现，梅得森暗自庆幸。

这样一来，他再去拜访丹尼特就可以掌握更多主动权了。“安迪，愿意和我一起去拜访这位美女吗？”梅得森拿着丹尼特的照片问。

“当然了。”

路上，梅得森向安迪道出了自己的发现，并向她解释了自己推论，他说：“虽然他们已经分手了，但布兰德还在继续追求她。他完全被这个女人迷住了，这种迷恋程度使他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他女儿的生命更重要。他就为这个杀了自己的女儿。”

“那我们去拜访丹尼特的目的是什么呢？”

“只是要去证实。”

丹尼特，30来岁，长得的确动人。她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住在威尔逊大道41号的公寓里，梅得森和安迪在这里听到了一段迷离的爱情故事，如果那可以称之为爱情的话。她说，她是在一年半之前认识布兰德的。那时候布兰德正好用他的货车为她搬家。她一下子就爱上了外表英俊并颇有气质的布兰德，很快就和他同居了。但是她很难与瓦莉丽相处，而布兰德却追着她结婚，她忍受不了压力，因此终于选择离开他。布兰德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始终追求不放。“他爱我比我当初爱他疯狂十倍，他已经失去理智。”



©布兰德的前女友丹尼特

梅得森：“你感觉布兰德是怎样一个人呢？”

丹尼特很坦白地说道：“他很温柔，是个不错的情人，至少对我是这样。但有时候他太敏感、太偏激，看问题比较悲观，还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怀才不遇，很想帮他。但是后来我发现那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很难改变。因此和他在一起有时也会感觉很累。”

“他有暴力倾向吗？”

“对我，没有。但我看到到他杀一只流浪猫，手段很残忍。”





“你怕吗？”

“当然。这也是我和他分手的原因之一。”

“能问一下你为什么与瓦莉丽和不来吗？”

“不知道。也许是一开始就彼此有成见吧。我看到她就想起她那个墨西哥母亲，我觉得正是她母亲毁了布兰德。布兰德也这么认为。至于她为什么不喜欢我，我也闹不清。”

从丹尼特家出来后，梅得森对安迪说：“我坚信这一点，就是丹尼特并不喜欢瓦莉丽，布兰德觉得如果他想得到丹尼特，就必须摆脱瓦莉丽。”安迪则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应该说一切都清楚了。在证据面前，布兰德因谋杀亲生女儿而被捕。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布兰德被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监狱里给丹尼特打电话，向她求婚。

而丹尼特所做的第一件事则是：给自己的大门换锁。

梅得森对布兰德的行为无话可说。所有工作都已完成，他终于可以把这件案子移交给检察官德里斯科了。德里斯科看了这个案子的卷宗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说：“作为父亲应该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他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让她脸朝下躺在土里。这种惨绝人寰的行为令我感到无比愤怒。真是太野蛮了。”他决定亲自为这个案子做准备工作。

根据材料，德里斯科决定以一级谋杀的重罪指控布兰德。

审判过程中，布兰德并不否认自己挖了墓穴并掩埋了瓦莉丽。但他声称瓦莉丽是因服用了过量的“帕罗西汀”而意外死亡的。他担心会遭到舆论的谴责，感到很害怕，于是就偷偷地埋了尸体。这样的辩白根本站不住脚。德里斯科指出，法医对瓦莉丽的身体进行了检测，“帕罗西汀”的用量无法致命。



©布兰德被法庭判罪

最后，陪审团认定布兰德·杰克逊犯有一级谋杀罪，他被判以有期徒刑56年。

许多人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瓦莉丽的舅舅，斯宾得就曾愤愤不平地说：“我认为他应该被判死刑，但却没有。我想任何一个谋杀孩子的人都应该判死刑，他们根本就不该活在世上。”

为这个案子立下汗马功劳的梅得森也有一点遗憾，他感到7年前瓦莉丽的母亲失踪的案子可能也与谋杀有关，他说，“这使我想到了，他可能还知道罗莎安娜的下落。”

斯宾得也检举说：“她很害怕布兰德。在我最后一次与妹妹交谈时，她说非常担心自己的性命，她说布兰德有一些碱液，那么他用碱液做什么呢？那时布兰德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所以我相信我的妹妹一定是被他埋在那个工地的下面了。”



◎警方怀疑瓦莉丽的母亲当年也是被布兰德杀害，但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还有许多人也认为布兰德在几年前杀死了瓦莉丽的母亲罗莎安娜。他们凭的是一个最常用的判断：既然他能这么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女儿，当然也能对妻子下手。但日子太久远了，警方没有相关的证据，布兰德也不会主动交代，因此也只能任其缥缈了。本案中唯一令人值得庆幸，也是令人十分沉痛的是，失踪的瓦莉丽终于找到了。

为了纪念瓦莉丽，她曾经就读的麦克唐纳小学的孩子们在学校外边种了一棵树。这棵树长得很好，非常健康，这本该是瓦莉丽所拥有的生活。





2. 变态杀手

“他还是不肯放过我，想让我恢复原来的样子……”

在马里兰州的海滨城市西尔弗斯普林，有这样一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中年男性罪犯，他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哼哼叽叽地唱上这么两句。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精神变态的犯人。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由于每天都要刮胡须，所以总是满脸青色的胡楂子。一脸的胡子似乎已向世人充分表明男性激素的特征，可他却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女人，喜欢头戴女人的假发，穿上女人的衣服和高跟鞋，抹上口红，涂上指甲油，然后携带凶器作案。但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罪犯，尤其是他打扫犯罪现场的能力，绝对超乎常人。他可以在杀人之后半小时内，将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将被杀害者的尸体切割好后带离现场，无人能够发觉。在1986年6月的一个周末，他曾残忍地杀死了一个小女孩，事后成功地逃脱了警方的盘查，逍遥法外。如果不是6年后他在另一起杀人案中被捕获，案件的真相还不知道要被隐瞒多久。

难道他杀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正午。卡尔·多尔正带着6岁的小女儿米歇尔在自家别墅前的游泳池里玩耍。卡尔是个40出头的中年男人，正午的阳光洒在他裸露的上半身上，可以看到结实的臂膀和肌肉。米歇尔



©米歇尔在自家的游泳池里玩耍

是个金发的小女孩，有一个圆滚滚的小脑袋和胖嘟嘟的小脸蛋，她正躺在专供儿童戏耍的小游泳池里，嘴里含着一根吸管，伸进水面后吹出一串泡泡。她使劲向爸爸做手势，意思是让他看水面上的那些泡泡……

多尔笑了。这些天一直紧皱着眉头，在瞬间舒展了一下。

和许多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年男人一样，多尔正陷入一场离婚大战之中。他和妻子迪伊的感情在2年前就已经破裂，但为了争夺对女儿米歇尔的抚养权，2人相持不下，一直纠缠不休。

多尔和迪伊都是善良的人，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宝贝女儿。但他们的性格矛盾在婚后日趋激烈，如果不是女儿的出生，肯定早就分手了。米歇尔的到来使这段痛苦的婚姻又勉强维持了6年，但她也成了父母离婚的最后一个焦点。



◎卡尔·多尔一家人的照片

在法庭上，迪伊坚持说，多尔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而且在家庭中有暴力倾向，把女儿交给他就等

于交给了魔鬼。她要的是女儿的完全的监护权，希望离婚后女儿再也不要见到多尔，永远都不见面才好。

多尔高大结实，但绝不是个喜欢对妻子挥舞拳头的男人。往往是迪伊无休止的争吵和特别伤人的话激怒了他，他才会失去理智，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他的一推一搡往往换来迪伊雨点般的还击，但迪伊并没有用多大力量。他们都是有教养的人，并不想在身体上过分地伤害对方，但彼此的心都已被对方伤透了。

多尔早已同意离婚，但在对女儿的监护权问题上却毫不让步。他的底线是可以让女儿和迪伊一起生活，但他一定要保留自己的抚养权和探视权，而且每月都要给生活费，每周都要去探视女儿一次。而迪伊则希望永远也不要再见到卡尔，她无法忍受每周还要见到这个男人，并且把女儿交给她，那对她来说是



一场无休止的噩梦。

多尔被这场离婚官司拖得筋疲力尽，内心终于有了松动，考虑是否答应迪伊的要求。但他希望迪伊给他一星期的考虑时间，在这一星期里，他要求带女儿到别墅来，一起住上几天。迪伊为了尽快了结官司，同意了多尔的这一要求。于是，多尔把米歇尔带到了这里。



◎米歇尔的照片

正午的阳光照射到游泳池，波光粼粼，女儿在愉快地戏水，她还不懂事，不知道父母间对自己的争夺。多尔希望女儿能永远无忧无虑地生活，哪怕以后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她，自己也会在心中为她默默地祝福。多尔走出游泳池，他该去做午饭了。他在泳池边帮女儿换上干净的衣服，想带她一起进屋。但米歇尔说，她还要在泳池边再玩一

会。想极力满足女儿所有愿望的多尔，只好摇摇头，独自回屋，他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了女儿一眼。他根本无法想到，这是他看女儿的最后一眼。

半小时后，多尔做好了午饭。他到泳池边招呼女儿进去吃饭，却发现那里没有女儿的身影。他想，女儿一定是去找她的小玩伴伊丽莎白去了，于是他就向15米外的另一栋别墅走去。这栋别墅是格兰·克拉克夫妇家的，克拉克夫妇也有一个小女儿，叫伊丽莎白，她和米歇尔同岁。克拉克太太身体不好，夫妇俩带着女儿长年住在别墅里休养，他们几年前就认识了。米歇尔每次到别墅来都会去找伊丽莎白玩，此外她再没有别的小朋友，自然也不会到别的地方去。

多尔走到别墅前，发现门是锁着的，他按了几下门铃，没有人来开门。看来别墅里没有人，克拉克一家去哪里了呢？他推测克拉克夫妇不在家，而伊丽莎白和米歇尔可能到前面的树林里玩去了。接着他便向前面的那片树林走去，但没有找到2个小女孩。这时他才有点紧张了。等他走出树林，忽然碰到克拉克



©卡尔到克拉克家寻找女儿

夫妇开车回来，伊丽莎白从车上下来时，多尔忙问她：“你看见迈克尔了吗？”伊丽莎白说：“没有，我和爸爸妈妈出去了。”多尔更慌张了。因为迈克尔除了克拉克家哪儿也不会去，她是不敢一个人走远的。但在她可以活动的范围里，竟没有发现她的人影。这时，他发现格兰·克拉克先生按自家门铃，没有人开，他掏钥匙开了门，却从楼上迎面走下来一个男人，提着手提包、衣箱，还背着个大气包。他是格兰的弟弟哈登，正准备离开别

墅。“你看到我女儿了吗？”多尔急忙赶上去询问。“没有。”哈登答了一句，从多尔身边走过去了。

多尔看着他的背影很疑惑，因为刚才他按门铃的时候，别墅里的这个人并没有出来开门。而哈登也没有和克拉克夫妇打招呼，就径直走远了。六神无主的多尔焦急地继续寻找女儿。天渐渐地暗了下来，但还是没有迈克尔的消息，他决定报警。警方立即与迈克尔的母亲迪伊取得了联系。得到噩耗后的迪伊扔下电话就赶到了别墅，一见到多尔就发疯一样地向他扑来，大声喊叫：“还我女儿，你把迈克尔弄到哪里去了？”完全失去理智的她与多尔扭打在一起，警察不得不将二人强行拉开，等迪伊平静下来，才对她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迪伊一口咬定说，迈克尔肯定出事了，一定是多尔对她下了毒手。她告诉警方，多尔曾经用女儿威胁过她。在他们的离婚大战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多尔曾经扬言要把女儿带走。迪伊语无伦次地叨念着，多尔一定是把迈克尔弄到什么地方藏了起来，也许已经把迈克尔杀害。她要求警方立刻把多尔抓起来，直到他供出女儿的下落为止。





同时，警方还调查了克拉克夫妇，他们不相信迪伊的话。格兰·克拉克先生说，他不相信多尔会绑架、隐藏甚至杀害自己的女儿，因为他们从车上下下来见到多尔的时候，他完全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表情似乎是世界末日要来临了。

格兰·克拉克还说：“他的脸全都红了，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分明是很惊恐，如果说他是在表演，那他可以去好莱坞当明星了，还没见过哪个明星能演得那样好。”

警方起初也不大相信迪伊的话。一个父亲绑架隐藏甚至杀害自己的女儿，也太有悖常理。何况迪伊与多尔正在离婚，迪伊突然听说丈夫把女儿弄丢了，她的伤心和愤怒可想而知。她是一个母亲，想离开丈夫，又害怕失去女儿，当感觉女儿真的可能要失去时，有过激的反应也不足为奇。

但多尔显然是被迪伊的话激怒了。他觉得完全是由于这个女人对他太仇恨了，竟然诬陷他伤害自己的女儿。他要求警方为他做测谎试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警方觉得这样的测谎试验没有必要，但多尔执意要求，警方最终还是同意了。

事实证明，打乱警方整个调查工作的关键就在这里：多尔接受了测谎，但他没有通过。在此之前，警方对多尔的怀疑并不大，他们更倾向于是迈克尔自己走丢了或者被什么人拐跑了。但多尔竟然没有通过测谎，这下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怀疑都转向他，多尔成了最重要的嫌疑犯。

此时，其他的调查工作完全停顿了下来，警方正式逮捕了多尔，并对他进行突击审讯。当初，多尔是在极其愤怒的情绪下自己主动提出测谎的，但警方现在却认为，他也许是被妻子迪伊点中了要害，提出测谎只是为了隐瞒真相。

多尔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无法通过测谎，他的精神开始崩溃了。

在测谎实验的过程中，警方并没有虐待多尔，但有3个警察轮流审讯他。他们让他坐在椅子上，头上顶着耀眼的灯光，那比阳光强烈许多倍的灯光把他的一切都暴露在亮处，即使合上眼皮也无法得到片刻的黑暗。



一个警察不停地对多尔说：“米歇尔的失踪一定和你有关。我们会找到她的尸体的。一旦找到了，就把你缉拿归案。”他一边面无表情地用手指戳多尔的脸，一边对他喊叫：“你必须坦白！”

另一个警察则是怀柔政策，他对多尔说：“米歇尔是你的女儿，但你不是她的上帝。只有上帝才有权力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你虽然是他父亲但你也不能伤害她。你伤害她，上帝是不会宽恕你的，忏悔吧！”

还有一个警察则提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刚问过“你最后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多尔回答完，他又问：“是真的吗？但她最后看到你一定不是这时候，对吧？”问着问着突然来一句：“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是恨她母亲吗？把怨恨都发泄到她身上？”

连着3天3夜，多尔在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我没有伤害她，请相信我！”“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如果知道我还不去找她吗？”“我最后看到她就是在游泳池边。”可警察总是问：“你如果说的是真话，为什么通不过测谎？”3天3夜之后，多尔承认了，是他杀了自己的女儿。

警察们非常高兴，觉得大功告成，便追问多尔尸体在哪里。多尔说，是在别墅里。于是，警方将别墅搜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有发现。

多尔又说，是在他家里。但迪伊当时一直在家。即便如此，警方还是去了他家里，又搜了个底朝天，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最后多尔说，是在他父亲的坟墓里。警方又搜查了埋葬他父亲的地方公墓，结果也仍是一无所获。

警方被激怒了，觉得多尔是在故意戏耍他们，使他们空跑了许多次，简直是威严扫地。于是，他们决定不让多尔睡觉，除非他说出米歇尔的尸体的真正下落。

但多尔还是反复强调这3个地方。由于缺少睡眠，到了审讯的最后时刻，他说的话变得模糊起来，发出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古怪，根本分辨不清是什么单词。偶尔可以听清楚一两个单词，比如“火箭”、“月球”、“卫星发射场”、“银河系”之类，他好像在谈论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事情。



一个警察仔细观察多尔，只见多尔的目光呆滞，总是死死地盯着一个方向，而且一盯就是好几分钟。他坐在椅子上，半个多小时也不换一下姿势，皮肤和肌肉似乎都麻木了，整个人就像是一幅软塌塌的塑像。这个警察狐疑地问同伴：“他是不是疯了？”

结果，警方决定将多尔带到华盛顿基督教医院，请精神科医生对他进行检查诊断。医生经过诊断认为，多尔是典型的间歇性精神分裂症状，必须立即入院治疗。他的病情应该是很轻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康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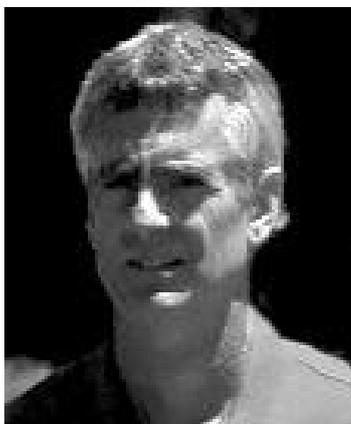
只用了3天的治疗，多尔的神志就恢复了清醒。他对医生说，发病期间他产生了幻觉。没有东西的地方，他能看见东西，没有人的地方，他能听见人在说话。他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米歇尔，又和她在一起玩耍。米歇尔说，希望爸爸能带她坐宇宙飞船，到月亮上去。他就开始准备了。他造了一个宇宙飞船，在卫星发射场将它发射上天，带女儿去了月球……

多尔还对医生说，他再也不愿回去见警察了，见到警察他还会发病的。而此时的警方也已经决定不再审讯他。

多尔在医院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就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不可能杀害女儿，他在警察局也从未坦白过什么。警方先前的审讯记录，是在他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下记录的，这些他精神错乱时说的话不能成为供词。最后他提出，要再做一次测谎试验，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个月之后，经过医生的允许，警方对多尔又进行了测谎，这次他顺利通过了。

警方不得不宣布释放他，但对他的怀疑并没有完全消除，只是无法找到控告他的证据。对这个案件的侦破不得不停止，因为除了多尔外，警方根本就没有找到其他可以怀疑的对象，也没找到别的线索。

与此同时，在两三个月内，带有米歇尔照片的寻人启事贴满了西尔弗斯普林市的大街小巷，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但最终还是没有人见过米



◎米歇尔的父亲卡尔

歇尔，她就这样离奇地失踪了。渐渐地，有关她的传闻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消退了。

但多尔和迪伊永远都忘不掉她，警方也记住了她，仍时不时地注意一下卡尔·多尔先生的行踪。当然，也有不少警察认为，多尔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他只是在入院治疗后巧妙地骗过了测谎仪，仅此而已。

哈佛女生离奇失踪



◎另一名失踪者劳拉，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6年过去了，1991年8月，西尔弗斯普林市又发生了另一起失踪案，失踪者是23岁的哈佛大学的女学生劳拉·郝特琳。郝特琳身材高挑，金发圆脸，是那种走在大街上回头率很高的漂亮女孩。她是回西尔弗斯普林市的家中度暑假的，却在一天夜里突然离奇地失踪。据报案的郝特琳父母介绍，自从郝特琳

上大学后，变得更有个性了，白天总是往外跑，而且喜欢到很晚才回来。8月17日深夜，郝特琳从酒吧回到家中，浑身的酒气，家人赶紧让她去休息。郝特琳的家是一座2层小楼，卧室都在楼上，而郝特琳的房间恰好紧挨着父母的房间。郝特琳的母亲雷妮亲眼看见她洗了澡，然后进入了卧室。临睡前，雷妮还特意进到女儿的卧室里看了一眼，发现疲惫的女儿已经躺在床上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第2天清晨，雷妮起床做了早饭，叫郝特琳起床，可她的房间里却没有回应。开始她以为女儿昨夜喝多了，要多睡一会，没理会，也没进去叫她。可等雷妮自己吃完早餐，再走进女儿的房间时，她惊讶地发现女儿已经不见了。





起初，雷妮以为女儿肯定又是半夜里偷跑出去了，非常生气，想在她回来的时候好好训斥一顿。可到18日夜里女儿还没回来，夫妇俩才觉得事情不妙，开始惊慌起来。他们想到了所有郝特琳可能去的亲戚朋友家，并打过电话去询问，但都没有她的消息。直到19日清晨，郝特琳仍不见踪影，老两口这才报了警。

警方问明了郝特琳的情况，也认为她是半夜偷偷跑出去了，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寻找。当时，一位叫塞迪·格林的警官提议搜查一下郝特琳的房间，看能否发现一点线索。

警察们在郝特琳的卧室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格林警官无意中掀起了铺盖，发现床垫上贴着3块棕黄色的胶条，他并没有在意。雷妮当时也在卧室里，她却起了疑心。她对格林警官说，劳拉的床垫以前从未破损过，现在怎么贴上了胶条呢？

于是，格林警官立即将胶条撕掉，床垫上露出了3个大口子，显然是水果刀之类锋利的刀具划出来的。雷妮更奇怪了，劳拉怎么会把自己的床垫划出3个大口子呢？而床上的被单却没有丝毫损伤。

格林警官还发现，刀口处床垫的颜色似乎比其他地方要深一些，他怀疑是血迹，就立即找法医前来鉴定。法医的鉴定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法医说，这些的确是血迹，但经过了盐酸的清洗，不过他还是认定这些血迹是很新鲜的，就是这一两天染上去的。且如此长度的血迹一定要许多血液才能染上去，如果这些血迹是劳拉的，那么，17日深夜她可能被人在这张床上杀害了！

郝特琳夫妇难以置信，因为那天夜里他们睡在隔壁房间却没听到任何动静，而且床上的被单上却没有任何血迹，现在的被单也与以前的被单是完全一样的。凶手如果杀害了劳拉，血迹染到了床垫上，为什么被单上没有呢？

法医从床垫上提取了血迹的DNA样本，与郝特琳夫妇的DNA样本对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床垫上的血迹的DNA样本与郝特琳夫妇的DNA样本完全吻合，它们之间一定有血缘关系。郝特琳夫妇只有劳拉这么一个女儿，也就是



◎清理干净的谋杀现场

说，床垫上的血迹肯定是她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郝特琳于17日深夜在这张床上被人伤害甚至杀害了！而染有血迹的床单被换成了新的床单，这个床单与原来的床单一模一样！

格林警官办了这么多年案，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离奇的事情。凶手在受害者家里作案，隔壁房间就

睡着受害者的父母，整个作案过程未被隔壁房间的人察觉，而作案现场也被打扫得如此干净！如果不是他无意之中发现了床垫上的胶条，刚巧又被雷妮看见了，谁也不会发现这间卧室会是作案现场。

凶手作案和打扫现场的本领实在是高明，而且他对这间卧室非常熟悉，事先都准备好了床单。他一定是非常熟悉郝特琳家情况的人，格林警官迅速锁定了怀疑对象。

郝特琳家非常殷实，来家里拜访的朋友很多，但很少有人去过劳拉·郝特琳的卧室，因为劳拉·郝特琳不在的时候，卧室总是锁着门的，只有厨娘每周会清扫一次。郝特琳家有1个厨娘，1个园丁和1个司机，这3个人自然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当格林警官见到园丁哈登·克拉克时，觉得他有些眼熟，以前似乎在哪里见过。他想了半天却想不起来，直到晚上回到家中淋浴时，热水浇到身上，记忆的闸门突然启动：这个哈登·克拉克不是在6年前的小女孩的失踪案里接受过调查吗？



◎劳拉家的园丁哈登·克拉克





他完全想起来了。6年前，小女孩米歇尔·多尔失踪，他曾经作为一名普通警员，参与调查过这个案件。他曾经调查过别墅附近的一些人，其中就有这个哈登·克拉克，他是格兰·克拉克的弟弟，格兰·克拉克的别墅离卡尔·多尔的别墅只有15米，格兰·克拉克的女儿伊丽莎白是米歇尔的好朋友，米歇尔只找伊丽莎白玩。米歇尔失踪那天，哈登·克拉克也在哥哥的别墅里，他收拾行装正准备离开别墅。

格林警官记得，哈登·克拉克并没有回避警方，而且表现得很合作。但是，当格林警官提到米歇尔的名字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他不停地摇头，身体在椅子上不安地前后移动，像生了病一样。后来，他不得不离开了房间。

格林警官已经注意到他行为反常，但是，得知卡尔·多尔已经坦白交代后，警方决定停止对其他人的调查，格林警官就不再追根问底了。事后他听哈登·克拉克的哥哥格兰·克拉克说，哈登有些心理问题，他的行为总是表现得很怪异。

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哈登·克拉克与米歇尔的失踪有什么关系。虽然他举止怪异，但也不足为奇，因为他有心理疾病。因此，在米歇尔失踪后，警方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卡尔·多尔身上，从而忽略了哈登·克拉克。

6年之后，格林警官又遇到了这个哈登·克拉克，格林再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了。格林警官注意到，这两起失踪案有相似之处。它们虽时隔6年，但卡尔的别墅距郝特琳家不过八九千米，如果不是意外收获，劳拉遇害的现场也与米歇尔一样不会被发觉。这说明凶手的作案手法有相似之处，而在两起案件中又都遇到了这个哈登·克拉克，说明凶手很可能就是他！

格林警官向郝特琳夫妇详细询问了这个哈登·克拉克的情况。老两口说，这个哈登·克拉克是3年前被录用的，他负责花园里的清洁和栽植工作，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轻易不与人聊天，但工作上没有出任何差错，他们就知道这些。

格林警官再次向哈登·克拉克调查情况。同6年前一样，哈登·克拉克很配合调查，谈起郝特琳家的情况滔滔不绝，可一问到劳拉，他的脸色就变了。

他的双腿不停地左右摇晃，手也紧紧抓住衣角，神情很紧张。但格林警官没有从他嘴里问出什么漏洞来，如果他真是凶手，不会不打自招。

格林警官决定再次搜查劳拉·郝特琳的卧室，经过非常仔细

的搜查发现，劳拉·郝特琳的发刷里有一根陌生的头发。这不是人的头发，而是假发。

郝特琳家的司机与哈登·克拉克在同一栋楼相邻而住，郝特琳告诉警方，他曾经在哈登的卧室里见到过几根这样的假发，它很可能是哈登·克拉克留下的。

得到这个重要的线索之后，格林警官立即向警局作了报告，决定立即逮捕哈登·克拉克，并对他的卧室进行搜查。搜查的结果是惊人的：不仅找到了假发，而且还发现了十几件女性服饰，甚至有口红、睫毛膏等一系列的女性化妆品。这说明，哈登·克拉克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女人！

此外，在哈登·克拉克的卧室里还找到了许多外形迥异的刀具、大大小小的手提包和各种化学制剂，这些都可以被怀疑成是哈登·克拉克用来作案和打



◎哈登在接受警方讯问



◎警方从劳拉的发刷里发现了一根假发

扫现场的证物，因为一个单身汉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用不了这么多东西的。

与此同时，DNA检测的结果也出来了，郝特琳发刷上的那根假发与哈登·克拉克平时用过的假发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哈登·克拉克在近期进入了劳拉·郝特琳的房间。而自从劳拉·郝特琳回来后，



寻

找

凶

手



她的房间禁止3位家庭服务员进入，连厨娘都无法进去打扫，哈登·克拉克就更不可能进入了。看来哈登是不速之客，他在17日深夜闯入郝特琳的卧室，杀害了她，并干净地清扫了现场。

警方随即对哈登·克拉克进行了突击审讯，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哈登·克拉克被迫交代了杀害劳拉的作案经过。

原来，自从劳拉·郝特琳回到家里以后，她的言行引起了哈登·克拉克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特别看不惯她喝得满脸绯红深夜回家的醉态，便决定对她下手。连续3年的时间，他已经偷做了郝特琳家的所有房门钥匙，早已熟悉郝特琳卧室的布置情况，因此，他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准备好了作案后需要替换的床上用品。

17日深夜，哈登·克拉克将作案工具装在一个大提包里，偷偷摸上了楼，并顺利地打开了劳拉·郝特琳的房门。当时郝特琳因为酒醉睡得很沉，根本无法察觉。他首先用绳索勒紧了郝特琳的脖子，使她无法喊叫。然后用钢刀捅了劳拉8刀，由于用力过猛，有3刀将床垫也捅透了，并且床垫上染上了血迹，这是他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杀死郝特琳后，他首先处理尸体。他将尸体用无声的电锯锯成几块，装进了手提包。然后他将床垫上的血迹用盐酸清洗，再用胶条贴住了刀口。随后又将床上用品完全更换，并与原来的用品完全一样，使人看不出破绽。他清洗了墙壁和地板上的血迹，清除得干干净净，让人发现不了一丝一毫。

最后，他才换上女性的服装，戴上假发，涂脂抹粉一番，还用劳拉的发刷刷了刷假发，欣赏了一下自己的造型，才提着包悄悄走出来。他从下楼、出别墅，再到走出院子，竟没有遇到一个人，周围的世界完全被黑暗和静寂包围着，只有他这个“女人”在暗夜中游荡，像个丑陋的幽灵。

幽灵般的哈登·克拉克提着手提包在大街上走，没有任何人怀疑。他来到郊外，挖了个坑，将郝特琳被肢解后的尸体埋掉了。

当警方在他的引领下来到郊外，挖出郝特琳的尸体，一切真相大白时，许多警官仍不能完全相信眼前的事实——哈登·克拉克这个心理异常变态的人，

竟然在劳拉·郝特琳的家里，在郝特琳夫妇的隔壁房间里犯罪，且作案后也丝毫没有离开郝特琳家的意思。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格林警官在审讯时，曾问哈登·克拉克是否强奸过劳拉·郝特琳，哈登·克拉克否认了，他说，他杀人时是把自己当做女人的。果然，法医在劳拉·郝特琳的体内没有发现男人的精液，这证实了哈登·克拉克的确没有在杀害劳拉·郝特琳前侵犯过她。

劳拉·郝特琳的失踪案真相大白，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格林警官却坚持认为，6年前米歇尔的失踪案也是哈登·克拉克干的，可哈登·克拉克坚决予以否认。

峰回路转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并为死去的小女孩儿伸冤，格林警官决定向哈登·克拉克的哥哥格兰·克拉克做一次调查。

通过格兰·克拉克的叙述，格林警官得知，哈登·克拉克一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格兰与他的关系并不好，但出于手足之情，在他刚失去一份工作的时候还是收留了他，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可是没住多久，格兰发现哈登与伊丽莎白关系不太正常。他对伊丽莎白表现出过分的亲昵，经常会搂抱伊丽莎白，有时候还会亲吻她的脸蛋，并在她身上乱摸，这让格兰和妻子很不舒服，甚至不寒而栗。格兰只好与他谈话，希望他立即收拾东西走人。

那天，格兰·克拉克夫妇带着小女儿伊丽莎白，故意离开了家，就是想给哈登收拾东西的时间，让他赶紧走。格兰的妻子已经受不了哈登的一举一动，甚至不愿意再看到他一眼。她与哈登已经公开吵翻了，哈登说了不少咒骂她的话，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找他们。格兰还说，米歇尔失踪的时间，也就是哈登一个人呆在他的别墅里，他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去的时间。这令格林警官想起了卡尔·多尔曾经说过，米歇尔在别墅周围只有一个好朋友，那就是伊丽莎白，她





离开自家别墅就只会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克拉克夫妇的别墅。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那天中午当卡尔·多尔去厨房做饭的时候，米歇尔很可能去15米远的克拉克夫妇的别墅，找伊丽莎白玩。但别墅里恰恰只有哈登·克拉克一个人，他为米歇尔开了门，领她进去，然后杀害了她……

但其他几个警察并不相信格林警官的推测。因为据卡尔·多尔的供述，他在厨房做饭也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出来找米歇尔，在泳池边没发现，他就去克拉克夫妇的别墅找人了。哈登·克拉克当时在别墅里，没有给他开门，但几分钟后格兰·克拉克夫妇就回来了，这时哈登·克拉克从别墅里出来。也就是说，哈登·克拉克在别墅里杀害米歇尔并清扫现场转移尸体的时间只有4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似乎不太可能作案完毕。除非他早已经准备好了作案，但如果按照推测，他杀米歇尔只是一时之念。

经历过劳拉·郝特琳的案子后，格林警官不再相信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真相大白，谁又会相信郝特琳居然被杀死在自家的卧室里，在父母卧室的隔壁房间里呢？而眼前的这个哈登·克拉克不是一般的罪犯，因为他的变态心理，他在犯罪时表现得非常大胆、沉着、细心，超乎常人的经验和逻辑。格林警官坚持认为，米歇尔很可能也是他杀害的。

与前期审问时一样，哈登·克拉克依然拒绝承认。他甚至很狂妄地对格林警官说：“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也不跟你们兜圈子。律师让我什么也不要说。你们的那些问题，有的我可以回答，有的不能回答。就是这么回事。”

罪犯如此气焰嚣张，使格林警官更加坚定了破案的决心。他开始寻找线索。不过，他发现困难重重。

既然推测哈登·克拉克是在格兰·克拉克夫妇的别墅里杀害了米歇尔，那么，应该去别墅寻找罪证。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警方无法确定克拉克的别墅就是案发现场，因而也就没有进去搜查的权力。况且6年过去了，克拉克夫妇早就卖掉了那栋别墅。如今它已经几易其主，现场完全被破坏了，即使进去搜查，恐怕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或线索。要知道，哈登·克拉克清扫现场毁灭证据的能力是超一流的。

这个案子只好继续搁置下去，也许它的命运同不少案件一样，永远都无法找到真相，成为一桩疑案。

但事情的进展又出乎意料，哈登·克拉克因劳拉的案子被判处终身监禁后，在监狱里无意中向另外一名犯人说出了真相。

囚犯的证词

吉姆·贝克特是个坐了30年牢的老犯人，他因盗窃、强奸等多项罪名被判处70年徒刑。当初进监狱的时候他是个20出头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弯腰驼背。他因在监狱里一贯表现良好，已经被减刑30多年，如果再争取到几年减刑，他就可以被释放了。

经过30年的大狱，吉姆现在最盼望的就是能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经常念叨说，我要在大街上走走，我要买个冰激凌，真不知道现在的冰激凌是什么样子，我还想结婚、娶个女人，不过看来是不可能有了孩子了……他做的梦全是出狱以后的事。

当他听说哈登·克拉克有可能还是杀害小女孩米歇尔凶手，便觉得自己立功减刑的机会又来了。他认为，对于哈登·克拉克来说，再承认几桩案子都无所谓，因为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特赦，已经完全没有了出狱的希望。

吉姆·贝克特想尽办法接近哈登·克拉克，希望能从他嘴里挖出真相。工作的时候他总是呆在哈登·克拉克的身边，进餐的时候也在一张桌子上。他帮哈登·克拉克买烟，买咖啡，买信封，买邮票，买所有生活必需品，他渐渐赢得了哈登·克拉克的好感。

两人的关系逐渐亲密之后，贝克特便有意地向哈登·克拉克谈起自己的往事，从童年起一直谈到进监狱前的生活。他还重点谈了自己的案子，讲述了自己犯罪的一些经历，以及最后被抓捕归案接受审判的过程。哈登·克拉克“啧啧”连声，说贝克特简直是太傻了，倘若是他做贝克特的那些小案，是绝对不





会被警察逮住的。贝克特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那你还有案子没被警察抓到吗？”

“当然有了，有好多呢。”哈登·克拉克说完这句话，突然住了嘴。

“听说那个小女孩的案子也是你干的，是真的吗？”

哈登·克拉克看了贝克特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贝克特没有再问米歇尔的案件，哈登·克拉克对他的戒心又有所减弱了。渐渐地哈登·克拉克开始主动找贝克特聊天了，喜欢让贝克特听他倾诉。

贝克特是个老犯人，他知道，新犯人进监狱之后，通常有4个时期：危机期，安全期，焦躁期，适应期。刚进入监狱的时候对别的犯人心怀戒心，觉得谁都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惊恐不安，提心吊胆，这是危机期。等到环境熟悉了，与其他犯人的相处逐渐融洽了，他的安全感有所增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进入安全期。再接下来呢，他意识到自己要在监狱里生活很久，甚至永远生活下去，失去自由的痛苦折磨着他，他变得焦躁不安，情绪亢奋，就像动物园里被关进笼子的野兽，这时候是焦躁期。等到他对自由感到绝望，彻底适应了监狱的生活，就会进入适应期。

正是在哈登·克拉克的危机期，贝克特与他建立了比较好的友谊，而在他的安全期，贝克特没有急于探听真相。现在，一直沉默寡言的哈登·克拉克明显变得絮絮叨叨，婆婆妈妈了，这说明他已经进入了焦躁期，也就是说，这是最容易从他嘴里掏出真相的时候。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期，等到哈登·克拉克进入适应期后，恐怕真相也就随之石沉大海了。

贝克特觉得自己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整天与哈登·克拉克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并且还时不时就提到那个名叫米歇尔的小女孩。他发现，哈登·克拉克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神情就马上会变得很不自然，老是把头偏到一边，似乎想逃避什么。贝克特逐渐确信，小女孩就是哈登·克拉克杀的。

这一次，贝克特换了一种方式问：“听说她是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是啊！很漂亮，很可爱。”

“你见过她吗？”

“见过，她每天都要去找伊丽莎白。”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贝克特问了个非常巧妙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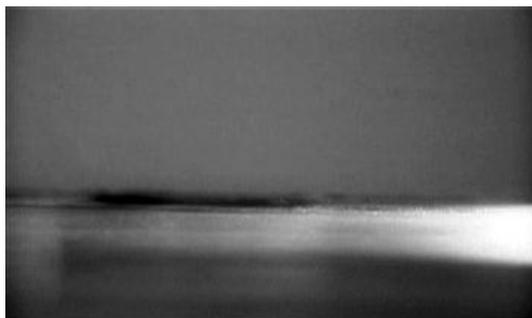
哈登·克拉克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其实我并不想那么做。”

贝克特如获至宝，他立刻把哈登·克拉克的这句最关键的话告诉了警方。

格林警官闻讯后，有些难抑自己的兴奋，但他还是克制住自己，决定不直接审讯哈登·克拉克，而是必须想些巧妙的办法。因为如果直接审讯，哈登·克拉克要是还死不认账，警方也拿他没办法。于是，他弄到了一张米歇尔的照片，让监狱里的看守悄悄把它放进哈登·克拉克的囚室里，同时在囚室里装上监视器。

哈登·克拉克所在的囚室里共有6名犯人，大家发现新贴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都很好奇，没事就议论几句。他们几天的议论终于让哈登·克拉克再也忍受不了了，哈登·克拉克对他们大喝道：“你们别猜了，这女孩是我杀的！”

他终于向警方坦白了杀害米歇尔的过程。



©哈登杀害并转移米歇尔尸体的经过





那天中午，他正收拾行李准备走人，突然听到门铃响，以为是哥哥嫂子回来了，下去开门时，却发现是小女孩米歇尔。米歇尔问伊丽莎白在吗。这句问话瞬间激起了哈登的仇恨情绪，正是伊丽莎白弄得他没法在这栋别墅里待下去。

他对米歇尔说：“她在楼上。”

米歇尔上了楼，进了哈登·克拉克的卧室。哈登·克拉克将她抓起来，按倒在地板上，任凭小女孩怎样挣扎喊叫，他都不顾一切地用刀割断了她的喉咙。之后，他用消声电锯将尸体切割成几块，装进了一个手提包里，并清除了地板上的血迹。

刚刚做完这些时，门铃突然又响了。哈登·克拉克并没有慌张，他在楼上的窗口看了一眼，是米歇尔的父亲多尔。他没有给他开门，而是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他收拾完一切后，就提上自己的东西，也包括米歇尔的尸体，准备离开。

出门之后他遇到了多尔，多尔问他是否看到过米歇尔，他说没有，就擦肩而过了。多尔当然不会知道，那时哈登·克拉克的手提包里装着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小女儿。

警方终于知道了真相，但案件并没有了结。因为他们依然没有物证，如果只有哈登·克拉克的供述而没有任何物证，法庭依然不能给他定罪。

可证据到哪里去找呢？格林警官要求哈登·克拉克供述埋藏米歇尔尸体的地点，哈登·克拉克说，米歇尔的尸体并没有被埋葬，他开车把它带到郊外一个没人的地方，从汽车的油箱里倒出汽油，将肢解的尸体完全烧毁了，连染有血迹的衣物都一起烧了。其他作案工具，比如刀和手提包，也都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格林警官再次陷入从未有过的窘境：在凶手主动供述并且给予配合的情况下，警方依然找不到他作案的物证。

最后一击

对于格林警官来说，与哈登·克拉克的几次过招，都明显地令自己处于弱势的位置，按照严格的职业要求，他并非是成功的英雄。而现在更可笑的是，哈登·克拉克自己供认罪行，但身为警察却依然不能找到给他定罪的有力证据。格林警官决定孤注一掷，到作案现场去寻找物证，尽管他明明知道这座别墅几易其主而面目全非，要想找到物证实是在太渺茫了。但他不死心，向警察局申请了搜查令。

这一次，他一定要成功。

被定为作案现场的这间卧室，面积有6.5平方米，且没有铺任何地毯。幸运的是，橡木地板还是原来的。但是，地板已经被磨光了，并且刷过聚氨酯。这就意味着，即使有证据留下来，可能也被破坏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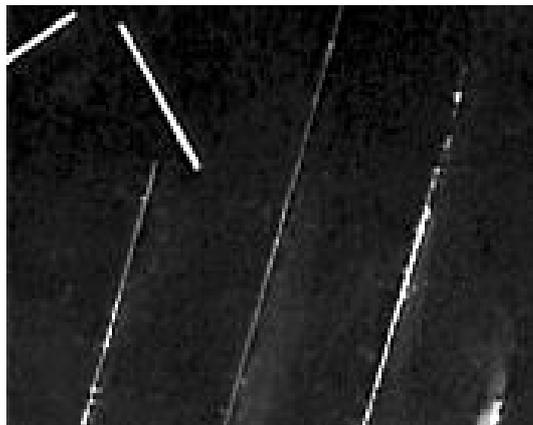
调查人员使用了发光氨，这种化学制剂同血液里的铁元素接触时会发出光亮。把发光氨喷洒到地板上之后，调查人员发现地板的缝隙处出现了微弱的光亮。实际上，发光的是一块块长条地板之间的缝隙，而不是地板的表面。这些缝隙很深，嵌在地板块之间，很难接触到。

调查人员便命令把地板被拆开以便进一步研究。

调查人员想要弄清楚地板缝隙里的血迹是不是人类的。如果是，又是谁的呢？法医学家苏姗·巴露用药签擦拭地板块之间的缝隙，希望有所发现。

药签先滴上苯巴比妥鲁米那，然后再滴上过氧化氢。

只有2个地方的药签变成了紫色，这个反应证明有血迹存在。但是，获得的样本太少，不够做DNA检测。她只好换一种方法来确定这



◎调查的转折点——地板缝隙处出现微弱的光亮



块血迹到底属于谁。这是唯一的线索。于是，法医学专家决定尝试使用线粒体DNA检测法。

检测结果显示，地板缝隙中的血迹的线粒体DNA同迈克尔的母亲DNA相匹配。换句话说，是迈克尔的母亲家的某个成员在这个地方

留下了血迹。但是，迈克尔的母亲从来没有在这所房子里逗留过，血迹无疑就是迈克尔的。

警方终于找到了可以控告哈登·克拉克的有力证据，蒙在卡尔·多尔名誉上和心里的阴影烟消云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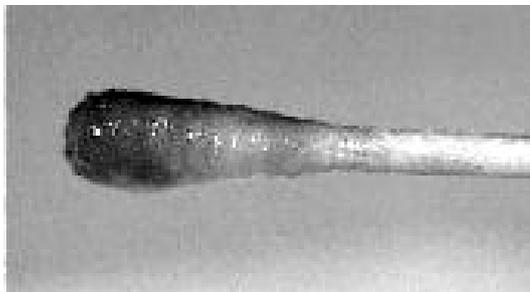
法庭审判哈登·克拉克的时候，多尔旁听了全过程。在法庭上，他见到了杀害女儿的凶手，内心的感受实在难以形容。

当听到哈登承认罪行的时候，多尔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觉得这个消息还是不来为好，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仍然相信女儿还活着，她只是失踪了，流浪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与他仍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而现在，女儿被杀害的消息得到了证实，他已经永远地失去她了。在法庭的旁听席上，多尔竭力压抑自己的愤怒，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扰乱司法审判的正常进行。等走出法庭的时候，他对记者这样说道：“我感觉，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一点儿都不后悔。嗯，对我来说，他死有余辜。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应该受到惩罚。我对他无话可说。我不需要他道歉，也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卡尔·多尔一直保留着迈克尔的照片，还有她被害前几天画的蜡笔自画像。每当他凝视女儿的照片时，他就会喃喃自语：“她失踪前掉了一颗门牙，前面的牙齿看起来不太整齐。但是，嗯，她确实是个非常甜美可爱的小姑娘。”小女儿的死亡在他的生命中刻下了永远不能抹去的伤痕。

由于谋杀迈克尔·多尔罪名成立，哈登·克拉克被判处第2个终身监禁。

宣判后不久，哈登·克拉克突然告诉警察，其实他没有焚烧迈克尔的尸



◎法医学专家在检测从地板缝隙中找到的血迹

体，而是把它们埋在了一个地方，距离卡尔·多尔家的别墅只有2万米。当初他隐瞒这一点，只是想看看警察是不是能找到他犯罪的物证。

他主动提出带警察去他掩埋米歇尔尸体的地方，但是提出了穿女装的要求。警察只好去给他拿来了女人的衣服和假发。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女人，然后带警方挖出了米歇尔的尸体。尸体被火化，骨灰由米歇尔的母亲迪伊保存。

哈登·克拉克宣称他的女儿身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他把这个女儿身称为克里斯汀·布鲁芳。他以这个女人的身份着装，写信，说话。而正是这个女人犯下了罪行。心理学家认为，他是个妄想狂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人难以遏制杀人的冲动。

这正是他在监狱里哼哼唱唱时表达的心声：“他希望别人像他那样耐心周到。他还是不肯放过我……”

但是，无论他是否具有双性人格，法律都不能饶恕他，任何了解他的人都认为，如果给他机会，他会再次杀人。

格林警官在总结这个案件时说：“我觉得，他很聪明，所以能这么长时间依然逍遥法外。我相信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一个杀人老手。毫无疑问，哈登·克拉克是一名经验老到的罪犯。他知道要把作案现场清理干净，不放过任何细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最终把他绳之以法。”

这个案件终结了，但人们的疑问不会终结。当米歇尔的失踪案发生时，警方已经注意到了哈登·克拉克的行为反常，但是，得知卡尔·多尔已经坦白交待后，就不再追根问底了。在破案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坦白了罪行，即使他不是真正的罪犯，警方也会把所有的犯罪事实都编排到他的身上。他们会盲目地认为罪犯已经抓到，以至于不再注意其他嫌疑人，忽略了其他可能性。

这个案件充分暴露了警方的惯性思维可能对案件的影响，它可能会让即将暴露的凶手逍遥法外，而让无辜者蒙冤入狱。这个案件既没让多尔入狱，又能最后抓到凶手，实在是运气。如果多尔的精神状态没有被判定为病态，如果哈登不是在另外一个案件中被抓获，如果不是一个老犯人迫切想出狱，结果又会



怎样呢？但我们最要感谢的还是先进的科学侦探技术，如果没有线粒体DNA检测法，结果仍然是没有结果。

知识链接 >>>>

测谎仪器

所谓的心理测试技术，是以生物电子学和心理学相结合，借助计算机手段完成的对人物心理的分析过程。按照心理学的理论，每个人在经历了某个特殊事件后，都会在心理上留下印记。作案人在作案后心里会反复重现作案时的各种情景，琢磨自己可能留下的痕迹。每当被别人提及发案现场的一些细节时，作案人的心理反应会表现在身体上，比如呼吸急促、脉搏波动。这种细微的反应被“测谎仪”记录下来后，便汇集形成或者知情、或者参与的结论。据了解，这种心理测试技术排除率达100%，认定率也达80%以上。

知识链接 >>>>

线粒体DNA检测法

在人体细胞里，线粒体处于细胞核周围，它能够通过遗传由母亲传给孩子。这种方法没有细胞核DNA检测那样准确，但也具有识别价值。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大量我们称之为线粒体的物质，而细胞核只有一个。线粒体DNA检测法的理论依据是，由于每一个体细胞都含有大量线粒体，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数量上的优势获得较为准确的检测结果。

3. 神秘剪刀手

加利福尼亚是美国西部的一个州，它是全美面积第三大、人口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无论是在地理地貌还是种族组成上都十分多样化。因为早年的淘金热就发生在加州，故加州还有一个名称叫做黄金之州。此处人口种族分布复杂，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加州没有一个占多数的族群。也就是因为这样，龙蛇混杂的加州，也是美国发案率最高，异端事件最多发的一个地区之一。1986年夏初，一个杀人犯在加利福尼亚中部接连作案，他最初沿着5号高速公路诱拐妇女，随后又将魔掌伸向了萨克拉曼多市区的妓女。在作案过程中，凶手将受害者的双臂绑在背后，然后用带子缠住受害者的脖子，还把受害者的衣服以“毫无意义”的方式进行了剪切。这神秘的剪刀手恶魔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郊外的女尸

1986年7月的一个午夜，那是一个星期一，下班之后，斯蒂芬妮·布朗回到家里洗衣服。那天她约了几个朋友一起玩。她把一切都做完之后，就走到父母的房间，跟他们吻别。她走出屋，站在门口冲母亲挥手，她梳的马尾辫也在空中甩动，她说：“再见妈妈，我爱你。”她的那些朋友居住在城镇边上，斯蒂芬妮对那并不熟悉，因此，聚会结束后，斯蒂芬妮并不知道从那儿怎么回家？朋友告诉她沿州际5号高速路向北走，千万不能搞错方向，如果走向了南边，她一定会迷路的。州际5号高速公路是加利福尼亚的一条主路。斯蒂芬妮再三确认了方向之后便上路了，但是事实上，尽管有了方向指示，斯蒂芬妮还



◎乔-阿林·布朗，受害者斯蒂芬妮之母



◎19岁的斯蒂芬妮·布朗

是拐错了弯。

接下来发生的悲惨事件需要利用刑侦学和心理学共同来破解。

这天在别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而对斯蒂芬妮的家人却不同寻常，今天是使他们彻底绝望的一天，因为之前他们可爱的斯蒂芬妮还只是失踪，对于家人还有希望，大家常常会说，她总会回来的，但是今天希望破灭了。一个渔民沿着萨克拉曼多郊外偏远山区中的一条小路步行，突然，他感觉有奇怪的东西若隐若现的停在路边，他有些不敢向前，因为这种阴森的气氛已经让他觉得那不会是什么好东西。的确，那是一具年轻妇女半裸的尸体，这具无名的尸体面朝下躺在一个被水淹没的沟渠里。她的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紫色勒痕，这说明她是被人用带子勒死的。那是一个荒僻的地方，一片玉米田旁边，由于玉米已经逐渐成熟，高挑的玉米可以遮住很多，使这具尸体极其不易被人发现，在这四周围都没有任何人居住，没有房屋，更加没有灯光，人烟稀少到极致。那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迹罕至之处。

现场的一些情况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当时的情形，这个女孩肯定是被驱赶到这儿的，而且在驾车的过程中她肯定还是清醒的。我们不知道她究竟被玩弄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她究竟过了多久才被杀死的，她的痛苦究竟持续多久。她原本穿了一件大圆领背心，现在她得的肩带被割断了，而背心的后背从上到下都被人用刀割破了。她右手腕上还有擦伤，这表明她的双手曾经被缚，她的纹胸下面粘着一些树枝和树叶，因此她可能是在死后才被拖到沟渠里的。就在尸

体附近不远处，警方找到了一把剪刀，凶手大概就是用这把剪刀割破了衣服。法医在尸检时还发现了一些精液，但是精液已经严重分解，无法进行DNA检测。通过辨认，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可怜的受害人正是19岁的斯蒂芬妮·布朗，她在萨克拉曼多一家银行担任出纳。

19岁，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太宝贵的一个年龄，她还刚刚开始思考生活，刚刚开始面对生活，她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斯蒂芬妮是一个非常善良可爱，非常会疼人的女孩，她从来不会去伤害任何人。警方在得知斯蒂芬妮是一



◎一具年轻妇女半裸的尸体，尸体面朝下躺在一个被水淹没的沟渠



◎受害人的脖子上有一道紫色勒痕



◎她的纹胸下面粘着树枝和树叶



◎大圆领背心的肩带被割断了，背心的后背从上到下都被人用刀割破了



◎尸体附近还有一把剪刀



◎凶手剪断了斯蒂芬妮的头发



◎警方得知斯蒂芬妮是一头长发



◎警方在32千米之外的州际5号高速公路上，发现了斯蒂芬妮的汽车

头长发，她在死亡前那天梳的是马尾辫时，才意识到是凶手剪断了她的头发。

警长雷·比昂迪前往萨克拉曼多凶杀重案组进行调查。他首先想到，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恋物变态狂，他喜欢剪断别人的头发。在以前的数百起凶案调查中，他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他剪走别人的头发，是当做战利品还是纪念品？大家都知道，印第安土著人曾经有在战争或者掠夺之后活剥俘虏头皮的惯例，但是人在心理出现疾病的时候意图是很难揣测的，所以究竟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都不得而知。

所有侦探对这起案件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要尽快将这个恶魔绳之于法，因为很多变态杀人的案例表明，像这种恶魔一般是不会作案一次便收手的，他还会伺机而动，继续行凶杀人。

警方还在约32千米之外的州际5号高速公路上，发现了斯蒂芬妮的汽车，汽车前进的方向与她的寓所地方方向相反，车子还在空转，据此推测，她遇害前可能迷路了，于是停下车来问路。



◎现场模拟——那是查麦妮·萨布拉的母亲见她的最后一面



◎猎人发现了一具严重腐烂的女尸

就在1个月之后，在州际5号高速公路上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26岁的查麦妮·萨布拉和母亲外出吃晚饭。她们沿着州际5号高速公路上一段偏僻道路回家时，汽车抛锚了。驾着深色跑车的一名男子停下车来，热情的询问她们的汽车出问题了吗？她们说，刚刚听到一声响，车就自己停了下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概汽车抛锚了。那个男子很热情，他说他很乐意捎她们一程，但是能力有限，只能捎一个，因为车子只有2个座位。于是母女俩决定先分开一段时间，由这个男人先载查麦妮走。临走时查麦妮还说，她会尽快回来的，但是那是她母亲见她的最后一面。

在萨克拉曼多城外内华达州山脉峰峦叠嶂的丘陵中，一个猎人发现了一具严重腐烂的女尸。尸骨被动物叼得到处都是，调查人员找到了头骨，残肢断臂和一些衣服，包括一条紫色裙子，一件深色上衣和一双鳄鱼皮高跟鞋。这些衣服与查麦妮·萨布拉所穿的衣服非常相似。3个月前，这个女孩在州际5号高速公路搭上顺风车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牙齿的X光照片证实，这些残骸正



◎牙齿的X光照片证实，这些残骸正是查麦妮·萨布拉的





是查麦妮·萨布라의。她是被勒死的。查麦妮上衣侧面的缝合处被人用刀割断了，作为带子缠在她的脖子上，与之缠在一起的还有一根黄色的尼龙绳。这名受害者的连裤袜被割成2片，绑在她的手腕上，衬裙和文胸的肩带也被割断了。

刑事案件专家吉姆·斯特里特检验了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衣物。面对这些，他非常惊讶，他说他从没见过有人像那样剪切衣服的。其他调查人员也没见过这种类型的剪法。在其他案例中，剪切碎片通常具有一定的意义，而该案件中的剪切却似乎毫无目的。在这起特殊的案件里，这种罕见的剪切法就是凶手的作案特征。这起案件中的剪切和在斯蒂芬妮的衣物上发现的剪切有相似之处。

警方认为，他像那样进行剪切，也许是想借此来激起自己内心深处的卑劣欲望，从而使他能够完成和实施接下来的袭击行为。和斯蒂芬妮一样，查麦妮·萨布라의尸体也是在距离她的汽车抛锚点80千米的地方被发现的，查麦妮的母亲无法描述那个司机的外形，因为她当时没有看清他的模样。她只知道他的年龄大约在40多岁，肤色很白，长着一个大鼻子。警方没有想到，凶手面对母女俩人，会选择留下了查麦妮的母亲，他不会想不到，这样这位母亲必定就会成为目击证人，会把他的身份公布于众，但是即使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带走查麦妮，并且在80千米外便杀了她，这种行为实在无法理解，这

岂不是陷自身于危险之中。而通常的变态杀人肯定会选择放弃作案或者连这个目击者一起杀死，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多杀一个人。

布鲁斯·亨德森在他的《证据追踪》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连环杀人凶手的狡猾之处：这个凶手非常擅长迷惑警方。他带着受害人走了相当远的路程，并且没有在犯罪现场留下任何显而易见的线索，使警察无法找到指纹，以及任何能将他和这些案件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布鲁斯·亨德森

连环杀人魔

2周之后，在萨克拉曼多东南部56千米之外的地方，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名白人女子，尸体已经腐烂，腰部以上赤裸。尸体的发现地距离斯蒂芬妮被遗弃的地点只有几千米。

这又是一个被人用带子勒死的受害者。在作案过程中，凶手将她的双臂绑在背后，然后用大圆领背心缠住她的脖子。她的三角背心和丝袜同样被凶手以“毫无意义”的方式进行了剪切。牙齿记录证实，尸体是20岁的洛拉·希蒂克。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妓女频繁出没的地区。洛拉当时和男友詹姆士·德里格斯在一起。他们需要钱来购买毒品，因此詹姆士·德里格斯要求她去卖淫以赚得一些钱，洛拉同意了。于是洛拉很快找到一个目标，但她没有想到这个目标也把她看成了一个目标，一个被谋杀的目标。来人问她是否在等人，洛拉款款地说：“是的。”洛拉决定带他去个地方，毫无疑问，这个男人非常乐意的让她上车。洛拉就这样乘着一辆白色的汽车离开了。德里格斯说他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她。德里格斯接受了测谎仪测试，但是没有通过。凶手会是她的男友吗？我们首先要排除的就是受害者身边的人。



◎在附近山脚下，发现了一具赤裸的白人女尸



◎洛拉·希蒂克

连环杀人魔先后残害了3名女子，警方确信这几起谋杀案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如果德里格斯参与谋杀了他的女友，那他和其他受害人是什么关系呢？

警局发布警告提醒人们，如果他们随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警察还假扮成妓女，企图引蛇出洞，并沿着州际5号高速公路驾车，假扮成陷入困境的司机。



尽管有了这些努力，但凶手仍在作案。1987年6月21日是个星期天，在马多县偏远的迪尔·克里克树林里，徒步旅行的一家人发现了血迹。在附近的山脚下，他们发现了一具赤裸的白人女尸。她的脖子，胸部和肩膀都被刀刺伤了。而且她的大圆领背心，短裤和内衣也被凶手以同样毫无意义的方式进行了剪切。经确认，受害人是25岁的克伦·芬奇。她已经离婚，独自抚养2岁的女儿。她的汽车是在州际5号高速公路附近被发现的，还没有熄火。她的凉鞋放在车里，这说明她不打算走远。她的头发里粘着一小片管线胶带。她的车的车灯是亮着的，这和斯蒂芬妮一案的情况相同。警方推测凶手借着灯光剪掉了她的头发。凶手用管线胶带粘住受害人的嘴，在离开犯罪现场前，又将胶带剪掉。他或许知道，胶带具有黏性的一面会留下他的指纹。但是这次，情况有所变化。克伦·芬奇可能进行了反抗，情急之下，凶手用手中的剪刀刺伤了她。凶手没有除去所有的胶带就离开了犯罪现场。不幸的是，在他留下的胶带上并没有发现指纹。

尸体是在距离她的停车点有一段路程的地方被发现的。在有些案件中，这段距离很远，这说明他搬运过尸体。警方认为，受害者是被拖着走的，而且双手可能被绑着。

几周后，警方又发现了一名受害者。这次是17岁的达尔西·弗兰克波尔，她腐烂赤裸的尸体在距离高速公路80千米的太浩湖附近被发现。达尔西是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一直都在萨克拉曼多当妓女。

家人称：“达尔西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我们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只可



©克伦·芬奇



©达尔西·弗兰克波尔

惜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她没有选择去死。”

达尔西被发现时，嘴里塞着她的连裤袜，她的衣服也遭到了同样随意的剪切。死亡原因是窒息。她的上衣缠在她脖子上，上面还有一个木制绞刑具。在她的衣物附近还发现了2条绳索。凶手大概就是用那个绞刑具玩弄她的。他可能拖着那个绞刑具，告诉她说：“过来，呆在那儿，过来，做这个做那个。照我说的去做，你会没事的。”他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玩弄她，尽兴之后，就把她勒死了。

绳索是用尼龙制成的。警方对几家绳索厂进行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种用在降落伞上面的绳子。尽管德里格斯没能通过测谎仪检测，但是警方得知他根本



◎尸体旁的绳索



◎现场模拟——对于凶手来说，剪切受害者的衣服具有特殊意义

没有汽车，也没有任何能将受害者转移到遗弃地点的交通工具，因此他不可能是谋杀案的嫌疑人。

对于凶手来说，剪切受害者的衣服具有特殊意义，以至于他在所有谋杀案中都实施了这种行为。他每次都携带一把剪刀来到犯罪现场，以满足他奇怪的癖好。

在调查连环杀人案的过程中，警方发现的唯一线索，就是凶手行凶的方式。每次作案，他都会留下绳索以及衣服的碎片。几个月之后，一场不相干事故引起了重案组的注意。黛布拉·加菲是萨克拉曼多市区的一名街头妓女，她告诉警方一个有趣的故事。不久之前的一个夜晚，她在街边等待生意，这时有人问她，“嘿，你今晚干活吗？”风



骚的黛布拉卖弄着身姿跟他调情，说“我一直在等你”，那个男人上钩了，跟往常一样，黛布拉也上钩了，男人要黛布拉上车，他要带她去兜风。黛布拉毫不怀疑的上了车，他们很快驶离了那里，当他停下车后，突然变得粗暴起来，将黛布拉的头使劲往汽车的仪表板上撞，并试图给她戴上手铐。黛布拉受不了这个，她高声叫嚷着：“离我远点，不！”这时，一个警察刚好开车巡逻经过这里，黛布拉成功逃脱了，这个男人这次很不幸，警察停下车进行调查，他就这样被捕了。

剪刀手的真面目

48岁的罗杰·金博被控袭击他人。他是一家公共贮存设备公司的经理，已婚，而且还有一个和前妻生下的女儿。

调查发现，罗杰·金博在30年前，也就是18岁的时候曾被逮捕过，因为他从晾衣绳上偷盗妇女的内衣，并用他母亲的剪刀，以一种毫无意义的方式将衣服剪成碎片。

金博告诉警察，在那个时候，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糟糕。我们想这可能就是他心理产生疾病并开始循环作案的根源。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精神病学实验室人员近期对这一重刑案的连环杀手进行研究后发现，绝大多数连环杀手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而且这些障碍的形成多与他们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和家庭环境有关。该实验室主任菲吉·奥斯特罗斯基介绍说，研究人员对阿尔莫罗亚德华雷斯重刑犯监狱的犯人进行行为测试，建立其行为与大脑的联系，然后比较他们与普通杀人犯及正常人在处理问题上的不



©48岁的罗杰·金博



©金博和前妻生下的女儿

同。研究人员发现，导致他们成为连环杀手主要有3方面因素，一是童年期遭受过性或心理上的虐待，使大脑功能出现紊乱；二是较高比例的连环杀手脑部受过创伤；三是先天妄想型人格。研究还发现，该监狱所有的连环杀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喜欢寻求刺激，并且这种性格倾向可追溯到童年时期。有的犯人上小学的时候就有过吸食毒品的记录，有的犯人很小就表现出暴力倾向，例如把猫放进微波炉等，而18岁那年的金博就已经因为偷盗妇女内衣被捕，毫无疑问他应该被列在内。奥斯特罗斯基承认：尽管许多人头部受过重创，也有人受到过性或心理上的虐待，而这些人并没有因此成为连环杀手，但如果把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可以对许多连环谋杀案的原因作出解释。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孩子在童年时期经常看到父母发生肢体上的冲突，孩子的暴力倾向就比较明显，因此父母和社会有责任为孩子营造健康的环境。金博母亲对他年幼时的伤害无疑是致命的，具体的细节我们可能不得而知，但是无论是母亲对他的伤害，还是父母争斗对他的伤害，还是其他我们无法想到的事情发生过，我们都必须也不得不把金博的罪责归位于他母亲的责任上。奥斯特罗斯基说，尽管研究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局限性，但也可提供给社会各界，并以此为参考共同探讨在侦破案件或者预防上的应用。但是根除这种现象，还是希望所有的父母能够尽早意识到自己的某些不良行为或习惯很可能影响到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同时，应当对连环谋杀犯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和精神治疗，找出他们犯罪的心理根源。

罗杰·金博当过伞兵，这又是一个巧合，因为在其中一个犯罪现场发现了降落伞绳索。金博的哥哥是内华达州的一名刑事侦探。这是另外一个巧合，因为警方曾经怀疑，凶手知道凶杀案的侦破技巧。

他还有2辆不同的汽车。其中一辆与查麦妮·萨布拉搭乘的那辆非常相似。在另外一辆车里，警方发现了末端系有绞刑具的一些绳



©罗杰·金博当过伞兵





索，一副手铐和一把剪刀。我们知道凶手是谁了——他就是罗杰·金博。但是我们缺少实际证据来证明他与谋杀案有关。尸体几乎没有提供证据，留在受害者体内的精液要么分解了，要么被雨雪冲走了。刑事专家菲亚·斯普林杰擅长“转换”或者追踪证据，将嫌疑犯或受害者与犯罪现场联系起来。斯普林杰分析了在受害者衣物上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头发，纤维和其他物质。她在达尔西·弗兰克波尔的衣服上发现了2种地毯纤维。它们都是蓝色的，形状呈三角形，属尼龙制品，由都庞特公司生产。她将这2种纤维与金博汽车里的地毯做了比较，发现二者的颜色，大小，形状均相同，它们由相同的聚合物制成，而且所用的化学染料也相同。



◎警方发现了末端系有绞刑具的一些绳索



◎手铐



◎剪刀

斯普林杰做了进一步的观察，她在纤维上发现了其他东西。当她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些纤维时，她发现纤维的表面有污染物，那是一种足球状的微粒，后来经过确认，那是一种真菌孢子。在金博汽车的地毯纤维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真菌孢子。

她在显微镜下观察其中一名受害人衣服上的毛发，发现它们与金博大腿内侧的毛发非常相似。斯普林杰在那件衣服上还发现了2条狗和1只猫的毛发，而罗杰·金博正好养有2条狗和1只猫。当斯普林杰将注意力转向捆绑查麦妮·萨布拉的连裤袜时，她发现了一些原先被忽视的东西。女性刑事专家以及调查性侵犯类凶杀案的女警察都知道，连裤袜是由里朝外翻着脱下来的。但是男人们

不会知道这个细节，除非他们自己穿连裤袜。连裤袜又为案件的侦破打开了缺口，斯普林杰在受害者的腿根处发现了几根纤维。当她将这些纤维与罗杰·金博其中一辆汽车座位上的纤维进行比较时，发现它们非常相似。最后，斯普林杰分析了在金博的汽车里和仓库里找到的几条绳索。一眼看上去，它和在达



◎绳索上有一些红色的涂料和一些黑色的微粒

尔西的尸体附近发现的绳子非常相似。2种绳子都由白色尼龙制成，都由6种纤维、32根线组成。但是，当菲亚·斯普林杰在显微镜下观察绳子时，她注意到一些特殊的东西：“我注意到绳索上有一些红色的涂料和一些黑色的微粒。后来凯·莫尔斯比说，她那里有些绳索，是与金博有关的一起袭击案的物证。我观察了那些绳索，发现上面也有同样的微粒。这说明罗杰·金博与达尔西·弗兰克波尔一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科学家们利用电子显微镜扫描，对涂料的无机化合物的成分进行了分析。他们在涂料混合物里发现了10种不同的成分，这些成分在红丙烯酸涂料的化学成分中很常见。但是，他们在涂料中还发现了另外2种不属于红丙烯酸涂料的成分：钠和氯。这2种成分是空气中的污染物，当涂料被喷洒到绳索附近时，3条绳索全都拥有了同样的红色涂料和同样的污染物。这说明，在达尔西尸体附近发现的绳子和在金博的汽车里发现的绳子，以及在金博的仓库里发现的绳子，曾堆在同一个地方进行喷洒红丙烯酸涂料。绳索实际上是这些案件的决定性物证。在3个犯罪现场发现的3条绳索上面，都有红色的涂料斑点，这意味着罗杰·金博曾经在那些现场出现。

罗杰·金博被控谋杀达尔西·弗兰克波尔。1991年3月18日，他被判定犯有一级谋杀罪，并且被判入狱25年。

这没有公平，永远不会有。案件虽然水落石出，但是却没有公平。不管





◎罗杰·金博被判定犯有一级谋杀罪，并且被判入狱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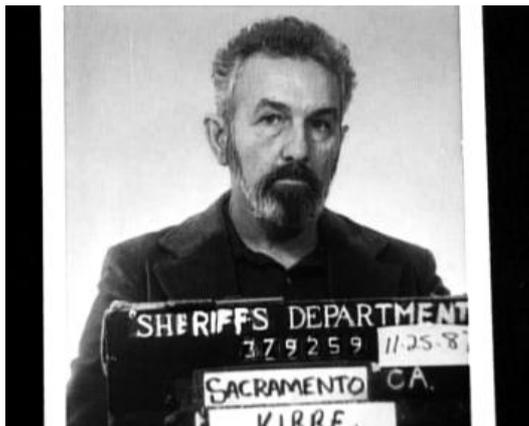
罗杰·金博是死是活，悲剧已经酿成，达尔西不会活过来了。金博还有可能因为其他死亡案件而被指控谋杀。金博入狱仅仅因为一起谋杀案，他还应该遭受另外的审判。其他受害者的家属需要在法庭上为他们的儿女讨回公道。警方和公诉人员并不知道，金博在被逮捕后不久，就向他的妻子供认了一切。

“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知道

他杀了人……警察们安排我和他一起坐在警车的后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杀了5个人，他也哭了。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他抱头痛哭，应该说，我们2个人都哭得很伤心……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

受害人的家属说：“那天我从那儿回来，感觉给他的惩罚太轻了，远远不够抵偿他的罪过。我的女儿就躺在那里，许许多多其他的女孩子也躺在那里。而这个刽子手一句忏悔的话都没有，反而轻描淡写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只不过杀死了几个女孩而已。’”

同时，金博的妻子也表示了歉意，“我真的希望在悲剧发生之



◎金博杀了5个人



◎金博在被逮捕后不久，就向他的妻子供认了一切

前，我曾经做过什么……我真的希望在她们的生命被夺走之前，我有办法阻止这一切。只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我感到非常抱歉，真的非常抱歉。我对这些受害者遭遇的苦难，以及她们的父母所遭受的痛苦感到抱歉。他杀害她们的手段是如此残忍，我没有办法不为此感到愧疚。在离开人世之前，达尔西·弗兰克波尔不知道经受了怎样的折磨，斯蒂芬妮·布朗，她一定……她一定同样经历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惧。我对此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知识链接 >>>>

真菌孢子

真菌有着极强的繁殖能力，它们可通过无性繁殖或有性繁殖的方式产生大量新个体。虽然真菌菌丝体上任意部分的菌丝碎片都能进行繁殖，但在正常自然条件下，真菌主要还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无性或有性孢子来进行繁殖的。真菌的孢子具有小、轻、干、多以及形态色泽各异、休眠期长和抗逆性强等特点，但与细菌的芽孢却有很大的差别。真菌孢子的形态常有球形、卵形、椭圆形、礼帽形、土星形、肾形、线形、针形、镰刀形等。每个个体所产生的孢子数，经常是成千上万的，有时竟达几百亿、几千亿甚至更多。孢子的这些特点，都有助于真菌在自然界中随处散播和繁殖。

知识链接 >>>>

无机化合物

无机化合物简称无机物，指除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以外的一切元素及其化合物，如水、食盐、硫酸等。绝大多数的无机物可以归入氧化物、酸、碱和盐4大类。生物体中的无机物主要有水及一些无机离子，如 Na^+ ， K^+ ， Ca^{2+} ， Mg^{2+} ， Cl^- ， HCO_3^- ， SO_4^{2-} ， HPO_4^{2-} 等。



知识链接 >>>

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是一种精密分析仪器,在现代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中,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器。我国在1965年试制成功20万倍电子显微镜,后来又研制成80万倍电子显微镜,它具有分辨率高(可以看清两个小点间的最小距离为0.144纳米,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的500万分之一,已经达到可以分辨单个分子和原子的程度)、放大倍率范围宽、操作方便、使用范围广的特点,并配有自动照相装置。电子显微镜是利用高速运动的电子来代替光波的一种显微镜。目前最常用的是通用式电子显微镜和扫描式电子显微镜。现在通用式电子显微镜直接放大倍数可达80万倍左右,分辨本领是0.2纳米,用它可以看到病毒、单个分子以及金属材料的晶格结构等。除上述两种电镜外,根据不同的成像原理,电子显微镜还有发射式电子显微镜、反射式电子显微镜、镜式电子显微镜等各种类型。各式电子显微镜广泛地应用于金属物理学、高分子化学、微电子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工农业生产等各个领域。

4. 谁是凶手

残忍的谋杀

1992年5月22日深夜，贝蒂·威尔森刚刚参加完匿名酗酒者聚会，返回家中。她打算回家整理一下行装，第二天和丈夫外出度假。她上楼，走向卧室，眼前的情景让她大吃一惊，只见地板上，她的丈夫杰克·威尔森倒在血泊中。



◎贝蒂·威尔森的丈夫倒在血泊当中

贝蒂发出了一声尖叫，然后惊慌失措地跑下楼，然后匆忙跑到邻居家里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电话几分钟后，亨茨维尔市凶杀案侦探弗兰克根据911报警中心的信息，已经得知了一些基本情况，现在他正和几位同事迅速赶往事发现场。

等他们赶到时，住宅门口已经聚集了許多人。他们一行5人鱼贯而入，当务之急是要检查现场，以从中寻找对凶杀案侦破有帮助的蛛丝马迹。对于所有参与调查凶杀案的调查人员来说，凶杀案的场景已是见怪不怪了，但是尽管如此，5个人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在2楼的走廊上，白人男子威尔森倒在血泊之中，身体表面伤痕累累，看来曾受过殴打和锐器的刺伤。他的身下有一



摊血。尸体旁边有一根83厘米长的金属棒球球棒，上面粘有血迹，看来像是凶器。

“好了，大家仔细点儿，看看附近有没有其他线索。”一边说着，弗兰克一边踱进了里面的卧室。房间里，电话线已经被切断，床上放有一个绿色的滑雪帽。

另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打

开的手枪盒，里面有子弹，但手枪却不见踪影。除此之外，房间里看不出有任何异常：抽屉、橱柜都没有被搜过的迹象。杰克·威尔森的钱包就扔在地板上靠近鞋子的地方。弗兰克仔细察看了一下他的钱包，发现里面没有现金，但信用卡还在。

“队长，看来这不太像是入室抢劫，房间里没有被翻动过，抽屉里的一些值钱东西都在，而且死者的信用卡也没有被拿走。”一旁检查的杰弗逊起身对弗兰克说道，两人是工作中的好搭档。

“如果不是入室抢劫，那就可能是仇杀了。从死者身上的伤口来看，死者



◎在死者尸体旁发现的一根83厘米长的金属棒球球棒



◎在死者床上发现的绿色滑雪帽



◎留有子弹的手枪盒



◎警方发现死者的钱包被扔在地板上



在临死前曾经遭到过恶意殴打，凶手下手很狠，我看像是有人为了寻仇！”杰弗逊继续说道，但是弗兰克似乎和往常不太一样，他显得心事重重，一直没有对杰弗逊的话做出回应。过了一会儿，弗兰克走出房间，来到房间外。他现在需要和死者的妻子谈谈。

“我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丈夫死亡的。”贝蒂显得非常悲痛，但是弗兰克知道他必须对死者家属进行询问，以确认他们有没有谋杀的动机。

“我昨天晚上去参加聚会，直到深夜才回来。我和丈夫说好的明天一起去度假，但是我刚走到楼上，就发现他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可能是又想到了丈夫的死状，贝蒂的眼神里漏出一丝恐惧，说话也不觉地颤抖起来。

“你听你的丈夫说过他有得罪过什么人吗？”弗兰克继续问道。

“得罪什么人……”贝蒂沉吟了一会，似乎在竭力回想威尔森曾经跟她说过的话。“没有，他没有说过，我丈夫是个老好人，你知道，他是一个医生，经常免费给那些没钱的人治疗。好多人都很感激他，那些人经常打电话来问候他，有时候还会登门拜谢，我实在想不出谁会恨他。”



©贝蒂和丈夫维尔森的照片

“那你们结婚有多久了？”

“我和威尔森结婚有14年了，我们彼此都感觉很幸福。对于我和孩子，甚至是我孙子的要求，他都会想办法满足，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贝蒂说得非常动情，眼泪也跟着落了下来。

与此同时，调查人员在现场没有再发现任何线索，连一个指纹也没有找

到。而根据弗兰克刚才的了解，威尔森的人缘很好，在社区里是个很有威望的人，这样看来仇杀的可能也微乎其微，那么，威尔森究竟遭遇了什么呢？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杀的呢？

异地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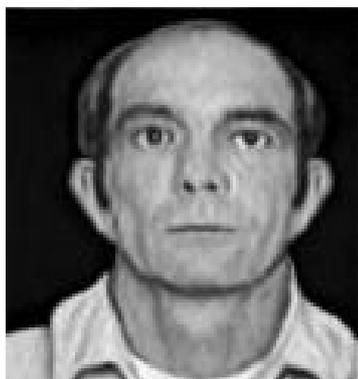
警方在威尔森的谋杀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调查工作举步维艰。正当所有人都在搜寻线索的时候，弗兰克突然收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县治安办公室的一名值班人员提到，在凶杀案的前一天，他接到一名居住在阿拉巴马州文森特小镇上的人的电话，说她无意中听到一次谈话，内容涉及文森特小镇上的一名男子将受雇去杀一名医生。这条线索究竟是否可信呢？所有人都有些将信将疑。



©威尔森身上的伤口

与此同时，杰克·威尔森的尸体被送到伯明翰的验尸官约瑟夫·恩布里医生那里做例行尸检。约瑟夫·恩布里医生发现威尔森头部有许多伤口，并伴有颅骨骨折。威尔森的颈部有1处舌骨骨折，右肩部有1处骨折，此外还有1处明显的刺伤，两条胳膊也都有骨折。恩布里医生还指出，这些都是防御型损伤，这说明威尔森曾经努力抵抗过攻击者。另外，他的腹部还有2处刺伤。最后，恩布里医生得出了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死者死因为“钝器击打头部受伤致死。”这也就是说，杰克·威尔森是被活活打死的。但是，威尔森尸体旁边的凶器——棒球球棒并没有被送至恩布里医生处进行分析。

除此之外，亨茨维尔市警局血清化验室对球棒上的血液也进行了确认，结果证实上面的血迹与杰克·威尔森的血型完全相同。但是，遗憾的是，棒球球棒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打电话声称要去杀人的詹姆斯·怀特

到目前为止，调查工作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警方只好把注意力转向了县治安官在凶案发生前得到的那条消息上来。这名知情者无意中听到的谈话是不是和威尔森有关呢？为了进一步确认，弗兰克决定亲自前往文森特小镇，寻找知情者提供的这个人——詹姆斯·怀特。

亨茨维尔市警方驱车赶到了大约160千米远的阿拉巴马州文森特小镇，寻找詹姆斯·怀特。

怀特住在小镇近郊的一辆拖车里，他是文森特小学的一名杂工，他的孩子就在那所小学上学。巧合的是，贝蒂的孪生姐姐佩吉·罗也在这所小学教一年级。从当地警方那里，弗兰克了解到怀特具有多项犯罪记录，他曾经吸毒、酗酒，并且曾不光彩地被军队开除过。他的这些情况让警方忍不住有些怀疑。

弗兰克联合当地警方迅速找到了怀特，并对他进行



◎贝蒂和姐姐佩吉





了10个小时的审问。面对警方的连连追问，他最终承认案发当晚他的确在死者的住宅里面。

随后，警方搜查了怀特的拖车，找到一双粘有血迹的鞋，后来的化验结果表明，鞋上的血迹的血型和杰克·威尔森的血型相同。另外，在相隔不远的一座弃宅里，弗兰克等人还找到了一把左轮手枪，而经过确认，这把手枪注册者的姓名为贝蒂·威尔森。证据还不只这些，在詹姆斯·怀特的卡车里，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来自亨茨维尔的公共图书馆，而根据调查，借阅卡片上的签名是贝蒂·威尔森。

鉴于所有这些证据，警方依法逮捕了詹姆斯·怀特，指控他谋杀杰克·威尔森。但是，就当警方准备向法庭提交证据时，詹姆斯·怀特突然说出了一个大惊秘密。他告诉警方，是贝蒂·威尔森和她的孪生姐姐佩吉·罗雇佣他杀的人，开价是5 000美元。

案情的突然转折让所有调查人员都大吃一惊。根据怀特的指证，警方将贝蒂·威尔森和佩吉·罗带进警局进行质询，但是2人都否认和凶杀案有关。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她们和凶案有关，但是警方还是拘捕了2个人。佩吉·罗告诉警方她认识怀特，因为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工作。至于贝蒂和怀特的关联，警方只有根据怀特车上的枪和图书馆的书将他们联系起来。

接下来，弗兰克开始转而寻找贝蒂姐妹俩的杀人动机。就在这时候，他们从附近听到了一个传言。传言说杰克和贝蒂·威尔森长期以来一直过着分居生活，他们各住各的卧室，之间几乎没有多少性生活。针对这种说法，警方对贝蒂进行了审问。最后，贝蒂承认她确实有过外遇，但是她认为自己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无奈，原来杰克·威尔森患有肠炎，带着一个造瘘袋。在警方看来，贝蒂很可能是因为厌恶自己的丈夫所以才有了外遇，而她最重要的杀人动机也许是想得到丈夫价值600万美元的房产。

现在，詹姆斯·怀特是主要的控方证人。如果没有他，两姐妹的控罪就不会成立。怀特似乎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以出庭指控作为和警方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还做了签字画押。他把贝蒂·威尔森和佩吉·罗供出来，作为回报他

将获得从轻处理。

于是，两姐妹分别受到了审判，贝蒂·威尔森首先受审。根据詹姆斯·怀特的证词和控方的尸检解释，作案情景是这样的：詹姆斯·怀特进入威尔森家的住宅，藏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面。杰克·威尔森在下午5点钟左右到家，邻居看见他走出来，到了前院，用一个棒球球棒把一个告示牌敲进草坪，然后威尔森回到屋里，朝着楼上卧室走去。怀特说他曾改变了主意，决定不杀威尔森，但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却在走廊上撞见了威尔森。两人扭打起来。怀特夺过棒球球棒，打中威尔森头部，然后他又刺了威尔森腹部2下。怀特说贝蒂·威尔森在外面接应他，开车把他送回到他的卡车那里。但是，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并没有从贝蒂的车里找到任何证据，比如怀特的头发、衣服纤维等，就连指纹也没找到。



◎怀特杀害威尔森的过程



寻
找
凶
手

对警方来说，到现在为止，指控还缺乏强有力的物证。因此，他们决定转变调查方向，开始从贝蒂·威尔森的人格方面寻找突破口。他们在法庭上传唤了贝蒂以前的一个情人，以证明他们之间长期存在通奸关系。根据这一证据，陪审团最终认定贝蒂·威尔森犯有一级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永远不得假释。

控方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审判贝蒂·威尔森的孪生姐姐佩吉·罗，但是控方没有料到，这次的情况却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迥然不同的报告

在贝蒂·威尔森被判买凶杀人8个月后，她的孪生姐姐佩吉·罗因为同样罪行受审。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辩方的一番证词就像在法庭扔下了一枚炸弹，辩方证明杰克·威尔森并不是以控方所说的那种方式遭到谋杀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呢？原来，在针对佩吉的审判中，控方的指控所需的证人，所提供的证据都与指控贝蒂的相似。但是，这一次，控方显然无法再攻击被告的生活方式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佩吉·罗是当地首屈一指的优秀小学老师，她和她丈夫都是当地教会的积极分子，她甚至还是教堂唱诗班的领唱，而且她一向乐于帮助别人。



©斯佩里医生对击打所形成伤痕的分析对比

在法庭针对贝蒂做出审判之后，佩吉·罗的律师充分利用审判的空当寻找新证据，并仔细查看了审判贝蒂时的证词。他们发现詹姆斯·怀特从没承认他杀了杰克·威尔森。

根据审判时的证词，佩



吉的律师发现怀特自始至终并没有说他用棒球球棒打了死者，相反他只是说他希望能够到某个东西，结果他够到了，然后就打了他……除此之外，案发现场的情况也让佩吉的律师困惑不解。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用棒球球棒毒打另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胳膊，刺伤了他，猛击他的头部以后，现场肯定会有血液喷溅的迹象，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根据现场拍摄的照片，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血液喷溅的痕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辩方把尸检报告和犯罪现场的照片拿到了佐治亚州，送交给了亚特兰大的副验尸官克里斯·斯佩里医生。

经过仔细检查之后，斯佩里向辩方律师说出了自己的结论，而这一结论让辩方人员信心倍增。他解释说“如果有人被钝器击打，并造成这样的撕裂伤，那就会出现血液喷溅，不但在钝器击打头部或者胳膊的时候有血液喷溅，而且在钝器向后抡起的时候也会出现血液飞溅，血液会溅到墙壁上，溅到天花板上。”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斯佩里医生同意在佩吉·罗受审的时候出庭作证。在审判中，怀特又重复了一遍以前说过的话，但是这一次他受到了辩方的强烈质疑。

另外，辩方还对执行尸检的州验尸官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最惊人的证词出自克里斯·斯佩里医生之口。他在法庭上指出：当钝器被用来反复击打人的头部的时候，在这种被反复击打的情况下，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是，不但伤口涌出的血液会粘到钝器上，而且头发也会粘到上面，比如球棒，而且沾上的头发应该还不只是一根两根。但是，事实上球棒上一根受害者的头发也没有。

斯佩里医生还有进一步的发现，他说他怀疑球棒根本就不是凶器。詹姆斯·怀特从来没有承认使用过球棒。他指出死者身上的伤口全都是严重的撕裂伤，而且撕裂的伤口下面还存在骨折。根据检验，斯佩里医生认为这些骨折并不像是球棒造成的，因为球棒对头部造成的伤应该是破碎性伤痕，也就是说它会击碎头骨，就像鸡蛋壳被打碎那样。根据死者头上的线性伤痕，斯佩里医生得出的结论是，伤害威尔森的凶器更有可能是火钳，而且只有这种凶器才可以解释威尔森医生肩膀上为何会出现那样的刺伤。众所周知，许多火钳都有一

个钩子或者一个以 90° 角伸出的尖，而事实表明，死者身上的伤痕状态与被火钳击打后物体的状态完全吻合。

另外，尸检报告表明，威尔森的舌骨出现了骨折。斯佩里医生由此断定威尔森在生前曾被人勒过脖子。这就自然而然引发了一个疑问：如果被害人威尔



©斯佩里所说的谋杀过程杀过程



森是被勒死的，那么这就说明，犯罪嫌疑人怀特要么有人帮忙，要么就是他撒了谎，他所说的杀人方式不是真话，是骗人的。

最后，斯佩里医生得出结论说，房间并不是死者的第一被害现场，也就是说他在别处被谋杀之后，他的尸体被带到了犯罪现场，而且很有可能尸体是被裹在油布或者塑料布一类的东西里面，然后被放在那儿。

现在，关于杰克·威尔森是如何被杀的有了2种说法。邻居看到他出现在门前草坪上，大约是下午5点，用一根棒球球棒把告示牌砸进草坪里。根据斯佩里的解释，这之后，他至少被2个人攻击过。在打斗中，威尔森的舌骨骨折了，头部至少被打了9下，肩膀至少挨了1下，腹部被刺了2下。之后，尸体被放进油布，并被带进他的房子。他被扔到了木地板上，接着又被翻转了180度。他的头擦过门框，留下了血迹，并在地板上造成了漩涡状血痕。

一切就绪之后，凶手把血抹到球棒上，让球棒看起来像是杀人凶器，然后拿着火钳和刀子逃离了现场。

面对2种截然不同的报告证词，陪审团商议了近2个小时，最终他们宣判佩吉无罪释放。这个结果让佩吉喜极而泣，也让她的亲人长舒了一口气。

那么，斯佩里医生和恩布里医生为什么会得出2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呢？法庭请求2名拥有专业资格的法医病理学家重新审查了尸检报告和犯罪现场照片。他们都认为验尸官恩布里医生的操作没有过错，只是不够充分。

法医的工作应该从犯罪现场开始。警方和指控方直到距第一次审判开庭还有几天时，才把球棒和现场照片交给恩布里医生，这是个严重的错误。2名专家都认为，如果执行了详细的犯罪现场法医检查，那么威尔森肩膀上的刺伤原因就会很早被查出。但是2名专家对球棒的意见不一致。一名专家对球棒上没有杰克·威尔森的头发而产生疑问，而另一位却不予追究。

沃尔特·霍弗曼医生认为缺乏详尽的犯罪现场法医检查为无罪辩护提供了方便。他认为，如果执法部门没有请求帮助，全部事情都自己做了，然后把尸体送去尸检，一些关键线索、证据和资料就会遗失。

整个案件到这里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情况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在佩吉·罗被判无罪释放之后，怀特撤回了自己原来的供述，在一张签名口供中，他说他和贝蒂从没见过，更没有说过话。佩吉·罗也从来没有让他去谋杀杰克·威尔森医生，先前的供词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一对姐妹，2次审判。同样的法医证据，然而却是2种不同的宣判结果。贝蒂·威尔森已经入狱4年，她被判无期徒刑，终生不得假释。她的第1次上诉被驳回了，另一次的上诉结果还悬而未决。现在，佩吉·罗只能希望有一天，她的妹妹能够获得重审，彻底结束这场噩梦。



四
寻找证据



1. 硅藻为证

瑞士是一个风景秀丽，令人神往的地方。在瑞士有一个名叫新帕拉代斯的小村庄，这里环境幽雅，依山傍水，潺潺的流水，郁郁葱葱的树木都透出一种远离喧嚣的宁静。

1993年8月4日傍晚，13岁的达里奥·栖克莱克西亚骑着自行车，带着钓鱼工具来到了离村庄很近的一条河流边。小孩子就是贪玩，在家憋了一天，现在终于可以出来放放风了。其实，达里奥在家里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很好，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不过，他可不是一个书呆子，有时候也很贪玩。所以，作为母亲的玛丽亚虽然对这个儿子管教得非常严格，但是偶尔也会很通情达理地让孩子出去玩会儿。

夏季的白天比较长，时间转眼已经将近8点了，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但是达里奥却仍然没有回来。玛丽亚焦急地站在门口，但是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玛丽亚忍不住有些担心了。她很清楚自己的儿子，虽然有时候贪玩，但是做事很有分寸，很少让家里人担心。时间又过去了20分钟，门口仍然没有出现达里奥的身影，玛丽亚有些着急了。家里其他人都不在，她只好叫上几个邻居到外面去寻找，但是外面天又黑，地方又大，又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寻找持



◎受害者达里奥

续了将近有2个半小时后，所有人都觉得这样不行。最后，玛丽亚只好急忙打电话报告警方，说她的儿子失踪了，要求警方帮忙寻找。

玛丽亚拨打报警电话的时候已是晚上11点钟左右，在警察局值班的只有卡瓦诺警官。在听说达里奥失踪的消息后，卡瓦诺警官马上打电话通知了其他警察。就在这天晚上，警方共动用了100多名警察在夜色下展开搜索。据玛丽亚所说，达里奥外出的时候带着钓鱼竿，所以警方重点在河流两岸进行查找。达里奥究竟遭遇了什么呢？是不小心溺水身亡，还是遭遇了意外呢？但是，据玛丽亚所说，达里奥的游泳水平很高，因此溺水身亡的可能性很小。那么，达里奥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呢？搜索行动一直持续到了天亮，就在这时候，一支搜索小队突然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们在河岸边发现了一辆自行车，钓鱼竿，还有一条游泳裤。

“好的，马上通知玛丽亚，让她到现场确认一下那些东西是不是达里奥的？我们马上就过去。”警察局的刑侦队长雷诺也参加了搜索。昨天晚上，他刚打算休息，就接到了卡瓦诺的电话，还没来得及通知家里人就跑了出来。

当雷诺赶到报告的地点时，现场已经拉上了警戒条。达里奥的母亲在一旁哭得眼睛通红，不远处靠近大路的地方倒着一辆自行车。提前赶到的刑侦人员



◎达里奥扔在河边的自行车



◎达里奥的游泳裤



◎达里奥使用的钓鱼竿



正在各自忙碌着，有的在进行现场拍照，有的则小心地在现场搜索证据。雷诺通知跟来的几个同事加入搜索证据的队伍，自己则走到了一旁的玛丽亚面前。

“这些东西是不是达里奥的？”

“是，是他的，但是他的人不见了……怎么办，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怎么会出事呢？”玛丽亚的眼睛虽然早已通红，但是泪水仍然像倾泻的闸水一样无法停止。对于这种情景，雷诺虽然已经见得多了，但是每次

还是觉得心里会疼得难受，尤其是这种针对儿童的案件，就更让人义愤填膺。

雷诺安慰了玛丽亚两句之后，扭头对身旁的一位同事说道：

“看样子，这里应该就是 he 最后钓鱼的地点！有没有派人了解一下，昨天晚上，最后见到达里奥的人是在几点？”

“还没有。马上就派人去了解。”

很快，警方搜集完现场证据之后返回了警察局，现场已经人去空空，好像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随后，当地电视台播放了一张寻人启事海报，各大报纸也纷纷对此事进行报道。在警方等待知情人提供线索的同时，他们同时继续沿着河流进行搜索，结果在河流下游的河岸上，警方找到了达里奥的一件T恤衫。为了找到更多证据，警方在河流下游设置了堤坝。他们找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一件和达里奥有关。



◎警方人员在仔细搜索现场



◎警方找到的达里奥的T恤衫

线索屈指可数，警方的调查基本

上毫无进展。那么，达里奥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他是不是已经遇害了呢？

伤痕累累的男尸

在媒体报道达里奥失踪2天之后，2两名妇女牵着1条小狗，沿着瑞士和德国边界的一条田间小路散步。途中，她们突然注意到一些看似很像血的东西。顺着依稀可见的血迹，她们来到了几米之外的一片玉米地，而接下来看到的情景却让她们大吃一惊，面前躺着一具全身赤裸的年轻男子的尸体。

2名惊慌失措的妇女匆忙给警察局拨打了电话。一听说是一名年轻男子的尸体，所有在办公室的警察都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失踪的达里奥。事不宜迟，雷诺马上带人赶到了现场。

经确认，尸体就是达里奥·栖克莱克西亚无疑。而且，他曾遭到过性侵犯。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死者的身上有很多刀伤和淤伤，甚至在生殖器区域也有。验尸官在到达现场之后断定，死者尸体上的刀伤是由一种微型小刀造成的，但这些伤口是在男孩死亡之后才被凶手划上的。这些伤口全部呈长条状，一条挨着一条，由此验尸官推断当凶手用刀割出伤口的时候，这个男孩始终没有动弹过，而且尸体上也没有任何因反抗而造成的伤痕。

虽然在尸体附近发现了许多血迹，但是维勒医生认为血迹太少，不足以表明在被刀割伤的时候，男孩还活着，因为如果心脏停止跳动的话，身体里的血液循环就会停止，那么从体内流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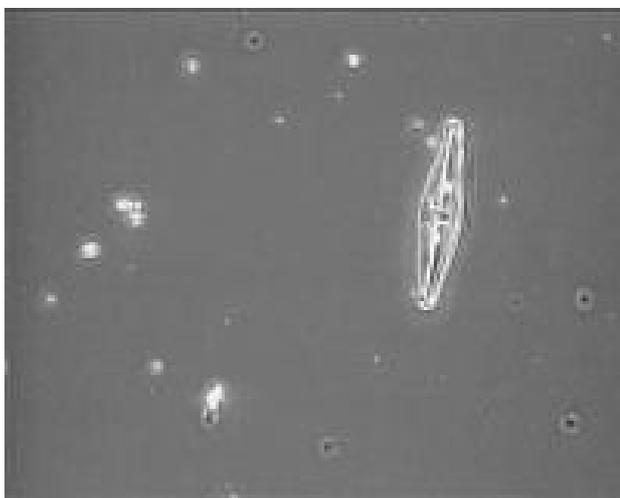
©警方在玉米地中发现的达里奥的运动鞋



的血液自然就不会有太多。由于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反抗的痕迹，警方怀疑达里奥是在其他地方被杀害之后，最后被转移到玉米地中的。另外，警方在玉米地里找到了达里奥的运动鞋，但是没有发现残害他的那把小刀。

这种情况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全都谈虎色变，对孩子的行踪更是提高了警惕，因为凶手一定非常变态。众所周知，像这种心理扭曲的人总是会不断地继续作恶。因此，在警方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找到凶手之前，类似的犯罪很可能还会继续发生。鉴于这一情况，警方也都高度戒备，他们立刻对周围地区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搜查，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

但是，在尸体被抛弃的这一现场，警方根本无法找到任何外来的毛发、纤维或精液，因此他们只能另想他策。随后，维勒医生用棉签对达里奥的口腔进行了擦拭，以寻找可能的证据。在维勒医生对样本进行分析时，他发现了一些只有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微小证据。这个发现改变了整个调查的进程，并且开创了犯罪科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维勒医生用显微镜发现的细微物证

显微镜下显示出的样本内的某些东西引起了维勒医生的注意。他发现了一种叫做硅藻的东西。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硅藻是一种从属于藻类的微生物，它们主要生活在海洋、池塘、湖泊和溪流这一类水域中。在潮湿的岩石上，甚至在泥和土壤里也能找到它们的踪迹。这种微生物是所有藻类

中种类最为繁多的一种。全球每天进行的光合作用，有将近25%是由它们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范围内总共分布着大约16 000种不同的硅藻，而仅仅在瑞士一个国家，就有3 000多种。硅藻能够向科学家显示它们所处的淡水和

海洋的过去的环境状况，甚至好几万年之前的情况也可以从它们身上反映出来。

在达里奥·栖克莱克西亚被害一案中，维勒医生从死者的尸体上发现了硅藻，由此他推断死者的真正死因是溺水而亡。关于这一推断，维勒医生对此向雷诺等人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在他的肺部发现了许多淤泥，这就让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曾经置身于一个有很多淤泥存在的环境中，一个很深的湖泊或者类似的环境是不可能那么多淤泥的，所以，我敢说那一定是一条小溪或者小河之类的地方。”

“但是，既然是小溪或者小河，达里奥怎么会溺水而死呢？”站在一旁的一名警员忍不住道出了心里的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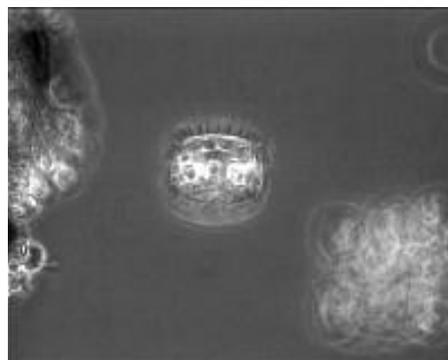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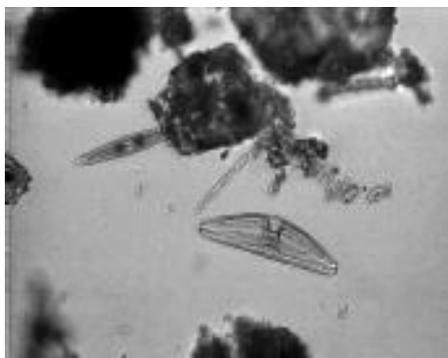
“死者肺里有淤泥，这说明达里奥是被强行按入水中的，他的头部被凶手使劲地按住，压进了水底的淤泥里。然后，在达里奥拼命反抗的过程中，他就将水、泥土和硅藻一起吸入了肺部。”

“关于这一点儿，我们有证据吗？”一直仔细在一旁听着的雷诺开口问道。

“有，从对尸体的检验结果来看，达里奥的肩胛骨之间有严重的淤伤，这也就是说，他是被凶手强行按住背部，用了很大的力气压到水里的。”一边说，维勒医生还从桌上拿出验尸过程中拍下的照片给雷诺看。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对从玉米地中发现的运动鞋进行检查也发现了同样的硅藻。”

“好的，谢谢你。”雷诺望着眼前的资料，心里开始紧张盘算下一步的行动。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在达里奥肺部和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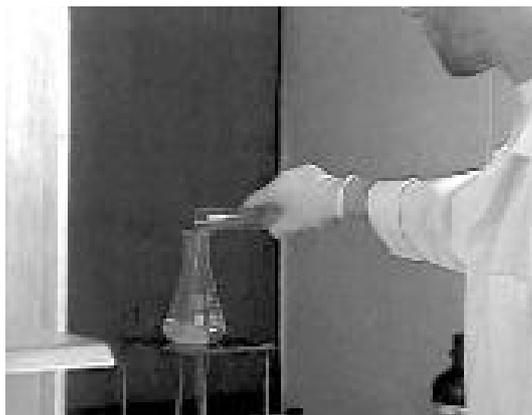
©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各种硅藻



运动鞋上发现的硅藻来推断出他遭到杀害的确切地点，也就是找到死者被杀的第一现场，从中寻找更多证据。

为了利于查证，维勒医生请来了生物学家约阿希姆·许尔利曼，他专门从事硅藻研究。他将通过观察达里奥肺部的硅藻，确定它们的种类，然后分析出硅藻生活的河流或者湖泊的类型，以及那里的水的各种状况，再根据这一条线索，找到案发的第一现场。

许尔利曼博士受到邀请后，对达里奥肺部和运动鞋上的硅藻和附近地区水样里的硅藻进行比较分析。但是，由于瑞士广泛分布着大量的硅藻群，许尔利曼必须对附近各种水域的水样进行仔细的检测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的比较结果。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调查人员从周围的水域中采集到了各种水样，包括在小河与发现尸体的玉米地之间流淌而过的莱茵河河水的水样。然后，他们用酸对这些水样进行处理，这样其中的硅藻就会留下玻璃状的骨架遗骸，这是确定其种属类别的一个必要步骤。



◎试验人员在处理水样



◎许尔利曼博士在观察脆杆藻

接着，在显微镜下，生物学家许尔利曼博士将达里奥肺部和运动鞋上发现的硅藻，与参考杂志中数千种已经作过完整记录的硅藻种类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对比。他发现，其中有一种硅藻的数量较多，占优势地位。经过比较后他确认，这种硅藻是一种被称作脆杆藻的淡水硅藻，通常附着在流速缓慢的水里的沙砾上。

接下来许尔利曼博士要做的就是使用一种精细复杂的图表，来分析和确认各种不同水样中的硅藻样本。这是一个冗长而乏味的过程。但是到了最后，他终于发现，某个水域样本中同样拥有这种数量上占优势地位的硅藻——脆杆藻，它与达里奥肺部和运动鞋上发现的硅藻种类相同。这个样本来自一条小河，这条小河距离达里奥自行车被发现的地方只有几米。

现在，根据在达里奥肺部和运动鞋上发现的硅藻证据，雷诺断定，达里奥就是在钓鱼的那条小河里遭到强行溺水，从而导致窒息身亡的。之后他又被凶手用刀割伤，并遗弃到玉米地中。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谁杀害了达里奥？他的尸体又是如何被运送到几千米之外的玉米地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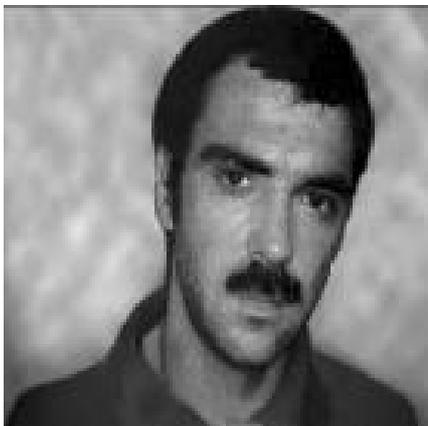
艰难的调查

达里奥的尸体已经找到，但是有关凶手的情况，警方仍然毫无线索。不过，小村镇也有小村镇的好处，那就是任何事情都很难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因此警方决定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寻找曾经在案发当天见过死者或者路过案发现场的可疑人物。

警方先后在瑞士和德国境内询问了大约200个人，当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达里奥的家人。但是，这一广泛撒网的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缺乏有力的线索和嫌疑人，当地警方向国际刑警组织上报了案情。之所以上报给国际刑警组织，是因为它属于国际警署，与全球的178个成员国共同分享刑事犯罪调查的各种信息。另外，由于尸体被发现的地点非常接近两国边界，因此雷诺和其他调查人员怀疑凶手极有可能来自国外，或者已经逃离出境。这就意味着案件本身的侦破难度很大，所以有国际刑警组织参与调查将会做到事半功倍。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这话一点儿不假。在达里奥遇害3个月后，国际刑警组织向瑞士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一名男子因为对搭便车的乘客进行性





◎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嫌疑人——库伯勒

侵犯，并试图将他杀死而在法国被逮捕。经过了解，被逮捕的这名男子名叫罗兰德·库伯勒，35岁，是一位离了婚的精神病院护士，有一个5岁大的女儿。引起国际刑警组织注意的是，库伯勒生活在瑞士，且居住地点离达里奥·栖克莱克西亚惨遭杀害的村庄不远。

犯罪情节相似，而且嫌疑人的居住地和案发地点相距不远，在听到这些信息后，雷诺的神经不禁跳动了一下。与此同时，维勒医生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搜查库伯勒的汽车。在听到这一建议后，许多调查人员都有些回不过味来，纷纷皱起了眉头。看到了大家充满疑问的神情，维勒笑着提醒了一下“别忘了我们发现的那些硅藻。”

“噢……我明白了，我们从死者身上和运动鞋上发现了硅藻，而且断定死者是被凶手强行按入水中的，那么凶手自己的鞋子上，衣服上肯定也沾有硅藻，那么在他开车转移尸体的过程中，这些东西很可能会沾到车上。”雷诺的解释让大家连连点头，姜还是老的辣。

巧合的是，库伯勒的汽车就在瑞士。雷诺在获得通知后马上赶到了汽车的停放地点。他们将汽车的踏板和后车厢里的地毯取了出来，并将所有的样本送到了许尔利曼博士那里进行检验。法医们在库伯勒汽车的各个角落里采集了多种微小的样本，其中包括汽车油门和刹车踏板上的物质，以及乘客车厢和后车厢地毯上的纤维样本。

当许尔利曼博士在显微镜下分析这些样本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惊人发现：他发现了期待的硅藻，在汽车油门和刹车踏板上，踏板下面的地毯上，还有后车厢的地毯上都有。那么，这些硅藻和达里奥身上的硅藻是同一种吗？这个疑问让所有人的心都不自觉地揪了起来。

随后，许尔利曼博士对库伯勒汽车里发现的硅藻进行了仔细的鉴别和分

析，发现这些硅藻正是脆杆藻。它与在达里奥肺部和运动鞋上，以及小河里发现的硅藻属于同一个种类。由于在瑞士有着3 000多种不同的硅藻，因此，硅藻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了这个有力证据之后，雷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现在可以和罗兰德·库伯勒进行面对面的对质了。

扭曲的灵魂

当时，库伯勒已经被捕，并被法国警方拘留。因此，雷诺警官决定赶往他所关押的地点提审库伯勒。但是，审问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

“在瑞士的新帕拉代斯村，有一名男孩被人杀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这件事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我知道是一名11岁的小男孩。”库伯勒答得非常爽快，看不出有丝毫想掩饰什么的神情。

“你知道死者是怎么被杀的吗？”雷诺已经隐隐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狡猾，而且很有心计的对手。

“报纸上说了，是被凶手按在水里淹死的，死了之后又被凶手用小刀在身上拉出了许多伤口。”库伯勒仍然表现得非常镇定自若，但是他却在这句话中透出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凶手采用的是小刀。对于这一点儿，警方从未对外透露过，那么，如果库伯勒的信息完全是来自报纸的话，他怎么会知道这样一个重要信息的呢？雷诺认为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库伯勒本人就是凶手，所以他才会无意中下意识地透露出这一信息。

“你怎么知道凶手用的是小刀，而不是其他东西？”雷诺利用这一突破口马上发出疑问。正侃侃而谈的库伯勒突然愣了一下，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破绽，他马上解释说：“我……噢，我是猜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随便猜的……”虽然库伯勒竭力想掩饰这一点，但是雷诺相信他肯定知道更多细节。随着雷诺的连连追问，库伯勒渐渐失去了说辞，最后在意识到自己的说法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时，他终于承认是自己杀害了达里奥·栖克莱克西亚。





现在，在达里奥失踪的当天，在小河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凶手是怎样留下一条不易察觉的证据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一一浮出了水面。在审讯期间，罗兰德·库伯勒供认是自己杀害了达里奥，并用小刀割伤了他的尸体，而且他还承认了自己这样做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动机，那就是他长期以来都对男孩存在一种性幻想，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具有恋童癖的人。长时间以来，他就一直不断地压抑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但是，他无法真正地控制自己。当他一旦忍不住侵害了别人之后，他就必须杀人灭口，使之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

1993年8月4日下午，达里奥骑着他的自行车，到离家不远的一条小河里去钓鱼。他将车停在路旁，然后走到河边。这段时间，库伯勒正好在度假。当他开车经过小河时，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随后库伯勒发现了达里奥的自行车，当他看到只有一个男孩在附近时，在酒精的刺激下，他变得异常兴奋。这一切促使他做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举动。库伯勒停下车，走到达里奥钓鱼的地方，有意无意地和达里奥开始聊天，然后慢慢地接近达里奥。随后，趁男孩专心钓鱼的时候，他突然发动袭击，将男孩推倒在水里，强迫他脱掉了身上的衣服以实施性侵犯。接着，库伯勒将达里奥的头强行按入河床的淤泥中，并用膝盖顶在达里奥的肩胛骨之间，把男孩按在水中直到他停止挣扎。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库伯勒担心事情暴露，于是决定把尸体从犯罪现场带走。他把达里奥的尸体放到了汽车的后车厢里，然后就赶去和前妻约会。

库伯勒与前妻一直聊到了深夜，随后他开车来到瑞士和德国边界的一个废弃的玉米地，将男孩的尸体扔在那里。在这个过程中，他用随身携带的微型小刀对尸体进行了严重破坏。但是，库伯勒却没有意识到，他留下了一条证据，一条不易察觉的单细胞生物证据，这个证据最终将他绳之以法。事实上，从库伯勒将受害人推到小河里的那一刻起，水里微小的硅藻就附着在了他的鞋子上。当达里奥被强行按入水中时，硅藻也顺势流入男孩的嘴里和肺中。接着，当库伯勒开车离开时，鞋子上的硅藻又被带到了汽车的踏板上。后来，在达里奥被装进车厢、运往玉米地的途中，他嘴里的硅藻又随水流渗进了车厢的地毯中。

维勒医生对硅藻的发现，许尔利曼博士对硅藻种类的确证，都在追踪这个杀人恶魔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害人永远沉默不语了，但是这些不起眼的硅藻却最终开口为他伸张了正义。利用这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生物线索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这一案件的侦破方式在当时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瑞士都是前所未见的。



©库伯勒杀害达里奥的过程

最后，库伯勒不仅供认杀害了达里奥·栖克莱克西亚，他还承认，10年前在瑞士同样的地区，他还杀害过另外一个男孩。鉴于库伯勒本人的证词，再加上无可辩驳的硅藻证据，法庭最后宣布，库伯勒因犯下2次杀人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昔日的惨剧已经无可挽回，留在人们心里的只是无尽的叹息。现在，当地人在达里奥遭到杀害的小河附近修建了一个圣祠，以此来默默纪念达里奥，纪念这个温文尔雅的男孩。



2. 以尸为证

198

谁是凶手

1978年6月21日下午将近5点钟的时候，伊利诺伊州伍德镇警察局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而这时候办公室的警察已经准备下班回家了。迪伦警官正好走在最后，突然响起的电话声几乎吓了他一跳。

“嘿，怎么回事，到底是谁打的电话？”迪伦一边在心里犯着嘀咕，一边拿起了电话：“喂，这里是伍德镇警察局……”

没等迪伦说完，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警察，你们快来，我女朋友……我女朋友在家里被人杀死了……”年轻男子的语速很快，但是说到最后突然大声哭了起来，迪伦马上询问了对方的地址。就在迪伦接电话的时候，



©卡拉的照片

走在前面的几位同事忍不住停下脚步，要知道办公室的电话一响基本上肯定是出事了，现在再看到迪伦的神色，所有人已经猜到马上有事情要办了。

放下电话后，迪伦来不及多说，马上拿起搭在座位上的衣服，一边叫身旁的同事一起行动。汽车快速到达了报案人所说的地址。在大门口，2个年轻男子站在那里正在向路上张望，一看到迪伦等人的警车之后，2人迅速迎了上来。

“是你报案的吗？死者是什么人？和你是什么关系？”迪伦看到首先迎上来的一名年轻男子，然后发出了连珠炮似的询问。

“对，是我，是我报的案，我叫马克·哈特，是死者的未婚夫。我的未婚妻名叫卡拉·布朗，今年22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没等说完，马克已经开始抽噎不止。

根据询问，死者是22岁的卡拉·布朗，她和未婚夫最近刚刚搬到伊利诺伊州伍德镇的这所房子。而这一天，卡拉本来请了一天假，说要在家里收拾房间。下午5点左右，马克下班后带朋友到他和卡拉的新家来玩。结果，他们在走进房间后就看到了一番恐怖的景象。

在案发现场，卡拉脸部朝下浸在一个大水桶里。警方人员很小心地将她平放到了地上。经过检验，死者的前额有1处很深的伤口，下颚上也有1处。她的双手被绑，头被塞进了一个盛有91升水的大桶里。屋子里非常凌乱，这说明她曾经奋力反抗过，更重要的是她的下身赤裸，很可能遭到了性侵犯。



◎卡拉面朝下被浸在一个水桶里



◎卡拉·布朗在家中遭遇杀害

但是，现场的一些迹象让调查人员也感到非常困惑：卡拉的脖子上绑着2只男人的袜子，而且这2只袜子还打成了一个优美的结。如果说死者和凶手曾经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的话，那么这个优美的结在这里就显得非常怪异。



◎卡拉的脖子上绑着2只男人的袜子

同样怪异的是，卡拉手腕上的白色电线绑得并不结实，在犯罪过程中，根本无法有效限制一个人的行为。迪伦仔细检查了这根电线，他发现死者背后的电线留得很长，绑在两个手腕间的电线长度足以给受害者一定的自由度，这也就是说受害者完全可以把手拿到身体前面来，也有抓住凶手的可能。但是，受害者好像并没有那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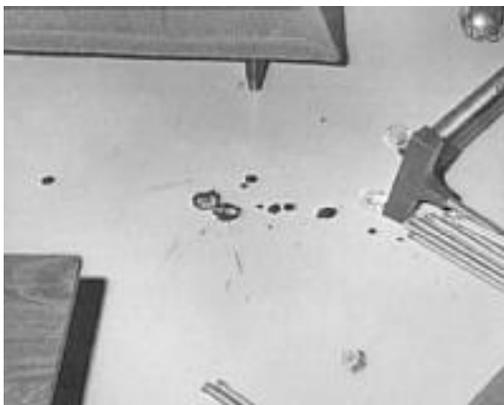


◎卡拉手腕上的电线绑得并不结实

更加奇特的是，卡拉的身上只穿了1件毛衣，而马克向迪伦反映说那件毛衣卡拉整个夏天都没有穿过。更值得一提的是，毛衣最上面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这再次表明死者似乎在生前没有做过任何反抗。

经过马克的辨认，警方得知绑在卡拉脖子上的2只袜子就是她家里的，而与其相配的另2只袜子则分别在马克的衣柜里和隔壁房间的沙发下面找到。

刑侦技术人员对沙发附近进行了仔细检查，结果发现沙发下面还有一滩带有血色的积水，沙发垫子也是湿的。而且，在沙发附近的地板上，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滴一滴的血迹。另外，还有一点，调查人员也感觉非常奇怪，他们发现原本应该放在厨房里的咖啡壶现在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放到了沙发上面的架子上。



地板上留下的血迹



©本应在厨房的咖啡壶

根据这些线索，迪伦推断沙发附近很可能就是凶手杀害死者的第一现场，随后凶手才将死者的尸体转移到了隔壁房间，并且将卡拉的头浸到了水桶中。凶手伪造了案发现场，这就说明，他行凶之后在房子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对住宅的房门进行检查后，刑侦技术人员发现没有任何强行进入房间的迹象，但是在后门和大门这2条可能的逃跑路线上却都留有明显的血迹。

那么，在案发当天，谁知道卡拉一个人在家呢？又有谁会如此大胆地在她家里停留那么长时间，清理血迹并伪造现场呢？

抽丝剥茧

22岁的年轻女孩在家中突然遭遇杀害，案发现场扑朔迷离，线索更是千头万绪。为了尽早确定凶手的身份，警方开始着手进行调查，死者的未婚夫马克自然首当其冲，因为警界里有一句行话，那就是“要逮法外徒，先查门内亲”。

那么，卡拉和未婚夫的关系究竟如何呢？马克有没有杀害卡拉的动机呢？

为此，迪伦专门拜访了卡拉的母亲。据卡拉的母亲玛丽娅所说，马克和卡拉的关系一直不太稳定，两人断断续续谈了好几年。期间，两人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为此，卡拉的家里人都很担心，但是作为孩子的母亲，玛丽亚完全能



够看得出自己的女儿非常喜欢马克。最近，两人终于做出决定，在伍德镇买了一处房子，准备安定下来过日子，对于这个发展，卡拉的家人和朋友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除此之外，玛丽亚再没有提供其他情况，她对马克的了解仅此而已。随后，迪伦又询问了卡拉和马克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反映说马克和卡拉的关系最近以来一直很不错。不过，卡拉的一位女性朋友向调查人员反映了一个细节，她说在案发当天的上午，她曾经和卡拉打过电话，而且卡拉还约她下午一起出去吃饭，后来在电话打到一半时，她听卡拉说家里有人敲门，因此中断了电话。在挂断电话时，卡拉说她稍后会再给对方打电话，结果却一直没打。听到这个线索之后，迪伦确信这很可能是卡拉临死前所打的最后一个电话，这也就是说卡拉被害的时间应该是在中午之前，而她在电话中所说的那个敲门的人很可能就是杀害她的凶手，但是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会不会是马克呢？

随后，调查人员仔细询问了马克，结果证实马克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案发当天，他一直在上班，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是跟好几个朋友在一起。那么，凶手会不会就在卡拉的新住处附近呢？

为此，调查人员又仔细询问了卡拉的几位邻居，马克还特意提到了一位自称是卡拉同学的男人——约翰·普瑞迪。马克回忆说，在他们刚刚搬到这里的那天，隔壁有个男子自称是卡拉的中学同学，但是在后来他问起卡拉时，卡拉却表示她根本不记得这样一个同学。



◎卡拉的2个邻居

在了解到这个线索后，调查人员重点对这位约翰·普瑞迪进行了问讯，但是他具有不在场的证据，而且他自愿接受测谎仪测试，结果他顺利通过了测试。

到目前为止，所有线索戛然而断。与此同时，验尸报告表明，卡拉是被人勒杀致死的。她被发现时虽然

下身赤裸，但是并没有遭到性侵犯的痕迹。调查人员确信，凶手杀害了卡拉之后，为了伪造现场，曾经在房子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制造了虚假的犯罪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问题是，在案发的前一天晚上，卡拉和马克在家里刚刚举办了一个聚会，房间里到处都有毛发、纤维和指纹，这些对破案十分不利。调查人员非常清楚这对罪犯来说无疑提供了一层伪装。要想拨开这层笼罩在凶杀案表面的迷雾，他们还任重而道远。

诡异的断言

对于卡拉被杀一案，警方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确定的几个嫌疑人也因为不在场证据而被相继排除。面对这种情况，当地警方已经束手无策，调查只能宣告中断。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请联邦调查局协助剖析凶手的心理特征，并向行为科学分析专家约翰·道格拉斯求助。

那么，所谓的心理特征剖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对案件的侦破工作到底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心理特征剖析其实就是利用收集到的犯有相似罪行的罪犯信息，进行行为分析，这兼有科学依据和直觉因素。

在仔细研究过现场的照片之后，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可以分为2类，一种是紊乱犯罪，另一种则是有条理的犯罪。在紊乱犯罪中，犯罪者的犯罪行为都显得极其随意，没有章法，而且看上去有些不计后果的；相反，在有条理犯罪中，犯罪者的犯罪行为则看起来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各个环节都很严谨的。

对于卡拉被杀一案，道格拉斯认为犯罪现场乱七八糟，说明凶手并不老练，很可能以前没有杀过人。或者说，他刚来到卡拉家的时候并没有杀人意图，但是在经过某种对峙或是遭到拒绝后，他才起了杀机。

凶手在卡拉家里停留了很长时间，并且重新布置了犯罪现场，由此道格拉





斯推断凶手一定非常熟悉卡拉，了解卡拉的生活规律，他很可能就住在附近或者邻近地区。另外，道格拉斯还推测凶手很可能是一名未婚的白人男子，年龄在25~30岁，高中教育程度，外表随意。他用电线捆绑卡拉手腕的方法表明他上过商业销售课或者接受过职业训练。

更让调查人员诧异的是，道格拉斯还指出调查人员很可能和凶手有过正面接触，而且凶手很可能已经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道格拉斯的所有这些话让调查人员感到非常诡异，他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能够单纯凭借心理分析，就能判断出凶手的外貌特征，甚至教育程度等。

不过，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还在后头，道格拉斯指出凶手驾驶的很可能是一辆大众牌汽车，而且车的颜色可能是红色或者橙色。

最后，有证据表明，凶手在清理现场前曾经离开过房子。对于这一点，迪伦也早已想到了，因为后门附近有血迹，在通向院子外面的大门旁边的篱笆上也有血迹。由此，道格拉斯认为，凶手一开始并没有清理现场，他出去时身上还带有血迹，这就说明凶手很清楚自己马上就能回来清理现场，这也就意味着凶手很可能就在死者的住处附近。

根据道格拉斯的判断，警方不得不把注意力再次转移到了他的邻居身上。当卡拉和马克搬家时，他们就坐在隔壁的院子里。但是，警方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心理特征剖析，更需要确凿的证据，而他们也清楚要找到这些证据将会非常困难。

原形毕露

整整2年过去了，关于22岁的女孩卡拉被谋杀一案，警方仍然没有找到任何有力证据。凶手伪造了犯罪现场，企图让人以为这是一起性侵犯案件，而尸检报告显示，并没有发生性侵犯行为。

案子没有任何新的进展，警方也没有再找到新的嫌疑犯。整个案子几乎已

经成了一件悬案，这个结果让卡拉的家人感到非常难过。对此，人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人们的猜测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至于可信程度却令人非常担忧。

虽然，调查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是调查人员并没有放弃。刑侦专家阿尔瓦·布什对卡拉·布朗被谋杀一



◎死者脸部和下颚的伤口

案中的许多细节感到困惑不解。首先，他和同事们都无法确定死者脸部和下颚的伤口是如何造成的。

不过，随后的一次巧合却让阿尔瓦茅塞顿开。一次偶然的机，阿尔瓦前往新墨西哥州参加新墨西哥州大学的一个图像增强技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新墨西哥州的法医牙科专家霍默·坎贝尔博士演示了一种照相技术，他利用照相机、监视器和计算机展示了犯罪现场照片上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是根本无法用其他方法看到的。

根据坎贝尔的介绍，这项技术其实已经应用好几年了，工程师通过它对原材料进行非破坏性测试，而考古学家则利用它从地表照片中寻找历史遗迹。既然这项技术有如此非凡的运用，那么它有没有可能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作用呢？出于这种想法，阿尔瓦在研讨会结束后向坎贝尔博士介绍了卡拉被害一案，并且提到了警方一直没能查出死者面部的伤口是什么器械留下的。

对于阿尔瓦的这起案件，坎贝尔很感兴趣，并表示会竭力提供帮助。他要求阿尔瓦将死者的照片和现场照片，以及验尸报告给他寄过去。

研讨会结束后，风尘仆仆的阿尔瓦来不及回家，就直接来到了警察局，整理了所有的相关资料，给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坎贝尔博士寄了过去，接下来他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了。

而在新墨西哥州，坎贝尔博士对这个案子也相当重视。他使用图像增强仪器，仔细查看了犯罪现场拍摄的卡拉的所有照片。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仪器



不仅能提高照片的对比度，同时还能创造出类似于三维视图的效果，给图像增添了深度感。通过仔细分析，坎贝尔博士很快得出了结论：卡拉面部的伤口很可能是由电视机底座造成的。

当坎贝尔博士在电话中通知阿尔瓦这个消息时，阿尔瓦恍然大悟。他猛然想起，在案发现场的地上确实有个电视机底座，而且距离死者被害的沙发也就只有不到1米远，但是阿尔瓦和其他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一直忽略了这个细节。幸好，电视机底座还被封存着，而且在案发后的2年里一直没有人动过。坎贝尔博士通过显微镜在电视机底座上发现了血迹和毛发的痕迹，它们依然存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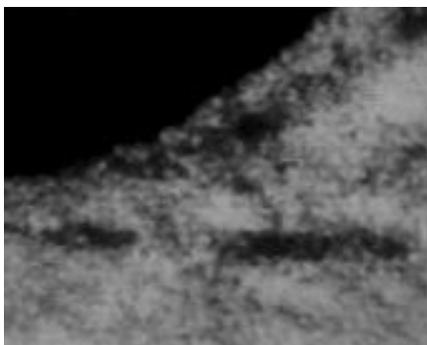
令人振奋的消息还不止这一个。有一天，坎贝尔突然给身在办公室的阿尔瓦打来了电话：“阿尔瓦，死者肩膀上的那些牙印是怎么回事？”经过简短的寒暄之后，坎贝尔博士直接问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牙印？什么牙印？你指的是什么？”对于坎贝尔的话，阿尔瓦似乎有些摸不着头脑。

“死者的肩膀上有一排清晰的牙印，你们难道没有进行过调查吗？”阿尔瓦的疑惑让坎贝尔感觉很不可思议，毕竟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线索。

“我们在尸检过程中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啊？麻烦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吧！”阿尔瓦一听说坎贝尔又有了新发现，精神也为之振奋起来，对他来说，这就意味着调查有希望了。

“我仔细察看了其中的一张照片，然后又把照片上的图像增强，放大，结果发现死者的肩膀上有一处被牙齿咬伤的痕迹。而且如果仔细察看的话，那上面的牙



◎死者肩膀上留下的牙印

印可以看得非常分明……”听到这里，阿尔瓦激动地险些跳起来。对他来说，这是千金难得的重要线索。如果牙印保存完好，并且和犯罪嫌疑人的牙印相吻合的话，它就可以像指纹一样直接指认出凶手了。凶手虽然非常狡猾，但他还是留下了一条线索，而警方目前要做的就是找到犯罪嫌疑人。

警方又把目标转向了卡拉的邻居。当卡拉搬进新家时，他们正坐在隔壁的院子里。这2个人都与联邦调查局对凶手做出的心理剖析相符。警方再次查验了他们不在现场的证据。虽然这2个人都通过了测谎试验，但是警方发现，约翰·普瑞迪曾经向别人说起过案件的细节。

据普瑞迪的一位朋友反映，约翰说过，在案发当天，他曾经亲眼看到过死者的尸体，警察在屋子里勘查的时候，他从调查人员的肩膀缝隙里看到了里面的情形。他还描述了尸体的状况，甚至提到脖子和锁骨上有牙印。

但是，警方非常清楚在卡拉的尸体被发现后，房子里除了办案人员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这也就是说约翰根本不可能在卡拉的房间内，更不可能

看到案发现场以及死者尸体的情况。

这个线索让警方非常兴奋，这无异于约翰的不打自招之举，因为在1978年案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卡拉身上有牙印。对此，警方不知道，法医不知道，检察官也不知道，而且警方也从来没有向公众或者媒体透露过尸体所处的方位，以及尸体被发现时的详细信息。警方认为，如果一个人知道这些信息，要么是他当时参与了现场勘察工作，要么就说明他就是凶手。

由于第一次验尸时没有发现牙印，调查人员担心他们很可能还遗漏了其他线索，于是他们把卡拉的尸体从墓穴中挖出来，进行了第二次尸检。这次尸检工作由玛丽·凯斯博士负责，她是圣路易县的首席验尸官。

这一次，情况的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1次验尸的时候，人们认为她是



©嫌疑人约翰·普瑞迪





被捆绑窒息而死。当时，法医人员对死者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没能彻底检查她的头部。而在这一次的尸检过程中，玛丽打开了死者的颅腔，发现其中有淤伤，这就证明凶手打伤了她的头部。问题是，这种击打是否使她失去了知觉呢？玛丽博士认为，卡拉被塞进水桶的时候可能还活着，至少她还有呼吸，因为她的尸体被发现时，嘴部周围有白沫。

此外，在验尸过程中，警方给那些可疑的牙印拍了很多照片，并将其送往纽约州警察厅的法医鉴定部门进行单独鉴定。检察官需要确认，卡拉脖子上的伤痕到底是不是牙齿留下的。与此同时，他们还给负责检验的罗尼尔·莱文博士送去了3副牙模，请求他将死者身上的牙印与牙模进行对比分析，至于牙模的主人是谁，莱文博士一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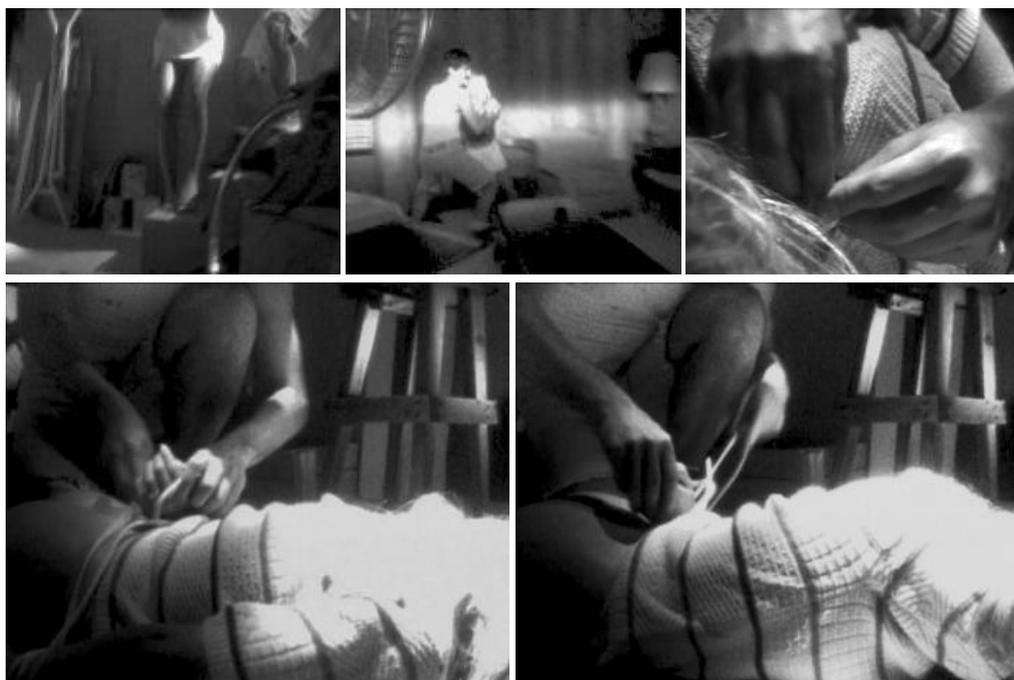
莱文博士分别给3副牙模制作了蜡质印模，经过比较分析，他得出结论说，其中的2副牙模与卡拉脖子上的咬痕无关，但是3号牙模的牙印特征和卡拉脖子上的咬痕特征完全相符，这也就是说卡拉脖子上的牙印就是第3副牙模的主人留下的。那么，第3副牙模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3号牙模的主人就是约翰·普瑞迪。有趣的是，他也符合行为科学分析专家道格拉斯所做的心理特征剖析。约翰年近30，曾经和很多女人纠缠不清。他上过工艺美术学校，外表随意，不修边幅。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附近地区，而且经常去住在卡拉隔壁的朋友家玩。并且正如道格拉斯所推测的那样，约翰曾经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在道格拉斯的分析中，最为奇特的是他推测到约翰可能开着一辆红色的大众牌汽车。

现在，警方已经可以确定是约翰·普瑞迪杀害了卡拉。检察官认为，当卡拉的未婚夫马克离开家去上班后，约翰·普瑞迪敲响了房门。而此时，卡拉刚好在和朋友通电话。当卡拉挂断电话，打开房门时，约翰趁着说话的空挡走进了房间。随后，他可能向卡拉提出了非分的要求，结果遭到了拒绝，两人之间因此而发生了冲突。恼羞成怒的约翰把卡拉弄进屋子，用电视机底座击打她的头部。在搏斗过程中，约翰咬伤了卡拉的脖子，并把她勒昏。随后，他又伪造了现场，制造了性侵犯案件的假相。但是，在给卡拉换衣服的时候，他犯了一

个错误，他把最上面的扣子系上了，这是证明现场经过伪造的一条重要线索。

紧接着，约翰用电线把卡拉的双手捆起来，把袜子绑在她的脖子上，然后把她塞进了水桶。当时，卡拉虽然已经失去了知觉，但是还是一息尚存。随后，约翰用咖啡壶从厨房接来水，用水洗去了沙发上的血迹，但是他把咖啡壶忘在了沙发上方的架子上。



◎卡拉被杀经过

1983年7月，约翰·普瑞迪接受了审判，他被认定犯有一级谋杀罪，并被判处在国家监狱中服刑75年。经过漫长的5年之后，卡拉的家人终于得到了一些慰藉。

检察官唐·韦伯和记者查尔斯·波斯沃斯把这起案件的侦破始末记录下来，写出了一本畅销书《沉默的证人》。

而卡拉的姐姐对那个牙印证据非常感兴趣，她绣了一幅织锦送给韦伯，以表示她和家人的谢意。织锦上绣的是韦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通过牙齿说谎，但是牙齿本身不会说谎。”





3. 爱犬作证

1996年12月9日早上，在华盛顿的西雅图市，许多上班族开始在滚滚车流中腾挪闪转，前往工作地点。交通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大型城市的主要问题，西雅图自然也不例外。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上班的车流开始逐渐分散。在市区办公室里，办公室主任凯瑟琳早早就到了，她今天要安排一名新员工上班，所以有些资料她需要事先准备一下。

转眼间，太阳已经日上三竿了，但是早就应该来报到的拉凯尔·瑞沃拉却始终不见踪影。第一天上班就迟迟不到，而且居然连个电话都没有，凯瑟琳对此感到十分气愤。这位拉凯尔似乎故意要考验凯瑟琳的耐心，直到10点还没有出现。出于气愤，凯瑟琳决定给她打电话，但是奇怪的是，电话一直



©拉凯尔·瑞沃拉的照片

无人接听，听筒里传来的始终都是“嘟……嘟……”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是出事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确实是无法解释，凯瑟琳的担心果真不是多余的。不过，拉凯尔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按理说，这一天对拉凯尔·瑞沃拉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

子，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她将成为市区办公室的一名接待员了。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拉凯尔一直非常兴奋，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幸福的憧憬，但是她对这份新工作也充满了担忧，她始终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份工作。不过，幸好她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最终决定还是尝试一下，自己努力就行。更何况，这是为她和她男朋友将来的生活在打拼，这也是促使她不断进取的重要动力。

说起来，拉凯尔与她的男友杰伊·詹森的确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两人从高中时就开始谈婚论嫁。前不久，两人一起住到了西雅图南公园区的这所新房子里。彼此之间你亲我爱，让周围的邻居非常羡慕。拉凯尔的母亲就住在这个街区外，丈夫早亡，只有拉凯尔这一个女儿，再加上杰伊待她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嘘寒问暖，一家人真的是暖意融融。

但是，就在12月9日天刚破晓的时候，邻居们却突然听见这对恋人的房子里传出了枪声。邻居们担



◎拉凯尔与男友居住的房子



◎拉凯尔的男友



◎拉凯尔与男朋友的合照

心发生意外，于是马上打电话通知了警方。警方的车辆迅速赶到了现场，几个警察下车后各司其职，有的拉起了警戒带，有的人开始向报警的邻居询问情况，剩下的人相继走入了房间内部。

那么，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邻居们听到的枪声又是怎么回事呢？凶杀案侦探乔森年龄有40多岁，身材高大，两条浓黑的眉毛透着一股坚毅和果决。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过，先后参加过多次危险行动，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后来，他退役后加入了警界，工作成效仍旧令人钦佩。

在所有办案人员中，乔森走在最后。他仔细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是他的习惯。在通过前门时，乔森发现前门的门枢受到了严重破坏，旁边的窗户玻璃也被子弹打穿了。进入房间之后，一具满身是血的尸体横卧在地，死者为男性。再往里走，一名女性死者横卧在床上，也已经停止了呼吸。当其他人有条不紊地拍摄照片，搜索证据的时候，乔森的眼睛也在房间里四处搜索。

“队长，快过来看一下，这有条狗，它好像快不行了。”在一旁搜索证据的迪恩突然大喊了一声。乔森马上走了过去，眼前的狗看起来年龄不大，大概只有6个月。它的伤势严重，整个面部已经血肉模糊。

“这条狗肯定看见过凶手。从狗的伤势情况来看，子弹应该是从正前方射过来，然后穿透了它的鼻子。”乔森一边仔细观察，一边说出自己的想法。

“快，马上通知动物管理员过来，尽最大努力救活这条狗，或许它能帮助我们找到杀害这2个人的凶手。”



◎“酋长”身上有2处枪伤



◎拉凯尔和杰伊饲养的狗——“酋长”

在有人照顾受伤的狗之后，乔森开始继续从现场寻找蛛丝马迹。对所有案件来说，任何凶手都有自己的作案动机，现在乔森就要通过现场情况来确定凶手的行凶动机。房间内一片凌乱，橱柜，抽屉里的东西全都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也都散落一地，床上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很显然，凶手是在找东西。他们不只是杀人灭口，他们还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这东西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钱，还是其他贵重的东西呢？”乔森的心里开始不停画起了问号。“凶手到底在找什么呢？”一边想着，乔森重新来到杰伊的尸体前面，杰伊的腿部多处中弹，这一点说明在他死前，凶手曾经向他追问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么，凶手追问的到底是什么信息呢？

倒戈

拉凯尔和杰伊这对年轻人在一夜间双双毙命，就连他们从小养大的爱犬“酋长”也身负重伤。警方原本希望能够救活“酋长”，然后由它找到杀人凶手。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进行了奋力的抢救，但是“酋长”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现在，这一事件在整个社区传得沸沸扬扬，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在猜测凶手会是谁。而且，据说这对年轻的恋人并没有什么仇人。

对于警方来说，一切似乎都漫无头绪。杰伊·詹森和拉凯尔·瑞沃拉凶杀



◎留在房子前门上的模糊脚印



案中仅有的线索就是留在房子前门上的模糊脚印和一些9毫米的弹壳。但是，由于没有嫌疑人，调查根本无以为继。

转眼2天过去了，就在所有调查人员绞尽脑汁，寻找突破口的时候，一名中年妇女突然打来电话说，她的儿子曾经看到了案发的情景。听闻这个消息，乔森迅速变得脚底生风，紧蹙的眉头也松弛了下来。

原来，就在案发的时候，拉凯尔家对面公寓大楼里的一名15岁男孩正好闲着无聊，向窗外张望。据目击人描述，凶手是2个萨摩亚人，男性，块头都很大，穿着黑色的衣服，其中有一个人头上还扎着手帕。那个男孩说，这2个人踢开前门，向狗开了枪，然后就走进屋里。至于2人走进房间后的举动，男孩由于看不见也不得而知，但是他听到了枪声，期间还听到狗痛苦的尖叫声。几分钟后，凶手乘坐一辆红色的卡马罗轿车逃走，而驾车的人也是一名萨摩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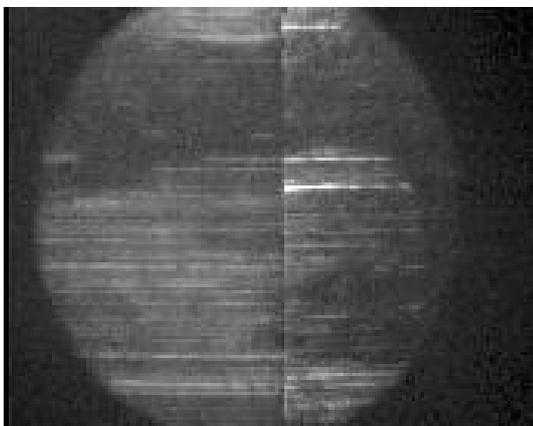
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警方怀疑这几个人是当地帮派“狂人帮”的成员。那么，拉凯尔和杰伊怎么会招惹上“狂人帮”呢？“狂人帮”又到底是个怎样的组织呢？原来，西雅图有很多萨摩亚人，这些人大多勤勤恳恳，遵纪守法。但任何群体内都会有犯罪分子，而大部分的萨摩亚犯罪分子都是“狂人帮”的成员。



◎目击证人看到的情景

对于“狂人帮”，警方并不陌生。就在3天前，在西雅图的唐人街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枪杀案，被害人约翰尼·帕克侥幸获救，而根据受害者的证词，凶手也是萨摩亚人，男性，开着红色轿车，而且也是大块头。

警方将从2处案发现场取得的弹壳做了比较，结果发现这些弹壳极其相似。根据这一线索，警方开始在整个城市展开搜索，寻找这个开红色卡马罗轿



◎2起枪击事件留下的弹壳比较结果



◎驾车离开的犯罪嫌疑人尼库

车的萨摩亚人。在警方发布这一信息不久，拉凯尔的邻居突然匆匆赶到了警察局，说他曾经见过这样一辆红色的卡马罗轿车。

“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过？”经过简短的寒暄后，乔森问道。

“就在杰伊和拉凯尔遇害的第二天下午，当时我记得一位警官正在现场进行调查。我正好在旁边看，后来我发现有一辆红色的卡马罗轿车缓慢地开了过来。车开得非常慢，而且车上有2个人，一直都盯着拉凯尔他们的房子看。”拉凯尔的邻居说话很快，很可能这2天的事情把他吓坏了。

“那你认识那2个人吗？”

“不认识，不过那个驾驶员倒是觉得有些面熟……你等等，让我想想……对了，他叫查尔斯·尼库，是‘狂人帮’的人。”

“好的，非常感谢。”“马上派人寻找这个查尔斯·尼库，带他到警局来协助调查。”寻找尼库并没有费太大力气，他是“狂人帮”的重要成员，平时的活动地点比较集中。当警方要求他回警局协助调查时，尼库的气焰非常嚣张。在回到警察局后，他更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矢口否认自己与枪杀事件有关，对审讯人员的提问也当做耳旁风，甚至对警察无理取闹。

无奈之下，警察只好以判处死刑威胁尼库。这一招的确管用，尼库马上老实了下来，并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根据尼库的口供，他说作案动机是窃取毒品。“狂人帮”成员听说杰伊和拉凯尔的房子有可卡因，所以决定前去捞一笔。但是，他的2个同伙在闯入





©2名犯罪嫌疑人

房间后，听这对恋人说他们没有可卡因，于是就开了枪。2名嫌疑人分别是肯尼思·雷鲁阿莱利，22岁，绰号“萨博·克劳斯”；乔治·吐易尔拉法诺，24岁，绰号“史酷比”。这两个人在“狂人帮”中的地位都很高。

有了尼库的指证，警方迅速拘捕了2人，但是2人都坚决否认和枪杀事件有关，并且宣称他们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对此，警方只是将信将疑。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杀害死者的致命凶器，但是警方搜查了2人的住所并没找到那把装有9毫米子弹的手枪。更加令人气馁的是，死者住宅前门上留下的模糊脚印与他们2人的脚印也不吻合。

凶器没有找到，脚印又不相吻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并不是杀害拉凯尔和杰伊的凶手？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同伙又为什么会指认他们呢？所有调查人员都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有力的物证

在调查过程中，刑侦技术人员突然发现萨博·克劳斯夹克衫的右衣袖上有8个红色的斑点。那么，这些斑点会不会是被溅上死者的血液呢？如果是死者的血液，那么他们只需通过DNA证据就能直接指控萨博·克劳斯。遗憾的是，夹克上的血并不是被害人的血。血液专家指



©嫌疑人身上的血迹斑点



出，夹克上的血迹根本就不是人的血迹，因为这些斑点的基因类型和人血的基因类型完全不一样。调查人员开始苦苦思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侦探们无法确定这些斑点的来源。现在，由于没有充分的法医证据来证明嫌疑人与犯罪行为有关，西雅图警方担心为罪犯定罪的可能性不大。要推断出犯罪现场发生的实际情况，奥克弗侦探认为他们首先需要明确区分哪些血迹是“酋长”留下的，哪些血迹是2名受害人留下的。

警方仔细检验了公寓内的血迹和弹壳，又分析了目击证人所做的证词。现在他们对犯罪过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2个凶手踢开房门后，开枪打中了“酋长”的肩部，然后他们闯进卧室，冲拉凯尔开了1枪。与此同时，他们将杰伊带进了隔壁的房间，打伤了他的腿，逼他交出可卡因。这时候，1名凶犯重新返回卧室，在拉凯尔身上补了1枪，致使拉凯尔当场死亡。随后，因为杰伊说他们根本没有毒品，恼羞成怒的凶手也将他开枪击毙。尽管肩膀受了伤，“酋长”还是曾试图保护主人。它冲进卧室，向凶手扑去，结果被凶手直接击中了面门。但是，为什么受害人的血没有溅到嫌疑犯的衣服上呢？

对此，调查人员认为：杰伊和拉凯尔都是在远处被击中的，并且他们分别穿着睡衣和T恤衫，这些衣服吸收了溅出来的血。但是“酋长”的情况不一样。它的血不会被吸收，因为这只狗的毛比较短，口鼻，面门，脖子上的毛也不长。所以，在它被击中，伤口大量流血的情况下，血液很自然就会喷溅出来，不会沾到毛上。调查人员推断，在萨博·克劳斯再次举枪射击“酋长”的时候，两者的距离很近，所以当“酋长”的面门被子弹击中之后，血液自然就会喷溅到罪犯的身上。

现在，对于萨博·克劳斯右边夹克袖子上的神秘的红色斑点，警方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要确定非人类动物的基因，也就是确定狗的基因似乎并不容易。为此，乔森和其他调查人员走访了许多实验室，最终他们找到乔伊·哈沃森博士的实验室，这家实验室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戴维斯市。

乔伊·哈沃森博士是一位生物学专家，专门研究世界级表演狗的血统。根据乔伊的解释，狗的DNA和人类的DNA非常相似，两者在化学性质和测试程



序上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使用的DNA标记不一样。

哈沃森博士从衣袖上剪下一片带有红色斑点的布，通过DNA测试分析斑点的来源。他把剪下的一片小布条放到试管里，再把各种缓冲剂，还有其他化学试剂加入试管里面。当布纤维里的血细胞溶解之后，他要对这种液体进行处理，从中提取DNA。分析后的化验结果证实这的确是狗的血液。但是，这不是惨遭杀害的“酋长”的血液呢？哈沃森博士将分析出的DNA标记与解剖“酋长”时抽取的血液的DNA标记做了比较。结果证实了警方的猜测，萨博·克劳斯右衣袖上的血迹就是“酋长”的血。

现在，有了这些法医证据，警方可以正式起诉2人了。但是，检控官蒂莫西意识到，一旦他提出这个法医证据的话，那随之而来的将会是辩护律师的质询。毕竟，在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例案件把犬类的DNA作为定罪的证据。但是，凶手能否被绳之于法关键还要看他们提供的证据能否说服陪审团成员。

在案件发生2个月后，法庭决定对这起案件进行审判。控方现在有人证，并且目击者已经成功的从一组嫌疑人中指认出了2名嫌疑犯。同时，控方还有DNA数据，证实萨博·克劳斯袖子上的血是“酋长”的。另外，他的衣袖上还有一些“酋长”身上的毛发。这一点儿虽然并不像DNA证据那样有效，但说服力同样不容小看。

主要嫌疑犯萨博·克劳斯变得很狂躁。在为期8周的审讯中，警方只好把他绑在一个轮椅上。他辱骂法官，嘲弄被害者家属，叫嚣说他肯定不会被定罪。但是，法律面前讲究的是证据。起诉人利用科学的法医证据，详实的证人口供为所有陪审团成员讲述了整个案发过程。

起诉人认为：嫌疑人踢开杰伊和拉凯尔的房门，“酋长”马上扑了上来。他们开枪打中了“酋长”的肩部。随后，他们威胁这对恋人交出可卡因，但2人都苦苦哀求说他们家里根本没有可卡因，气愤的凶手开枪杀死了2人。随后，护主心切的“酋长”再次扑向罪犯，枪几乎就是在“酋长”面前开的，喷出的血溅到了萨博·克劳斯的右衣袖上。

在查看了控方提交的DNA证据后，法官认为动物DNA的检测结果与人类



◎死者被害的经过

DNA的检测结果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在美国，这是第1次把动物DNA的检测结果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对此，萨博·克劳斯申辩说，他衣袖上的血迹是在案发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在塔科马的一家舞蹈俱乐部和别人打架时留下的。但当检控人问他身上的为什么留有的是狗的血迹和毛发时，他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

商议了12个小时后，陪审团做出了判决：2个人将被终身监禁，不得假释。2个罪大恶极的凶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场惨剧就此宣告结束，但是拉凯尔





的母亲对判决结果并不满意。毫无疑问，这场人生变故使她失去了唯一的孩子，给她的生活留下了巨大的空虚，而这种空虚并不是司法公正就可以填补的。

这个案件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是它也带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启发：只要有生命的东西就有DNA。侦探们可以在案件中广泛运用DNA技术来协助案件的侦破。现在每种家畜都有自己的DNA数据库。内政部有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野生物种的DNA。

除此之外，它也告诫我们，在接近犯罪现场时不但要警醒，还要打开思路，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尽最大可能利用科学这个有力武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引领我们前进，而我们自己也要在工作生活中不断探索，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

4. 疑影作证

阳光下的枪声

在宾夕法尼亚的斯普林格罗夫，秋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红色的枫叶，碧蓝的天空，清爽的秋风，这一切不仅吸引了许多热爱自然的游客，也吸引了许多风景摄影师和当地的艺术家的。而对于后者来说，有一个地方则是他们不可不去的地方，那就是灰狐画廊。

灰狐画廊位于城市中心，在当地可谓小有名气，这不仅因为它在图片裱框方面的无可挑剔，而且还在于它有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女店主。珍妮弗·麦尔斯是当地有名的图片裱框师，做事干净利落，每次的作品都让顾客非常满意，这也为她带来了许多回头客。除此之外，珍妮弗还长得漂亮，待人热情，所以许多人到这里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当然，经营一家商店并不容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尤其不易。1年前，珍妮弗就曾经遇到了1次可怕的持枪抢劫事件。值得庆幸的是，她总算逃过了一劫。但是，自从那时候起，为了避免意外再次发生，珍妮弗的丈夫史蒂夫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到商店里来陪伴妻子。日子就这样静悄悄地流逝，而小店也一直平安无事。但是，生活有时候似乎注定会变得不平静……



©珍妮弗和丈夫史蒂夫的合影



1997年10月20日下午1点钟左右，珍妮弗望着门外逐渐稀疏的客流，总算松了口气。都工作一上午了，饥肠辘辘的珍妮弗决定打电话叫一份快餐。就在她刚要拨通电话的时候，一个留着长发的男人突然走进店里，珍妮弗在心里叹了口气：“客人来了，这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了！”

“先生，您需要什么吗？”珍妮弗热情地向客人打招呼，但是对面的男子一直左右张望，始终不看珍妮弗。“先生，您需要什么吗？”珍妮弗再次问了一句，她知道有些顾客是很难伺候的。



◎杀人后逃跑的凶手

“我要你的命……”长发男子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了珍妮弗，还没等她做出反应，对方已经开枪了。随着“砰砰砰”3声枪响，珍妮弗倒在了血泊当中。而那名长发男子也匆忙收起了手枪，然后慌慌张张地逃出了店门。

在附近停留的一些人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枪声，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大白天在闹市区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很多人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在附近巡逻的巡警詹姆斯却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他顺着枪声的方向来到了灰狐画廊，结果却看到珍妮弗躺在柜台后面的地板上，已经没有了气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之后，詹姆斯马上通过无线电报告了凶杀案调查组。

短短15分钟后，凶杀案调查组的人员在队长迈克尔的带领下来到了案发现场。迈克尔和詹姆斯并不陌生，2人原来曾经共同调查过一件案子，这次应该是他们的第2次合作。

“情况怎么样？”迈克尔直接走到了詹姆斯面前。

“我赶到时人已经死了，刚才我了解了一下，几个附近的工人说，他们听到了“砰砰”几声，但是没想到那是枪声，另外他们看到一个留着黑色长发的男子向停车场跑了过去，而且那人身穿的是浅蓝色牛仔裤和蓝色格子呢法兰绒衬衫。我怀疑这个人很可能和珍妮弗的死有关。”在詹姆斯介绍情况的时候，

迈克尔仔细察看了一下现场周围的情况：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在柜台的后面，珍妮弗的衣服和皮包都没有动，柜台的抽屉里面的大量现金也还完好无缺。

“看来，凶手不是为了钱。凶手的作案手法干净利索，好像就是为了杀人……杀人……看起来这倒很像是有人要专门来置她于死地的。”根据现场情况，迈克尔做出了自己的推论。“另外，凶手居然敢在大白天的时候到繁忙的闹市区来行凶杀人足以说明凶手和死者之间有很大过节，所以凶手才会甘愿冒一切风险来杀死死者。”

现在的疑问是，究竟是谁想置珍妮弗·麦尔斯于死地呢？凶手和珍妮弗之间又有怎样的过节呢？

“通知死者的家属了吗？”

“通知了！”

“很好，我想有些问题可能他的家人会知道。”

但是，珍妮弗的丈夫真的能够为警方提供重要的线索吗？

潜藏的杀机

对于珍妮弗的被杀，凶杀案调查组的队长迈克尔认为有2种可能，一种是与珍妮弗有过节的人想杀人报复。同时，迈克尔认为死者的丈夫也不能排除嫌疑。

在案发大约1个小时后，死者的丈夫史蒂夫·麦尔斯匆忙赶到了现场。尸体早已被法医人员带走，史蒂夫看到的只是现场残留的血迹。迈克尔向他了解情况，但是史蒂夫对大多数情况都一无所知，他说画廊的生意完全由珍妮弗打理，他很少操心，而且珍妮弗也没有跟他提起得罪过什么人。对于妻子的死，史蒂夫显得非常伤心，迈克尔决定先返回警局，等史蒂夫情绪稳定之后再做调查。



在返回警察局后，迈克尔和现场调查人员相互交换了意见。法医人员指出死者身上共有3处枪伤，分别位于肩部、腹部和脸部。除此之外，调查人员只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些弹壳，现场根本没有留下凶手的任何指纹和其他有价值的线索。线索少得可怜，而光天化日下公然作案引起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市政当局限令必须尽快破案。对调查人员来说，现在的关键就是期望能通过弹壳来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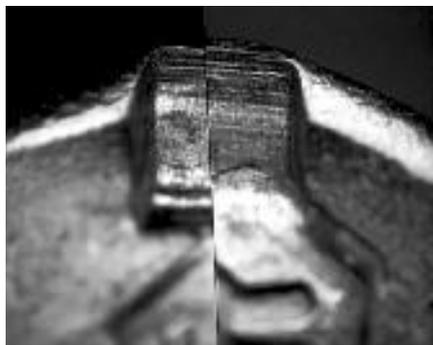
经过连续十几个小时的等待之后，弹道分析结果终于出来了。检测结果表明，杀人凶器是一支点357口径或者点38口径的左轮手枪，而根据宾夕法尼亚手枪登记资料库的资料显示，死者的丈夫史蒂夫·麦尔斯就有一把这样的点357口径的手枪。



◎史蒂夫所有的点357口径的左轮手枪

那么，珍妮弗的死和丈夫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迈克尔决定和史蒂夫再次详谈一次，当迈克尔提到史蒂夫是否有一把点357口径的左轮手枪时，史蒂夫毫不犹豫地承认说自己的确有一把这样的手枪，而且他主动交给了迈克尔。随后，根据迈克尔提供的犯罪嫌疑人的手枪，弹道专家将犯罪现场的子弹和从史蒂夫·麦尔斯的左轮手枪中试射出的子弹



◎弹道分析比较结果

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两者并不吻合。另外，警察也证实，谋杀发生时史蒂夫·麦尔斯一直都在工作，始终都没有离开。

既然史蒂夫没有作案嫌疑，那么究竟还有谁会对珍妮弗下手呢？正当迈克尔一筹莫展，找不到嫌疑人时，满脸憔悴的史蒂夫突然来到了警察局，他声称自己突然

想起来一个人，但是他似乎不确定这个人有作案时间。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迈克尔望着眼前的这位因伤心过度而似乎骤然老了好几岁的男人说道。

“他叫凯文·杜灵，1年前就是他抢劫了我们的画廊。珍妮弗本来应该在明天参加法庭对他的审判，没想到突然遇到这种事。我想这个人肯定不想让珍妮弗出庭……”史蒂夫的这一线索的确让迈克尔有种柳暗花明的感觉，杜灵的这个杀人动机的确非常充分，要想避免自己忍受牢狱之苦，最彻底的方法当然就是让证人永远都开不了口，而开不了口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她杀死。但是，据史蒂夫所说，杜灵现在应该处于关押状态，那他确实不具有作案的时间。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迈克尔专门赶到了关押凯文·杜灵的拘押所，结果发现杜灵在案发当天刚刚交了保释金获释，这也就是说杜灵的确存在作案的

时间和动机。

随后，警察迅速找到了杜灵，询问他案发当天的具体行踪。杜灵对此表现得毫无破绽，他声称自己有不在场的证据，因为当天他一直都在泥湖的一条船上钓鱼。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他还提供了那天钓鱼的家庭录像，以及购买鱼饵、食品以及租船的收据。

根据录像带的显示，在珍妮弗·麦尔斯被杀当天，杜灵从上午10:46到下午4点一直在泥湖中钓鱼，而泥湖距离珍妮弗的商店足足有45分钟的车程。这就说明杜灵根本没有时间在钓完鱼后赶到现场，杀害珍妮弗。在看过录像后，迈克尔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很清楚如果这真是杜灵钓鱼的录像，那么它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据。

但是，录像带的有些地方看起来有点奇怪。首先，调查人员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录像带记录了拍摄时的日期和时间。问题在于，虽然杜灵拍摄了一天中不同



◎杜灵不在现场的录像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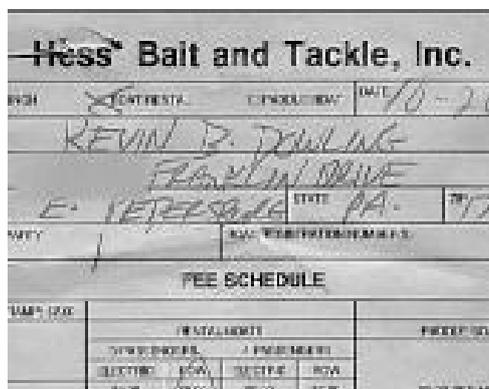


◎录像带所记录的时间



时刻的场景，但是录像带的总共时长仅有12分钟。另外，杜灵在录像中多次提到抓鱼，但是录像上自始至终也没有看到一条鱼的影子，调查人员认为这种做法有些不合常理，因为任何人在抓到鱼后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展示它们。还有一点同样让调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在录像中，杜灵一直反复看他的手表。调查人员认为如果他正在专心钓鱼的话，他怎么会特别在意当天的时间呢？

鉴于这些疑点，警方认为有必要确定一下凯文·杜灵是否伪造了录像带。如果他伪造了，他们还要找出有



◎杜灵购买鱼饵和租船的收据



◎杜灵在不同时间反复查看自己的手表

力的刑侦证据来加以证明。

在录像带的一些片断中，杜灵的手表面对着摄像机。调查人员分离并且放大了手表的镜头，但是镜头太模糊难以识读。迈克尔请联邦调查局的科学家进行数字增强，可惜录像带的质量太差，无法进行这一工序。但是，所有调查人员都很清楚，确定杜灵拍摄录像带的时间对于案件的侦破至关重要，因为录像带中标注的时间与日期是完全可以伪造的。

在录像带中，时隐时现的太阳投下了清楚的阴影。那么，能不能通过确定投影的位置，也就是说利用太阳与其在天空中的位置来计算出具体的时间呢？侦探们向马里兰州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提出这一问题。令人欣喜的是，国家航空航天局让当地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博士帮助他们克服这一难关。

罗伯特·玻意耳博士是物理学与天文学方面的副教授。在看到迈克尔提供的录像带后，玻意耳认为情况并不乐观。他指出，要想利用太阳来判定时间需要注意2个特征：一是头顶上太阳的高度或者地平纬度，二是太阳沿地平线运动的方向或地平经度。



◎警方用同一条船再现录像带中的影像

为了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玻意耳提出要迈克尔提供其他方面的一些科学信息，包括船的尺寸，凯文·杜灵的身高，他还需要杜灵在录像中所戴帽子的尺寸。另外，玻意耳博士所需要的最关键的信息，就是拍摄录像时磁北罗盘船的船向。为了找出准确答案，警察们在泥湖中用同一只船几乎完全一致地再现了录像带中的影像，从而确定出船的确切位置。然后，他们用罗盘确定了船的船向。

接着，玻意耳博士使用一个艺术模型，一个电灯泡，一个量角器，根据影子计算出了太阳的地平经度和方向。艺术模型代表凯文·杜灵，电灯泡则代表太阳。玻意耳博士不停对光进行调节，以制造出与录像中的影子相同的阴影。根据模型与光之间的角度，博士用量角器确定了太阳的位置。

随后，通过“航海家二号”计算机程序，玻意耳确定了谋杀当天每15分钟太阳的确切位置。当玻意耳博士将太阳的确切位置与录像中的影子进行比较时，他发现一些画面上标注的时间是伪造的。经过进一步确认，玻意耳博士指出下午晚些时候的时间标注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中间一段时间的标注则和





他的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偏差。为了增加说服力，同时也为了便于理解，玻意耳以上午11:24的图像资料为例做出了解释，他指出当时的背景分析显示杜灵正面向北，显示时间是上午11:24，但是从录像上可以看出，太阳在杜灵的左边，也就是西边，而不是在他的东边，由此玻意耳博士估计，这幅画面真正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而不是上午11:24。



©和分析数据相悖的一个录像画面

现在，情况已经显而易见，凯文·杜灵完全有时间实施谋杀，因为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泥湖。而且，他也有作案动机。但是，尽管如此，检察官必须找到比录像带上的影子更多的证据，以便给他定罪。

影子证据

经过反复考虑，迈克尔决定以进为守，利用掌握的证据迫使杜灵就范。即便杜灵不肯乖乖束手就擒，他必定也会做出反应，这样警方就可以从中寻找其他破绽，以便彻底击破杜灵的防线。

于是，迈克尔带着杜灵提供给警方的这盒标有时间和日期的伪造录像带与凯文·杜灵进行了当面对质，当警方说出专业人员的分析结果后，杜灵马上改变了说法。他承认自己的确犯了错误，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杀害了珍妮弗，而只是承认自己提供了虚假证明。这明显就是避重就轻的做法。但是，像这种伎俩调查人员之间早已心照不宣，他们倒要看看杜灵如何做出合理的解释：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提供虚假证明，不过老实说，我没想到有一天会把这盒录像带送给你们看，我只是拍下给妻子看的。当天，我的确钓了几个小时的鱼，但是后来我去了附近的一家脱衣舞夜总会。为了怕妻子知道，我就

更改了录像带上的时间，让她误认为我一直都在钓鱼。”杜灵的表演的确是天衣无缝，脸上后悔的神情几乎可以骗过刚刚入行的警察，可惜他现在面对的并不是初生牛犊。

“你不觉得这种解释很荒谬吗？如果你想隐瞒妻子的话，你完全可以不录像，这样你的妻子永远也不会怀疑你去了哪里。”迈克尔说出了这个谎言的一个重要破绽，而杜灵顿时哑口无言，根本无法做出任何解释。

除此之外，录像带还透露了其他情况：杜灵所穿的衣服与从珍妮弗画廊跑出来的人所穿的衣服非常相似。

警方在杜灵的家中找到了他钓鱼时所穿的衣服。他们将衣服送交给了A·J·舒尔伯，一位枪击残留物方面的刑侦专家。按照他的研究结果，手枪在开火时，撞针会点燃



◎从杜灵家中找到的他钓鱼时所穿的衣服

射弹出的成分，然后这些成分将变成气体，气体会凝固成微粒，而这些微粒将会在不知不觉中沉积在距离很近的手上，以及衣服上。

为了寻找枪击的残留物，舒尔伯对杜灵的衣服进行了仔细化验。他首先使用黏合剂以取出可能存在的微粒。微粒被放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显微镜将微粒放大到最大，然后进行元素分析，一个电子束轰击了样品，引起里面的元素发出特有的X光。这种特有的X光会根据不同的能量水平，以波峰或者跳动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最后，测试的结果显示，枪弹的残留物都附着在凯文·杜灵衣服的左侧——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杜灵是个左撇子。

现在，证据已经非常充分，警方正式申请了拘捕令，以杀害珍妮弗的罪名对其进行指控。审判在珍妮弗死亡3个月后得以进行，在法庭上，检察官认为凯文·杜灵计划除掉珍妮弗·麦尔斯，以防她在对他的抢劫审判中做出不利的证明。这也是他杀害珍妮弗的重要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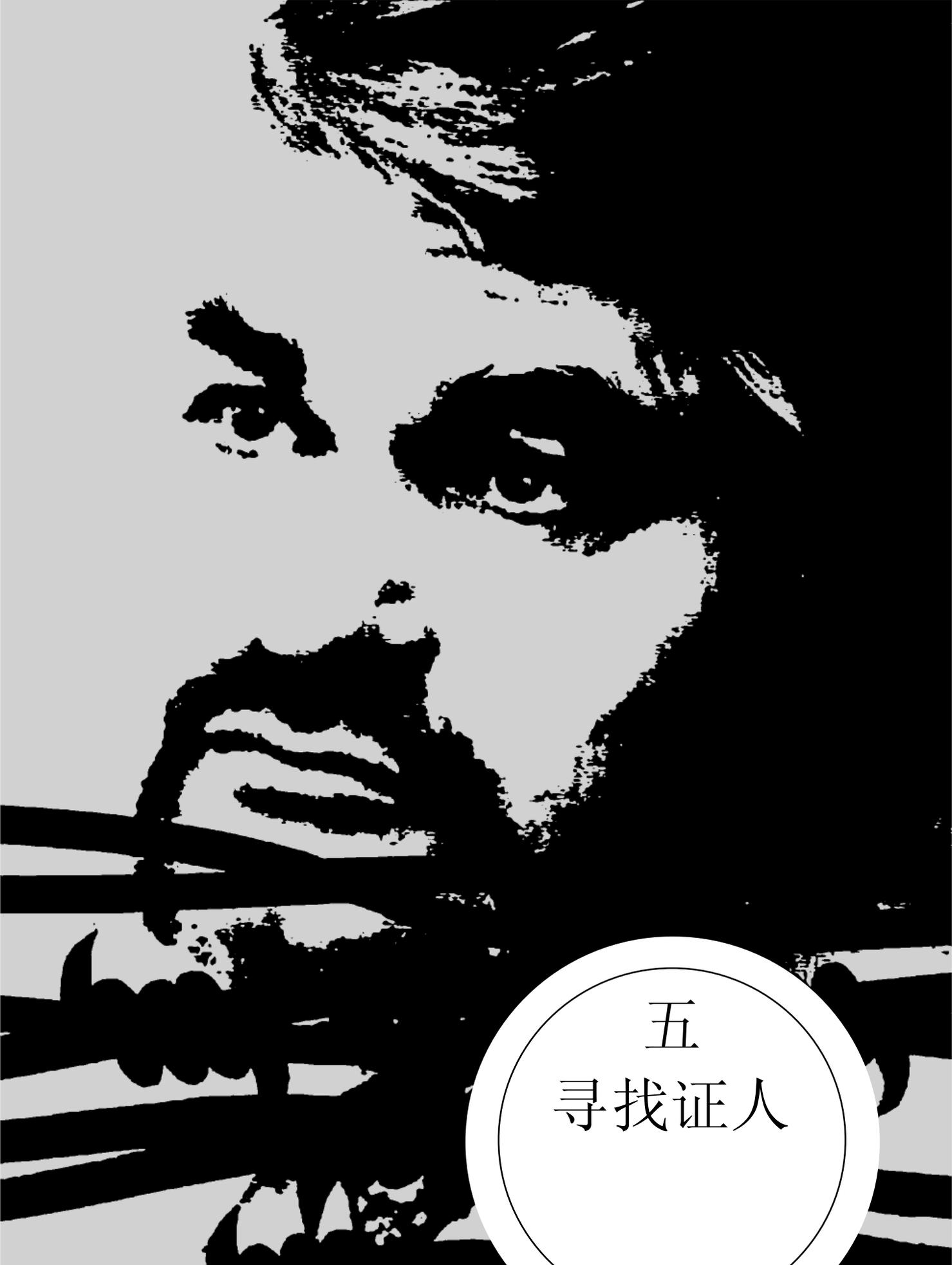


在谋杀当天，杜灵去泥湖钓鱼并用他的摄像机一直拍摄到11：45，然后他上岸，将船藏进灌木丛中，驱车45分钟赶到了市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他戴上了准备好的假发以掩饰身份。在下午1点左右，杜灵闯进了珍妮弗的画廊，对着站在柜台后的珍妮弗连开3枪，导致珍妮弗最终死亡。火药残留物深深嵌入了他的衬衫纤维中。这些残留物虽然用肉眼看不到，但是对于刑侦专家来说却极为清晰。大约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杜灵回到了湖中的小船上。当他将摄像机上的时间重新设置到11点24分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就是一个人体日晷。他本来想用录像带来证明他的无辜，结果却适得其反。

在法庭上，尽管铁证如山，但是凯文·杜灵仍然坚称他是无辜的。不过，陪审团成员经过一致审定，认为他的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并将其处以毒药注射死刑。这个结果的确很具有讽刺性，众所周知，罪犯通常都隐藏在阴影中，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恰恰是这些影子反而揭露了案件的真相。



©杜灵作案的过程



五
寻找证人



1. 诱供

232

海上遇难



©威尼斯人的生活一瞥



©威尼斯人以捕虾为生

就像意大利的威尼斯一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威尼斯市也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它正好位于密西西比河与墨西哥湾的交汇处，当地人都习惯于称其为“世界的尽头”。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独特的地理特点为威尼斯人提供了特有的生活方式：捕虾。不过，由于当地人大多以捕虾为生，竞争变得非常激烈，所以渔民之间的关系经常是面和心不和，所有人都在盘算自己的生意，毕竟这是他们维持生活的唯一途径。

当然，除了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外，他们还要看老天的脸色。出海本身是一份非常艰苦

而且危险的工作，因为大海随时都会发脾气，而这时候再强悍的人也会变得脆弱无助，也只有任凭宰割的份了。



◎强风暴袭击路易斯安那海岸



◎出海捕虾的渔船大都顺利返回

2000年7月，一场强风暴突然袭击了路易斯安那海岸，当地的气象部门并没有及时报告这一信息，所以当天许多渔船都在外海捕鱼。值得庆幸的是，除一艘渔船外，其他渔船都安全返回了港口。失踪的渔船是“强盗”号捕虾船，船长名叫雷蒙德·莱克，又名廷科，除了他之外，失去踪影的还有船上的水手阿尔文·莱瑟姆。

海岸警卫队接到报案后，迅速派遣船只前往墨西哥湾廷科捕鱼的地点进行撒网式寻找，但是一无所获。莫非2人早已遇难？按说船上有救生圈，为什么他们都没有逃跑呢？疑问困扰着所有人的心。对于当地渔民来说，他们虽然知道海上风暴的威力，但是其他人都能全身而退，为什么廷科和阿尔文没能逃生呢？



◎失踪的“强盗”号船长——廷科

时间在迅速流逝，搜寻行动仍然毫无收获，许多人甚至已经相信2人都已经遇难，毕竟像这种海上遇难的意外事件也不是没有。作为渔夫，他们对此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就在搜寻行动展开14个小时后，



一艘越南籍拖网渔船在墨西哥湾附近搭救了一名落水男子，而这个人正是失踪的水手阿尔文·莱瑟姆。

阿尔文刚被救上来时早已筋疲力尽，脸色煞白。他呼吸紧促，两眼发直，但是幸好身上并没有任何伤口。他明显还没有回过劲来，嘴里一直喊着：



◎被拖船救起的水手阿尔文

“船，船，我们的船，我们的船沉了！”

闻讯而来的海岸警卫队迅速赶到了现场，而此时的阿尔文也已经平静下来。虽然脸上仍难掩倦色，但是海岸警卫队迫切希望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更何况此时此刻还有1个人下落不明。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是真是假

一艘越南籍拖网渔船在墨西哥湾附近搭救了失踪的水手阿尔文，但是廷科仍旧下落不明。等阿尔文稍事休息之后，海岸警卫队决定马上向他了解情况。负责询问的是海岸警卫队年龄较长，资格较老的马克长官。

“船上除了你和船长廷科之外，还有其他人吗？”马克望着对面坐在沙发上的阿尔文说道。

“没有，就我们2个。”阿尔文话说得很慢，似乎还没有从疲惫中恢复过来。两个眼窝深深地凹了下去，胡子碎碴也都冒出了头。

“那说说事情的经过吧！”马克没有抬头，一边进行笔录，一边又向阿尔文问道。

“这次风暴来得太厉害了，当时我和廷科根本毫无防备。大风掀起的巨

浪大概得有1.5米高，我们就想着赶紧把渔网拉上来，然后马上回港。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渔网怎么都扯不上来，相反捕鱼船却开始下沉。没办法，我们只好打算弃船，就在这时候廷科突然喊叫说他的脚被渔网缠住了。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赶紧上前帮忙，但是渔网缠得很紧，再加上狂风吹得船左摇右晃，站都站不稳，我一直也没有帮他解开……”说到这里，阿尔文已经泣不成声，他似乎对自己没有救出船长感到非常自责。看到一个大男人伤心成这样子，马克也不禁有些动容，但是他所能做的也只有宽慰阿尔文。渐渐地，阿尔文的情绪又稳定了下来。

“我一直想帮忙让廷科摆脱渔网，可是总是不行。眼看船就要沉了，于是廷科让我别管他了，赶紧逃生。都怪我，就想着自己，我真不该丢下他一个人。”话说到这里，结果已经显而易见，廷科因为被渔网绊住，无法逃生，最后随同渔船沉入了海底。



©阿尔文营救被困船长的经过





◎跳水逃生的阿尔文

“那你是怎么获救的？”

“我跳下船的时候从船上抓住了一块木板，就这样游一会儿，歇一会儿，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就被一艘拖网渔船救起来了。”阿尔文一边说一边比划，看来这对他来说将会是一段永远的噩梦了。马克轻轻地合上

了笔录本，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场意外，根本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转眼几天过去了，就在风暴过后的第5天，海岸警卫队在墨西哥湾巡逻时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证实，死者就是前几天失踪的廷科。但是，在尸检过程中，验尸官却发现了很多疑点，事实似乎与阿尔文的叙述不相吻合。

在死者的手臂上，验尸官发现了5处刺伤，而且看起来很像是死者在抵御某种进攻时受到的伤害。另外，廷科的头部也遭受过重创。根据这些可疑迹象，廷科·莱克的死最终被定性为凶杀。

廷科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被人谋杀的消息很快在城市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各种各样的猜测也随之而起。但是，当时在船上的只有2个人，而阿尔文最终活了下来，更何况在接受海岸警卫队询问时，阿尔文并没有提到廷科遭到过刺伤或者头部受到过重创。阿尔文所说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呢？廷科的死到底是意外，还是被人谋杀的呢？海岸警卫队决定将该案交给警方处理。

可疑的供词

在收到海岸警卫队的卷宗之后，警方决定再次传唤阿尔文，要求他解释矛盾之处。没过多久，负责传讯阿尔文的2名警察走进了办公室，后边跟着一脸萎靡的阿尔文。



“警长，我看这小子八成有问题。刚才在路上一听说我们找到廷科的尸体之后，他不仅不高兴，反而说了一句什么这下子麻烦了。”

“是吗，那看来我们得好好问问他了。先把他带到审讯室去，我马上就来！”负责主审的是警察局里的一个老警察詹森，原来当过兵，身手矫健，做事利索，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脾气暴躁，经常动不动就会雷霆大发。在整理了一下思绪之后，詹森走进了审讯室。

“你就是阿尔文吧，知道我们这次让你来是干什么吗？”詹森清了清嗓子，直接开门见山。

“我知道，我跟你们说，那真是一次意外，我也很内疚，但是我已经尽力了。”阿尔文的情绪显得非常激动，似乎因为警方对他的不信任感到非常生气。

“我们也很想相信你所说的话，可是从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你好像并没有说实话。”詹森不紧不慢地指出阿尔文的故事和刑侦证据并不相符。

“我要你解释一下，死者身上为什么有多处刺伤。说，你为什么要刺他？”

“我没有刺他，真的，我没有，请你们相信我。”阿尔文忍不住要站起来，他似乎急于想澄清一切，结果却被一旁的警卫按了下来。

“如果船长真被渔网困住了，他应该同船一起沉入海底。那我们怎么会发现他的尸体呢？是不是你杀了他？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他……”

“如果不想被关监禁的话，你最好说实话，知道吗？”

“可是，我都已经说过了。”

“胡说，如果人不是你杀的，又会是谁呢？船上就你们2个人，他死了，而你活着，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詹森步步紧逼，丝毫不给阿尔文喘息的机会。

“这，这，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人真的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听完詹森的问话，阿尔文的身体不禁愣了一下。他的脸涨得通红，可是声音却越来越低，似乎也觉得自己无法解释清楚了。

第1天的审讯整整持续了5个小时，第2天又是3个小时，最后，在詹森的强势审问下，阿尔文的心理防线似乎已经有了缺口，他开始逐渐改变了以前的陈述。



©阿尔文被审讯的过程

阿尔文声称他一直就不喜欢雷蒙德·莱克，甚至还列举了船上发生的一些令他很不高兴的事情，比如雷蒙德摸过他的腿。对于这个结果，詹森显得非常高兴，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乘胜追击，这样的话阿尔文才会彻底坦白真相。终于，阿尔文决定说实话了。

“那天风暴来了之后，渔船进了水，我知道呆在船上只能等死，所以我就考虑拿走甲板上的救生衣，自己一个人走。可是，救生衣只有1套，廷科自然不干。没办法，我抓起一根钢管就冲着他打了过去。”连续的审问已经让阿尔文筋疲力尽，他眼睛呆呆地，似乎已经彻底灰心丧气。

“你一共打了他几次？”詹森迫不及待地问了一句。

“就1次。就在我准备往下跳的时候，廷科又扑过来抱住了我。当时的情况很乱，我一着急，就不顾三七二十一，抽出刀子就向他刺去。我估计，当时可能刺了他有5刀。然后，他就从甲板上落到了水里。”

“你说的都是实话？”

“是的，都是实话。”

根据阿尔文的供词，警方决定指控阿尔文·莱瑟姆犯有谋杀罪。一夜间，阿尔文就从英雄变成了罪犯，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使得路易斯安那州威尼斯的居民展开了激烈讨论。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2个人，1套救生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会把它让给别人吗？

鉴于阿尔文的特殊情况，法院委派彼得·巴毕担任他的辩护律师。令巴毕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阿尔文原本是因为救生衣而杀死船长的，但为什么他第2天被救上岸的时候，身上并没有穿救生衣呢？巴毕相信这其中肯定另有蹊跷，于是他和阿尔文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在巴毕语重心长地开导下，阿尔文最终表示他并没有杀害廷科。他再次重复了先前的故事——和当时告诉海岸警卫队的一模一样——廷科之死只是一次意外事故。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阿尔文已经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现在要重新翻案难度很大。巴毕知道，要想证明阿尔文的清白，他必须证明阿尔文受到了外界因素的



◎廷科被刀刺中，落入海里的过程





影响，并因为强大的外因而扭曲了个人的思维。但是，这个强大外因会是什么呢？

为了找到足够的证据，巴毕把阿尔文接受警方8小时讯问时的录像带交给了路易斯安那大学医学院的刑侦心理学家吉尔·贺斯·海默。

“说吧，阿尔文，你到底做过什么？你说你没杀人，那证据呢？你根本没在海里游14个小时……” “阿尔文，说吧，你到底干了什么？告诉我们实情……” 看着眼前的录像，听着警方的讯问，吉尔指出这是调查人员在利用非法手段收集当事人的供词。对此，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犯罪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利奥也持相同的观点：在第1天的审讯中，阿尔文坚决否认自己谋杀了船长廷科，但是在第2天的审讯中，阿尔文按照调查人员的意思讲述了案件的始末。

另外，通过录音回放，专家们还一致指出，阿尔文的供词中还存在1个与刑侦证据明显不符的地方。

“锤子好像不对，你确信是用锤子击中他的吗？”

“我不记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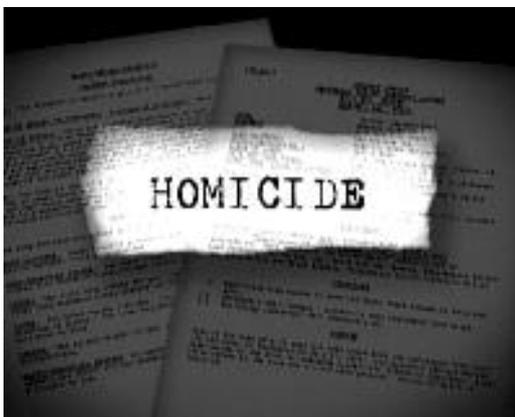
“你怎么会忘记。他落水后你是用什么击中他的？”

“可能是一块木板。”

“一块木板？阿尔文，你到底有没有用木板击打他？”

“我不知道。”

这番审问最后以阿尔文承认使用的是一根钢管后才算结束。很显然，警察觉得钢管很合情合理。与此同时，刑侦心理学家贺斯·海默发现，阿尔文的智商只有74，九年级时便辍学。他指出，像这样一个极其天真的人，当他面对司法人员的时候自然会疲于应付，他根本招架不住警方穷追猛打式的讯问。而且，警方的连番审讯让他疲惫不堪，为了快点儿摆脱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会被迫按照警方



◎验尸报告证明廷科死于凶杀

的思路，承认自己的罪行。

现在，巴毕已经能够证明阿尔文之所以会做出虚假的证词，原因就在于受到了警方的严刑逼供。虽然这一点儿已经得到了各方专家的认可，但是，要证明阿尔文的清白，他还要解决一个难题，因为当地验尸官的报告表明廷科死于凶杀。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既然阿尔文没有杀人，廷科又为什么会是被杀呢？难道这其中还另有隐情吗？

真相大白

巴毕认为，警方获取的阿尔文的口供为非法证词，法庭完全可以不予采用。但是，当地验尸官为什么要把廷科之死定性为凶杀呢？为了解开这个疑团，巴毕仔细查看了当时的尸检报告，结果发现，验尸官并没有记录死者刀伤的详细情况。

验尸官的疏忽大意使情况变得扑朔迷离，死者身上的伤口成了还阿尔文清白的重要证据。无奈之下，巴毕带着海岸巡逻队最初收集的证据，决定请刑侦病理学家西里尔·威克特帮忙。

西里尔仔细观看了照片之后认为，死者身上所受的并非刺伤，这个结论让前来等待结果的巴毕大吃一惊。

“这不可能是刺伤。如果是刺伤的话，那么伤口处肯定会有刺穿的深度。但是从照片上看，死者身上并没有明显的刺穿痕迹，这也就是说，死者遭遇的并非刺伤。”西里尔一边对巴毕进行解释，一边指着照片上的伤痕让巴毕看。

“没错，你说得没错。可是如果不是刺伤，那死者受的到底是什么伤呢？”巴毕的眉毛已经蹙成了一团，他已经越来越捉摸不透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在问自己，如果这不是刺伤，那应该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你再仔细看看……其实这是由螺旋桨留下的。螺旋桨的任何一片桨叶击中人体之后，都会造成类似的伤痕。”西里尔早已看出了巴毕的疑问，所



以解释得非常详细。

现在，巴毕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死者身上的伤并非是在防卫过程中形成的刺伤，而是由螺旋桨造成的。更加值得兴奋的是，刑侦病理学家威克特认为，死者头部的创伤也是由桨叶造成的，并且指出死者的尸体在漂浮过程中曾经与一艘过往的船只发生过碰撞。

有趣的是，打捞到廷科尸体的拖船船长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在他当船长的这么多年来，这不是他所见的第一具尸体。他非常确定地指出死者曾经被轮船撞过。另外，拖船船长还向巴毕透露了一个尚未公开的秘密，而这一说法也为阿尔文的证词提供了有力证据。原来，在他打捞到廷科的尸体时，死者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靴子。阿尔文最初表示，船长廷科同渔船一同沉入了海底，因为他的一只脚被渔网困住了。

在掌握了所有这些证据之后，巴毕在法庭上指出验尸官由于工作疏漏才导致结果出现了错误。但是，公诉人认为巴毕在胡搅蛮缠，并向陪审团提交了阿尔文本人给出的有关谋杀雷蒙德·莱克的供词。随后，在巴毕的要求下，陪审团观看了警方的8小时审讯记录。结果，陪审团成员认为，在警方这样的威压下，就算再有头脑的人也会承认那些没干过的事，因此他们最终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警方滥用职权案。接着，辩护方的病理学家向陪审团指出，廷科之死只是一次意外。

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后，陪审团最终裁决阿尔文无罪。现在，无罪释放的阿尔文在当地一家超市工作。廷科的案件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影响。他始终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只要他是清白的，任何居心叵测的人都不可能混淆黑白。



©无罪释放的阿尔文

2 . 特殊证人

谁惹的祸

爱荷华州的小城北利伯蒂是一座环境幽雅，绿草茵茵的小城。城里的人口并不多，邻居之间大都彼此熟悉，有时候也会三五结群的在房门前的草坪上打打球，遛遛狗。对于当地人来说，这里生活安静而且惬意，这里的治安官也很省心，因为当地的案发率很低，几年来一直没有有什么大案发生。

1999年4月21日的早上，治安官乔治准时来到办公室。虽然已经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但他从开始上班时留下的这个习惯就一直没改。每次踏进办公室，他肯定是分毫不差，别人不用看表，只要看他走进办公室，就知道时间已经9点了。正因为这个，他在办公室有了一个外号，人称“活闹钟”。对于这个称呼，他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洋洋自得，乐在其中。他刚刚坐下，桌上的电话就响了，邻桌的同事忍不住开始起哄。

“嘿，乔治，你这电话都跟你一个脾气。你不来，电话不响，你一来，电话就响！真是最佳拍档啊！”

“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是不是觉得太闲了！”边说着，乔治边拿起了电话。“喂，治安办公室……”

“你好，我想报案。我已经有2个多月没见到我儿子了，我这心里总感觉七上八下的。这孩子虽然很少在我这儿露面，不过隔三差五还是会过来看看的。这一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老觉得他好像出了什么事，你们能帮我查查吗？……”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安妮，她要求警方治安官们帮助她寻找自己失踪





了2个月的儿子约翰·海尔伯。

“好的，您别着急。我们这就过去了解一下，你在那里等我们。”乔治在纸上飞快地写下了一个地址，随后就挂断了电话。他工作起来可不含糊，别人一看他的样子也都自动地停止了聊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乔治迅速站起来对办公室的同事说：“好了，有事干了。有居民打电话说28岁的约翰·海尔伯已经连续2个月没有出现了。你们2个，跟我到他家里看一下。剩下的人先忙手头的案子，有需要再通知你们。”说完，3人就匆匆离开了办公室。

作为警务人员，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平时嘻嘻哈哈，没大没小，但是只要一碰到案子，所有人都会变得一丝不苟。在乔治的率领下，一行3人迅速来到了约翰的住处，而约翰的母亲早已等在那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您好，您就是乔治警官吧。你们可来了，这房门都锁了有2个多月了，我每次来都是这样。我问过附近的几个邻居，他们都说这门最近好像一直都没有开过，而且也没见过我的儿子……”一边说着，安妮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乔治仔细看了一下眼前所谓的住处。它其实只是一辆拖车。现在，紧闭的车门仍旧是冷若冰霜。乔治上前推了几下，房门纹丝不动。车上的2扇小窗户此刻也都拉着窗帘，向里面看什么都看不到。乔治仔细贴着门缝向里面瞅了瞅，隐隐约约地闻道了一股淡淡的腐烂气息，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詹姆斯，想办法把门弄开！”乔治扭头对旁边的一位同事说道。当詹姆斯用铁丝转动车锁的时候，乔治走向了一边抽泣的安妮。

“约翰是做什么的，说说他的情况吧！”听到乔治的问话，安妮慢慢止住了抽泣，开始慢慢说起他的儿子……

根据安妮的描述，约翰是个性格孤僻，不太爱热闹的年轻人。平时，他特别喜欢独处，有时候可以整整一个月都不出门，就在家忙自己的事情。有时候也能和朋友连续外出一个月都不回来。他就像一个独行者，无拘无束。另外，约翰还有一个非



©约翰·海尔伯和他的狗

常特别的爱好，他喜欢摆弄枪支，称得上是个枪支收藏者。他喜欢把枪拆开，研究它们，修理它们，定做它们，以及类似的事情。其中，约翰有一把独一无二的1.14厘米（0.45英寸）口径的金杯半自动手枪。对于这支枪，约翰视若珍宝，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除此之外，约翰还有另一件宝贝，那就是他养的一只3岁大的哈士奇狗——科伊莎。

“警官，我不想瞒你们，约翰有一段时间曾经吸过毒，不过他对我说他最近已经戒了。”乔治看着眼前这位伤心的母亲，咽下了一句话：沾染毒瘾容易，但是要戒掉它却非常困难。很显然，在这点上，约翰对母亲撒谎了。

正当乔治安慰安妮的时候，詹姆斯已经打开了拖车的门。展现在眼前的情景却让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约翰瘫倒在沙发上已经死亡。他的身体姿势就像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把头枕到胳膊或者枕头上睡着了的样子。尸体被完全遮盖了，一条毛毯从头到脚盖住了他的整个身体。



◎约翰的死亡现场



◎警方在死者住宅发现的吸毒用具



◎约翰收藏的1.14厘米口径的金杯半自动手枪



经过初步判断，约翰的头后部被手枪击中了2次。已经严重腐烂的尸体表明，谋杀至少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前。在搜索房间的时候，警方发现了少量的大麻和一些吸毒用具。根据约翰的母亲所说，约翰是一个喜欢收藏枪支的人。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房间里却一把枪都没有。约翰收藏的那些宝贵枪支不见了，安妮提到的那把1.14厘米口径的金杯半自动手枪也不翼而飞。另外，乔治还注意到门口位置只有狗盆等物品，而狗却不见踪影。

除此之外，现场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约翰究竟是因为什么被杀的呢？是因为毒品交易，还是因为他收藏的那些枪支呢？乔治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最好的朋友

乔治非常清楚，要想确定嫌疑人，首先是要确定死者的被杀时间。但是，验尸结果表明，从约翰死亡到尸体被发现间隔了很长时间。单纯通过死者的尸体，验尸官根本无法确定约翰的具体死亡时间。调查工作因此陷入了僵局。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乔治又重新来到了案发现场。在环顾四周之后，乔治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了桌上的电话机上。从约翰的电话应答记录显示，乔治发现所有的未读信息都是1月22日以后的信息，也就是说最早一条未经阅读信息是在1月22日，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约翰遇害的时间是在1月22日呢？乔治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这一偶然发现使得几乎停顿的调查工作继续得以进行。

随后，乔治再次询问了约翰的家人，朋友和他的几个邻居。其中两条线索很快吸引了乔治的注意。



©约翰一家四口的照片

据约翰的一位邻居反映，在谋杀发生前后，他曾看见迈克·哈汀的红色卡车停在约翰家附近。那么，这位迈克·哈汀又是何许人也？沿着这条线索，乔治进行了调查。原来2人是因为进行吸毒生意而认识的，一向关系不错。但是，哈汀有不在谋杀现场的证明，而且通过了测谎仪检测，哈汀的作案嫌疑被排除。

另外，据约翰的一位朋友说，他在1999年1月18日的时候曾经去过约翰家，结果发现他的家里来了2位客人。经过约翰的介绍，他得知这2个人名叫安德鲁和莎伦，都是约翰的朋友，而这2个人就住在距此约18小时车程的怀俄明州格雷伯尔。那么，他们会不会是最后见到约翰的人呢？乔治认为，2人的嫌疑很大。为此，他专程驱车来到了格雷伯尔。当然，在出发前，他已经了解到了有关安德鲁的一些情况。据了解，安德鲁有着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业志向与追求，他的人生目标是想成为黑手党头目那样的成功人物，而且总是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硬汉。



©警方确定的3个作案嫌疑人





在到达格雷伯尔之后，乔治很快找到了安德鲁的住处。出现在眼前的安德鲁长得人高马大，肌肉发达，说话粗声粗气。在听到乔治说是来询问有关约翰的事情时，他更是一言不发地径直回到了屋内，这个举动让乔治感觉非常诧异。

没等乔治坐下，安德鲁就很不耐烦地皱着眉头说道“我和莎伦离开的时候，他还好好的，至于以后的事情，我就知道了。”说完，他就自顾自地忙着收拾隔壁桌子上的东西。乔治敏感地意识到安德鲁似乎在蓄意隐瞒什么。他向前赶了几步，抓住了安德鲁要放进抽屉的一盒东西，那是一盒子弹，而死者约翰就死于头部的2处枪伤。

“这盒子弹是你的吧，介意我拿回去检查一下吗？”乔治不动声色地看着安德鲁。

“啊……，当然，当然，你可以拿回去！”在刚听到乔治的话时，安德鲁似乎有短暂的错愕。他显然没想到乔治会看到这盒子弹。

随后，乔治马不停蹄，迅速开车返回了北利伯蒂。他把从安德鲁住宅发现的子弹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进行中子活化检测分析。刑侦技术人员很快发现子弹的口径和杀害约翰所用子弹的口径完全相同，都是0.56厘米（0.22英寸）口径。但是，在对原子计数进行比较后，技术人员发现约翰尸体上的子弹原子组成和从安德鲁家中发现的子弹的原子组成截然不同。这个结果让来回奔波的乔治大感失望。难道约翰的死真的与安德鲁无关？

凭着职业的敏感，乔治始终觉得安德鲁和这件事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乔治决定再次前往格雷伯尔，找安德鲁和他的妻子谈谈。

但是，当乔治赶到时，安德鲁并不在家，接待他的是安德鲁的妻子莎伦，也是这个案子的重要嫌疑人之一。她言辞闪烁，说话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乔治隐隐地觉得莎伦肯定隐瞒了某些细节，但是经过再三追问，莎伦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无奈之下，乔治只好告辞。在门口，他看到了安德鲁的吉普车。不过，有意思的是，汽车的后玻璃窗上有一处明显的污渍，看上去和动物挤压鼻子时所形成的印迹非常相似。这一偶然发现让乔治心一动，他马上



◎警方人员采集的科伊莎的鼻纹

通知当地的警务人员帮忙采集了这一样本。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安德鲁在杀人后，又用他的汽车将约翰的狗运到了其他地方呢？要知道，每只狗的鼻纹就和人的指纹一样，也是独一无二的。遗憾的是，从汽车上提取到污迹或者说印迹根本无法确定。

现在，他们既没有法医方面的证据，也没有其他线索，约翰被杀案的调查再次陷入了停顿。

爱犬作证

对乔治来说，约翰被杀案缺乏证人，也没有物证，调查已经无以为继。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约翰家中的那条狗，这条狗在约翰遇害之后也不见踪影。它究竟是死是活呢？它会不会知道真凶是谁呢？对于宠物帮助抓到凶手的案件，约翰也曾有耳闻。所以，他决定将调查重点转向约翰的爱犬科伊莎。但是，当务之急是确定科伊莎的生死，找到它的下落。



◎案发后失踪的哈士奇狗科伊莎

为此，乔治在当地和周边地区的报纸上都登了有关寻找科伊莎的消息。现在，他们只能静待消息了。媒体的力量的确不同凡响。很快，乔治就接到了期待已久的电话，一名摄影师声称他曾经看到一条与科伊莎的特征非常相似的狗





在数千米之外的地方游荡。当时因为好奇，他便随手拍下了一张照片。

照片很快被传真到了乔治的办公室。照片上，一条狗茫然地站在路中央，像是在说我在哪里，在做什么。经约翰的父母进行确认，照片上的狗的确是科伊莎，但是现在它的下落仍旧不明。

“你说它怎么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了？”詹姆森盯着眼前的照片，似乎有些无法理解。

“我想，这应该不是它要跑到那个地方，而是有人把它带到了那里，然后把它遗弃在了那个地方。”乔治的眼睛越来越亮，他似乎又有了新的发现。“还记得我上次从安德鲁的汽车上提取的那个鼻印吗？我怀疑那很可能就是科伊莎留下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凶手很可能就是安德鲁。”在一旁听着的詹姆森刚开始还皱着眉头，但是听到乔治的解释后，他马上接道：“对啊，肯定是他。”对于乔治来说，这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他们要如何证明这一点呢？

当乔治等人正在考虑如何寻找突破口时，安德鲁的妻子莎伦突然打电话说有情况要反映，但是她不想到治安官办公室。乔治只好约她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等乔治赶到时，莎伦早已等候多时。看到乔治落座之后，莎伦突然摘下了戴着的眼镜，只见她的两只眼睛已经肿得老高，深深的淤痕清晰可见。

“你……你这是怎么回事？”

“这全都是安德鲁干的，我实在受不了了。他简直不是人，动不动就打我，张口就骂人，对我呼来喝去。那天，他知道你来过，并且从他的车上提取了一个印记之后，非常生气，说我帮着你们整治他，这些天一直对我又打又骂。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再为他的事隐瞒了……”莎伦边说边哭。听到这种家庭暴力的行为，乔治也忍不住在心里为莎伦抱屈。

根据莎伦的证词，在谋杀的前3天，她和安德鲁一起到约翰家，然后她中途离开去看望在外地上学的女儿，大概有1个小时的车程。几天后，安德鲁开着车也到了那里，车上却突然多了很多枪支。当时，莎伦问过他那些枪是怎么回事，他让莎伦别管，而且也不许对人说起这件事。在返回怀俄明州之后，安德鲁在家里只呆了几天，然后就带着那些枪支独自离开了。临走时，他告诉莎

伦自己要去一趟得克萨斯，这一去就是3个星期。

如果事情真如莎伦所说，那么安德鲁就完全有作案的时间。乔治知道，现在他们需要找到安德鲁在得克萨斯州旅行期间所见的那些人。在得克萨斯州警方的帮助下，乔治很快了解到安德鲁曾经送给他的一位朋友一把非同寻常的，口径为1.14厘米的金杯半自动手枪，用以抵偿毒品债务。但是，这把枪目前已经不在他这位朋友的手上。



◎犯罪嫌疑人安德鲁送给朋友的1箱弹药



◎警方从弹药箱内发现的动物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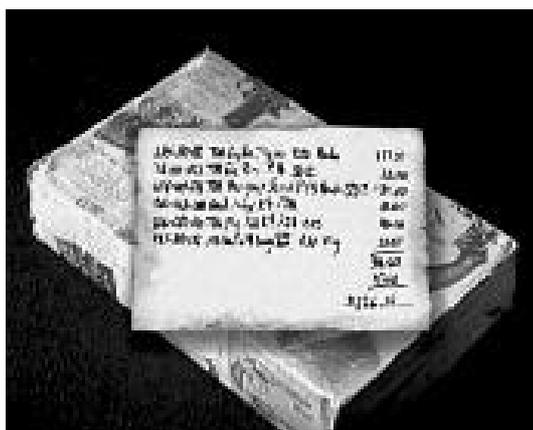
调查人员紧接着又找到了那次旅行中安德鲁拜访过的第2个人。这个人也承认安德鲁曾卖给他一箱弹药。

乔治马上对这箱弹药进行了检查，结果在箱子的里面，他发现了几根黑白相间的短毛发。显微镜的观测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毛发来自动物，但是由于没有相关的来源，无法进行核DNA检测。不过，他们可以从那些毛发中提取线粒体DNA，而线粒体DNA只有通过母体才能遗传到动物或人体。乔治非常清楚，这几根毛发很可能就是他们确定安德鲁在案发现场的重要证据。

为此，他特意请来加利福尼亚州的兽医乔伊·哈尔沃森，一位专门研究动物DNA的专家。哈尔沃森实施了PCR检测，也就是所谓的聚合酶连锁反应。这种检测的原理非常简单，基本上就像是从小一书中取出一页，而忽略其他的部分，然后把取出的那页复印100万份，这样你就有了厚厚一本书，就可以仔细看这本书了。在获得样本之后，



哈尔沃森还要对样本进行排序，以便获得DNA类型的视觉显示图。随后，她将弹药箱中发现的毛发的DNA与科伊莎毛发的样本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两组DNA中都含有极为罕见的单模标本，而这种单模标本的出现几率只有1/300。这一法医证据足以证明安德鲁曾经占有从约翰那里偷盗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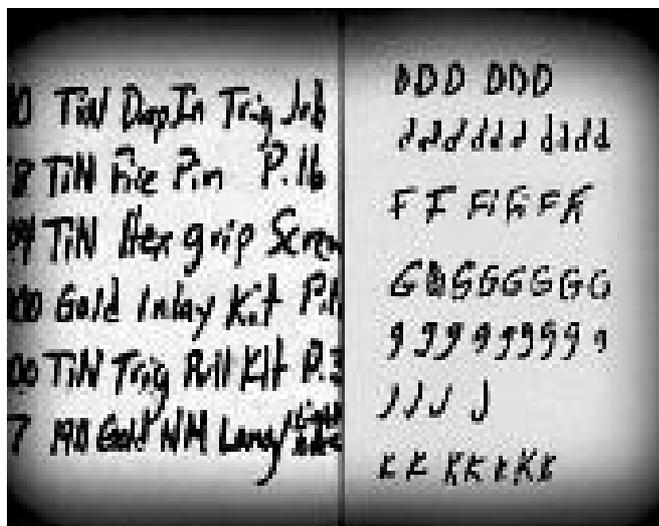


◎警方从枪盒里发现的手枪部件价格记录

为了找到答案，乔治决定求助于法医文件审查鉴别专家加里·里克特。他将这张记录上的笔迹与死者约翰的笔迹样本做了比较。他发现在两张字条上，书写的人在写小写字母d时完全是一笔完成，中间没有任何停顿，但是在小写d的环形部分却都留有一半的空隙。基于他所做的比较，里克特得出了一个确定的结论，那就是价格记录的笔迹就是约翰留下的。

现在，乔治已经完全可以确定，那把被安德鲁带到得克萨斯州的枪正是约翰心爱的那把枪。另外，笔迹分析和对狗毛的DNA检测结果也表明，安德鲁到过案发现场。基于这些证据，警方正式逮捕了安德鲁，并以杀害约翰·海尔伯的罪名对他提起了诉讼。

同时，调查人员又有了另外一个突破。曾经收下金杯手枪的人打电话说，他还保留有放枪的盒子。而且盒子里面还有一份记录，上面列出了对手枪所做的定制改造的各部分的价格。那么，这张纸条上的字究竟会是谁留下的呢？会不会是约翰呢？



◎法医文件审查鉴别专家对笔迹进行对比鉴定

最后的审判



©警方逮捕安德鲁的场面

在约翰被杀几个月后，这起案件终于得以尘埃落定。所有线索都表明，安德鲁就是杀害约翰的凶手。最后，警方以安德鲁杀害约翰·海尔伯的罪名对他提起指控。法庭很快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判。

在法庭上，检控人向陪审团成员描述了整个作案过程。

根据掌握的证据，检控人指出安德鲁杀人的动机很明显，目的就是图财害命。约翰在家里收藏了大量非常珍贵的枪支弹药，而日常生活捉襟见肘的安德鲁见此之后顿起杀机。他想卖掉约翰收藏的枪支，由此得到现金或交换毒品。

法医证据表明，死者的后脑勺部位被击中了2枪。根据尸体所处的姿势和位置，检控人认为约翰当时很可能独自在客厅中看电视，结果在无意中睡着了，安德鲁趁这个机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将他杀死了。但是，枪击声惊动了约翰的狗——科伊莎。在发现主人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之后，科伊莎对着安德鲁狂吠不止。在这个过程中，手忙脚乱的安德鲁为了避免狗的叫声惹来麻烦，于是慌慌张张地把科伊莎装进了自己开来的汽车里，然后将科伊莎遗弃在几千米之外的荒郊野地。也就是这期间，科伊莎的毛发留在了他从约翰家中偷盗来的弹药箱内。DNA检测结果证明，这些毛发属于约翰的爱犬科伊莎。

随后，安德鲁开车与自己的妻子会合，然后返回了怀俄明州。在家里停留了几天之后，他决定前往得克萨斯州出售约翰的珍贵手枪，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枪盒里留下了一张价格记录，而上面的笔迹与约翰的笔迹样本完全一致。

最后，证人的证词和各种法医证据都被汇拢到了一起，这就好像是在为办





案增砖添瓦一样，使得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变得一清二楚。面对确凿无疑的证词，安德鲁低下了罪恶的头颅。在短暂的思索之后，安德鲁终于承认他因为想得到约翰·海尔伯的枪支才下手杀了人。他反复声称约翰是世界上他最好的5个朋友之一，但尽管如此，他还是狠心下手杀害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约翰·海尔伯的父母当时就坐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并没有转过身来和约翰的家人说话，也没有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歉意或者懊悔。在常人看来，这本来是一个赔礼道歉的机会，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最后，陪审团一致认定安德鲁犯有一级抢劫和故意杀人罪，判处他35年监禁。作恶多端的恶人最终被自己的贪欲送进了牢房。

对所有参与调查的办案人员来说，这起案件的侦破除了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证人，一个不会说话的证人，那就是约翰所养的那条狗，正是它为调查人员提供了逮捕安德鲁的重要证据。

3. 沉默的誓言

贪欲下的婚姻

艾米丽塔·瑞夫是菲律宾宿务市的大美人，她不仅人长得俊俏，一举一动也都温婉大方，所以当地的小伙子都铆足了劲儿，想赢得艾米丽塔的芳心。但是，艾米丽塔似乎对谁都不上心，面对小伙子们各种各样的示爱举动，她都没有任何反应，渐渐地当地人都觉得她的眼光太高，也都放弃了这个妄想。

事实上，艾米丽塔的确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对她来说，天生漂亮不仅没有带给她好运，相反却成了她难以摆脱的一种束缚。从她18岁开始，家里人就指着她能嫁一个金龟婿，由此来摆脱家庭的贫困。毕竟，他们一家11口人就挤在2间简陋的棚屋里，吃饭也是有了上顿没下顿。所以，他的父母一心想让她嫁给一个有钱的美国人，这样家里的兄弟姐妹也就可以顺便沾沾光了。对于这个建议，艾米丽塔刚开始心里充满了抵触，后来拗不过家里人的集体建议，她最终决定听从父母的安排。

于是，在父母的极力怂恿下，艾米丽塔在《樱花》杂志上刊登了自己照片。这是一本邮购杂志，上面有专门的征婚女性资料版。艾米丽塔本以为这至少也得隔一段时间才会有消息，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杂志出版仅仅2周之后，她就接到通知说美国有3个人都提出要和她见面。这个消息对艾米丽塔来说真的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年轻貌美，就连挑剔的美国人也对自己青睐有加；愁的是，对方不知道是怎样的人，她生怕自己碰到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那样的话，就算有钱，生活也会索然无味。



寻
找
证
人

杂志社方面很快安排了见面时间。那一天，艾米丽塔精心打扮了一番，然后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了约定的咖啡馆。此时，咖啡馆内已经有2位美国人在等候，其中一位大概40岁左右，秃顶，顶着一个微微发福的肚子，眼睛则是直愣愣地盯着艾米丽塔，直到旁边有人咳嗽一声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另一位看起来很年轻，人长得显得很憨厚，他非常体贴地帮艾米丽塔拉出椅子，服侍她坐下。正当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时，房门突然开了，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径直朝着他们的桌子走了过来，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大摞钱放到了艾米丽塔的父母面前。看着眼前花花绿绿的钞票，艾米丽塔的父母当即乐开了花，随后不假思索地决定将女儿嫁给眼前这位先生。这就是艾米丽塔后来的丈夫——杰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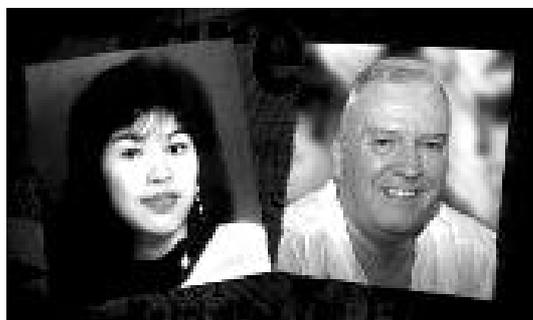
◎杰克每月寄给艾米丽塔父亲250美元

事实上，当时杰克已经49岁，比艾米丽塔整整大了26岁。他过去在部队当兵，退役后做了一名画家，收入还算不错。他从杂志上看到艾米丽塔的照片后就直接飞了过来，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他甚至答应，以后每月寄给艾米丽塔的父母250美元，这对每月才挣30美元的艾米丽塔父母来说的确是一笔不

小的财富了。



◎艾米丽塔和儿子的照片



◎艾米丽塔和丈夫杰克的照片

一场跨国婚姻就这样在金钱的驱策下快速成为现实。艾米丽塔跟随杰克来到了得克萨斯，两人生活还算不错。转眼3年时间一晃而过，他们俩的儿子也已经3岁了，但是两人的关系似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4年10月11日，艾米丽塔和几位朋友一起到得克萨斯阿灵顿的莲花餐厅吃午饭。席间，艾米丽塔对朋友说，她已经不再爱她的丈夫了。不仅如此，她已经与另一位女性有了恋情，并且急切渴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同桌的几位朋友都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谁都没有想



◎艾米丽塔的同性恋人：蒙娜丽莎

到，就此之后，艾米丽塔就彻底失去了踪影，她的手机和寻呼机也始终处于关闭状态。无奈之下，几个朋友决定报警。



可怕的证词

在接到报警之后，警官汤姆·雷诺负责这一案件的调查。不过，对于这件事，汤姆首先就感觉不太对劲，因为报案的并不是和艾米丽塔关系最亲近的丈夫，相反却是她的几个朋友。那么，妻子连续多日不归，丈夫就这样不闻不问吗？于是，汤姆决定首先找艾米丽塔的丈夫杰克·瑞夫谈谈。

杰克的家位于城镇的中心，房前种着许多绿色植物和一些花卉，门前的小径收拾得非常整齐。杰克在开门看到汤姆的时候似乎稍微一愣，但是随后又若无其事地请汤姆等人进屋谈谈。

“听说你的妻子最近一直没有回家，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汤姆开门见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她经常这样，肯定是和她的恋人私奔了，不过放心，过不了多久，她就又回来了。”杰克显得毫不在意，只是说妻子会像往常一样玩够了自己会回来。不过，对于这个结果，汤姆事先并没有料到。

“你是说她经常会这样，那她有没有从家里带走必要的衣物，或者其他随身的东西。”

“这倒没有，可能是怕我知道不让她走，所以直接就走了。”在说话的时候，杰克显得非常漫不经心，妻子的失踪对他来说似乎根本就是事不关己一样。

“那你知不知道她的恋人是谁？”杰克明知道妻子有恋人，却仍然表现得如此满不在乎，这一点儿让汤姆感觉非常奇怪，难道他就没有丝毫的嫉妒心，任凭妻子胡作非为吗？又或者老夫少妻的生活就是这样维持的吗？

“每次她一和我生气就说要去找一个叫蒙娜丽莎·佩特的女人，我猜这就是她的情人。”汤姆这才知道艾米丽塔的情人居然是一个女人，事情的确变得越发有意思了。

在了解到这些信息之后，汤姆决定起身告辞，他希望尽快找到这个所谓的蒙娜丽莎，看看她是否知道艾米丽塔的下落。

寻找工作非常顺利，汤姆很快就找到了蒙娜丽莎的住址。如果照杰克所说，蒙娜丽莎现在很可能也不在家，不过汤姆并不希望自己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他决定去碰碰运气。令人没想到的是，蒙娜丽莎并未外出。当汤姆说出自己的来意之后，蒙娜丽莎非常配合工作，主动向警方提供了很多线索。对于汤姆，蒙娜丽莎毫不隐讳自己和艾米丽塔之间的关系，声称两人的确在恋爱。其次，她也表示在11日晚上，两人在一起一直待到了晚上8点，但是随后艾米丽塔就回家了。对于这些话，汤姆虽然有些将信将疑，但是他知道这时候还不能随意下结论。

那么，艾米丽塔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正当汤姆为没有新的线索发愁时，艾米丽塔的丈夫杰克拿了一些衣物来到了警局，认为这会对寻找艾米丽塔大有帮助。根据这些衣物上的气味，汤姆求助于警犬分队，请求他们帮忙寻找艾米丽塔，但是遗憾的是，搜索仍然无功而返。

杰克再次协助调查，他在报纸上刊登了寻找信息，提出如果有人能提供线

索使他的妻子安全回家，他将拿出25000美元作为酬谢。

转眼2天过去了，巡警在距离杰克家不远处的停车场突然发现了一辆汽车，外部特征与杰克提供的艾米丽塔所开汽车的特征完全吻合。在收到这一报告之后，汤姆迅速带人赶到了现场。经过对艾米丽



◎杰克悬赏寻找妻子艾米丽塔

塔的汽车进行仔细检查，警方取得了案件调查的第1个突破：车座的情况显示开车的是一个个子比较高大的人，而艾米丽塔本人个子很矮。另外，方向盘没有锁，警报器也没有开，这些都不符合艾米丽塔的习惯。再考虑到艾米丽塔家中的衣物一件也没有少，警方怀疑肯定有人隐瞒了真相。但是，说谎的究竟是谁呢？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汤姆找到了艾米丽塔的其他朋友，向她们询问情况。据艾米丽塔的朋友反映，艾米丽塔曾经说过，杰克对女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性关系很感兴趣，整天沉溺在这样的色情录像中。他甚至曾经要求艾米丽塔与自己前妻的儿子发生性关系，结果遭到了艾米丽塔的拒绝。另外，汤姆还了解到，杰克最近许诺给艾米丽塔一大笔钱。他愿意支付3万美元，条件是让艾米丽塔答应永远都不离开他。更重要的一点是，艾米丽塔曾经对朋友透露说，她担心杰克会杀死她，因为他的第2任和第3任妻子都死得非常蹊跷。

联系到在艾米丽塔失踪后杰克的表现，汤姆觉得杰克的表现确实非常可疑。那么，杰克的第2任和第3任妻子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是他杀？



陈年旧案

对于艾米丽塔的失踪，警方一直没有找到新的线索。无奈之下，汤姆决定对杰克前2任妻子的死进行调查，以便寻找突破口。

根据杰克的档案资料显示，在艾米丽塔之前，杰克有过3次婚姻。第1任妻子阿米瑞丽嫁给杰克的时候才15岁，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她的母亲做主结束了这段婚姻。1961年，杰克娶回了第2任妻子莎伦，他们生了2个儿子。杰克跟随美国军队在韩国服役时，莎伦申请离婚。杰克立即飞回家中，试图拯救这段婚姻。就在几天后，莎伦因胸部遭到枪击死亡。她的死被有关机构裁定为“自杀”。

莎伦死后，杰克又回到韩国服役。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第3任妻子：永慧崇。6年后，2人一起到惠特尼湖度假。永慧崇乘坐橡皮筏在湖上游玩，杰克去找鱼



◎杰克的第2任妻子莎伦

饵。等到杰克返回时，永慧崇已经从橡皮筏上掉进湖里淹死了。永慧

崇的姐姐参加了葬礼，她发现永慧崇的胳膊上有淤伤和擦伤。同时，她还发现杰克的手上有一些很长的平行伤痕，就像被人用指甲抓伤的一样。葬礼过后，杰克把永慧崇的遗体火化了。虽然永慧崇的家人有异议，有关方面并没有进行调查。

在了解到杰克的过去之后，汤姆确信艾米丽塔·瑞夫很可能已经被谋杀。为了证实这种可能性，他设置了一个圈套来验证自己的假设。这一次，他来到杰克家，借口寻找艾米



◎杰克的第3任妻子永慧崇

丽塔的事情和他随便聊了起来。

“杰克，你知道吗？最近DNA技术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当一个人死了之后，身体细胞很快也跟着死亡，DNA从身体上掉落下来后会嵌入地毯，不管用洗涤液清洗还是用吸尘器打扫，它们都不会消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条地毯扔掉。”汤姆故意说出了这篇谎言，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杰克自露马脚。

“是吗，这样太好了，以后这对破案也是大有帮助啊！”对于汤姆的这番



©杰克更换了家中的地毯，并将其弃置于街边

话，杰克听得非常仔细。汤姆相信杰克这条鱼已经上钩了。

第2天，汤姆派了便衣警察守在杰克家的街对面进行监视。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早晨，他们看到杰克·瑞夫换掉了家里的地毯，并把它弃置在了街边。杰克的这一举动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做贼心虚，这也更加验证了汤姆的假设——艾米丽塔的确已经被杰克杀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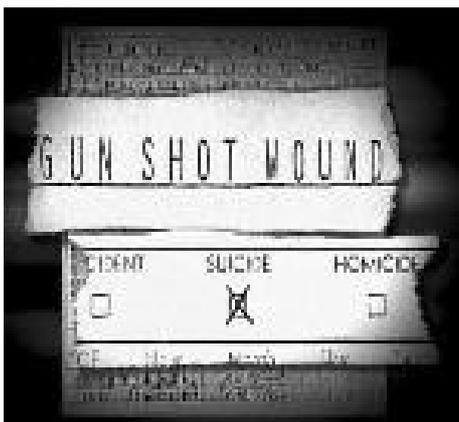
但是，要将杰克抓捕归案，单纯靠这些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而警方仍然没有掌握指控杰克·瑞夫杀人的法学证据，也没有找到艾米丽塔。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明知道对方是凶手，可你却只能无可奈何，作为警察，所有人的心里都很不好受。最后，汤姆认为，要想侦破艾米丽塔失踪案，最好的方法是采取迂回战术，重新调查杰克2位前妻的离奇死亡事件。

首先调查的是他的第3任妻子永慧崇，永慧崇在惠特尼湖上落入3米深的水



中而死。那么，这究竟是意外，还是杰克故意杀人呢？汤姆很快想办法联系到了当地的湖区管理员，值得庆幸的是，这位湖区管理员对永慧崇仍然具有印象。这位老人缓缓向汤姆道出了当时的情况：事故发生后，当地的湖区管理员迅速赶到了事发地点。有意思的是，永慧崇的橡皮筏并没有丝毫损坏，里面仍然充满了空气。湖区管理员当时都一致认为，一个成年人落水后完全能够重新抓住橡皮筏。更何况，她落水的位置的湖水只有3米深。这也就是说，如果永慧崇确实是从橡皮筏上滑落下去的，她只需要游很短的一段距离，就能在水中站立起来。虽然湖区管理员对这起事故充满了怀疑，但是他们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当时没有进行任何刑事调查，也没有验尸，永慧崇的尸体就这样被火化了。

根据这一情况，汤姆非常清楚永慧崇的案件很难再继续调查，现在他们只



◎杰克第2任妻子莎伦的自杀报告

能把目光转向杰克的第2任妻子，也就是莎伦身上了。根据资料显示，杰克的第2任妻子莎伦死在卧室里，胸口上有一处枪伤，死亡原因被裁定为“自杀”。由于已经认定是自杀事件，所以警方当时也就没有进行验尸，只拍摄并保留了一张死亡现场的照片。

汤姆很快将这一照片交给了国际知名的血迹专家贝弗。与此同时，他仔细

查阅了当时的调查记录。根据杰克的证词，当时家里只有他和莎伦2人，莎伦说那天身体不舒服，早早回到了卧室，而杰克自己却留在客厅里看电视。后来，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杰克急忙跑进卧室，结果发现莎伦已经躺在床上，胸口冒着鲜血，当时就已经失去了气息。杰克告诉警察，他认为莎伦是坐在床上用脚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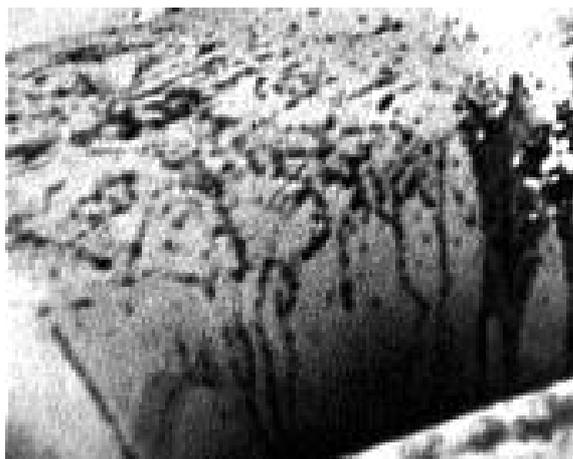
◎杰克声称莎伦用脚趾扣动扳机自杀身亡

扣动扳机的。那么，杰克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汤姆希望血迹专家贝弗能够为他提供答案。

经过1周的分析检验之后，贝弗打电话通知汤姆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贝弗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很多文件，汤姆看了一眼贝弗问道：“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不过问题有点儿麻烦！”贝弗的说话有些停顿，似乎在整理思路，考虑该如何向汤姆解释。

“怎么回事，你直接说吧？”看到贝弗的表情，汤姆已经认识到这个案子很可能有问题。

“根据分析的数据显示，莎伦遭到枪击的时候应该是站在卧室里的。我也看了你送过来的死者丈夫的证词，这和他所说的死者当时是坐着的情况并不吻合。”贝弗一边说着，一边把几张相关的文件交给汤姆看。等汤姆看过之后，贝弗又拿起一张图片说道“汤姆，你看，死者大腿上的血迹呈大写字母“L”形，这足以证明，血液从伤口滴到大腿上时，她的身体呈站立姿



◎莎伦大腿上的“L”形血迹

势，然后她向后跌倒，血迹才改变了方向。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她始终是坐着的，血液流动的路线肯定完全不同。事实上，绝对不可能是这种形状。”贝弗指着图片上血液的形状向汤姆进行解释，在看到汤姆连连点头之后，他又继续说道：“既然是站立的姿势，从理论上来说，莎伦·瑞夫就不可能自己开枪。”汤姆从眼前的照片上抬起头来，眼睛看着贝弗说道“这就是最后的结论？”“没错！”在得到贝弗的肯定答复之后，汤姆相信现在有了让莎伦的尸体重见天日的合法理由，而她已经死了16年了。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汤姆很快办妥了相关的文件，而验尸工作由达拉斯





县法医杰夫里·巴纳德负责。

经过检查，法医巴纳德指出死者的胸部有一处枪伤，子弹入口在前胸，而且从右到左的轨迹角度很小。这就说明子弹是从胸前射入，然后以小角度穿入了左侧胸腔，而且当时枪口的方向略微向下倾斜。根据这一情况，巴纳德指出既然死者当时呈站立姿势，而子弹射入的角度又很小，那么死者是绝对不可能自己举起枪够到扳机，然后自杀的，所以自杀假定是一个很荒谬的结论。这一次，莎伦·瑞夫之死被正式裁定为“死因未确定，怀疑为他杀”。

既然莎伦不是自杀，而枪击发生时，杰克也待在家里。那么，运用排除法，如果莎伦不能扣动扳机，就只能是杰克了。

鉴于警方掌握的这些证据，汤姆决定马上申请拘捕证，正式逮捕杰克。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当他看到前来拘捕他的警察时，就问，“出了什么事？”汤姆说，“你谋杀妻子，我们奉命逮捕你。”接下来，杰克说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哪一个？”正是这句话让当时在场的有警察都面面相觑。当汤姆随后指出是因为谋杀莎伦时，杰克马上变得哑口无言。

最后的审判

警方试图证明杰克谋杀了他的第4任妻子艾米丽塔，但缺少证据。最后，他们决定采取迂回战术，转而调查他前2任妻子的死亡事件，结果证实他的第2任莎伦属于他杀，而凶手就是杰克。

在莎伦一案的审判席上，一位女警官协助演示了杰克所说的莎伦的自杀情景，结果表明莎伦根本无法把自己的脚趾伸到枪的扳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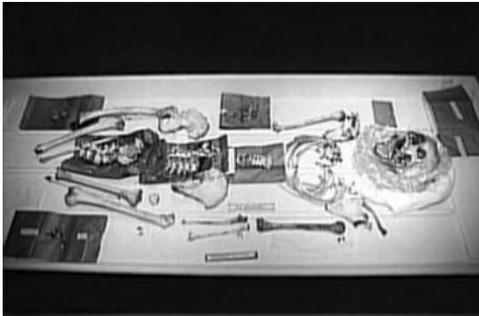
最后，法庭裁定杰克·瑞夫谋杀莎伦罪名成立，并判处他35年监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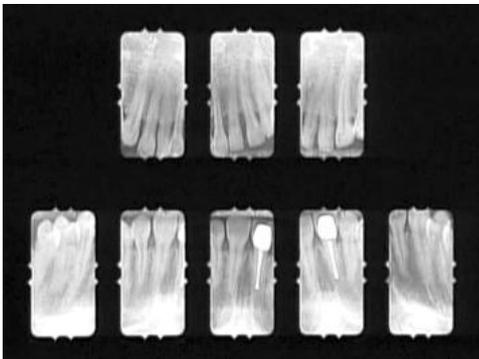
◎女警官协助演示莎伦自杀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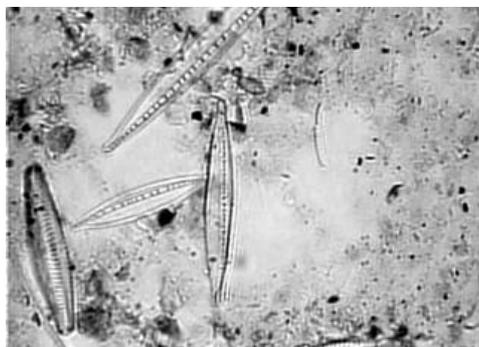
◎杰克被判刑35年



◎发现的死者的骸骨



◎颞骨对比结果完全吻合



◎艾米丽塔尸体周围的单细胞微生物：硅藻

当所有人都认为这一事件已经平息之后，新的线索突然又出现了。1995年10月1日，艾米丽塔失踪近1年之后，一个在惠特尼湖区猎鹿的人发现了一具埋得很浅的尸体。尸体被送到了得克萨斯沃思堡的法医办公室。副验尸官马克·克鲁斯将死者的牙医记录以及重新复原的死者的颞骨与资料库中的记录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它和失踪的艾米丽塔的牙医记录完全吻合。

艾米丽塔身体赤裸，没有首饰或其他私人物品，这显然不符合“离家出走”的说法。克鲁斯医生希望能从骨骼上找出艾米丽塔的死因。可是，他从死者身上并没有发现任何骨骼损伤，没有弹孔，也没有刀伤，而且很不幸的是，舌骨已经不见了。根据最后一条线索，克鲁斯医生推测死者应该是被人勒死的，也就是说，凶手扼住死者的脖子，



导致她的舌骨被折断，继而死亡。

不过，除此之外，克鲁斯医生还取得了一项重要发现。在艾米丽塔肺脏周围的泥土里，克鲁斯发现了一种单细胞微生物：硅藻。这个发现为调查指明了方向，因为硅藻是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沿着这条线索，克鲁斯的确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密度相对较高的死亡硅藻，而它们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尸体被掩埋时肺脏所处的位置，而周围其他地方的硅藻密度很小，所以克鲁斯推测受害人是溺水而死。在溺水时，死者吸入了含有这种硅藻的水，随后在尸体腐烂的过程中，它们就沉积到了土壤里。死亡原因最终被裁定为他杀。

杰克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又站上了审判席，而这次是因为艾米丽塔谋杀案。鉴于警方提供的证据，法庭最终宣判他的罪名成立。这是杰克对待自己生活问题的主要方法：一旦妻子提出离婚，他就会不择手段地杀死妻子，然后再寻找新的结婚对象。

法律是铁面无私的，杰克·瑞夫最终被判处99年监禁，这意味着他的后半生只能以铁窗为伴，而这自然是他罪有应得。

4. 山崖血案

作为世界著名的十大滑雪圣地之一，科罗拉多山的冬季总是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连绵起伏的银色长龙蜿蜒曲折，山腰上层层叠叠的苍松翠柏，坡度适宜的滑道让人流连忘返。不过，现在是夏季，还不是滑雪的黄金季节，但科罗拉多山总是不会令人失望，它又变化出了另外一种风景，高耸的山峰，苍翠的树木，舒适的山风，广阔的山地，蓝天，白云，这一切美好的风景又成了许多摄影爱好者们梦寐以求的素材。

但是，在美丽的风景背后，也有一些见不得光的阴暗角落，而这时候的科罗拉多山俨然就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

在蜿蜒的山路上，一辆红色客货两用车在急速行驶，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驾驶汽车的是一个年轻女人，而她身边的副驾驶座上则坐着一位中年男子。这样2个人要去干什么呢？是游览风光的游客，还是到此寻找灵感的摄影爱好者呢？

在经过一个岔道口时，车辆迅速开向左边，但紧接着车突然停了下来。接着，车里传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是不是走错路了？应该是那个方向吗？”

接下来一个男人的说话却让人充满了厌烦，“没有，我只是想和你……”

男人的话音还没有落，年轻女人突然大声尖叫道：“你想干什么，拿开你的脏手！啊，救命啊，救命啊……”

“不用再白费力气了，就算你喊破嗓子，这里也不可能出现一个人，你最好还是省省力气，乖乖听我的话。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太漂亮，也太天真了！”在男人说话时，车里传出一阵厮打声，还有衣服被撕裂的声音。紧接着，车内传出男人的一声怒吼：“啊，臭婊子，居然咬我，我让你咬，让你咬……”随后，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车里彻底恢复了平静。山坡上，松涛阵阵，似乎在为男人的恃强凌弱感到愤怒，但是这显然于事无补。





过了一段时间，汽车开始慢慢启动，继续沿着通向山顶的山路疾驰而去。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驾驶汽车的人却换成了刚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那名中年男人，而刚开始驾驶汽车的那名年轻女人却不见了踪影。那名女人去哪了呢？他们又到山顶上干什么呢？

神秘失踪的女摄影者

在西科罗拉多州警察局，凯西·埃兰警官手上拿着一份资料，快速走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凯西是这里屈指可数的女警官之一，做事干练，心思缜密，不仅深得上司的器重，就连她手下的一帮年轻男警员也都甘拜下风。

“大家静一下，刚才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说，他的女儿失踪了。”凯西的话就像一粒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水面，办公室内纷繁杂乱的工作马上停顿了下来。

“这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有关这名失踪女子的全部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说着，凯西扬了扬手中的资料，然后传给了身边的一名警员。

“失踪的女子名叫米歇利·华莱士，今年25岁，身高170厘米左右，头发为黑色，临走时驾驶一辆红色客货两用车，同时还带着一只毛发为黑色的德国牧羊犬。据她的父亲反映，她每天都有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但是3天前她打电话告诉家里到达西科罗拉多州之后，就再也没有跟家里联系，所以初步怀疑米歇利应该失踪于3天前。”凯西迅速地介绍了一下失踪女子的简单情况，表面冷静的她现在的心情其实非常沉重，只不过作为警察，她不能让自己的个人情感影响自己的工作，所以她才竭力克制着自己。一想到电话中失踪女子父亲的沙哑嗓音，还有对警方的殷切企盼，她就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作为母亲，她非常能够理解这种心情，所以她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很可能关系到失踪女子的生死。

据米歇利的父亲介绍，米歇利现在是罗彻斯特学院摄影系的一名学生，在人物摄影方面小有名气。过去，米歇利也经常独自到外地拍摄，但是她每天都会给

家里打电话，告诉家人她所在的地址，然后报一声平安。多年来，这已经成了米歇利和家人之间的一种不成文的约定。但是，这一次显然出现了问题，因为米歇利在打电话告诉家里她到达西卡罗拉多山后，就一连3天失去了音讯。

“现在，马上通知报纸，刊登有关米歇利失踪的消息，看看能不能找到有关的知情人。其余的警员马上行动，一起上山寻找，看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凯西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展开行动。问题是，西科罗拉多山蜿蜒曲折，到处都是树林，要在大山里寻找一个人，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是，由于毫无线索，所以满山搜索是唯一的办法，毕竟时间就是生命，警方不可能坐等线索主动送上门来。



◎有关米歇利失踪的报道

接到命令后，所有警员全部出动，浩浩荡荡的车队马上来到了山脚下，场面蔚为壮观。闻讯而来的附近居民也自发地在警员的组织下，手牵手在山上展开搜索。一时间，山上到处回荡着人们的呼喊声“米歇利……米歇利……”搜查队在这座偏僻的大山上搜索了大约7 8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但他们并没有找到米歇利和她的那辆红色客货两用车。米歇利似乎凭空消失了。随着太阳西沉，浓密的树林似乎变成了一个张着大嘴的怪兽，对所有人都虎视眈眈，搜索人员的嗓子已经变得沙哑，但始终没有任何回应，周围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面对这种情况，凯西只得决定停止搜索。拥挤的人群逐渐散去，但是除了一身疲惫外，他们毫无收获，而凯西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凝重。

米歇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迷路了？还是遇到了不测？或者是离家出走？凯西马上排除了最后一种可能，但是她也没有办法回答其他问题，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其他有力的线索。



初露端倪

转眼1周就过去了，米歇利仍然音讯全无，就连她驾驶的汽车，还有那只德国牧羊犬也犹如石沉大海。这天早上，天阴沉沉的，微风中似乎夹带着浓重的水汽，看来一场大雨已经近在眼前了。凯西驾驶着汽车，心情也犹如这天气般沉重。都1周时间了，米歇利究竟在哪儿呢？她究竟遭遇到了什么呢？



◎米歇利的德国牧羊犬独自出现在农场的情景

当凯西刚走进办公室时，一名警员兴奋地迎上前：“凯西，米歇利失踪案有线索了，一名农场主打电话说他的牧场最近出现过一只黑色的德国牧羊犬。”

凯西的精神马上变得振奋起来，但职业的敏感也让她

隐隐感觉到米歇利很可能已经凶多吉少。在了解到这名农场主的地址后，凯西连同一名警员迅速开车向农场方向赶去。

农场就位于西科罗拉多州北侧的山脚下，周围非常安静，在丛林掩映中，白色的栅栏异常刺眼。凯西很快找到了这家农场的主人，这是一位相貌忠厚的老人。在凯西说出自己的来意之后，老人慌忙将凯西让进屋，然后介绍了发现那条狗的经过。

“我前两天看新闻，才知道米歇利失踪的消息。老实说，大约1周前，我的农场出现过一条德国牧羊犬，我一看就能看出来那是纯种的德国牧羊犬，毛色非常好。我当时还以为它是从附近农场跑出来的，所以也没在意，就把它赶跑了。但是，没一天，它又回来了，对着牛栏狂吠不止，那些牛被它吓得四处乱跑，我最后不得不开枪把它打死。不过，我把狗的项圈留下来了，而且我发现上面刻有“欧几”2个字，我猜这可能是这条狗的名字。”老人一边说，一边从身边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狗的项圈。



凯西接过来，仔细看了一眼，然后小心地收了起来。接下来，老人没有再提供其他线索，凯西决定打道回府。“这条狗会不会是米歇利带来的那条狗呢？如果是，那它怎么会独自跑到农场呢？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分开的呢？米歇利是不是已经遭遇不测了呢？”这些问题像一条条小虫不停地咬食着凯西的心。

“既然狗在附近出现，那么米歇利是否也在附近呢？一般来说，狗是不会远离主人的。”凯西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回到警察局后，凯西一面命令手下进行项圈的确认工作，一边派人在这个农场附近展开调查，询问最近是否有人见到过米歇利。

经过连续2天的寻访，调查人员终于取得了收获：一个名叫约翰·格伦的农场工人表示他曾经见到过米歇利。这一发现让疲惫不堪的调查人员顿时喜上眉梢。

“你当时见到她是什么时候？”调查人员迫不及待地问道。

“应该是10天左右前，当时我的汽车在山里抛锚了，所以我们只好在路上等车，然后就看到她驾驶着一辆红色的客货两用车过来。她的心肠的确很好，听说我们的汽车抛锚后，马上同意让我们搭车。”

约翰似乎仍对米歇利的好心肠念念不忘。

“你说‘我们’，搭车的还有其他人吗？”

“是的，还有罗伊。不过，我们不是同时下车的，我到附近一个酒吧后就下车了。老实说，我实在太害怕那条狗了，它一直盯着我看，对着我龇牙咧嘴，我真怕它一不高兴咬我一口。”说起那条德国牧羊犬，约翰马上开始摇头，显然是余悸未消。

“这么说，在你离开后，罗伊还在车上？”

“没错，他说让米歇利帮忙把他送到他的卡车停放的地方。”

“你后来见过他们2个人吗？”

“没有，从那天以后，我就没见过，对于罗伊，我也并不是特别了解，偶然认识的。”约翰表示并不知道罗伊全名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所居住的地点，两人完全是萍水相逢。随后，调查人员又详细询问了罗伊的体貌特征，然后决定马上将这个信息报告给凯西。

与此同时，在警察局内，经过米歇利父母的确认，那个项圈的确是米歇利的那条德国牧羊犬的。虽然看到的只是一条项圈，但老人非常清楚米歇利是不会主动放走这条狗的，除非她发生了意外，如果是这样，那个罗伊会是谁呢？这到底是为了图财害命，还是为了其他呢？还有，她的尸体和车子又会在哪里呢？

正当凯西陷在沉思中时，2名调查人员急匆匆地赶了回来。在听完2人提供的信息之后，凯西忍不住开始踱步，随后，她走到窗前，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窗外：根据证人约翰的证词，

罗伊应该是最后一个见到米歇利的人。米歇利的失踪会不会和这个罗伊有关呢？但是，如果是这样，那条狗又会是怎么回事？它应该是始终跟随在米歇利左右的，如果罗伊有什么



◎米歇利受害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举动，这条狗又怎么会不保护自己的主人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名叫罗伊的男子绝对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那么，罗伊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

“你现在马上把有关罗伊的体貌特征资料发给其他警察局，让他们派人寻找这个人。”经过一番考虑，凯西最后决定首先要找到这个罗伊。

寻找最后的目击证人

转眼又1周过去了，寻找工作仍在继续，有关米歇利遭遇不测的传说也是沸沸扬扬，人们全都担心不已，生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整个城镇简直是风声鹤唳，而凯西等人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办公室的气氛变得非常沉闷，所有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正当这时，远在960千米外的普韦布洛警察局打来电话，声称他们找到了一名与那个搭便车的人相貌相符的男子，而且经过证实，那个人就是罗伊·梅兰森。



很快，罗伊的背景资料被传了过来。罗伊曾经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因性侵犯被指控有罪，并在监狱里服刑过。那么，他和米歇利单独在一起，会不会是旧态复萌呢？

在看过背景资料后，凯西决定事不宜迟，马上拘传罗伊，同时申请搜查令，要求对罗伊的住宅展开搜查。

罗伊很快被带到了警察局，这是一个身材中等，体态稍胖的中年人。头发寥寥无几，两只眼睛闪烁不定，给人一种不安分的感觉。

“罗伊，你见过米歇利吗？”凯西直接切入主题。

“米歇利，等会儿我想想，你知道我这人记性不好，平时总是丢三落四……”罗伊虽然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但他最初听到米歇利名字时出现的那丝慌乱却完全落入了凯西的眼中。

“哦，我知道，知道，最近报纸上报道说她前些天失踪了，真可怜……”罗伊不愧是老奸巨猾，始终不说一句实话。凯西决定不再跟他耗费时间。

“好了，罗伊，别演戏了，有人曾经看见在米歇利失踪前，你和她在一起。”凯西始终紧紧地盯着罗伊的一举一动，任何细微的蛛丝马迹都可能是她战胜对手的筹码。

“哦，你别误会，我跟米歇利失踪没有关系，真的，我只是偷了她的车。我们是在一起，后来我们停下车喝咖啡，中途我借口去厕所，偷偷把车偷走了，接下来米歇利去了哪儿，我就知道了，真的，我没骗你们。”和最初的装聋作哑到现在的迫切想澄清，罗伊的前后态度简直是180度的大转弯。他激动地摇着手，甚至忍不住要站起来。

“那么，现在这辆车在哪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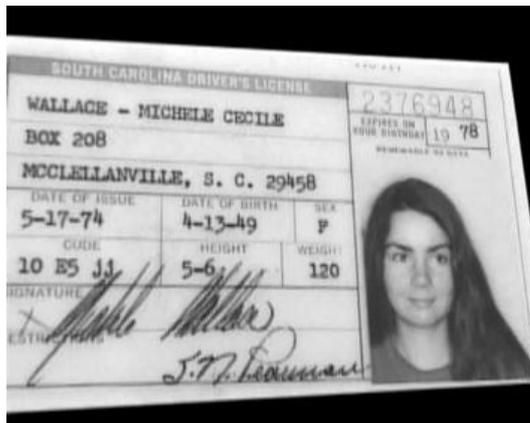
“我把车扔在了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奥，警官，你要相信我……”罗伊仍然极力为自己澄清，但凯西对他的话并不太相信。她马上布置警力，一边去寻找那辆丢失的汽车，一边派人对罗伊的家进行搜查。布置完任务后，凯西决定搜集更多有关罗伊的资料，看看能否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果然不出所料，这并不是罗伊涉嫌的唯一一起失踪案。住在得克萨斯州亚瑟

港的罗伊的房东也失踪了，警方后来同样也只找到了这名女子的汽车，而且有目击证人证明罗伊同样是最后与这名女子在一起的人。2起案件的惊人巧合让凯西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怀疑，但是警方必须找到证据，否则法庭不会轻易相信他们的判断。

2个多小时后，搜查人员回到了警察局，这一次果然收获不小。他们在罗伊家里发现了米歇利的背包、驾驶证和一张典当一部35毫米照相机的票据。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那部照相机上留下的一卷胶卷。胶卷的最后几张照片是米歇利的狗“欧几”身背旅行包的图片，而胶卷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罗伊·梅兰森和他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结识的一名年轻女子的照片。

面对这些物证，凯西不由得为罗伊的大胆感到震惊。如果正如罗伊所说，他只是偷走了米歇利的汽车，那他应该非常积极地销毁物证，以免惹祸上身，可他为什么要将这些东西明目张胆地放在家里，甚至还利用失主的照相机来拍照呢，更何况底片上还有一些属于失主的照片，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为什么呢？凯西怀疑，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罗伊知道失主不会去报案。



©警方从罗伊家里发现的米歇利的驾驶证



©罗伊用米歇利的照相机拍摄的一张照片



©警方从罗伊家里发现的典当照相机的票据和照相机

那么，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他有什么理由相信米歇利不会去报案呢？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对，因为罗伊知道米歇利已经死了。看来，罗伊的确有重大嫌疑。经过一番思索，凯西突然感觉豁然开朗。

没过多久，前去寻找那辆红色客货两用车的警员也赶了回来。他们仔细检查了汽车的内外，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指纹。显然，有人已经事先把车上的指纹擦掉了。同时，汽车的内外也没有任何暴力或者摩擦的痕迹。那么，米歇利的尸体究竟在哪儿呢？

没有死者的尸体，单纯这些物证根本无法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但是接下来的时间，警方始终没有再发现新线索，米歇利失踪案就此被束之高阁。

可疑的头发

转眼间，5年的光阴一晃而过。米歇利失踪案早已被人们淡忘，警方的注意力也早已转向了其他案件，就像现在，办公室里仍然忙碌不已。突然，办公室里走进来一位风尘仆仆的男子，声称在山上发现了可疑的东西，那是一团类似于人的头发的东西。

“这头发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负责接待的警员对

它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经过一阵忙乱之后，这名警员发现这卷毛发和失踪的米歇利的发型非常相似。但是，没有比较的对象，他们根本无计可施。案情在稍有线索后又被迫陷入了停顿。

直到10年后的一天，凯西在证据档案里发现了一把装在袋子里被密封起来的梳子，上面写有米歇利的名字。米歇利失踪案马上浮现在凯西的头脑中，突然她想到了5年



◎米歇利失踪前的发型和警方发现的毛发



◎警方调查过程中疏漏的米歇利的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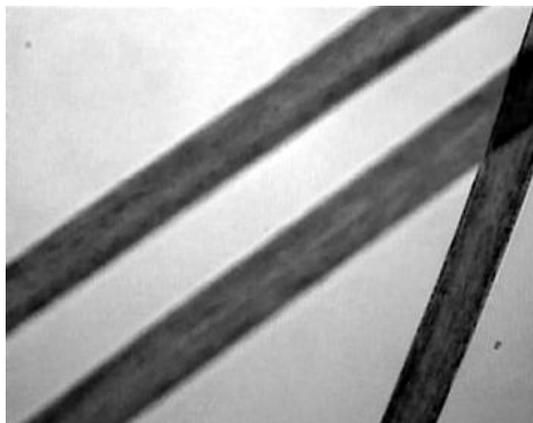
寻
找
证
人

275

前发现的那卷毛发，并很快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在调查过程中疏忽了一个地方：他们没有把从梳子上获取的头发样本和在山里发现的那卷头发进行比较。凯西迅速将这些东西送到了法医约瑟夫·辛德那里。

辛德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脸上的皱纹犹如广阔原野上的沟壑高低起伏，但是岁月的痕迹并没有消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任何样本上的细微痕迹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实验室里，辛德一脸严肃。他把从米歇利的梳子上获取的头发样本和那卷头发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比较，寻找它们在颜色、密度以及构造上的相似之处。在显



◎米歇利梳子中的头发样本和路边毛发的样本检验结果相同

微镜下，两者看上去非常相似，不仅头发的宽度相同，髓质成分相同，就连头发的中心部分和中间位置也都相同。经过反复对比，辛德终于在检验报告上写下了：“两种样本完全相同。”

但是，这对案情的侦破工作仍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想使案件尽快取得进展，他们必须找到更有力的证据。最后，凯西决定求助

于一些肩负特殊任务和特殊称号的科学家们。这些科学家把自己称做“死尸调查”专家，其任务就是帮助执法人员寻找秘密坟墓，然后由此找到其他人根本无法找到的尸体，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才使得许多无法破获的悬案最终得以水落石出。

在收到凯西派人送来的那卷头发之后，“死尸调查”组的专家们马上开始着手展开调查工作。法医植物生态学家维姬·柴迈尔当仁不让，成为这次“死尸调查”工作的先锋。

维姬的长相普通，看上去和普通的家庭妇女毫无两样，但是不容否认，她在法医植物生态学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虽然这些头发已经在户外待了5年

时间，很可能被草原狼之类的食腐动物叼来叼去，但她只需根据毛发中的细微植物，就可以重现这卷头发5年中的位置迁移，而这也将最终指引他们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随着维姬轻轻抖动头发，头发内的一些细微物质轻轻落在了白纸上，维姬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头发里没有大量土，这说明尸体没有被埋藏。另外，头发有变白的痕迹，这说明头发曾经受过长久日晒。”维姬非常谨慎地做出判断。“头发里有松针和树皮的碎片，这些树皮应该来自1种生长在空旷地区的白杨树，而这些松针则来自于2种针叶树：亚高山冷杉和恩格曼云杉。亚高山冷杉生长在海拔2700千米的高山上，而恩格曼云杉则生长在潮湿地带，这表明尸体很可能在山脉的北山坡上，因为那里的阳光不是很充足。”经过观察，维姬最终做出了结论。

随后，维姬等人在距15年前这卷头发的发现地仅1.6千米的地



◎法医植物生态学家维姬在检验毛发样本



◎亚高山冷杉和恩格曼云杉生长的地点



◎死尸调查队的专家们在搜索米歇利的尸骨



方，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上述条件的地带。

“死尸调查”团队的搜索行动马上开始展开。这些由专家共同组成的队伍将目标地区划出标界线，然后开始格点搜查，每个格点大约为1平方米。他们彼此之



◎死尸调查队发现了米歇利的头骨

间仅间隔几米远，手脚着地，几乎是趴在森林地面上寻找破案的线索。作为科学工作者，他们已经习惯了寻找极其细微的东西，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搜查队仔细搜索了一个格点之后才会转移到下一个格点去。到第1天结束时，他们一无所获。但是在第2天，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看，在这儿。我找到了一个头骨。”正当所有人全神贯注进行搜索时，地质学家瑟塞利亚·阿姆布鲁斯特突然发出呼喊。所有人在短暂的目瞪口呆之后，逐渐相信这并不是玩笑。所有人都聚集在瑟塞利亚所站的位置附近。果然，在他们的面前，一颗白色的头骨静静地躺在地上，和周围的绿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令人振奋的是，头骨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而这个特征早在差不多20年前，米歇利的父亲就告诉过警方：米歇利有颗金牙。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那颗金牙正在闪闪发光。随后，搜索人员又从附近地区找到了另外一块骨头。法医专家们迅速将头骨连同这块骨头收拾起来，进行了初步鉴定，结果显示死者为年龄在20到25岁的女性。这和米歇利的年龄完全吻合，看来他们距离谜底已经越来越近了。

维姬迅速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凯西。在听说发现头骨后，凯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迅速带着几个警员赶往发现头骨的地点。

在赶到现场后，凯西仔细环顾了一下周围，这里位于西科罗拉多山的北山坡，这个位置和发现那条德国牧羊犬的农场相距并不是很远，距离那卷毛发



◎死尸调查队发现的其他证据

的发现地点也没有多远。这里再向上不远处就是山顶。根据头骨暴露在外的情况，凶手在行凶之后显然没有掩埋死者。那么他是如何处置死者的尸体的呢？他会不会是从山顶上直接将尸体扔下来的呢？凯西怀疑凶手很可能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尸体滚落之后，落在了树边，并且在地心引力和食腐动物

的牵引下到处移动。这种推理的确合乎逻辑，但问题是法庭只相信证据。他们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确定头骨的身份，同时还有一点，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能够证明死者是死于暴力袭击，而不是意外事故的证据。

一位法医科学家通过从山顶扔下木桶的方式来证明尸体是从山顶滚落的假设。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个木桶正好落在了头骨附近。这无疑证明凯西的推理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其他人员从周围还发现了米歇利的衣服碎片，鞋子和牛仔裤上的拉链。根据法医的判断，拉链是被人粗暴地拉扯开的，因为拉链的形状扭曲比较严重。正常拉开的话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这就成为暴力袭击的重要证据之一。

随着夜幕降临，调查工作告一段落。但是在试验室里，检验工作仍在通宵达旦地进行。一位法医人员将米歇利的牙齿记录和头骨上的牙齿进行了对比，结果确认两者完全吻



◎法医将头骨上的牙齿和米歇利的牙齿记录进行了对比





合。由此，警方已经完全可以确定死者就是米歇利。

“现在该是真相大白的时候了！”凯西终于长吁了一口气，连日来紧锁的眉头也得以舒展开来。

真相大白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警方完全可以确定罗伊就是杀死米歇利的凶手。不过，凯西始终无法理解米歇利为什么会和她的狗分开。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罗伊当时的举动，凯西决定重新追踪罗伊可能经过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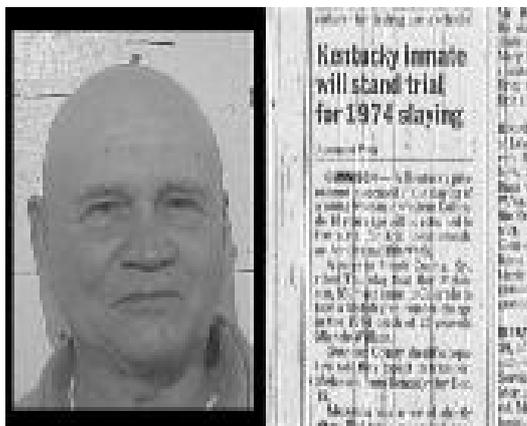
此时的科罗拉多山仍然苍翠一片，凉爽的山风经过车窗，轻轻吹拂着凯西的脸，但凯西现在还没有心思去欣赏沿途的风光，她有一种感觉，她要找的答案就在通向山顶的路上。果然不出所料，她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警示牌，上面有明显的禁止带狗入内的标志。



◎道路旁禁止带狗入内的标志

“这下，所有的谜团终于解开了！原来正是因为这个标志为罗伊的恶魔计划创造了机会。”直到现在，凯西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警方迅速整理了所有罪证，并以谋杀罪名对罗伊提出指控，不过出乎意料的是，罗伊正因为入室抢劫罪在肯塔基州的监狱里服刑。警方迅速办理手续，将他引渡到了科罗拉多州接受审判。但是，面对



◎正在肯塔基州监狱里服刑的罗伊



众多证据，罗伊仍然矢口否认自己谋杀了米歇利，甚至拒绝出庭接受审判。最后，法庭让他在监狱里收听了整个审判过程。

1993年9月份，延宕了达20年之久的米歇利谋杀案终于水落石出，而杀害她的凶手在逍遥法外这么长时间后也不得不面临正义的审判。

在法庭上，检举人向警方介绍了罗伊谋杀米歇利的整个犯罪过程：1973年秋季，米歇利独自一人来到西科罗拉多州拍摄自然风光。在途中，她遇到了因汽车抛锚而等待在路边的罗伊和另一名牧场工人，并同意带他们两人进城。在一个酒吧门外，那名牧场工人下车，但色胆包天的罗伊看到米歇利孤身一人，就起了歪念头，于是以让米歇利送他到自己的卡车所在地为借口，要求继续搭乘米歇利的汽车，天真的米歇利毫不怀疑地就答应了。

随后，根据罗伊指引的方向，米歇利开车继续前行。中途，罗伊声称路边的标志上写着禁止带狗入内，米歇利只好将自己一直带着的德国牧羊犬放在路边，准备返回途中再带它回去。这也是为什么欧几在几天后跑到大约24千米以外的牧场所在地的原因。这表明米歇利已经死了，因为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这条狗是绝不会离开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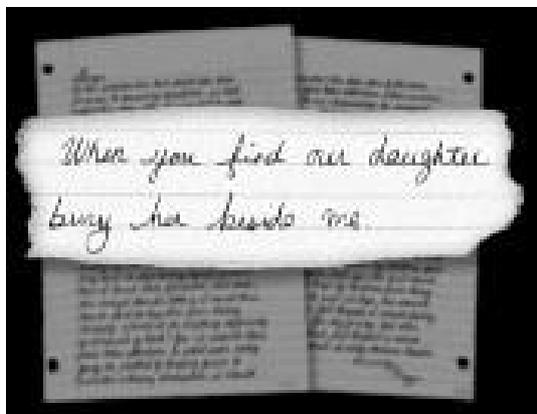
在清除了障碍之后，罗伊很快露出了狰狞面目。他要求米歇利停车，并提出了性要求，却遭到米歇利的激烈反抗。米歇利牛仔裤的拉链就是典型的证据，证明2人曾经发生激烈的搏斗。恼羞成怒的罗伊最终将米歇利残忍地杀害了，然后他开车来到山顶，将米歇利的尸体扔下了山，这就是后来“死尸调查”队的专家们发现米歇利头骨的地方。

在解决掉米歇利的尸体后，罗伊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所以明目张胆地驾驶米歇利的红色客货两用车来到了得克萨斯州，并且在那里利用米歇利的相机拍下了一张自己和另一名女子的照片。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完全是有恃无恐的，因为他非常清楚米歇利已经死亡，没有人会向他调查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绝对没有想到死尸调查队的专家们帮助警方找到了米歇利的头骨。

除此之外，警方还从他住在得克萨斯州的邻居了解到，他曾经驾驶汽车去



冈尼森市买过衣服，这也足以说明他当时已经知道米歇利死了，不可能去警方报告自己的汽车被盗。当他后来得知警方开始调查他时，他又将米歇利的汽车扔在了阿马里奥，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清除了车内的所有指纹，并对车座和脚垫进行了清洗，然后他厚颜无耻地告诉警方，他只是偷了米歇利的车，和米歇利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



◎米歇利母亲临死前写下的遗言

在检举人介绍完罗伊的犯罪过程后陪审团经过一致协议，判定罗伊·梅兰森犯有一级谋杀罪，并判处他终身监禁。

当法庭做出宣判之后，米歇利的父亲老泪纵横，忍不住站了起来。但是，这份迟到的审判对于这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来说是如此苍白无力，这场悲剧带给老人的不只是失去女儿的痛苦，还有失去相濡以沫 37 年的妻子的悲哀。米歇利的母亲一向以自己的女儿为中心，女儿就相当于她生活的全部。在女儿失踪后，她的心情极度抑郁，整日里只是望着女儿的照片以泪洗面，最终由于不堪忍受内心的痛苦，服用大量巴比妥酸盐自杀了。米歇利的妈妈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的最后遗愿：“当你找到我们的女儿时，请把她埋在我身旁。”

“他是一个恶棍，是他毁了我的女儿，更间接杀死了我的妻子，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今天，他因为杀死我女儿而受到审判，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杀过其他人，没有人知道丧生在他的恶掌下的还有多少人。警方不应该让这畜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逍遥法外。”米歇利的父亲非常激动，他永远都不会原谅这个令自己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但是在监狱内的罗伊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恶行而感到良心不安呢？

米歇利谋杀案终于大白于天下。天理昭昭，恶人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这对于受害者或他的家人来说也只是精神上的安慰而已。为了避免更多的人间悲剧，为了制止更多罪犯的铤而走险，为了捍卫更多家庭的完整和幸福，司法系统仍然会竭尽全力向这些黑暗势力进行斗争。